





# 家与国

丁一 著

人济书屋  
(北京)

# 家与国（第一部）

丁一 著

---

字数：32.2 万字

开本：210×148 mm 印数：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珍藏版

---

# 目 录

## 第一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7
第四章	.....9
第五章	.....16
第六章	.....20
第七章	.....25
第八章	.....31
第九章	.....35
第十章	.....40
第十一章	.....45
第十二章	.....51
第十三章	.....57
第十四章	.....63
第十五章	.....67
第十六章	.....72
第十七章	.....77
第十八章	.....83
第十九章	.....88
第二十章	.....91
第二十一章	.....97
第二十二章	.....101
第二十三章	.....107
第二十四章	.....110

---

<b>第二部</b>	.....114
第一章	.....115
第二章	.....122
第三章	.....128
第四章	.....133
第五章	.....137
第六章	.....140
第七章	.....147
第八章	.....155
第九章	.....162
第十章	.....167
第十一章	.....172
第十二章	.....179
第十三章	.....184
第十四章	.....188
第十五章	.....194
第十六章	.....202
第十七章	.....208
第十八章	.....214
第十九章	.....219
第二十章	.....226
第二十一章	.....234
第二十二章	.....240

---

<b>第三部</b>	.....246
第一章	.....247
第二章	.....257
第三章	.....264
第四章	.....270
第五章	.....277
第六章	.....284
第七章	.....289
第八章	.....295
第九章	.....300
第十章	.....309
第十一章	.....319
第十二章	.....323
第十三章	.....327
第十四章	.....331
第十五章	.....335
第十六章	.....338
第十七章	.....345
第十八章	.....349
第十九章	.....354
第二十章	.....358

---

<b>第四部</b>	.....366
第一章	.....367
第二章	.....370
第三章	.....375
第四章	.....378
第五章	.....382
第六章	.....387
第七章	.....392
第八章	.....396
第九章	.....400
第十章	.....405
第十一章	.....409
第十二章	.....412
第十三章	.....416
第十四章	.....420
第十五章	.....424
第十六章	.....430
第十七章	.....434
第十八章	.....438
第十九章	.....443
第二十章	.....449
第二十一章	.....452
第二十二章	.....455
第二十三章	.....459
第二十四章	.....461
第二十五章	.....466
<b>后记</b>	.....468



---

# 第一部

---

## 第一章

“老爷，是一位公子。”春香跑到敞厅来说。

“好，很好。”夏廷山站了起来，高兴的搓着双手说，“少爷呢？太太呢？”

“他们都在少奶奶房里。太太一会儿就过来，要我先来告诉您。一切都很顺利，少奶奶也很好。”

这是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早晨的阳光已经照进这朝东的敞厅。廷山不耐烦的走来走去，一会儿走出到天井，一会儿又走回敞厅。似乎等了好久，才见他太太良婉颤动着小脚快步出来。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我等得好心焦。”廷山埋怨的说。

“我总要抚慰抚慰秀梅，不是已经叫春香先来告诉你了吗？”良婉拍拍廷山的手膀说，“很顺利，接生的李大娘道，很少有这么顺利的。孩子也好可爱。白白胖胖的，足有六七斤重。哭声挺响亮的，你听见吗？”

“嗯，哭声响亮好，健康。”廷山说，“鸡汤准备了没有？要让秀梅好好养息。还有，奶妈找了没有？”

“一切都准备好了，还用你说。奶妈也讲定了，大概要过七八天才能来。先就让秀梅自己喂一阵。”

“正儿怎么还不出来？”廷山还在那里走来走去。

“他总要在房里多陪陪秀梅。”良婉说，“我这就去替换他出来。”

“爸，是一个胖男孩。”夏正跑进敞厅兴奋的说。夏正是一位长得很清秀的青年，梳了一条油光光的辫子，有一

---

种身为独子所养成的不羁的神态。

“他们已经告诉我了。”廷山说，“秀梅也好？你现在要特别体贴她一些。”

“我一直是体贴她的。”夏正笑着回答。

“我们要想想，该取什么名字？”

“我正要请示您，您说取什么名字？”

“我想了一个名字，看你觉得怎么样？冠昌。”廷山说，“冠有冠军的意思，你今年也二十了，正当弱冠。这‘冠’就有双重意义。昌是昌盛，我们夏家就要在他身上大发。”

“冠昌，夏冠昌。”夏正念了一念说，“很好，很好。”

廷山待儿子走了以后，回到藤椅上坐下，口中喃喃的说‘昌盛，昌盛。’多少年了！从六世高祖宗可落户到嵊县，已经有百多年了，中间真不知有多少沧桑！

---

## 第二章

公元一七七四年，夏宗可落户到嵊县。

这一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即位，次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在中国这是清朝乾隆三十九年，为患多年的大小金川，不久就将平定；前一年，四库全书馆开，海内一片升平气象。十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不久又有纺纱机的发明。在西洋，工业革命、政治革命都将开始，但老大的中国却正处于乾嘉盛世的中间，故步于自大的传统中。英国虽已在积极侵略经营印度，但还要过二十来年才派使臣来中国请求贸易。可是乾隆在位日久，吏治渐坏，不一二年和珅就开始当权，贪污成风，社会已埋下了动乱的根子。

夏家古时世居河南陈留，公元四世纪初，晋室南渡，就迁居浙江上虞。十五世纪明成祖时又迁到绍兴甬疆，世代为农。宗可在家是幼子，家里不过薄田十来亩，到十七八岁时就到外乡去跑码头。绍兴是一个水乡，河道纵横，他就在船上、竹排上做杂工。跑了几年码头，渐渐熟悉情形、结交一些人头之后，他就想，何不自己也跑单帮呢？

他租了一条船，以运销茶叶为主。茶叶的生产、制造和销售分几个层次。最基层的是山户，也就是茶叶的栽培者。他们还要将茶叶采摘、揉捻、干燥。这样粗制成功的茶叶一般叫做‘毛茶’。乡下人喝茶就喝这种毛茶。

再上一层就有茶庄。他们从山户收购毛茶，再度干燥、精制、调和、撰别、成各种等级，并加以包装。茶庄所扮

---

演的角色不仅是制造，还有批发。在小城镇里，他们的成品就直接贩卖到零售的茶叶店铺。在大城市里，就还有更大规模的茶栈，自各地的茶庄收购茶叶，再行销到零售店铺，或转销外埠甚至外国。宗可就做从茶庄运销到茶栈的业务。

他常常跑嵊县，运茶到绍兴、宁波，有时甚至到杭州。嵊县古称剡县，汉初就已置县，属会稽郡。至唐初，剡县升置嵊州。到宋朝以后，就改为嵊县。嵊县山明水秀，剡溪绕城而过。李白有诗：“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明山入剡中。”这剡中就是指嵊县一带。

剡溪在县城附近汇合了新昌江、长乐江和黄泽江三条支流，蜿蜒北行，约三十公里出嵊县，到上虞境内，就注入曹娥江。在上虞，可东接姚江至宁波，或西接运河至绍兴及杭州。宗可就经常在这几条水路上来来去去。

他特别喜欢跑嵊县，因为嵊县风景优美，人情淳朴。嵊县出产的茶叶中，最有名的是珠茶，最好的品种称谓‘平水珠茶’。形状如珠，香浓味醇，非常受人欢迎。剡溪的风光十分秀丽，从县城北行，迂回蜿蜒，有所谓九曲之胜。二曲艇湖即是晋朝王子猷访戴安道返棹之处。四曲禹溪相传是大禹所凿。七曲零浦更是风景最胜，古人曾有‘神明之境，奇丽万变’之叹。宗可行船至此，每每觉得心旷神怡，忘掉自己是在工作。

他跑了几年之后，经验愈丰，人头愈熟，生意做得愈来愈大，有时就要包四五条船连串来运货。他对茶叶的生产、制造也渐渐了解熟悉，就动极思静，不想经年在外奔波。正好嵊县有一家茶庄，东家年老力衰，又无子息，想要出盘。这茶庄规模虽小，却也不是宗可的财力所能买得下来的。宗可就同那姓王的庄东商量，先入夥一半，而且

---

由他负责经理事务，兼营外地运销。此后他除了偶而跑船以外，大部份时间就都在嵊县经营茶庄的业务。他也就把家眷从绍兴的农村接到嵊县来。

这就是乾隆三十年的事。那时宗可已经年近四十，早有一儿一女。儿子已十七八岁，在乡村的私塾念过一点书，偶而也曾跟着父亲跑过船。迁到嵊县后，就先在茶庄上打杂学习，隔了一年，父母为他娶了媳妇，再一年，就生了儿子，取名云从。

宗可精力充沛，脑筋灵活，做了几年茶叶生意之后又横向发展其他业务。社会上家世盛衰常变，农村时而青黄不接，商家不免周转不灵，他发现典当这行业颇有利可图，就集了一些资金在西后街开了一家当铺。家也就搬到当铺旁边的一条小弄堂里。这弄堂本来没有名字，他们就叫它为夏家弄。

云从扩大了父祖的基业，改以典当为主。云从传永茂，永茂再传起麟。到起麟时，夏家更比以前富厚，在南门外盖了大宅，有五进深，二三十间房。

起麟是廷山的祖父。

---

## 第三章

公元一八五一年，廷山出世。廷山是遗腹子。

在廷山出生前半年，殿谟就得病去世了。廷山的母亲娄氏是续弦的，殿谟的前妻早先生过一子，叫廷江，已经十岁了。

公元一八五一年，就是咸丰元年。不但乾嘉盛世已过，连道光朝都过去了。这一年，洪秀全称太平天国天王。

自宗可定居嵎县，到这时已七十五年。七十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世界里，美国已于一七七六年独立，这新国家且已从最初的大西洋沿岸的十三州，扩张到西边的太平洋岸。在欧洲，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陆，拿破仑席卷欧陆而又覆败，欧美许多国家独立，新的秩序开始建立。对中国而言，最有深刻影响的大事就是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八四二年与英国订立的南京条约。从此开始了中国一百多年屈辱的历史。

在欧美，因为机械的发明、应用和推广，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火车和轮船的发明更助长了商业的繁荣，也大大的加强了军事的力量，形成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而最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就是英国。

次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法国和美国。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势力大部被英国逐出，目标

---

就转向非洲亚洲。美国则忙于北美大陆的扩展，一时还没有余力向海外侵略。资本主义发展稍落后的德国、俄国及日本，在殖民侵略方面也积极跟进。尤其是俄日两国，对中国特别有野心。鸦片战争为列强开启了侵略中国的大门。

南京条约的内容之一，是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其中一个口岸就是宁波。宁波离嵊县不到一百公里。宁波的开放也影响到嵊县，市面上洋货渐渐多起来了，许多手工业开始受到威胁。宁波的茶栈、丝行先是兼做外销，逐渐变成以外销为主，再一变就成为洋行。一种新的行业开始露面：洋行买办。在嵊县的茶庄和茧行里，有时就会见到从宁波甚至上海来的这种人物，穿着西装，带着呢帽，手上拿着手杖，一付神气活现的样子。

南京条约还有一项内容，就是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这些开销，加上清军在战争中耗费的几千万两，各地‘赎城’费，及英军的掠夺，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广东、广西、湖南一带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特别剧烈。先有天地会的起事，接着就有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的出现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以基督教义为本，自称乃天父上帝之次子，天兄耶稣之弟，病中曾上天堂受上帝之天命，下凡救世。劝人们只拜上帝，不敬邪神。他到村塾砸烂孔子牌位，公开反对传统的孔孟之道。洪秀全最早得冯云山之助，后来又陆续加入的一批领袖人物有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势力愈来愈大。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拜上帝会群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起事，建号‘太平天国’，以洪秀全为天王。

廷山生在这一年夏历二月十三日。



---

## 第四章

廷山因为是遗腹子，特别受祖父祖母的宠爱。母亲娄氏在表面上倒显得比较平常。她需要上侍翁姑，下抚先夫前妻的长子，对自己的儿子反倒不好过份关切了。

家里为廷山雇了一位奶妈，在三岁以前，他就终日由奶妈带领，晚上也随着奶妈睡觉。满三岁后，断了奶，他就由娄氏亲自带领。但白天则交给一位年青的仆人陪带。这年青人名叫徐人道，是东乡黄泽人，二十来岁，先曾在夏家当铺做学徒，这时就转来公馆陪带小少爷。

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徐人道就领着廷山到街上各处游逛。有时候到城北城隍庙去，有时候就在南门外家门口不远处剡溪水边。城隍庙常常有人在玩杂耍，人道就会让廷山骑坐在他的肩膀上，高高的看人堆里面的表演。剡溪的码头，总停有很多船只、竹排，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他们就常常坐在水边石堤上，看来去的人和船。

廷江比廷山要大十岁，上了几年私塾后，就开始在当铺里见习，在廷山眼中，他已是半个大人。更兼父亲已经不在，长兄若父，并不能作为平辈的游伴。

廷江性格比较沉静，倒也不是天性如此。他四岁丧母，娄氏虽是很好的继母，究竟和亲娘不同。十岁又丧父，就

---

使得他的性格转向沉静。他是长孙，十三四岁年纪，祖父起麟就已开始和他谈论店务、家事，使他比一般少年成熟得多。

廷山六岁时，开始上学。老师姓胡，住在城西，已有五十来岁，以前也教过廷江。每天早晨，就由人道带着廷山，到胡老师家里上学。每天两小时，读的是一种蒙学读本。学生就只有廷山一人，一上来，先背前一天教的课文，然后再向下教。休息十分钟后，再练写字。廷山不喜欢读书，但天资聪颖，颇能强记。每天背书，虽然结结巴巴，还可以应付。胡老师也知道夏家是生意人，子弟读书只是为识字能记帐而已，因此也很宽松。

这样上了两年学后，城北宋家请了一位秀才来教书。廷山就附在宋家的家塾读书。宋家在嵊县是大户，祖上在外省做过道台，四乡有不少田产，城里的家宅很大，有一个大花园。一间书房用做学堂，书房外面就是花园。宋家子弟上学的有三位，另外还附有四五位学生，都是来自殷实的家庭。每天仍然是由徐人道带领廷山上下学，虽然廷山年纪已不小，距离也不到两里，但家里大人还是不放心廷山一人来去。

廷山要好的同学有宋家的光达，金昌言和裘佩文。金家是做茶叶生意的，裘家世居西乡的崇仁镇，是开茧行的。这几家因为都已在嵊县多代，嵊县又是小城，互相通婚，算来算去，多少都有亲戚关系。排起辈分来，有的是叔叔，有的甚至是公公。但他们小孩子自然不讲这一套，还是以年龄、才干决定相对的地位。在这小圈子里，廷山因为性情十分开朗，人缘特别好，别人也肯听他的话。

一天，廷山、光达、昌言、佩文在宋家的园子里玩，佩文悄悄的问大家：

---

“你们听说过‘长毛’吗？”

“我听爹爹说，他们是一群强盗，不梳辫子，都留了长头发。”昌言说。

“我也听伯伯、叔叔说起，他们到处把孔庙里的孔夫子牌位都砸掉了。”光达接着说。

“我们读书样样都要照孔夫子的规矩，烦死了，有人砸砸他的牌位，也很好呀。”昌言说。

“有一天，我听爷爷和几位客人说话，长毛已到上海附近了。他们要分家产、分田地。爷爷他们都在担心长毛会不会打到这里来。”廷山说。

“我小叔见过长毛了。”佩文说，“他送蚕茧到上海去，有一次跟着洋船到镇江。那边就有好多长毛，他们叫自己‘太平军’。”

“是不是都留了长头发？都是强盗样子？”昌言问道。

“我小叔说一点也不像强盗，也不凶，比官兵还好一些。他们都剪了辫子，留了长头发，头上扎了头巾。还看见女兵。”佩文说。

“这辫子是很讨厌的，我也想剪掉它。”廷山说。

廷山回到家里，看见廷江，就说：

“阿哥，佩文的小叔见过长毛了。”

“是吗？他怎么说的？没有吓破胆？”

“他跟洋人的船到镇江跑了一趟，说是长毛没有什么可怕，就是留了长头发。”

“有这样的事？”廷江说，“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逃难到上海去？我上个月到上海，就碰到好些从苏州逃难去的，说长毛杀人放火，可怕得很。”

廷江这时年已二十了，前两年娶了崇仁秦家姑娘，已生了一个儿子。夏家虽以经营当铺为主，仍有股份在一家

---

茶庄，廷江后来就在茶庄工作，所以他有时候要到外埠去跑跑。

“现在长毛已经占了苏州、常州，看样子会打杭州，杭州一失守，这里就危险了。”廷江接着说，“爷爷要我把你嫂嫂送到她娘家去避避锋头，也顺便到官塘娄家外婆那里去打个招呼，你们以后万一有事，也可以去逃难。我过几天就要走，你要不要跟我去？”

“好啊。我读书读得正闷，能跟你出去跑跑多好。不过我还得问妈妈，她把读书看得很重，不一定肯让我去。”廷山说。

“你先去同爷爷说，爷爷会答应的。”

“你可不可以陪我一同去见爷爷？”廷山向他哥哥要求。

“好，我同你去。”

他们一同走到书房，起麟正在算账。

“爷爷，我想跟哥哥一道到乡下去。”廷山一进书房就说。

“你哥哥是去办正经事情，你跟去做什么？”起麟说。

“我也不小了，我可以帮忙。”廷山很有信心的说。

“帮忙！”起麟笑道，“你妈怎么说？”

“我还没有问她呢。”

“廷江，你说呢，碍不碍事？”起麟问廷江。

“他也能照料自己了，让他去看看乡下也好。”廷江说。

“你再去问问你妈吧。看她是不是放心你去。”起麟说。

廷山走到后面去问他妈，娄氏正在吩咐佣人如何整理后边的小花园。廷山等她吩咐完了，就挨到她身边说：

“妈，阿哥要送嫂嫂到乡下去，我想跟他一道去。”

“你嫂嫂回娘家，你跟去做什么？”娄氏说。

---

“他说他还要到外婆家去，我去看看外婆，好久没有看到她了。”

“你倒会说话！”姜氏笑道，“你这么小，爷爷恐怕不放心你到乡下去。”

“爷爷已经答应我可以去，只要你肯就行。”廷山仰起头来说，“我已经十岁，不小了。”

“好。”姜氏摸摸廷山的头说，“我叫徐人道陪你一道去吧。路上要听阿哥的话。”

过了三天，他们就上路了。三乘轿子：一乘坐的是秦氏和婴儿，还有两乘是廷江和廷山的。跟着走路的有一位奶妈，一个丫头，一个男佣人和徐人道。另外还有一个挑夫挑了一担行李。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马。廷山难得有机会出城，看东看西，对乡下景色感到十分新鲜。有时候他不耐烦坐在轿子里，就下来和别人一道走。

秦家在崇仁镇，离城二十多里，一路走来，地势平坦，官道两旁都是农田。这时正当仲春，田里菜花盛开，一块一块金黄，遍布四野，一直漫延到远远的山边。有时候一条小溪挡路，就要走上一道窄狭的石板桥，小心的走过去。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不少，也有挑担的，但没有像他们那样一连三乘轿子的大队。他们出门得早，所以到中午时光，就到了崇仁。

崇仁是一个大镇。嵯县山多于平地，只有向西偏南的乡区，是一平坦的盆地，土地肥沃，田禾桑麻收成的富庶，可比嘉湖地区。崇仁地处西乡中间，一条小河从北边山区流来，南下注入长乐江，又有官道直通县城，是全县最大集散市场，街市非常热闹。

崇仁的大族是裘氏。宋朝因金兵南侵，裘氏家族就从北方迁移到这里。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竟使得这有数万

---

人的大镇，甚少外姓。秦家是少数发达的外姓，开了一家酒坊，远近闻名。住家就在店铺和作场后面，十分宽畅。

姑奶奶和姑爷来到，秦家大小都忙着欢迎。廷山是初次到秦家，他是姑爷的弟弟，人家待他得特别周到。廷山走前，娄氏殷殷关照要斯文守规矩，所以他就紧跟着哥哥，廷江要他怎样称呼就怎样称呼，要他行礼就行礼，大家都称赞他有教养。

他们在秦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又上路了。秦氏母子、奶妈和丫头都留在崇仁。只有廷江、廷山兄弟、徐人道和那男佣人到官塘去。他们只带了一乘轿子，怕廷山年纪小，走不动。结果廷山大部份时间是和大家一齐走路的。

官塘在崇仁西南二十多里，是靠近山区的一个小村庄，路虽修筑还好，却已不是宽阔的官道，且时有起伏。过小溪时，有的就只是横在水中一排石墩。路旁坡上，常见到一大片一大片的茶树。廷江就会告诉廷山那些茶树好，那些较次，那些该到采摘的时候了。

过了一个相当大的集市，剡源，再转入一条小路，翻过两三个山头，就到了官塘。所谓村庄，也就是比较密集的一些居屋，屋旁有些树木、竹林，根本没有任何商店。名叫官塘，倒真有些大水塘，连通到一条小溪。

娄家大院是官塘最大的宅院，门前有一大片平地，石板铺的，可以用来晒谷子。正房有四五进，白墙黑瓦，格局高大，旁边还有好些连接的院子。

他们到时，娄家一家大小都在。廷江、廷山先拜见过外公、外婆，外公有长胡子，白里带灰，飘在胸前，像神仙样子。外婆一看见他们，就把亲生的外孙抱在怀里，问她妈妈怎样。堂屋里围了好多人，两位舅舅、舅妈，好多

---

表哥姐弟妹，都一一见过。

吃过午饭后，两位差不多年龄的表兄弟就拉了廷山去玩，廷江就坐在堂屋里和两位舅舅商量可能要来避难的事。娄家虽然在乡下，也听到了长毛的一些传闻。长毛在外省分田的事，也传了过来，但并不清楚。毕竟长毛还离这里很远，而且要来也只会到城里，一时不会到这山村里来，所以他们也没有放在心上。

两位舅舅表示欢迎他们来官塘避难，说可以腾出一个院子来让他们来住，只需清理一下就行。廷江说也就只有他祖父母、母亲、廷山四人，因为他自己会住到丈人家里。他会留下那佣人清理准备。

事情办得很顺当，第二天，廷江、廷山兄弟和徐人道就上路回城了。

---

## 第五章

长毛来到嵯县，远比人们预料得快。

太平天国的势力在一八五三年三月攻下南京时，达到了顶峰。他们没有乘势北上，改采保守战略，遂使得清廷有时间布置反扑的力量。太平天国派出了一支单薄的北伐军，虽然有骚扰华北的作用，却结果于一八五五年全军覆灭。太平军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虽甚有开展，但到一八五六年，却发生内部领导集团的分裂，造成了致命的创伤。

太平天国起事时，领导集团的核心有六人，即：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南王、西王在起事后不久就战死。后来大权一直掌握在东王手中，天王反而退居闲散。北王、翼王也受东王压制。一八五六年秋，天王终于不堪东王逼挤，密令北王除杨，北王不仅杀了杨秀清还杀了杨党数千人！北王取代东王后，暴戾更甚于东王。他猜忌翼王，图谋翼王本人不成，竟杀了翼王全家，又乱杀其他文武，终于激起公愤，遭受杀戮。于是翼王主政，虽深得人心，却为天王所忌，翼王就于一八五七年带兵西行远征四川了。起事时的领导核心，在中枢就只剩天王洪秀全一人。



---

此后太平天国就开始衰败，局势全靠忠王李秀成及英王陈玉成维持。但他们并不能获得洪秀全的完全信任，洪秀全竟乱封了九十多个王来牵制他们，太平天国遂逐渐走向瓦解。可是太平军的力量还是非常可观。一八六一年上半年，李秀成经江西入湖北，收新兵及石达开散兵五十万；七月自湖北经江西入浙江，短短几个月，席卷浙江大部。十月初七，太平军进入嵊县。

打进嵊县的太平军是范汝增及黄呈忠和周胜富的部队。他们从西边义乌方面进军，直逼县城，当地居民马阿元等在城内起而响应，守城的清军顿时大乱溃逃。

前一天下午，风闻长毛已到西乡长乐，夏家就开始作逃难的准备。廷江不在家，外出杭州未回。起麟就预备送他的妻子陈氏、媳妇娄氏及廷山到官塘去，他自己则留守在家中。

他们在想，城里有官兵，乡下有团练，县城城墙高厚，一时还不会有危险。那里知道，官兵不堪一击，才一交战就开始败逃。初七早晨，天还没有亮，就听见枪炮声逐渐逼近县城，夹着奔跑的脚步声和各式各样的呼叫声。

起麟才下床，徐人道就跑了来，很惊慌的说道：

“老爷，不好了，城里已经乱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在往城外跑，地痞流氓已到处乱抢乱烧，我们也得快走。”

“怎么会这样快！昨天长毛不是还在长乐吗？”起麟说。

“不要看官兵对我们老百姓是神气活现的，那里知道一碰长毛就跑。”人道说。

“你同银姑赶快保了太太、少奶奶、小少爷先出城去，然后再想法子雇轿、雇车到官塘娄家去。你就进去跟他们说，要他们收拾一点简单东西就走。”

---

“老爷您呢？也还是避一避的好。”

“这店，这家，我在这里照顾还是好一点。你们快走吧。”起麟说。

起麟看他们五人慌慌忙忙出门，丫环银姑提了一个包裹，和娄氏搀着陈氏，蹒跚的在前面走，人道一手拉着廷山，一手背了行李包跟在后面。娄氏和陈氏都是小脚，走不快，人潮就在他们身旁涌过。起麟无奈的看他们离去，叹了一口气，走回屋里。

这时天已大亮，阴沉沉的，他不放心店里，匆匆吃了早饭，就向店里走。街上是乱糟糟的，他从后门进到店。两位住店的店员，看见起麟来，都松了一口气。

“老爷，您来得正好，我们不知怎么办，正想去找您。”年纪大一点的老张说。

“我们把门户守紧，把柜子也锁一锁。”起麟说。

他坐立不安，走来走去。过了好一会，就听见外面有人捶门，并且大喊：“开门！开门！”

他们都不知所措，起麟说：“不要开。”但没有用，已有人拿刀将门板劈开，把门撞开，几个官兵佩了刀，拿着枪冲了进来。这些官兵衣衫不整，把他们推在一边，就往里面搜寻。看见银器、古玩就拿，找一件衣服，扎成一个包裹。起麟看他们走到里间，就赶快打开一个柜台的小门，取出一只小木箱，兜在怀里，一步步向门外移。

他一步刚跨过门槛，一个官兵从里间出来，看见起麟在向外走，大叫一声：“站住！”起麟没有理会，反而快步向外跑。那官兵冲了出来，几步就追上起麟。看见起麟抱在怀里的小木箱，就伸手来抢。起麟抱住不放，那官兵将起麟一推，提起枪用枪托对起麟脑袋一扫，起麟应声倒在地上。那官兵拾起木箱，也不管起麟死活就朝东门方向跑

---

了。

娄氏等五人离家以后就急急忙忙出西门，沿着大路向西乡的官塘走去。小脚的陈氏和娄氏走不快，人道携着廷山在前面开道。各式各样的人都涌向城外，有背了包裹的，有挑担的，有推了车的，间中也有一两乘轿子，把大路塞得满满的。他们出城没有多远，就走不动了，反而有人往回跑了。有人一面跑，一面叫：“长毛就在前面！”人潮就停止不前，乱成一团。不一会，就听见前面有惨叫声，马蹄声，和疏落的枪声。

几十匹马冲过来的不是长毛，而是官兵。马队一来，人潮就向路边分开，许多人被推倒在地上，马蹄就践踏过去。陈氏、娄氏都被冲倒，一只马蹄从陈氏身上踏过。银姑扶起娄氏、陈氏，一看，徐人道和廷山已不知被冲散到那里去了。陈氏已是半昏迷状态，银姑把她扶起背在身上，娄氏在旁帮忙扶持，再一步步向前移动。

不料马队过去不久，又退下来大批散兵。有的持枪，有的拿刀一面跑一面向人堆里乱推乱抢。娄氏手里抱着一个小包，里面有些金饰，一个官兵伸手来抢，娄氏紧抱不放，他顺手就是一刀，刺进右肩，小包就被夺去了。血一点点的从衣服里渗出，银姑赶快放下陈氏在地上，将包裹里的长裙取出一条，把娄氏的伤口稍稍捆扎，再吃力的重新上路。

但官兵过了没有多久，又听见前面有得得的马蹄声，夹着比较有规律的脚步声，真是长毛来了。她们看见路旁有一条田间小径，通到一片竹林，隐约似有房舍，就慌忙往那边踉跄的奔去。

---

## 第六章

人道与廷山在马队冲过来时，给人潮一挤，逼向路边。回头一看，但见人头丛丛，已不见娄氏三人。几十匹马践踏过来，人道没有多少时间思索，抱起廷山就往路边田沟里一跳。这时是深秋季节，田沟里水不多，他们埋身在沟里，也不敢抬头，就听得马蹄过去的声音，和一片哭喊和呻吟的声音。

马蹄声渐远，他们从田沟里爬了出来，东张西望，人道叫：“太太，银姑！”廷山叫：“妈、妈！”四处寻找，那里找得到。人体与车、轿乱散在地上，有的人一动也不动，有的在呻吟。人潮还在无目的地蠕动，大家的脸上都是痴痴呆呆的。人道紧握着廷山的手，在人堆里挤着向前走。但没有多久，退下来的步兵来了。人道看来势凶猛，一手抱起廷山，跳到收割过的稻田，就向外跑。

稻田尽头有一条小溪，溪边有一丛竹，几株桑树。人道把廷山放下，他们两人就站在树下，看远远的大路上的骚乱。有人倒下去了，有人往田里跑，偶尔又有一二枪声。

“妈、娘娘她们不知怎样了？”廷山担心的说。

“老天保佑她们，希望平安无事。我们等等再去找她们。”人道说。

---

但是官兵过去不久，长毛的大队就来了。前面一排，从大路上散开到田里过来。他们持着枪，有时放一两枪。他们身上穿的是有红有白的衣服，头上扎着头巾，披着长头发。大路上逃难的老百姓都让开站在路的一边，他们就叫聚成一堆一堆的，留下两三个长毛看守。

人道看见长毛来了，就又背起廷山，找了一处浅水的地方，涉水过溪，直往山坡树林里跑。到了树林边，回头看长毛没有过来，才放下廷山，两人就地坐下，舒一口气。这时才想起一早跑出来，还没有吃早饭，肚子已饿了。

人道从行李卷里取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有几块大饼，几个茶叶蛋。他们就撕着大饼，剥了茶叶蛋吃。远远的看见长毛的大队沿着大路，向城里缓缓行进。有几位骑马的，带着帽子，想来是官长。等大队走过后，有两三位骑马的留在后面，前前后后的来去，像是在高声喊话。过了一阵，那些集在一堆的老百姓，也慢慢的往城里回走。又看见有一些人把地上躺着的人体放到车上，或者用担架抬了走。渐渐的，大路变得非常清静，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日头也渐渐开始偏西了，大路还是静悄悄的。人道看见村舍里也偶尔有人走到田里，就携了廷山的手，沿溪走到桥头，过小桥，走回到大路上去。大路上是一片狼籍，还可看到颜色已变黑的血迹，但四处张望，不见娄氏三人的踪影。他们来来回回在路上走了几遍，廷山还一边走一边呼叫：“妈！妈！”却一点回响也没有，路上也没有看见她们落下的衣物。

天色渐晚，人道想想，官塘比较远，又在西乡，路上怕又会碰到后继的长毛，就对廷山说：“我们到崇仁你嫂嫂家里去吧，近一些。”

---

他们向前走了一段路，到一个三叉路口，就弯向北行。路上也有一些散散落落逃难的人，都是往外走，没有向城里走的。快到崇仁时，就可以看见一些穿短装的乡勇在路边和山坡上守望。进入崇仁镇的栅栏的栅门只开了一半，也有乡勇在守护。有时还盘查进镇的行人。守卫看人道带了一个小孩子，没有问他们就让进镇了。

他们到秦家时，天已黑了。秦家的佣人都认得人道和廷山，看见他们来了，立刻报进里面去。廷山的嫂嫂秦氏快步走了出来，一把抱住廷山的头，就问：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太公、太婆、娘娘呢？”

“老太爷不肯走，要留在城里。”人道答道，“老太太、太太还有银姑，我们一道出来，我们走在前面，人好多，出城不到三里，官兵马队来一冲，好凶，就给冲散了。接着大批官兵又来，乱打乱抢，我抱了小少爷躲在田沟里。等官兵过去，起来一看，再也找不到她们了。找了一阵，长毛又来了。我背了小少爷躲到山坡上的树林里，折腾了半天，路上才平静下来。我们再回去找，叫喊，就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

“太婆、娘娘都是小脚，能走得到那里去呢？”秦氏忧心的说。

“长毛把大批逃难的人都赶回城里去了，也不知她们在不在里面。”人道说，“我们本来是要到官塘去的。看看天已很晚，崇仁近些，就决定来这里了。”

“你们先进来安顿下来，还没有吃饭吧？”秦氏说，“大少爷还在杭州，兵荒马乱的，不知怎样回得来。”

“我明天就到官塘去看看，小少爷就暂时留在这里。”人道说。

第二天，人道上路到官塘去了，廷山就住在嫂嫂家里。

---

崇仁有本镇的团练，镇的周围有坚固的栅栏，足以抵挡小股长毛的攻打，所以民心还相当安定。城里不断有人出来，说到官兵和地痞烧、抢、杀的情形，长毛刚到时也有一阵镇压的恐怖。但慢慢的，秩序已在恢复，城乡之间也开始一些交流。

到杭州的正常交通已经断绝，廷江也没有消息。过了五天，人道回来了。带回的是非常不幸的消息。娄氏三人被好心的农家雇了轿子抬到了官塘，老太太已奄奄一息。请了医生来看，也束手无策。娄氏的情况也不好，肩膀的伤口相当深，医生为她敷了一些草药，疼痛减轻一点，但全身虚弱，且还有些发烧。

人道到官塘的第二天，就回县城去打听消息。太平军出了安民布告，所以也陆续有人从城里进出。从路上行人口中，得知道知县在太平军进城时自杀，县衙门的一些官员已被拘禁，另外又处决了几位土豪劣绅，城里秩序倒开始渐渐恢复。人道进城门时，看见守卫已换了长毛，穿了红红白白的衣服，留了长头发，不但有男的，还有女兵。

进城之后，只见满目疮痍。许多房屋给烧毁了，没有被烧的也都门窗破坏，街上到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人道走到夏家的当铺前，几乎不认得了。招牌已不知去向，门户大开，除了柜台以外，连桌椅都搬光了。他从后门出去，走到巷底的公馆，只见前厅已经只剩下几根烧焦的柱子和一堆瓦砾。走到后面，窗门也都破碎，空无一人，大厅里竟停放了一具棺材。

人道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两边厢房去看看，也像洗劫过一样，没有人。他绕过天井，走到厨房后面，看见有人在洗衣服，是老佣人张林。张林告诉人道，老爷给官兵打在地上就没有再醒过来，官兵、地痞乱杀乱烧乱抢，

---

大家都跑了。长毛来了以后，稍微平静一点。罗掌柜来，找出以前准备好的寿材，他们几个人，草草把老爷的尸体放到棺材里面。

人道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倒还是老样子，大概因为本来也就只有简单的床铺和桌椅，不值得偷抢。他在城里歇了一晚，第二天就赶回到官塘去。

回到娄家，发现他们已在准备陈氏的后事。他将起麟已遭不幸的消息告诉娄氏，病中的娄氏听了之后，不禁掩面而泣。但她立刻又恢复了平静，吩咐人道去帮忙料理陈氏的后事。她没有将这恶耗告诉弥留的陈氏。第二天清晨，陈氏就去世了。

秦氏和廷山听了这些不幸的消息都十分悲伤。人道说：“太太吩咐，小少爷就跟我一道回去，少奶奶就暂时留在崇仁。大少爷如果回来，就请他立刻到官塘去。”

廷山听到妈妈受了伤，还在病中，就急着想马上走。但天已晚，就只好等到第二天才走。这条路他们不久以前才走过一趟，景色依旧，甚至都觉察不到什么兵燹的痕迹，可是经过创伤的心情已大大不同了。他们一早出发，中午以前就到了官塘。



---

## 第七章

廷山再见到妈妈，自然很高兴。但是看到妈妈卧病在床，而且祖母已逝，停棺在外厅，他又觉得很悲伤。这几天巨大的变乱，才十岁的廷山还不能一下子理清事态的严重。他浑浑噩噩的由人摆布，扮了孝孙的角色，把祖母的灵柩出殡安厝在半山的一所砖屋里，每天看银姑为妈妈煮药，而妈妈却还一直卧床不起。

二十天以后，廷江来了。他从杭州越过清兵和太平军的防线，经小路辗转回到崇仁岳父家中，得知家中的不幸消息，到崇仁的第二天，就赶来官塘。

娄氏在床上强坐起来，对廷江说：“现在真是家破人亡，我也不知能活多久。好在崇仁暂时还安全，我们亲家也没有遭受灾祸，你们小两口总还有个依靠的地方，以后再慢慢发展。你们自己是寄人篱下，廷山跟你们也不是办法，还是留在官塘比较好。我如果走了的话，就托他的舅舅照顾吧。”

“妈，你放宽心养好身体。我回崇仁后，再设法去打打听城里的情形，局势也会有变化。”廷江说。

廷山在旁，就只默默的听着。

局势的发展在浙江是愈来愈对太平军有利。他们自嵊

---

县北上占领绍兴以后，在年终又相继攻下宁波和杭州。杭州将军瑞昌兵败自杀。整个浙江都在太平军的统治之下。慢慢的，许多老百姓也开始留起长头发来了。可是乡间还是有不少市镇没有接受太平军的管辖，他们有寨栅，组织了团练，可以抵御小股太平军的进袭。崇仁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镇。他们甚至联合了其他市镇的团练，几次试探进攻县城，想把长毛赶走，却都没有成功。

廷江派了秦家得力的仆人进城去打听，得知他们的房子，已住了兵，当铺也被人占用，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城里市面很萧条，但还相当平静。廷江没有事可做，只好安心在秦家做姑爷。崇仁虽然没有遭遇兵灾，大家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过。因为太平军的‘天朝田亩制度’的鼓励，乡下许多佃户抗拒或少纳地主的收租。这对秦家这样的大户人家，就有很大影响。

官塘的一家大户人家办了一个私塾，廷山就搭在那里上学。山村里的塾师程度比城里的要差很多，学生也不用功。这样倒也好，放学以后，廷山也不用花多少时间，就把功课温习好了。他就有很多时间在山间、田野游玩。爬树，钓鱼，捉蟋蟀，抓青蛙。这些都是城里没有的玩意。家业的残破，祖父母的去世，过了一阵之后，对他已不再放在心上。但是娄氏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衰弱了。

一天，娄氏把廷山叫到床前，对他说：“山儿，妈妈身体恐怕不会好了。”

“会的，会的。”廷山着急的说，“你一定会好的。”

“我也希望会好。”娄氏笑了一笑，摸摸廷山的头，“万一我要走了，你就留在这里跟舅舅。哥哥是忠厚好人，但他自顾不暇，恐怕没有余力来照顾你。舅舅、舅妈会对你很好的，外婆尤其喜欢你，我没有什么不放心。”

---

廷山把头埋在母亲胸前，娄氏轻轻的拍着他的背，继续说道：“以前给你算过命，说是你少年有灾难，但长大以后会发达。现在前半已经应验，希望后半也会应验。唉，但愿如此。”

廷山在母亲怀里再倚偎了一阵，站起来说：“妈，您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娄氏看他走出房门，还这么小，泪珠不禁从脸颊流下。

一天，廷山在私塾里，人道来和塾师耳边说了几句话，塾师就要廷山跟着人道回家去。在路上，人道说：“太太情形不太好了。”

一回到家，廷山见外婆、舅妈都在母亲房里。舅妈一见他来到，就要他走到床前，捏住他妈妈的手。只见她双眼闭住，呼吸微弱，已经人事不醒。廷山一声“妈”叫了出来，眼泪就簌簌的流下。

“不要哭。”舅妈在旁说，“念‘阿弥陀佛’，让你妈妈平静升天。”

廷山就不断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也念。一直念、念，慢慢的，妈妈的手愈来愈冷了。

廷江带了媳妇和幼儿到官塘来奔丧。丧事完毕，他们就回崇仁去了。廷山就又恢复过去的日程：上午去上私塾，下午到处闲荡。他变得十分沉静，不像以前那样好奇多话。外婆常常叫他到房里，给他这样那样的零嘴吃，逗他说话，他也提不起兴致来。他常常跑到人道那里，在厨房里看他们洗菜、烧饭。有时候就爬到屋后山坡顶上，坐在那里发呆。

局势在不知不觉中却有了变化。就在太平军席卷浙江的期间，清政府有了重大的变化。太平军是十月初七进入

---

嵊县的，次日慈禧、慈安两太后就开始垂帘听政。咸丰皇帝是七月十六日在热河行宫去世的，继位的同治皇帝只有六岁，生母慈禧二十七岁，母后慈安二十五岁。但是两位太后当国以后，第一件重要大政，就是授予曾国藩讨伐太平军的全权。他被授权‘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同时左宗棠也被授权‘赴浙江剿贼，调遣提镇以下官’。清政府这一调整，大大加速了太平军的覆败。

一八六二年四月，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庐州被清将多隆阿攻破。陈玉成投奔寿州的苗沛霖，被苗出卖而殉难。陈玉成和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两大支柱，陈玉成之死是对太平天国的重大打击，以后就只能靠李秀成独撑残局，无法有什么反击的作为了。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左宗棠受任浙江巡抚。次年三月攻进遂安，六月解衢州之围，向东北进逼。另一方面，太平军虽于一八六二年一月攻占宁波，五月间却因英法两国的炮舰的轰击，不得不弃守宁波。九月，黄呈忠和范汝增率部组织反攻，收复慈溪，在调整战略部署中，太平军于十月初五撤离嵊县。

太平军占领嵊县，几乎整整一年。在这期间，四乡的乡团多次进攻县城，都被太平军所击溃。这样的骚扰，使得城里的居民时常处在不安定的状态中，破败的城市也恢复得很慢。幸好这次的换手，是由于太平军的自动撤离，所以没有怎么扰动百姓。十月初五一早，人们只见长毛整队从北门出城，带走了一切，显然是不回来了。下午，近乡的乡团开了进来，有头面的绅士就出面贴出安民告示了。

廷江在长毛撤离嵊县后三天回到城里，城里秩序虽已

---

渐渐恢复，但市容残破，与一年前完全两样。当铺的门面已荡然无存，一个简单的杂货铺占在那里。家门已烧毁，本来的大宅院只剩下一半还不到。院子里乱丢了好多破烂衣履瓶罐，还有一两支断矛，一根锈枪。他走到后院，在偏屋里发现一具棺材。他想这一定是爷爷的灵柩，就站在前面，恭恭敬敬的鞠了三个躬。

廷江看看这样的情况，是无法再住在家里。正要走出家门，见老佣人张林走了回来。张林见到廷江，很高兴的说：“大少爷，你回来了。谢天谢地，长毛总算走了。我这一年一直住在那小屋里，替长毛扫扫地，做些杂事，他们也给我一碗饭吃，就这么过来了。”

“要谢谢你，亏你在这里照顾。”廷江说，“还要你再照顾一阵。我先回崇仁去，过几天再来好好收拾这一切。我先给你点钱暂时维持几天吧。”

过了半年光景，一天廷江来到了官塘。廷山看见哥哥来了，很是高兴。廷江本来就瘦，这一年多以来，似乎更消瘦一些。

“你在这里还好吧？我先和舅舅谈谈，回头再来找你。”廷江对廷山说。

廷江先向外婆请了安，然后就去见舅舅，问候之后，廷江就说：“我想同舅舅商量一件事。我这一阵把我们家的家当清理了一下，城理的店铺已只剩一个空壳子，家也烧掉一半，什么物事都给搬光了。我把房地都卖了，正好出清债务，遣散员工、家人。现在就剩下乡下不到两百亩田地。我以后就打算帮我丈人在他店里工作。我近来身体也差，没有重振家业的精力，也很难照顾廷山。我在想廷山以后就完全拜托舅舅调教，这一点田产，就对分开来，可以作为他将来发展之用。”

---

“这么大的家业，就只剩这一点点。”舅舅叹了一口气说，“你还有家小，那里有余力看顾弟弟。廷山妈也托付我照顾他，你放心吧。我也不会留他在乡下，也许送他到大地方去见见世面。至于分家的事，就照你安排，我知道你也不会让弟弟吃亏，他小小年纪，也不懂。你就去叫他进来，当面说说清楚，就这么办。”

第二天，廷江就回崇仁去了。廷山送哥哥出了山口，看哥哥的背影消失在树丛后，久久站在那里没有动。现在已开始独立门户了，他虚岁才十三。

---

## 第八章

一天，舅舅同廷山说：“过两天，你宏生表舅要从上海来。我看你也不像喜欢在乡下过日子的人，不如跟他到上海去跑跑码头，学点本事，比闷在这小山村里要好些。你觉得怎么样？”

“舅舅怎么说就怎么样，我都可以。”廷山答道。

廷山自从妈妈去世以后，虽然外婆、舅舅、舅妈都待他很好，特别爱护他。但总有一层隔的感觉。书是愈读愈没有味道，小小的山村也都玩遍了。所以可以换到上海这大地方去，他感到十分兴奋。可是那毕竟是一陌生的城市，表舅以前也没有见过，也不知怎样去学本事，因此也有点担心。不过廷山天性比较开朗，这点阴影一下子就被置之脑后了。

两天以后，表舅到了，穿了绸长衫，戴了呢帽，果然是像大城市来的人。他是舅舅的表弟，其实年龄相若，但大概因为城里人保养得好，看起来要年轻得多。

表舅陈宏生是上海一家洋行里的职员，这家洋行的买办是广东人。陈宏生以前做生意去过广东，会讲一点广东

---

话，所以这位买办看上了他，对他特别信任。这家洋行经营的业务以丝绸、茶叶为主。

外婆看廷山小小年纪，就要离乡背井，到几百里路的外乡去，既不放心的又舍不得。走的时候，抱住他不肯放。最后一面哭一面千叮万嘱，要自己当心，住不惯就回家来。廷山也忍不住要流泪。他强忍住，心想我已经长大了，要去闯码头了，他把头向外看，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舅舅叫人道伴送廷山到上海去，一路上可以多个照应。他们先到城里，然后乘船到上虞，换船到杭州，再换船经大运河到上海。一路走走停停，走了十多天才到上海。廷山是初次出远门，看得眼花缭乱，十分兴奋。

船靠码头，就有轿夫脚夫来兜生意。宏生要一位脚夫挑了一担行李，又要了两乘小轿。他们两人就坐了轿子到宏生的寓所。比起嵊县来，上海是繁华多了。街道宽敞，两旁都是两层三层的楼房。街上人来人往，轿夫要不停的吆喝才能前行。

前一年，一八六四年，洪秀全死，天京失陷，太平天国亡。江南苏常一带是满目疮痍。但上海靠了洋人，没有遭受多少兵灾。反而因为四乡有钱人逃难涌入，变得更加繁荣。

一八六五年的中国，许多地方仍很乱。南方太平天国余部还继续在斗争，要到一八六六年才完全覆灭。而在北方，捻军配合太平军残部，形成了一支很大的力量，于一八六五年五月在山东设伏包围清军，杀死清军统帅僧格林沁。直到一八六八年，捻军各部才分别被李鸿章及左宗棠击败而覆没。

也在这一年，李鸿章在上海购得美商机器厂一座，将



---

原设在上海的两个炮局并入，配上从美国购买的以及一些自造的机器，成立了“江南制造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

鸦片战争一结束，英商怡和洋行就成立了。太平天国亡后，太古洋行也于一八六六年创办。在金融业方面，汇丰银行于一八六四年在香港创办，次年在上海开设分行。外国经济力量雄厚，以汇丰银行为例，其资本是五百万港元。而江南制造局的开办经费只有二十余万两。

银行的前身是钱庄。一七六六年上海就已建立了钱业公所。在钱业方面，宁波人非常活耀。一八三零年前后，宁波的方家在上海设立了履和钱庄，是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最早的钱庄之一。那时的规模相当小，存放款项只有六七万两。

宏生因为在洋行做事，家就在租界里，是一座小楼房。他家眷没有在上海，雇了一位娘姨，替他做家务。阁楼里安放了一张床，廷山就睡在那里。到上海的开头几天，宏生就叫廷山在附近逛逛。他在租界里走来走去，但见车路平整，洋楼高耸，戏园餐馆，富丽堂皇。看得真是目不暇接。黄埔一带江岸，一艘艘大轮船整齐的靠在码头旁。货物就从轮船上运到马车上。

这一天，宏生对廷山说，“我今天带你去看一个朋友，也许你可以在他那里学点东西。”

他们走到南市，看见一栋门面很大的楼房，门上挂了一个牌子“同裕钱庄”，就走了进去。宏生是这里的熟客，他带着廷山一直走到里间，一跨进房门就叫道：“老高，我来送你一个学徒。”

“有一阵子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回了老家，一切都好吗？”回答的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他丛书桌后面站了

---

起来，接着问道，“这位小生是谁？”

“叫高伯伯。”宏生对廷山说。

廷山就一面鞠躬一面叫了一声高伯伯。

“这是我的外甥廷山，夏廷山。”宏生说道，“我带他出来见见世面，也想让他学点本事。你能收他做学徒吗？”

高燕山看了一眼廷山，就说，“也不算什么学徒，且先在我账房里见习见习。过两天就搬过来，好吧？”

---

## 第九章

过了两天，廷山就搬到了同裕钱庄。白天就在帐房里供高燕山使唤，做这做那。要买零碎东西，就让他到街上去买。要送信件到别的店家，就让他去送。有客人来，他就端茶侍候。晚上他就睡在大厅里。把门板卸下来，搭在条凳上，再铺上垫被，就是一张床。别的小厮也是一样。他们睡在一起，吃在一起。廷山是年纪最小的，他们都很照顾他。廷山第一次离开亲人住，起初不免恐怕，但过了几天之后，也就习惯了。

高燕山会客时，经常就让廷山在旁侍候。廷山就听他们谈业务谈时局，起初有些不明所以，渐渐的就进入情况了。这是高燕山对廷山的教育。他对别的小厮就不是这样。来往的客人很多，有的来商量借款，有的来存款，有的来办汇兑。数目有大有小，手续有繁有简。从高燕山一一处理过程中，廷山慢慢的对钱庄的经营有一点初步的了解。

账房就是会计，主要工作就是记账。银钱的出入是由庄主控制的。高燕山在记账的时候有时就叫廷山在旁边看。慢慢的廷山也学到一些记账的方法。钱庄除账房以外，还有两个重要部门，就是信房和外场。信房管文书；外场跑

---

街，兜揽存款和放款的业务。

廷山在账房里耳濡目染，慢慢的知道一般放款有两类，就是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信用放款就凭经理人员或跑街与各行各业的私人关系兜揽得来，以商业为主要对象。抵押放款就需要有物质保证才借贷给人。同裕钱庄的业务在那时大多是信用放款。

一天，高燕山对廷山说，“今天你跟外场的小王去跑跑，见识见识。”

小王有二十多岁，十分精明强干的样子。他对廷山说，“我们今天要到龙华去，蛮远的，你走得动吗？”

“没有问题。”廷山说，“我常听说龙华，正好去看看。”

龙华在市区西南，他们过四马路，静安寺，绕徐家汇，转高昌庙，来到龙华。一路景色变化，真是赏心悦目。

快到龙华时，远远看见一座高塔。小王说：“这就是龙华寺的宝塔。”他们绕过龙华寺，在寺的西南，就看见一大片园子，都是满开着红花的桃树。

“这一园子叫松泉园，主人姓顾，以产水蜜桃出名。”小王说，“他们现在想扩充，缺乏资金，就找我们钱庄贷款。老板就叫我来看看他们的状况。”

松泉园没有围墙，有一条路通到一排砖房。他们还没有走到一半，就有一位穿着长衫的中年人迎了出来。

“是王先生吧。我估计你们应该到了。”这人笑容满面地说，“我姓徐。我在管这个庄子。”

小王介绍了廷山，说道：“你们这花园真大，就请你带路参观参观。”

“我们这园子大约有二十亩大，主要是桃树，也有些桑树，一些菜圃。桃树以水蜜桃为主，近年又种了一些绛桃。”

---

他们走进桃园，一行行桃树，整整齐齐的排列在那里。这时正是三月靠尾，桃花大批盛开，艳红一片。廷山大半年来都在城里，闷在通衢陋巷中，这时看得真是心旷神怡。

他们看了桃园，也看了桑园，菜圃，徐庄头就带他们到那一排砖房，走进一个客厅，坐下。

“时间不早了，我们备了便饭，待慢你们用用。”徐庄头笑道，“乡下没有什么好的，蔬菜倒是新鲜的。”

说是便饭，也有三个冷盘，两荤两素四个热炒，还有一大碗蘑菇豆腐汤。一面吃，徐庄头一面说道：“现在局势安定下来了。到上海的人愈来愈多，买桃花买桃子的人也愈来愈多。东家就想把果园再做大一些。刚巧旁边有块地要卖，就想买过来。但一时手头周转不过来，所以找宝号帮忙。”

“我们钱庄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小王说，“你们果园看起来很好，花荣木壮，种植井井有条，我们回去后一定会如实向东家报告。”

在回城里的路上，小王对廷山说：“我们放款，一种是信用放款，我们信得过，就放款给他。还有一种是抵押放款，就要实物或者产业作抵押才放款给他。我们这次是信用放款。可是东家还是叫我来看看他们的经营，心里就更踏实一些。”

“今天同你出来真好。”廷山说，“不但增加了不少见识，又可以出城来透透气，浏览乡下风光。那些桃花也真美！”

一天，廷山出们去办事，忽听得有人在后面叫：“那不是夏廷山吗？”

廷山回头一看，原来是金禄甫。金禄甫是崇仁人，年龄比廷山稍大一点，小小年纪就在县城街头摆了摊子补鞋。

---

后来听说他去做茶叶生意，到绍兴的平水开设了茶栈，不想竟在上海街头碰倒。

“禄甫，是你！你怎么也到上海来了？”廷山惊喜地问道。

“来了一阵子了。”禄甫答道，“有空吗？我们去喝碗茶。

不远处就有一家茶楼，牌子上写的是“凌云阁”。他们走了进去，上了楼，靠窗坐下。这凌云阁就在黄浦江边，水光，对岸的平野，展望无际。他们要了一壶茶，再要了两客小点心，一边品茗，一边谈话。

“我听说你表舅带你来了上海，一切都好吗？”禄甫问道。

“表舅让我在一家钱庄学习，已经快两年了。”廷山答道。

“是哪一家钱庄？”

“是同裕钱庄。”

“那是老牌大钱庄，很好。”

“你呢？怎么会到上海来？”

“我先前做茶叶生意，后来又设了一些茧栈。现在想到上海来看看有没有其他可以发展的事业。”禄甫答道。

“你真能干。”廷山说，“有什么苗头吗？”

“我在考虑办缫丝厂。”

“那很好啊！正好用你的茧来抽丝。”

“我也在上海到处看了看，大概预备把厂设在闸北。”禄甫换了一个话题，“你呢？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再在同裕学一年两年，再看看情况。”廷山说，“也许回家乡去开一家钱庄，你觉得怎么样？”

“这主意很好呀！”禄甫很兴奋地说，“嵊县还没有钱

---

庄。应该可以有了。开办时如果需要资金，我可以帮助一些。”

“那太好了，谢谢你。”

---

## 第十章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

一天，高燕山对廷山说，“东家要我回宁波一趟，办点事情。你就跟我一道去吧。”

廷山听了很兴奋，因为可以出远门，坐洋船。宁波虽然离嵊县很近，他却从来没有去过。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中国政府开放五口通商。宁波是五口之一。宁波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商业一直发展得很好。自唐代以后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开放成为五口之一以后，就更加繁荣了。

那天，廷山随着高燕山，带了行李，雇了一辆马车，一直到黄浦江边的码头。码头旁边停了一条大船，漆得全身洁白，船头写着两个大字“太一”。这是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走上海到香港的客轮，中途会停靠宁波。

他们买的是头等舱，在第三层甲板上。上面还有特等舱。这头等舱房小小一间，有上下铺，还有自用的卫生间。开门出去就是船舷，这时正对着码头，廷山把行李安顿好，就走出舱外，看码头上上船和送客的人来人往。

过了一会儿，船就慢慢的离开码头，沿着黄浦江向下游驶去。市区渐渐向后推移，田野开始出现。江上的小船



---

都一一被抛在后面。再过一会儿，船就进入一片更大的水，是长江了。江面愈来愈阔，都看不见岸了。轮船已进入了大海。

黄昏时分，忽然响起了当当的钟声。高燕山说，“我们吃饭去吧。”原来是晚餐的时间到了。

廷山跟着高燕山走到大菜间。大菜间在船的一头，三面是窗。这时天已渐暗，只看得见灰蒙蒙的海天一色。大菜间里已点着煤气灯，倒是明亮如昼。

一位穿西装的华人领他们到一张铺着洁白桌布放着两副刀叉的小桌前，请他们就坐，并递上一纸菜单。这是定食，有好几道。菜单虽有中文，廷山也看不大懂。没有筷子，只有刀叉。廷山也有点茫然。

“你就看我怎么做就照样做。”高燕山笑着对廷山说。

西餐有好几道。廷山是第一次吃西餐，忙着对付刀叉，也不知道吃了什么，只觉得很好吃。

第二天一早，廷山就起床，走到甲板上。天还亮不久，一轮红日正缓缓地从船的左方升起。先是一小片，然后是一半，吞吞吐吐，再一下儿，整个太阳都出来了。

一些小岛开始出现在前方，再过一阵，就有陆地出现。廷山听旁边有人在说，“到镇海了。你看，那不是镇海的炮台吗？”

轮船开进一条河道，听人说就是甬江。两岸都是平坦的田野。走了一小时左右，岸上房子愈来愈多，又有一条河汇入，就到宁波了。其实真正说来，也不能说有河汇入，是两条河汇合，合流入甬江。右边一条从北方来的是余姚江，左边自南来北往的是奉化江。这三条江汇合处的西南岸，就是三江口。三江口一带是宁波的中心地区。轮船在江中停下，抛了锚。有驳船来把乘客和行李送到岸上。

---

他们在城里的一家客栈住下，要了两间相邻的客房。廷山自己稍稍安顿后，就过到高燕山这边来侍候。客栈地点在城中心，十分热闹。斜对面是一座大酒楼，招牌上三个红红的大字：状元楼。他们当天晚上就去光顾。燕山告诉廷山，这状元楼是宁波有名的老字号，乾隆年间开设的，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来到宁波，不可不尝。

第二天，高燕山就带着廷山去拜客。到了店家，燕山被请进里间，廷山就在外面等候。他看这些店家虽不如上海的铺面堂皇，却也有古老的气派。有几天，燕山不用廷山随从，就让廷山自己去逛街。

这天，廷山随意走去，穿过大街小巷，忽然看见前面一片水光，走到近前仔细张望，水面平静，看来是一泊湖水。廷山沿着湖边走去，是一条狭长的湖。湖边散散落有一些白墙黑瓦的大院。有一处是长长的一道黄墙。门前几棵松树，门上有匾，写着“居士林”。他绕到对岸，问一位行人。那人说，这叫“月湖”，在江的另外一边，还有一个“日湖”。

他看时间还早，就再向西走。不多远，又看见水，那是护城河了。河边有几块石头，像石凳一样。他就坐下歇歇。旁边也有一人，二十几岁光景，坐在那儿看书。

“请问，”廷山坐了一忽儿，就问旁边那人，“我们背后的大宅院，是谁家府第？”

“你大概是外地来的。”那人笑道，“这是鼎鼎大名的天一阁。是全国最大的私家藏书楼。已经有三百年历史。藏书有四千多部，五万多卷。”

“三百年！”廷山啧啧称叹，“都还保存得这么好。”

“明朝嘉庆年间，有一位范钦，创建了这天一阁，立

---

下了严格的保护规矩。书不许出阁，而且范姓以外的人不得入阁。”

“太平军也没有对它破坏？”

“太平军倒没有破坏。反而是二十多年前，英夷打来时闯进去，抢走了不少珍本。也不知道这些洋鬼子要中国书干什么。”

“你进到天一阁里过吗？”廷山问道。

“我又不姓范，怎么能进。但我的表姐夫是范家的人，他进去过。他说里面庭园布置得十分雅致，厅堂明净开朗，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廷山小时候也读了几年书，那时并不喜欢。这几年历经离乱，又做学徒，对读书已有另一种看法。但为时已晚，环境也不许可，只好搁在一边了。

又有一天，廷山向城西走去。住家渐渐稀少，路边开始出现农田竹林。走到一处，看见一座像店家的房子，门上还有一块招牌：“乡友钱庄”。门口条凳上坐了一位中年人。廷山好奇，就上前去搭讪。

“那小河边一座好大的庄院，是谁家的？”

“那叫白云庄，已有两百多年老。”那人答道，“现在都破败了。”

“白云庄。这名字倒很有意思的。”廷山说。

“这是姓万一家的庄院，本朝初年，大学者黄宗羲在此讲学，号为甬上证人书院，就出名了。黄的弟子万斯同也在这里住过。”

“宁波真是人文荟萃之地。有天一阁，还有白云庄。”廷山不禁赞叹不已。他换了一个话题，“你是在这钱庄做事吗？”

“我就是掌柜的。”那人笑道。

---

“失敬，失敬。贵姓？”廷山抱了抱拳。

“敝姓应。您尊姓？您不像是本地人。”

“我姓夏。我从上海来，也在钱庄工作。那里钱庄都开在市镇里，我是第一次看见开在乡下的钱庄。也会有生意吗？”廷山十分好奇。

“一般地说，只有有钱有产业的人才会去存钱，借得到钱。但是农民，小本经营的人也常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有小积蓄想有点收益。所以我就想在乡下交通还方便的地方开一座钱庄。”

“生意还兴隆吗？”

“开始时差一点，现在就可以维持了。”应掌柜说，“来借钱的人，多是在大钱庄借不到钱的。看到他们感激之情，也很欣慰。还有一层，开办这样的钱庄，不用太大的资金。我开始时，就只有资本五千元。”

有人来了，应掌柜就上前招呼，一同进到屋里去了。

在往回走的路上，廷山想，以前只想到办钱庄去谋利，没有想到可以为人，而且为穷人服务。

---

## 第十一章

回到上海后，有一天，金禄甫到同裕钱庄来找廷山。

“你今天中午有没有空？有两位朋友刚从家乡来，我们一块儿到城隍庙去吃点心。”禄甫问道。

“好啊。我也正想找你谈谈。我最近去了一趟宁波，有一些想法，正好请教。”廷山很高兴的回答。

金禄甫约的是在春江听雨楼。廷山到时，他们已经在那里了。两位新朋友都是十七八岁年纪。一位名叫宋平纲，另一位是钱令牧。宋平纲看起来年纪大一些，到上海已有两年。他目前在江南制造局工作。

“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李中堂前两年开办的。”宋平纲说，“用新式机器造枪炮，造轮船。开办时他们招人，我就进去了。”

“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一机关，在那里呢？”廷山问道。

“本来在虹口，现在搬到城南高昌庙，靠着黄浦江边，离这里不远。”

“我就听人说江南制造局是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厂，你能够进去，真是难得。”金禄甫说。

“我这也是运气。”宋平纲说，“现在局里又成立了翻译馆，他们调了我过去。这翻译馆由徐寿徐老先生主持，

---

他的公子建寅也同在馆里。徐建寅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真聪明，洋文也通。”

“这翻译馆做些什么事呢？”廷山问道。

“就是把西洋的科学技术的书，翻译成中文，好让国人不懂洋文，也可学会化学，数学等等。馆里有一位华蘅芳先生，他的数学真好。”

“你在那里学的洋文？”

“我也是到局里来之后才学了一点点，现在也还是边学边用。”宋平纲说，“不能和令牧比。”

“哦，令牧兄是在那里高就？”廷山转向钱令牧问道。

“我还是个学生，现在在徐汇公学。”钱令牧答道。

“我听说徐家汇天主堂那边有一所洋人办的学校，是不是就是这所？”

“就是这所耶稣会教士办的学校，主持人现在是法国教士晁德莅。要学法文。许多功课也用法文教。”

“上这样的学校要很多花费吧？”廷山好奇的问。

“不用。同学多半是穷人家的子弟。有家业的谁愿意跟洋人打交道。我也是因为家境不好，一位同乡送我到这学校来的。管吃管住，已经三年了。学了不少东西，实在是很好的。”

“你们都要信天主教吗？”金禄甫问道。

“我们有圣经的课程，礼拜天也要上礼拜堂。但并不一定要你信教。他们说要信就得真信。我直到现在还不是教徒。”

“你以后预备做什么呢？”

“我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我想在海关，或者报馆找个事情。也在想学西医。看到时有什么机会吧。”

“嗨，廷山。你到宁波去了一趟，有什么观感？”金

---

禄甫问道。

“一个印象是文风很盛。我随便走走，就路过全国最大的藏书楼天一阁，一座大学者主持过的书院白云庄。我们嵊县是望尘莫及。我看连上海都还不如。”

“上海是一个暴发户，基本上是靠洋人起家的。”宋平纲说。

“我在宁波城外，意外的发现了一家小钱庄，给了我一些启发。”廷山说道。

“我们倒想听听。”

“在上海，我所见的都是些大钱庄。办钱庄的目的就是为赚钱。从没有想到在乡下也可开钱庄，而且是一种对穷人的服务。”

“我本来也很穷，知道青黄不接时候周转的困难。”金禄甫说，“如有钱庄肯放款给穷人救急，他们是会感激不尽的。可是他们也往往没有什么东西可抵押，他们是否会起的来也很难说。所以风险就大得多。”

“我以前同你说过的，想回嵊县去办钱庄。”廷山说，“现在我的意向是更明确了。”

过了大半年，一天，表舅陈宏生找了廷山到他家里，对廷山说，“你今年有十八岁了吧？”

“过了年，我虚岁就是十九了。”廷山说道。

“没有战乱的话，早可以成家了。”表舅说，“我今天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听说过小红阁吗？”

“听说过。”廷山不自觉有点脸红。他常听到同事的小厮谈到小红阁，会芳院这些场所。他怕羞，只是在旁听着。虽也心动，却从不搭腔。

“也该是懂事的时候了。”表舅说。

他们也不雇车，向大马路方向走去，然后走进一条小巷，

---

一道围墙中间有一个小门，也没有牌匾，虚掩着，宏生就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不太大的天井，一位中年人看见他们，笑着招呼：“陈二爷，里面请。”

正面是一座楼房，走进去就是客厅。一张条桌，一方矮几，上面几个花瓶，旁边几张红木椅，布置简单素雅。客厅两边都有房间，有圆洞门相通，只以屏风相隔。

“陈二爷，你来了。”一位四十来岁盛装的女人笑脸相迎。

“孙大姐，这是我的表侄。”宏生指着廷山道，“倩芙在吗？”

“夏少爷，欢迎。”孙大姐向廷山点头说，“倩芙早已在等着了。你看，她不这就下来了。”

果然，从楼上走下一位年青女子，大约二十五六岁，打扮得十分时髦，笑嘻嘻的走到跟前说，“陈二爷，这就是夏少爷吧！”

“阿倩，有劳你了。”宏生转向廷山说，“你就叫她倩姐吧。她带你去。”

廷山随着倩芙上了楼。掀起门帘，走进一间房间。房间不大，靠窗挂了一幅画，画的是花鸟，旁边还有一付对联，廷山也没有细看写的是什么。画下面是一张条桌，上面摆了一座自鸣钟。门旁边是一张方床，挂着花缎帐子，前面撩起，看得见叠好的锦被。床前一张小圆桌上摆了几碟果品，桌旁是两张椅子。房间的另外一角，又有一排屏风。

“夏少爷，你有多大岁数了？”倩芙问廷山，一面请他坐下，让他用点茶食。

“就要十八了。”廷山有些腼腆。

“很英俊呀。我已经二十五了。你来上海多久了？”



---

“快三年了。”

“一定很想家了。还常回去吗？”

“没回去过。家里已没有人了。”廷山有点黯然。

“唉，一样命苦。”她沉默了一下，又露出笑容，“夏少爷，你就宽了衣裳先到床上去，我一会儿就来。”她就走到屏风后面去了。

廷山脱了衣服，斜躺在床上。不多时，倩芙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披了一件薄绸长衫。笑着慢慢地走到床前。忽然一下子把长衫敞开。廷山也看过多少次少妇喂奶，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赤裸的一对隆起的润白的微微颤动的乳房。再向下看，那点了红的脐眼，再下面那乌黑似乎发光的绒丛。廷山全身起了一阵战栗，木然不知所措。

“头一回见到吧。”倩芙微笑道，“不要难为情。来把手给我。”她捏着廷山的手，把她大腿中间，隔着软毛，轻轻的抚摸那微微突起的柔唇。一阵快感，渗透廷山全身，不自觉的，他下面已经勃起了。倩芙也脸泛微红，感到一种舒畅的搏动。

廷山的手指头感觉到毛丛中的沟穴，他轻轻的探入，指头渐渐有一点湿润的感觉。“来，你让开一点。”倩芙一面说一面拉了廷山躺下，腾出手来捏住他的那话儿。“好硬棒！”就全身贴到廷山身上，弹性的双乳揉摩着他的胸脯。廷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不禁叫了出来：“倩姐！”

“慢点。”倩芙将身子躺平，张开大腿，让廷山移到她身上，手里还捏着那硬棒，小心翼翼地探寻到那潮潮的秘洞，廷山再也忍不住，舒畅地插了进去。

从激情过后的沉睡中醒来，身边的倩芙已不知去向。廷山穿好衣服，走下楼去。孙大姐笑着对他说，“陈二爷已先回去了。要替你雇辆车吗？”

---

“谢谢，不用了。”廷山就走了出去。

外面月亮已升起，一阵凉风吹来，他开始回味这一新鲜的情景。就这样，男女的神秘解开了，不时困扰他的欲望冲动满足了。他应该感谢表舅关怀备至的安排。他也想到倩芙，青楼中会有这样温柔体贴的女子。

---

## 第十二章

又过了半年，表舅陈宏生找廷山去谈话。

“高燕山前天和我谈到，你在钱庄也有三年了。要看要学的也差不多了。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表舅，你说呢？”廷山答道。

“我想不外乎两条路，留在上海，或者回家乡去。”宏生说，“你在上海也住过三年了，许多方面也熟悉了。你单身一人，家乡也没有顶亲的人，上海是大城市，可以发展的机会多。也不一定就在钱庄工作。”

廷山听着，在想，等宏生继续说下去。

“但是家乡总是家乡。父母虽不在，还有外婆。而虽然分了家，还有哥哥。就你分到的那些田产经营经营，也可以发展。前些天有人从嵊县来，说你外婆很想念你呢。”

“我也想过这些出路。上海确实是可以大大发展的地方，但是我看要发展，要有些新本事，像洋文，像机器技术。这些我要学已嫌晚了一点。在上海虽然已有三年，还没有建立什么有分量的关系，所以生意也不好做。因此我想还是会老家去。”

“嗯。”宏生点点头，“你想过回家乡做什么吗？”

---

“我想去办一个钱庄，也使我这三年工夫没有白学。”廷山继续说道，“嵊县到现在还没有钱庄。办一个钱庄应该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开办钱庄需要资金，你有吗？”

“我不想一开始就做大。先小本经营。我预备把我名下的那些田产卖掉，作为资本，先办一个小钱庄，一步步来。”

“这主意倒也不坏。”宏生赞许的说，“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投一点资。”

“先谢谢表舅。暂时我看还不需要。”

半个月后，廷山离开了上海。高燕山对他要回嵊县办钱庄也很赞许，觉得他不虚此学，而且嵊县也可以有钱庄了。

廷山搭了一条航船，先到杭州。想到绍兴是府治所在，以后或许常有事会去，现在是顺路，可以去看看。就在杭州坐上了一条去绍兴的乌篷船。乌篷船有好几种，大的叫“三明瓦”，“四明瓦”，甚至于“六明瓦”的。那就是指定篷之间明瓦的数目。船身高大，人在船舱中可以直立。小的就叫小船，用脚划。船身低矮，坐在船底席上，篷顶也就只高头几寸。廷山想静静的思量未来，就不想和别人同坐一条船。就雇了一条小船，慢慢划去。

廷山下午上船，划出城区时，已夕阳西下，两岸河房渐稀，绿油油的稻田外已看得见隐隐的远山。船家为他准备了可口的夜饭，还有一小壶老酒。天黑了下来，只船头点起了洋油灯。廷山就宽了衣服卧下。如果伸手到船外，就可拂摩在指尖流过的河水。船还是在黑夜里缓缓前行，廷山就在橹声，水声和偶尔传来的远村的狗叫声中睡去。

廷山醒来时，天已大亮。“就要到绍兴了。”船夫说，“少

---

爷，你要在那里下？”

“我要找一家客栈，你知道有干净实惠的客栈吗？”

“有一家德兴客栈，就在府山街。还不错。我送你过去。”

两旁风景渐渐改变，农田已隐在树后，河道也变窄了，白墙黑瓦的河房，一栋连一栋的排在两岸。每一家的后门口就是一个小码头，四五十步石级就到水面。有的人家的船就系在码头边。在一座大楼房的后门外有一个大码头，停了好几条船。小船挤了进去，靠岸停下。“少爷，到了。”船夫说。

船夫帮廷山将行李从后门搬进客栈，廷山要了一间二楼的客房，安顿好之后就从前门出去。

府山街是一条大街，石板铺路，两旁都是店肆。德兴客栈的大楼更加特出，门前楼檐下挂着五具大灯笼，十分显眼。在街上走几步就是拱起的石桥，桥下有小船来来去去。偶而也有三明瓦的乌篷船缓缓滑过。廷山觉得很新鲜，站在桥上许久。

回到客栈，廷山问一位伙计绍兴有什么值得看看的。“好看的地方很多。”那位伙计说，“最好是雇一条船，可以到大禹陵，有大禹的陵墓，还有庙。再向城外，可以到东湖，风景很好。我们后面就是府山，山上有越王殿，那你明天走过去就行。你如要雇船，我马上就替你叫。”

“好，那就麻烦你。”

廷山坐上小船，穿街过巷，一路浏览风光。坐累了，就躺下看天光。过了一会，就看见远远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葱茏。“那就是会稽山。”船夫说，“山下就是大禹陵，还有大禹庙。我就把船靠在前面码头边，你自己去逛，我在那里等你。”

---

半山有一碑亭，一块比人还高的石碑上，有三个大红字：“大禹陵”。陵墓想来就在背后的会稽山里。廷山小时读书，知道“尧舜禹汤文武”是上古圣王，也知道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没有想到他的陵墓竟就在这里。向北绕过去，就看见一座大庙，靠在山边。另外一面是广阔的田野，那就是大禹庙了。雄伟的宫殿式的建筑，据说是一千三百多年前造的。看那屋宇完好，庭园齐整，想来历代多有修建。

再上船，船夫说，“时间还早，我们到东湖去看看。”

天气很好，一大片平野之后会穿过小镇。小镇的民居常是临水而居。楼房下面还有雨廊，柱子和柱子之间牵了绳子晾着衣服。然后就到了一片狭长的湖水，倚着一排危岩，这就是东湖了。

“有人说这笔直平整的山岩，是大禹用斧头削出来的。”船夫说道，“秦始皇南巡到过这里，还坐小船进到前面的一线天里。还说是题了天下第一盆景的称号。”说着说着，小船就划进了一个狭缝，两旁岩壁削立，顶上是一线蓝天，偶而有丝丝白云滑过。

出了一线天，廷山问道，“还有那里可看看？”

“绍兴好看的地方多呢！只是天已不早，回客栈还有一大段路呢。”

第二天，廷山信步走到大街上，商店，饭馆，酒楼，一家接着一家。市面虽比不上宁波，也很繁荣。走不了几步，就是一座桥。这是绍兴的特色。偶尔也见到钱庄，他只在门口张望了一下，没有进去。转了几个弯，竟转到山脚，他才想起客栈伙计提到的府山，就漫步走上山去。

走了没有多少步，就看见一座宏伟的城楼。城楼上有一块横匾，写着“越王台”三字。从高大的贡门进去，又

---

可以看见远远的在半山腰有一座宫殿。他想那大概就是越王殿了。他慢慢向前走，两旁时时看到古老的松树柏树。

越王殿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庙，说这里就是本来越王勾践的王宫。殿正中有勾践的塑像，旁边还有文种，范蠡，甚至西施的像。廷山小时候就听过勾践卧薪尝胆复国的故事，所以看见这些人像，觉得很有意思。

在范蠡的像前，一位老先生在对两个年青人侃侃而谈。廷山走近去听。

“你们大概也知道，范蠡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但范蠡和西施事实上是一对情人。”他指着范蠡旁边的西施像说道，“勾践灭吴以后，范蠡也不要做官，就带了西施离开。他留书给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这人只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你也应该离开了。’文种不听，后来越王就找个借口要文种自杀了。”

“勾践原来是这样的人。”一位年轻人摇头说道。

“有的传说范蠡带着西施在杭州西湖上悠游隐居。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乘船出海到山东去了。”那老先生接着说，“他们一家人先是开垦，辛辛苦苦，不到几年，就成巨富。齐国人要他做宰相。他说，‘我这么有钱，又要我做大官，这般大富大贵，不好。’他辞了官，而且把财产都散给朋友乡人，带了家人远行到定陶，住了下来。因为住在定陶，就自称为陶朱公。”

“陶朱公我听说过，却不知道就是范蠡。”另外一位年青人说。

“范蠡到定陶后，不再务农，改做商人，他很会经营，不多久就又发了大财。发财之后，他又把财产分送给穷人。然后从头做起，再发财又散财。如此这般三次。”那老先生叹了一口气说，“历来商人都推崇陶主公，却很少人肯散财

---

济贫。”

廷山走出越王殿，沿着青石板路信步走去，心中还在想陶朱公范蠡的事迹。多么大的才具！又多么豪放！不知不觉看到路边小小一座石亭，古色古香，中有一块石碑，上写“越大夫文种墓”。想到文种忠心耿耿，和勾践同甘共苦几十年，竟落得如此下场，廷山不禁叹了一口气。

他走上山颠，整个绍兴都在眼底。白墙黑瓦的民居，盘根错节的河汊，来来往往的舟楫，他想，真是好地方呀。为什么先祖要离乡背井到嵊县那穷僻的小县城去落户？真要下很大的决心。也许有他们后人不知道的复杂的原因。但现在嵊县是他的家乡，外地虽好，他的感情还是系在家乡。



---

## 第十三章

廷山回到嵊县，先到官塘外婆家。外婆看他长得又高又大，而且神态沉稳，已像一个大人，非常高兴。住了几天，廷山就同外婆和舅舅谈到想办钱庄的事。他们先已从上海他表舅处得到信息，现在看廷山样子还能干，他在上海又学的是钱庄业务，就没有异议。

两天后，廷山带了老家人徐人道，到县城里东前街，租了前后二进的平房，住了进去。

这一年是一八六八年。一月，东捻军首领赖文光在扬州被清军俘虏处决。八月西捻军在山东全军覆没，首领张宗禹下落不明。捻军于一八六四年继太平军崛起，至此全部覆亡。陕甘总督左宗棠开始部署向西进攻回民军。在洋务方面，九月曾国藩奏新造轮船工竣。而在日本，这是明治元年，明治维新开始了。次年，苏伊士运河通航。

廷山搬到县城里后，一方面找人把房子改装，前边的一进作为钱庄的店面。同时托人设法变卖他分家后名下的田产。他只预备留下四五十亩作为根底，其他统统变卖，希望能攒到五千两银子，以为钱庄的开办费。

两个月后，钱庄开张了。取名为“复大钱庄”，是恢复大业的意思。

---

廷山没有大肆宣扬，只是把招牌挂了出去。也没有招雇什么人员，有徐人道总管杂务，另外只雇了一位女佣做厨房的工作，一名小厮跑腿打杂。廷山自己一人做会计，出纳，文书，以及对待顾客。钱庄每天只开上午半天。下午廷山就出门做宣传工作。他去拜访城里大小商铺，城外的码头栈房，四乡的农户。到处跑。

开张初期，只有少数顾客的小额存款。他也只贷小额的款项，而且一般也要求有抵押。因为他还没有弄清楚社会各阶层的人事。

有一天，一位乡下人来借贷。这时正是春蚕要成茧的时节，他家桑叶不够，需要钱去买桑叶。有钱人趁此要高利才肯借钱。钱庄利息比较合理，就来求贷。他没有什么可抵押的。廷山考虑了一下，要他第二天再来。当天下午他就到那人的村庄作了一番调查，得知那人家老实本分，第二天就如数借贷给那乡下人。

钱庄业务逐渐开展，一年多以后，一天，来了一位西装革履戴了呢帽的人。廷山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外国人。廷山在上海见过不少洋人，却没有和洋人打过交道，也不懂洋文，正不知如何应付，那洋人竟先开口了，是一口广东腔的官话。

“你是钱庄的老板吧？”

“是的，我姓夏。你中国话说得很好。”廷山笑着说道。

“你夸奖我了，夏老板。我叫戴德生，我才到嵊县不久，我是耶稣教的牧师。”

“噢。耶稣教。牧师？”廷山知道耶稣教，却不知什么是牧师。

“像和尚庙里的方丈，我们耶稣教里就有牧师。”戴德生解释道。

---

“那你也有庙？”廷山好奇的问。

“我们正要造。我们不叫庙，叫耶稣堂。”

“在这里？在嵊县？”

“预备在北直街。造好后请你过去。”戴牧师说。

“你来，我们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廷山问道。

“我想知道，你们能办汇兑吗？我们有些钱要从上海汇过来，以后也会有钱汇来汇去。还有，我有些钱可以暂时存放在你们这里吗？”

“我们目前还没有汇兑服务。我也正在想要开展这一项目。你来得正好，我们这就去办理。我想十天以后应该可以办成。至于另外一点，你知道如果是半年一年的长期存款，我们还给利息。但短期的保管存放，我们就要收服务费。不但银钱，就是珠宝，字画我们也可以代为保管存放。”

“那太好了。我过十来天后再来拜访。”戴牧师说，“你有兴趣知道耶稣教吗？像法师讲佛经一样，我们宣扬耶稣的福音，那会带给人们平安幸福。”

“我知道耶稣，太平军就信耶稣的。”廷山说，“以后有空，我再向你请教。”

第二天，廷山就动身到上海去了。那时因为业务蒸蒸日上，他雇了一位助手，帮他经理事务。所以他可以走开一段时间。在上海，他住在表舅陈宏生家里。表舅看他离开两年光景，已显得老成得多，也非常高兴。

廷山就到同裕钱庄去拜访高燕山，商量汇兑的事。燕山看到他调教出来的学生，羽毛已渐渐丰满，对汇兑的事，自然十分愿意协助。他们商定以五百两银子为限，同裕和复大建立汇兑关系。并且两家钱庄的银票，如票额在一百两以内，也可以互相兑现。宁波有同裕的姐妹钱庄立裕，

---

每三个月就约定在立裕钱庄结一次账。

这一天，廷山正要出门去会会金禄甫，钱令牧，宋平纲等老朋友，是约在日升楼，表舅家来了客人。是一位中年男子带了一位年青女子。那男人看来快五十岁，文绉绉的像是个读书人。那女子看来二十多岁，长得很秀气，神态大方。不知怎样，廷山似乎觉得有点面熟。

“廷山，你先别走。我替你介绍一下。”宏生叫住了要走出门的廷山，“这是张熙辰先生，我的表哥。怎么叫呢？就叫辰伯吧。这是你良婉表姐。这年轻人是我表姐的儿子，叫夏廷山。已经是钱庄老板。是我们家乡嵊县第一家钱庄。”

廷山有点不好意思，向两位客人行了礼，告辞出去。

廷山依约到了日升楼，金禄甫和钱令牧已先在。

“平纲还没有到？我还不是最晚到的。”廷山说。

“平纲临时有事，不能来了。”禄甫说道，“他最近特别忙。他这两年洋文学得很好，上面预备派他做翻译随局里的头头到英国去买机器。”

“哇！这确实是难得的机遇。”廷山说，“你们好吗？禄甫，你的缫丝厂开起来没有？”

“开了。就在闸北。十来年前，怡和洋行成立纺丝局，用机器缫丝，又快又好。所以我们也用机器。机器是从法国买的，很贵。幸亏得到贷款。只是利息很高，经营起来十分辛苦。”

“开起来就好。洋人会做的我们也要会做。开始总是困难的。你要做的是大事业，不像我的钱庄，小本经营，只是用些小钱应付小商家小农户。”廷山说。

“你这是到穷乡僻壤的家乡开展金融事业，也有特别意义。”禄甫说，“令牧，我也好久没有见你，有什么新发展？”

---

“我已经决定要学医了。学西医。我一直对医道有兴趣，但我看有好多病，他们洋人西医似乎更有办法。在徐汇这方面我看得多了。英国人在上海开了一家仁济医院，我已经连系好了，去跟一位医师学习。大概学个三五年，就可得张文凭，正式做医生。”令牧说。

“嵊县还没有西医呢。”廷山说，“你学成以后，如果会回到家乡开诊所，那可就好了。有一件事倒要请教。嵊县最近来了一位洋人，是英国人，叫戴德生，来传教士的，他说他是一位牧师。是跟你们徐汇一夥的马？”

“不是一夥的。”令牧说，“基督教有很多派别，主要的是两大派，天主教和耶稣教。耶稣教又叫新教，因为它是后来从天主教分出去的。徐汇是法国人办的，法国人大多是信天主教的。英国人就多半是耶稣教徒。耶稣教堂主持人叫牧师，天主教相应的叫神父。牧师可以结婚成家，神父是不许结婚的。”

“原来这样。天主教和耶稣教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他们都信奉耶稣基督，这是共通点。他们的区别，简单的说，天主教有教皇，教皇是上帝在人世的代表，天主教徒都要听他。耶稣教没有教皇，教徒直接和上帝接触。天主教耶稣教教内还有派别。像徐汇，是耶稣会的教士办的。注意，是天主教的耶稣会，不是耶稣教。”

“真是复杂。大概就像佛教一样，有天台宗，净土宗，禅宗等等。”

廷山又乘轮船去宁波，再回嵊县。到宁波是为了落实和立裕钱庄汇兑结账的安排。辞别宏生表舅时，表舅对他说已二十出头，可以考虑成家了。在海上，看海鸥在船尾飞来飞去，就想到才见一面的良婉表姐。

“她有点像谁呢？”廷山在问自己。忽然他想起来了。

---

是倩芙，那青楼中的人儿。笑容，神色都有那么点像。当然良婉是娴静多了。

---

## 第十四章

张熙辰是嵊县剡园乡雅张村人。父亲张景星是 1821 年，也就是道光元年的举人。十四年后，道光十五年考中会元，也就是会试第一名。后来到安徽去做过县令。张熙辰生于 1825 年，亲母是张景星的如夫人。他上面还有两位哥哥一位姐姐。张景星到安徽旌德县去做官，就只带如夫人和熙辰上任。

熙辰长得俊秀，人也灵活，喜好诗词书画，却不喜举业。景星因为他是幼子，他亲母又宠爱，对他也就任其发展。景星的一位同年，苏州人，却很喜欢熙辰，就要把女儿嫁给他。熙辰十七岁时，就在安徽完婚了。夫妻十分恩爱，第二年，1843 年，就生了女儿良婉。

这一年，张景星觉得身体不好，就告老还乡。那知道第二年他就得病去世了。熙辰的亲母因哀伤操劳过度，不久也相继病故。这双重打击使熙辰陷入极度忧郁的状态。幸好有他夫人和女儿良婉在跟前服侍逗乐，才使他渐渐恢复。

一天，熙辰的母亲，也就是景星的原配夫人，对熙辰说，“我近来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想当我还在的时候，把这家当你们三兄弟分一分。你父亲是个清官，你也知道，

---

人家称他为‘张青天’。所以家当也不大。就这老屋和一些田产。我看你也不像你的两位哥哥，不大会经营。但分家后如谨慎维持，应该还是可以过得好好的。”

熙辰没有要村里的房子，分家后在县城里置了一栋小屋，搬到城里去住了。熙辰不善理财，对身外之物也不大有兴趣。他把田产的经营就交给一位管家，到时候收田租作家用。他倒也谨慎，量入为出，所以日子过得还简单舒适。当春秋天气好的季节，他就带了妻子女儿到四乡游览。

嵊县地方虽小，倒也不乏秀丽的山水，可怀的名胜古迹。

流经雅张村的长乐江到了县城附近汇合澄潭江成为剡溪。剡溪是嵊县境内主要的河流，向北流到上虞境内，注入曹娥江。李白有一首“秋下荆门”的七绝：“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可见嵊县山水之胜，古来闻名。

许多名胜古迹是晋室南渡以后留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墓就在金庭乡的瀑布山。他的儿子王徽之，字子猷，才气甚高，也是书法家。《世说新语》中有一段有名的描写：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戴安道就是戴逵，是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隐居在嵊县。在广利乡奎溪村有纪念戴逵隐居的招隐桥及洗屐桥。剡溪自县城向北，有所谓九曲。其第二曲的艇湖，就是王子猷访戴安道返棹处。有子猷桥与访戴亭纪念这一事迹。

另外还有一座访友桥。在新山乡。相传南宋大哲学家



---

朱熹曾访当代思想家吕祖谦于此。这一带有许多村民姓吕，就是这吕东莱先生的后裔。

熙辰带了妻女，就各处访古。到一处地方，就讲述当地有关的掌故。良婉已快十岁，也认了一些字，会背诵一些诗词。听了王子猷的故事，很赞赏他的潇洒。熙辰说：“不过当时人们，还正因他的放诞，认为是他的缺点。”

到了访友桥。熙辰说道：“我们家乡的古迹好像都是一些桥。”

“我觉得桥比碑，亭要好。”良婉说，“桥不但可以纪念，还可以方便大家。不是吗？”

“你看，我们女儿，小小年纪，真还有点头脑。”熙辰对夫人笑道。

又有一处名胜叫青枫岭。悬崖峭壁，下临剡溪，漫山枫叶，风景幽寂。青枫岭后来改为清风岭了。那是为了纪念南宋末年的临海民妇王氏。她被元军所掳，不愿受辱，至清风岭，诡言爱其风景，登高远眺时，啮指出血，题诗岩石后跳崖投江。石上的诗是：

“君主无道妾当灾，弃女抛男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妾身应料几时回。”

优游的日子没有能够长久。良婉十四岁时，她母亲一病不起，竟弃她们而去。病来得很快。先是发热，高烧。然后是咳嗽，有痰，痰中有血。几天之后就走了。

心力交瘁的熙辰，在遭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后，就病倒了。小小年纪的良婉只好振作起来，照料父亲，处理家务，一下子长成了。

熙辰的病虽不严重，却拖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中，良婉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他们雇了一位男佣人，出外办杂事。又雇了一位女佣，做厨房工作。待熙辰可以走动时，

---

父女两人又恢复游山玩水。但好景不长，不久，太平军的烽火就迫近嵯县了。

他们没有等战火烧到嵯县，就从城里搬到老家雅张村，租了小小的一个宅院，躲过了兵灾。太平军占据县城时，他们曾回去看过。房子虽然还在，家什却已洗劫一空。时局依然不稳，他们就又回到乡下。一直等到太平军撤离嵯县后，他们才又搬回城里。

战后的县城十分萧条，百废待举。空空洞洞的房子要从新配置家当，而荒芜的田园使得田租大大缩减。良婉一手担负起了治家的责任。她已经是二十来岁的姑娘，早可以论婚嫁了。她父亲提过几次，她都推绝了。熙辰也舍不得离开女儿，又值战乱时世，就拖了下去。

这一天，熙辰对良婉说，“你舅舅写信来，要我们到苏州去。他问我愿不愿意为他族里的子弟教书。不是应考举业的书，而是文史诗词之类。还说束修从厚。”

“很好呀！”良婉高兴的说，“苏州是好地方，能去看看真好。而且我们现在景况不太好，有些进帐也不错。是就要走吗？”

“他说希望我们过了年就去。”

---

## 第十五章

良婉的舅舅家是一个大家庭，在苏州城里有很大的宅院。他们父女被安顿在一个小院落里，很清静。有一个女佣专门侍候他们，饮食也由大厨房供应。熙辰隔日教半天书。因为是自己喜欢的诗文，所以教得兴趣盎然。良婉有时到舅妈那里，和表妹们说笑。

号称天堂的苏州也经历了战火的洗劫。一八六零年六月，太平军占据了苏州常州一带。有三年多时间，苏州一直由慕王谭绍光镇守。除地主豪绅外，一般人民都能安居乐业。生产上去了，生活也改善了。但到一八六三年五月起，英国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联合李鸿章陆续攻陷太仓，昆山，吴江，进犯苏州。有半年时间，谭绍光一次又一次击败英军，予以重创。但到十二月初，太平军竟由于内部叛变，使苏州失陷，谭绍光也被叛徒杀害。

两年的安定使苏州渐渐恢复了旧观。苏州从宋朝起，就是丝绸生产和贸易中心，现在市面又开始繁荣起来。玄妙观前的观前街更是商肆林立，锦绣成堆。被战火破坏的名园古迹也重新修整。比起嵯县来，苏州的名胜是丰富多

---

了。有空的时候，熙辰就带良婉游赏。

熙辰带良婉最先到城外的虎丘。小小的山丘，在城的西北。

“你想知道为甚麽我们最先到这里来？”熙辰问道。

“有山有水，风景好。”良婉顺口答道。

“苏州风景更好的地方有的是。因为苏州兴起的历史和虎丘这里有关。说起苏州古代的历史，和我们家乡也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在林木葱笼的山岩下，找了一块石头坐下。熙辰观赏山前的风物，一面继续讲苏州和虎丘的历史。

“在春秋时代，大约两千三百年前，吴王阖闾建造了姑苏城。姑苏，就是苏州，是吴国的都城。它南边有一个邻国叫越国。越国的都城就是绍兴。吴越两国是仇敌。阖闾雄才大略，对内励精图治，对外征战扩张，还打败了强大的楚国。但是在征伐越国与越王勾践作战时，却被刺伤而死。临死时要继承王位的儿子夫差一定为他报仇。阖闾就葬在虎丘。那一片水叫剑池，当时沉了三千把剑，包括有名的鱼肠剑。

“吴国还有一位名人，就是伍子胥。他父亲本是楚国的太傅，楚王听了谗言，杀了他父兄。伍子胥就跑到吴国，帮助阖闾战败楚国，也为自己报了仇。夫差做了吴王之后，他又帮夫差打败了勾践。夫差不听伍子胥的话，没有乘此灭掉越国，只让勾践归顺。结果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二十年后灭掉了吴国。”

“伍子胥就没能抵抗越国？”

“十年前伍子胥就给夫差杀掉了。吴人为了纪念他，所以这里有胥山，有伍相祠。”

“夫差怎么会这样糊涂？”良婉问道。

---

“夫差是中了美人计。越国的大臣范蠡在绍兴找到了美女西施，把西施献给夫差。夫差就沉湎于酒色歌舞，将国事荒殆了。”

“苏州以出美女著名，大概西施也算一位吧。其实她是绍兴人。”良婉笑道。

“历史上苏州还有其他的美女。唐朝有真娘，本朝有陈圆圆。我们再向前走，应该就有真娘的墓。”

果然，没有走多久，就看见一座小小的四角亭在山坡上，亭里靠坡的一面，有一块碑，碑上四个大字“古真娘墓”。

“真娘是怎样的人呢？”良婉问。

“她是苏州的名妓，琴，歌，书画都绝好，买艺不卖身。后来为了保全贞节，自杀了。因此大家都十分同情她，为她在这里造了墓园。”

“唐朝到现在也有一千年了吧？还有人纪念她，不容易。”良婉说道。

“当年许多诗人写了诗，挂在墓园树上。包括大诗人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后来有一位谭铎，写了一首诗：‘虎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前独题诗。’此后题诗的人就少些了。”

“陈圆圆的名字好像听说过。她又是怎样的人呢？”

“陈圆圆也是苏州名妓，后来嫁给明朝大将吴三桂。李自成打进北京，明朝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镇守山海关，说是为了救失陷在北京的陈圆圆，开关引清兵入关，因此建立了本朝。诗人吴梅村写了一首长诗‘圆圆曲’，其中有两句很有名：‘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真会因一个美人而使一个国家灭亡吗？”良婉有些不相信。

---

“这也只是传说。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简单。但陈圆圆也可能是因素之一。”

苏州名胜很多，园林尤其丰富多彩。拙政园，狮子林，留园，网师园，沧浪亭等都各具其胜。熙辰带着良婉一一游遍，有的还一游再游。有一天，他们去游了城外的寒山寺。

“你还记得以前背过的一首‘枫桥夜泊’的诗吗？”熙辰问良婉。

“记得。我背背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就是寒山寺。”

“那边的一座拱桥就该是枫桥啰？”良婉指着小河上的不甚起眼的桥说，“却没有看见什么枫树。”

“即使有，一千多年了，不砍掉也烂光了。”

“为什么叫寒山寺？”良婉问，“这里也没有山，又不特别寒。”

“这寺其实很古，一千三百多年前，梁朝的时候就有了。因为传说唐朝的名僧寒山子曾经在这里修行过，再加张继这首诗一宣扬，后来就叫寒山寺了。”

“寒山子做了什么？这么有名？”

“寒山还有一位好朋友叫拾得，两人都是苦行僧，行为狂放，但是会做诗。尤其是寒山，现在传下来的尚有六百来首。在诗里表达佛理。我随便念一首给你听听：‘千年石上古人踪，万丈岩前一点空，明月照时常皎洁，不劳寻讨问西东。’”

“很有意思。拾得的诗怎么样？”

“也好。比寒山的诗更通俗些。我也念一首：‘从来是拾得，不是偶然称，别无亲眷属，寒山是我兄，两人心相

---

似，谁能徇俗情，若问年多少，黄河几度清。’”

他们走进寒山寺，良婉指着一对雕像叫道：“爸，你看！寒山和拾得的像。”

“这多半是后人凭想象塑造的，不一定真是这样。”熙辰说，“其实他们一直是在天台山的国清寺，离我们家乡不远。这里只是路过暂住。至于拾得，恐怕没有来过苏州。”

“爸，我看你现在书架上有好多佛经。你是要研究佛学吗？”良婉问道。

“谈不上研究。我一直对佛经有兴趣。现在年纪大了，再来研读，有些年青时候不能体会的地方，可以有所领悟了。你提到这一点，我正想和你谈谈。”

“你想做和尚吗？”良婉笑道。

“现在还不想做。你今年几岁了？二十六？”

“是啊。你怎麽会不记得？”

“兵荒马乱，我把你耽误了。”熙辰叹了一口气说，“该找个好女婿了。”

“不要啦。我就侍候你一辈子。我们这样到处游玩，不是很好吗？”良婉说。

“这那能长久？”熙辰说，“过了年我们也该回家乡了。好好找个人家。”

第二年，他们经过上海回到嵊县。在上海不期而见到廷山一面。

---

## 第十六章

复大钱庄开张两年了，业务日渐兴隆。一些大户人家本来存钱在绍兴宁波的钱庄的，开始转移到近便的复大钱庄来。许多小户人家，了解到钱庄的功用，又听人称道复大的信用，也把本来藏在瓦罐里的积蓄，存到复大钱庄里来。另外一方面，一些蚕户，茶农，在青黄不接时，得到比较合理的贷款。往往不需要抵押。可是也因为如此，复大的名声虽愈来愈大，财富的增加却只一般。

这一天，钱庄来了稀客，是陈宏生。

“表舅，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廷山很高兴的迎出来。

“才回来两天。有点小事情。你的钱庄很像样了。不容易。”宏生看看店里的布置，又看到顾客进进出出，满意地赞道。

“表舅，里边坐。”

他们在里间坐下，宏生喝了一口茶，说道：“廷山，你今年多大了？”

“上个月满二十岁。”

“我看你钱庄业务也已经上了轨道，可以考虑成家了。



---

有人和你提亲吗？”

“也有过。我觉得还早，而且对象听起来也不令我心动。”

“我现在倒有个很好的对象。”宏生说。

“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也见过。前一阵你到上海，在我家，他们刚从苏州回嵯县，你见过一面。”

“噢，我想起来了。说是我的表姐。不记得是什么名字了。”

“她叫张良婉。她父亲熙辰先生是我的表哥。他们是世家。熙辰的父亲景星老太爷曾是道光十五年的会元，做过县令。你觉得怎么样？”

“只匆匆一面。好像还蛮好。”廷山脑子里浮起了良婉秀丽的面容。

“那我就去和我表哥谈去。”宏生吨了一顿说道，“只是有一点。她年纪大了一些。她就要二十八岁了。你不在乎吗？”

“只要脾性好，年纪大一些，倒无所谓。”

“性情很好，也能干。这我是知道的。”宏生肯定的说。

过了几天，廷山到张家登门拜访熙辰。坐下，上了茶，熙辰单刀直入的说：“你知道我女儿比你大八岁吗？”

“知道。”廷山答道，没有慌忙。

“你不在乎吗？”

“我想年龄不应该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读过书吗？”

“读得不多，上过三年学。后来有战乱，就停了。”

“读过些什么书？还记得吗？”

“先是三字经，后来也读了一些‘论语’‘孟子’。”

---

“那也可以了。”熙辰接着问，“平时也看书吗？”

“不太有时间。偶尔看一些闲书，像‘三国演义’，‘西游记’之流。”

“‘三国演义’里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记得刘备死时，给儿子遗言，有两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觉得很有道理。”

“你觉得曹操这人怎样？”

“曹操很能干，雄才大略。但是他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令人心寒。”

“‘三国演义’是小说，有些夸张。正史说法不一。一说他说的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而且语带凄怆。也看过‘红楼梦’吗？”

“翻过。没有耐心看。”

“你怎么会办钱庄的？”熙辰换了一个话题。

“宏生表舅带我到上海做钱庄的学徒，三年下来，觉得这一行也适合我，就想在这方面试试看。”

“许多人觉得钱庄是低收高放，占人便宜。你不在乎人家这样看你吗？”

“那是一般人的曲解。”廷山平静的说，“我学了三年之后，开始理解到钱庄对社会提供了一种服务。有多余的钱不知道怎么用，放在家里就不如放在钱庄里还有点利息收入。等钱要用的人，有钱庄肯贷款，就可渡过难关。所以诚实无欺，合理循规的钱庄对社会是有好处的。”

“大概有好些钱庄不那么规矩，人们才有这样的不良印象。”熙辰说。

“不规矩的钱庄迟早会办不下去。老牌的钱庄多半是规规矩矩的。”

“你不是在一家大钱庄学习吗？为甚么不留在上

---

海？”

“我想到嵊县一直还没有过钱庄，但是的确有这需要。真要存款贷款就得到宁波，绍兴，甚至上海去办。所以我就回来了。”

“开创一番事业不是那么容易吧？”熙辰说。

“确实很辛苦。不过也很有意思。”廷山说，“我办钱庄还有一层意义。我到农村去调查过，知道有不少蚕户，茶户在要紧关头缺乏资金，又没有门路，往往只好借高利贷。我的钱庄就可设法帮助他们。常常我也不要求抵押。”

“会不会有损失呢？”

“偶尔也会有。”廷山坦然的笑道，“一般钱庄老板都是财主。我虽然也还过得去，但发财是不大可能了。”

“良婉，我替你找到婆家了。”廷山走了以后，熙辰到后面对良婉说。

良婉正在缝一件背心，低着头，没有作声。

“其实是没有公婆的婆家。”熙辰接着说，“就是年纪比你小一些。也二十岁了。很成熟，有见解。开办了嵊县第一家钱庄，都已经两年了。其实你也见过一面。我们过上海在宏生叔家见过。”

“爸，我嫁人，你怎么办？”良婉打断熙辰说。

“你不用替我担心。你记得我们游寒山寺时，我提到真想遁入空门，钻研佛法。你嫁人有了归宿，我正好了这心愿。”

“你要出家做和尚吗？”良婉问道。

“倒还没有这样决心。”熙辰说，“先在寺院里，做一个住院居士，再看情形。”

“寒山寺这么远！太远了。”良婉抗议道。

“我不会去寒山寺。”熙辰笑道，“这附近就有很多庙

---

宇。离长乐不远处，就有鹿苑寺。事实上是上下鹿苑寺，两座寺。风景好，规模大。我可以先去那里试试看。”

---

## 第十七章

廷山同良婉结婚后半个月，熙辰就住到上鹿苑寺，开始他的修行生活。良婉已有多年操持家务经验，所以把婚后小家庭调理得井井有条。她上面又没有公婆要侍候，一切都可自己作主，廷山又随和体贴。所以她觉得日子过得十分满意。

四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孩子，是女儿。取名为茵。

这几年，中国境内的战事集中在西北。一八六九年春，左宗棠开始对甘肃回民军发起进攻。四年多以后于一八七三年冬，完全击败陕甘回民军。然后开始部署对付新疆，于一八七六年进兵新疆。这期间，同治皇帝于一八七四年冬逝世，光绪继位，是为清德宗。

在国外，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失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次年一月十八日，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王威廉一世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即位德帝国皇帝，俾斯麦为总理。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成立。五月十八日，巴黎失陷，公社社员被杀者达三万人。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废除幕府之后，正积极推动明治维新。一八七二年，日本宣布吞并琉球。一八七四年，法国强迫越南签订“越

---

法和平同盟条约”，越南事实上沦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的周围一步步为列强所侵蚀。

鸦片战争的一个结果是宁波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宁波划出了一片“外人居留区，英国人控制了宁波海关，因此也控制了对外贸易，大大扩张了外国的经济势力。嵊县是宁波的近邻，也不免受到影响。

洋货的进口大大增加了。占主要地位的是鸦片和棉织品。廷山没有染上抽鸦片的风气，但许多朋辈却染上这一恶习。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使得棉纺手工业面临极大的困难。嵊县的棉纺织本是农村主要副业，一般由农妇一人用纺车纺纱，再由织工织成土布。与价廉物美的洋布相比，土布就难以竞争了。

出口贸易就改以农副产品为主。棉花，蚕丝，茶叶是主要的项目。一方面是固有手工业的衰微，另一方面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新的集市兴起了，开市日期由“十日一集”，“五日一集”渐渐转化为双日市，单日集，以至于每日市。嵊县城里新开了一些商店，因此廷山的钱庄业务也日见兴旺。

一天，良婉正在逗玩女儿，廷山进来说，“你知道刚才谁来了？宋平纲。”

“他不是在上海吗？”良婉问道。

“他回家乡探亲。才结婚不久，带了新娘子回来。我们应该请他们过来吃吃饭。”

“我倒有个主意。挑一个好天，请他们一道，带了酒菜到郊外山明水秀地方，边赏风景，边谈边吃。岂不有趣？”

“好，很好。”廷山笑道，“也让我这个俗人尝尝雅趣。”

过了两天，廷山良婉约了宋平纲夫妇，雇了两顶轿子，

---

叫一个佣人挑了一担食盒，两位夫人坐了轿子。走出东城门，立刻水光在眼，码头上人来人往，水上大小船只来来去去，十分热闹。他们穿过街市，沿着剡溪向北走去。不一会，已只见清流绿野，远隔城嚣了。

他们绕过剡山，可以隐隐约约看见城隍庙的楼阁。再走大约五里光景，剡溪忽然转了一个大湾，形成一个大湖，就是艇湖了。剡溪有九曲，艇湖是第二曲。湖边一处有些林木，中间还有一座陈旧的亭子。他们就在亭子旁边停下。一块褪色的横匾挂在那里，有三个大字“访戴亭”。

“玉英，我们家乡的风景不差吧？”平纲对他的妻子说，“上海近郊那里有这样的的好地方。”

“这里有山有水，又清静，离城又不远，真好。”玉英说，“这亭子也很有意思。取这样的名字，是有什么意义呢？”

“这我倒知道。”良婉说，“以前我爸带我来过，说这就是晋朝王子猷雪夜坐船访他朋友戴安道，兴尽而返棹的地方。”

“‘乘兴而往，兴尽而返’，这我在《世说新语》中读到过，不料就在这里。有意思，有意思。”平纲说道。

他们走进访戴亭。亭中有一张石桌，还有石墩。他们就把食盒打开，有几碟卤菜，几方糕点，一盘酱鸭，还有一壶老酒。他们边吃边饮边谈，畅心乐意。

“平纲，你从上海来，消息灵通，你看近来局势如何？”廷山喝了一口酒说道。

“现在内地暂时没有战乱，外国也一时没有兴风作浪，表面上平静。但看来不会长久。这几年洋鬼子自己在互相残杀，抽不出空到中国来。现在他们的争斗已告一段落，恐怕又要来找我们麻烦了。”

---

“嵊县小地方，比较闭塞。只觉得市面上洋货愈来愈多，信耶稣教的人愈来愈多。”

“这里也有人来传基督教？”平纲问道。

“有一位洋牧师，叫戴德生，是英国人。他在城北造了一所耶稣堂。他还在我们钱庄有存款，有时又要我们汇款。会讲很好的中国话。”

“这是洋人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以仁义道德宣扬教义，用医疗治病助人济世；另一方面就藉此通商，推销货物。最可恶的是推销鸦片。”

“是呀，现在我的亲戚朋友中很少不抽鸦片的。连一些不太富裕的人家也抽起来了。”廷山叹道。

“有一位郑观应，本来在宝顺洋行做事，后来又办过轮船公司，现在又做了太古洋行的总理。他这几年写了两本书。一本叫《救时揭要》，一本叫《易言》。提出了许多改革时政的看法。有一篇就特别提到禁止鸦片烟的极必要，而且还提出禁烟的方法。”

“上海毕竟得风气之先。像这些书，我们听都没有听过。”

“上海本有一份报纸，是洋人办的。现在又出了一份中国人办的报纸，叫‘申报’。我订了一份。我看过后，可以留下来，有便人就带给你。只是消息会过时了。”平纲接着说。

“那太好了。嵊县闭塞，过时的消息也是新闻。我们这里来去上海的人还时常有，就可以托他们带。真谢谢你。”

这些年，熙辰就基本住在上鹿苑寺。偶尔也到外地去走走。有一阵，他到宁波的天童寺去住了两个月，和那里的高僧讨论佛法，研读佛经。但他还并不想出家。



---

女儿两周岁那天，廷山和良婉带了茵到上鹿苑寺去看熙辰。

“茵，叫外公。”良婉对女儿说。

“外公。”两岁的茵口齿已十分清楚。

“真可爱。”熙辰抱起了外孙女。他们走进寺院后进的一个偏院，一间还相当宽敞的房间就是熙辰的住房。一张床，方桌旁两把椅子，就是全部的摆设。良婉把女儿放在床上，让她爬来爬去，自己就坐在床边。熙辰和廷山就坐在桌子两边。

“你们拜菩萨吗？”熙辰问道。

“我们祭祖。这是我们家里的老规矩。”廷山答道，“偶尔也到庙里去进香。”

“这些年来研习佛法，我有一点领会，可以同你们谈谈。”熙辰说，“像你们似信非信的，可以先走三步。就是‘阿弥陀佛’，‘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法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空’字。什么都是空的，要看得开。廷山，你做生意的，经常在计较中。有空就念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方面驱除杂念，一方面想到四大皆空，就可把一切看得平淡一点。

“下一步，就可以念念‘心经’。心经很短，不过一百多字。要背也容易。这短短的心经，实在包涵了佛法的要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强调一个‘空’字。因为心经短，所以没有事情时，静下来，不妨背背心经。至于念佛诵经是在积功德，你们要相信，就更好”。

“心经我差不多会背。”廷山说，“小时候我听我妈常常念心经。”

“‘金刚经’就比较长，虽然我现在也会背了。等你们年纪再大一些，有时间，可以念念。我这里有一部，你们

---

可以帶回去。”

“爸，你在这里住得还好吗？”良婉关心的问。

“很好。不过我不久又会出门。想到杭州灵隐寺去住一阵。”熙辰说道，“你们中午就在这里吃饭吧。很好的素斋。也可看看我平时吃些什么。”

---

## 第十八章

过了一年，廷山和良婉又添了一个孩子。是男孩，取名为正。茵已经三岁，有些懂事了，觉得这新来的小弟娃，十分可爱，常常逗他玩。正出生后，虽然为他雇了一位奶妈，因为有两个幼儿，良婉也十分忙碌。以前她还有时间问廷山钱庄里的事务，现在也不大过问了。

廷山的钱庄业务蒸蒸日上，他决定将规模扩大，并将“复大”改名为“太康”。添了股东，雇了经理，自己就只管重要事务。很多时候他就到绍兴，宁波，上海去接洽业务，了解市面大局。现在从宁波到上海已有招商局的定班航轮。先是有“大有”号。最近又新买了美国的轮船公司的“海山”号和“江天”号，几乎每天都有航班。“江天”号有 1079 吨，又快又稳。

这一次，廷山搭江天轮从宁波到上海，在甲板上见到一位约摸四十六七岁的中年人，穿得相当讲究，行止沉稳。廷山靠着栏杆，看见远处一艘外国兵舰，破浪前进，比这轮船还快。不禁叹了一口气。

“年纪轻轻，叹什么气？”廷山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中年人。

---

“哦，我看那洋人的兵船在我国的海上耀武扬威，但他们的确船坚炮利，比我们强。有无力之感。所以不禁叹气。”

“听你口音，是我们嵊县人。”那人说道。

“是呀。我是在嵊县城里长大的。前辈尊姓大名？府上那里？”

“我叫钱登选，是竹溪人。你呢？”

“久仰，久仰。”廷山向钱登选作揖行礼，“我叫夏廷山。藩台不是在江西吗？怎么会到这里？”

原来钱登选在同治年间就在江西任布政使。嵊县是小地方，所以出了这样一位大官，就人人皆知。

“我已有几年辞官不做了。官场那一套，我受够了。我现在在绍兴平水镇办茶厂，从嵊县收购茶叶，加以精制，再运销海外。”

“平水珠茶，闻名全国。原来也销到国外去了。”

“如你方才所叹气的。现在不但车船兵器我们不如外国，连纱布，煤油这些日用品都没有外国的好。不仅好，还便宜。火柴一进来，传统的火石，铁片就没有地位了。唯有农产品像茶叶，蚕丝还暂时可以立足。”钱登选说道，“你还住在嵊县吗？在那里高就？”

“我在嵊县城里开了一家钱庄，规模不大。住家也在一道。”廷山说。

“我是听说有一位年轻人在嵊县开了第一家钱庄。原来是你。很好，很好。现在贸易愈来愈发达，嵊县确实需要有钱庄，你能看到这一点，走在别人前面，十分难得。可是，外国的银行已经开始进来。上海就已经有好几家外国银行的分行。宁波虽然还没有银行，可是一些洋行已被银行委托代理汇划等业务。迟早钱庄要被银行所取代。不

---

过，嵊县小地方，一时还不会成问题。”

“我也想在钱庄之外向别的方面发展。钱先生认为那些方面比较有前途？”

“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很多方面都需要开发。例如开矿，航运，造纸，火柴，玻璃，榨油，制药等等。有的规模大，需要资金多。有的可以从小做起。但以嵊县来说，恐怕还得就本地特产，从茶叶，蚕茧着手，比较稳当。”

到了上海，金禄甫又约了老朋友宋平钢钱令牧相聚。这次还多了一位，廷山看看有点面熟。

“你还记得吗？”禄甫介绍道，“我的本家，昌言。你们应该是老同学吧。”

“啊，昌言。真没有想到。”廷山激动的说，“都快二十年了。这中间变化也太大。你这一向在那里？府上都还好吗？”

“我这些年一直在新昌。我也曾听到你的遭遇。我们家也有损伤，但不能和你们相比。我现在在做茶叶方面的生意。”

“我坐船来时，遇见一位同乡前辈，也在经营茶叶。他叫钱登选，你知道他吗？”廷山问道。

“不但知道，而且我们还有往来。他做过大官，在绍兴平水镇设了很大的茶厂。我们收集了茶叶，经过初步处理，常常送到他那里精制，再运销到海外。”

“这位钱先生说，像嵊县这样小地方，目前可开发的实业，就是茶叶和蚕茧。两位金兄正好就在这两方面发展。”廷山转向钱令牧道，“令牧，我们也有一阵未见面了，一切都好吗？”

“我还在仁济医院。一年前结了婚，已经有一个男孩儿。”令牧说。

---

“恭喜，恭喜。你好像很久没有回家乡了。当然，家乡还是老样子。不像上海，真是日新月异。前几年才从东洋引进的黄包车，现在是满街跑了。”

“我也真该回家乡看看。”令牧说，“我一直想将所学用在家乡。可是做了几年医生之后，就发现像嵊县这样小地方，恐怕条件还不成熟。先应该开发民智，从教育改革着手。”

“我上次回嵊县去看了一看书院的情形。”宋平纲说，“我们有两家古老有名的书院，剡山书院和二戴书院。课程还是以中举为目标，没有丝毫新的学科。连中国内地的国情都不讲，更不用说对世界的介绍了。当然也没有数学，格致那些项目。学而优则仕。科举如还是考八股文，教育就无法改革。”

“看来新知只好靠专门的医院，工厂，商行来传播，人才也只好藉此培养，训练了。”令牧说。

“看见外国一步步逼我们，心里实在着急。”平纲说，“在西北，俄国还霸占伊犁，且向蒙古，东北侵蚀。在西南方面，越南已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在东南海域上，日本在并吞琉球之后，又同美国几次入侵台湾。但朝廷官员们还是照样醉生梦死，故步自封。唉！”

“不仅是官员。像我们小地方的老百姓也完全无知无觉。”廷山说，“像我算是明瞭世情的，不听你讲，也还不清楚事态的严重。”

“我也有一阵没有回嵊县了。廷山，有什么新鲜事说来我们听听。”禄甫说道。

“有一件事倒可谈谈。不知道你们听说过金芝堂这个人没有？”

大家摇摇头。

---

“金芝堂是马塘村人。家境贫困，是沿门挨户补鞋子的。但是他也会唱书，唱得特好。不但会唱，还会编书。他一面补鞋一面唱书，很受欢迎。后来他就不补鞋了，专门唱书。进入茶楼，站到台上，或者坐在桌子旁边，手执‘三跳板’且唱且做。还表演骑马，坐轿，穿针引线，上下楼梯等动作。他先编唱短篇书目，像《养媳妇》，《蚕姑娘》。后来来就从传书，宝卷中改编《双珠凤》，《珠蟒袍》等长篇书目。《珠蟒袍》曾经连唱四十八夜，场场满座。我也去看过几回，真是十分精彩。”

“我以前也看过类似的表演。大家叫它为‘沿门唱书’”禄甫说。

“这就是从‘沿门唱书’演变来的。现在叫做‘走台书’。大概因为有时候在台上唱了。”廷山说，“金芝堂这人应该也有三十五六了，没有成家。常年漂泊唱书。还到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演唱。恐怕还没有到过上海。”

---

## 第十九章

夏正五岁时，开始进私塾读书。就在城里有一爱吾庐书塾，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常有饱学之士为师。廷山自己少经离乱，早年失学，对儿子的求学特别重视。这一书塾虽是私人所办，也收外姓子弟。但是要经过考试，合格才取。正聪颖俊秀，所以顺利通过入学。

在上学之前，良婉已开始教正认一些简单的字。而且就她会背的几首古诗教正背诵。最初教的一首就是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你看，月光照在地上，白白的，不是像霜吗？”良婉对正说。

“什么是‘故乡’？”正问道。

“‘故乡’就是家，家乡。”

“家有什么可想的？”



---

“你天天在家，就没有想头。如果你离开家，会不会想家呢？”

“我不知道。我没有离开家过。我会想你。我有时候在外面玩，就想你了。你离开家过吗？”

良婉抱起正亲亲他：“我同外公有好长时间在外地，就会想念家乡。所以这首诗就觉得特别好。”

这一天，正当七夕，一早，茵就把正叫起来，爬楼梯上到房顶天台上去看巧云。那时天刚微明，东方天边红黄云彩，浮动变幻，真像是谁用巧手画出来似的。晚上，他们一家四口，坐在天井里乘凉。良婉说，“我又记得一首诗了。也是小时候和外公外婆在这天乘凉时念的。是唐朝诗人杜牧作的。

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

银白色的蜡烛，秋天的月光，照在画了画的屏风上，都有些寒意。看，那墙角不是有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吗？你们不也用过绸布扇子去捕过萤火虫吗？这头两句描写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情景。”

“甚麽是天阶呢？”茵问道。

“这首诗是以皇宫里的宫女的感觉思想写的。天阶就指宫殿里的阶梯。”良婉接着问，“你们知道那两颗星是牵牛星和织女星吗？”

“我知道，就是那一条银河两边的两颗星。”茵指着天上说，“我还晓得牛郎织女的故事。”

“哦。你倒说说看。”廷山说。

“织女是天帝的女儿，住在天河的东边。她会织非常

---

漂亮的锦缎衣服。天帝可怜她一天到晚独自织衣，就让她嫁给河西的牛郎。那里想到她嫁给牛郎之后，玩得很开心，就不花时间去织布了。天帝一怒，就把织女召回河东，罚他们一年之中只有七月七日才能见一次面。”

“讲得真好，茵。谁同你讲的这个故事？”

“是有一次我们到舅婆家，听表姐讲的。”茵说，“那天帝也太狠心了。”

“你们听说过没有？‘天上一日，下界一年’，所以他们在天上，其实是每天都见面的。”廷山笑道。

---

## 第二十章

茵是在清明节前去世的。半年过去了，哀伤渐渐冲淡。这天良婉对廷山说：“过几天就是重阳，我们到那里登高去吧。”

“我倒有个主意。”廷山说，“我们好久没有看你父亲了。何不早一天出门，当晚在开元住下，第二天到上鹿苑寺和他一道过重阳佳节？”

“这一主意真好。”良婉说。正在一旁听了，也拍手叫好。

重阳节前一天，他们雇了两顶轿子。良婉坐一顶。廷山和正大半时间就走路。只在累的时候，轮流坐一下轿子。一路沿着长乐江，江上有竹排顺水而下，江边有丛树正在变颜色，天气不冷不热，身体活动之后，多日来忧郁的心情都散走了。当晚他们就在开元镇上找了一家旅店住下。

第二天一早，他们沿着溪水向上走。不一回就到了上鹿苑寺。熙辰刚做完早课，在寺外放生池边散步，看见他们来了，十分高兴。正一看见外公，就跑了上去，说：“外公，你知道今天是甚麽日子麼？”

---

“是甚么日子？”熙辰说，“在山上，在庙里，根本就不管日子。”

“今天是重阳，我们来约你一道登高去。”正说。

“好极了。这西边就是西白山，风景很好。山蛮高，山那边就是诸暨。我们不必爬到山顶，想走多少就多少。中午回到庙里吃我们的素斋。好不好？”

“爸，你看起来身体还好。”良婉说。

“以我这样年过花甲，自觉也算不错。‘六十而耳顺’，你们又都好，无牵无挂，心情舒畅就使得身体也好了。”

他们走到寺后，先有一段石板路，然后就是稍经平整的小径了。缓缓的坡度，有时有树，有时开敞。坡上散散落落的有一块一块的茶园。“这里的农家的生活就靠种茶，竹笋。”熙辰说，指着一片片茶园和一丛一丛的竹林，“还有就是蔬菜，有名的是‘西白山萝卜’。”

他们走走停停，大概走了一小时光景。走到一处，比较空旷，又有几块大石头。熙辰就坐下说道，“你们年青人往上爬吧，我就在这里歇息，等你们回来。”

“我也走够了。”良婉说。

“我其实也差不多了。”廷山说，“我和正再向前走一点，就回来。”

良婉也找了一块石头坐下。熙辰关心地看着女儿说：“茵已走了快半年了，你还好吗？”

“我虽然自己宽解，女人一生多半苦多于乐，她一生快乐，走掉也好。但是一想到她已不在身边，就不免难过。不过日子一天天过去，就渐渐淡了。大概时间会冲淡一切。”

“的确如此。照说出家人应该知道一切皆空，会不伤痛。其实他们只是设法不去想它，隔绝思虑。念经念佛，参拜做功课，转移念头。可是偶一触动，还是会无法忘情。”

---

“我也靠家里的杂事忙来忙去。而且还有正儿。”

“有正儿在，会是一大舒解和安慰。正儿很要你操心吗？”熙辰问道。

“不用怎麼操心。他书读得很好，就是不太安分。杂七杂八的书看得很多，又有小聪明。在学堂里就常常找老师麻烦。他本来在爱吾庐书塾，对他现在似乎太浅了。所以转到二戴书院去了。”

说着说着，廷山和正回来了。

“正儿，你妈妈说，你书读得很好。也要注意身体啊。”熙辰说道。

“正儿还像个读书人。”廷山说，“前些日子，卢家老太爷做寿，我带正儿去祝寿。在花园里摆了桌子，有茶有酒有果点。一位客人拿起一只木瓜，就说‘木瓜香在手’，要大家对对子。正儿当即应声说，‘金粟影当头’。大家都极口称赞。”

“你会对对子，也会做诗吗？”熙辰问正。

“才学了不久。”正回答道。

“你就以今天重阳登高，做一首诗看看。”

正向山凹走了几步，东看西看，走了回来说，“有了，

山叶变青黄

何来淡桂芳

未设登高宴

谁为落帽郎”

“好个‘未设登高宴，谁为落帽郎’。”熙辰大笑道，“落帽郎就是夏正，上鹿苑寺的素斋就是登高宴。”

二戴书院是嵊县最老的官办书院，为纪念晋代艺术家戴逵，戴颙父子而命名。元朝一二九六年创立。师资强，藏书富。夏正转入二戴书院后，顿觉天地开阔了许多。生

---

徒在十五岁以前的课程，依次是《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春秋》等。以诵读为主。十五岁以后，就是讲解贯通时期，除《四书五经》以外也兼读《通鉴》，《韩文》，《楚辞》等。

书院藏书丰富，可供师生借阅。夏正就常常借些功课以外的书涉猎。也有一些在上海，广州出版的新书，介绍西洋的风物新知及国内外时势的评论。夏正都看得津津有味。他更高兴的是交到一些新朋友。

一位叫谢飞麟，比正要大九岁。已经到杭州崇文书院上过学。在二戴书院一面深造，同时做学长辅导生徒。一位叫姚麟，比正大七岁，在书院里除读书外，还在学做科举文字。一位叫竺绍康，和正差不多大，家在金亭乡，是当地望族。再有一位叫钱智修，比正小两岁，与正特别要好。

中午，各家有人拎了饭盒给学生吃中饭。这些好朋有就常在一起吃饭，谈笑论辩。这天，谢飞麟拿了一本书来给大家看。

“上海的朋友刚托人带了一本新书给我，很有意思。”飞麟说。

“‘盛世危言’。”竺绍康把书抢了过去说，“郑观应著。郑观应是甚麽人？”

“郑观应是广东人，现在大约五十来岁。早年是太古洋行的高级买办。现在是轮船招商局的帮办。见多识广，熟悉洋务，十分能干。”谢飞麟说，“前些年他写过一本‘易言’，轰动一时。这本‘盛世危言’我看是更全面，更成熟了。”

“我读过‘易言’。”姚麟说，“我刚才翻了一翻你这本

---

书，有两章讲‘学校’，很有道理。”

“是呀。”飞麟说，“他提到泰西学校分大中小三等。在中学堂‘所学名类甚多，如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兵队操，本国行文法，外国言语行文法皆须全习。’所以像我们书院的功课，和他们的，实在无法相比。”

“我看他还有一章讲‘女教’。他说‘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那里像我们中国，能识字的女人是绝无仅有。”姚麟说。

“我也翻了一下目录。”夏正插嘴说，“却没有提到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异族在做皇帝。国家大权都掌握在满州人手里。”

“嘘，嘘。不要随便乱讲。小心你的脑袋。”姚麟轻声的说，“他这书要出版，怎麼能谈这问题呢？”

“这一方面，谈论的人也愈来愈多了。”飞麟说，“我在上海遇见一位广东人，他叫陆皓东，在电报局做译电员。他十几岁的时候，因为要破除迷信，和一位叫孙文的朋友，就把庙里的神像砸毁了。弄得家乡也不能呆，就到上海来读书了。他就在鼓吹造反覆满，说要‘警醒黄魂，光复汉族’。”

“满人之所以能压在我们汉人头上，原来就靠他们的八旗军队。”竺绍康说，“现在我们汉人的军队比他们强，变天的日子不会远了。”

“我们应该有人进到军队里，一定有人和我们想法相同。设法联络组织起来，宣扬这些新思想。”姚麟说。

“这要小心，一步步来。一旦暴露，那是砍头的事。”谢飞麟说，“不过同时，也要其他方面的配合。官场也要打

---

进。像正和智修，聪慧学优，先取下功名，分头并进，也一样重要。”

夏正回到家里。廷山问儿子道：“看你很兴奋的样子，书院里有甚麽事吗？”

“飞麟带了一本新书来，是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里面有许多好文章，新见解。”

“前几年，宋平纲叔叔回来时，他提起过郑观应和他写的‘易言’。说是很有道理。这本书大概是他新写的。”

“我们后来又谈到不把满州人赶下台，换个朝廷，中国还是没有希望。”正说。

“这可不能随便乱讲。”廷山说，“你现在年纪还小，先还是把书读好。博得一个功名，帮助家业。先齐家再治国平天下吧。”

“你放心。”正笑道，“我不会去造反的。至少现在不会。”



---

## 第二十一章

一天，洋牧师戴德生。来到廷山的钱庄，要汇一些钱到上海去。“夏老板，我要暂时离开嵊县一段时间。今天也是来辞行。这些年来多多得到你的帮忙，要谢谢你。”戴德生说。

“哪里的话。是你照顾我们生意。”廷山说，“你在这里还过得惯吗？教友有不少了吧？”

“我在这里和大家，无论教内教外，都处得还好。但是外地，像宁波，杭州，有些紧张。所以我想暂时到上海去避一避。”

廷山也听说了外地有反教会的行动。去年，一八九一年，五六月里，安徽芜湖就曾有万人的大暴动。起因据说是由于四月间扬州有哥老会成员鼓动老百姓聚闹教堂。官员出示禁止，有人就说官府受了贿赂保护洋人。于是有五六千人围攻圣母堂。官府大队出兵弹压。哥老会成员就到芜湖联络，引起了这场大暴动。

西洋教士来中国传教，本来教义在许多方面，也符合中国传统。他们自称教‘士’，就是表示和儒士相当的意思。

---

在中国和外国所订的条约里，也声明允许周游传教，加以合理保护。但一些外国，尤其是法国，美国，却对他们的教士过分庇护。一些不良分子就以入教为护符，为非作歹，欺压良民。官府不敢招惹外国教士，遂使平民受辱。因此激起民愤，引发暴动。

哥老会是一个民间秘密组织。廷山开钱庄，要同各界人士交往，也隐约知道那些人是哥老会成员。彼此也不道破，互相客客气气。有时他们要筹款办一些活动，廷山也慷慨帮助。也曾有人暗示要他加入，他觉得家业还单薄，就没有加入。但他对哥老会反清扶汉的宗旨，是衷心支持的。

廷山有一天到乡下去，天热，回来在半路上，就在一座凉亭里休息。有一位年轻人也坐在那里休息。他看见廷山来，就有礼貌的给廷山一张传单。上面有几个大字“神爱世人”。下面小字是说某月某日欢迎去听“福音”。

“你是耶稣教徒？”廷山问这年轻人。

“是的。”年轻人有礼的回答道。

“你是跟戴德生牧师的吗？”

“是。戴牧师从小把我们带大的，我和我的妹妹。”年轻人说，“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亲戚也没能照顾我们。我们流落街头靠讨饭过日子。戴牧师收养了我们。给我们吃，给我们穿，还教我们认字念书。当我们是一家人一样。”

“像你们这样在戴牧师那里有多少人呢？”

“像我们这样的大概有十来个。但是礼拜天来上课，听福音的就大大小小的有四五十个。他们也常常会领一些吃的穿的回去。”

“你真的相信福音吗？”

“当然啦。戴牧师告诉我们，福音就是真理。信主就

---

可得救，就可上天堂。我们也要劝人信福音，救人，让他们也进天堂。”

“是不是也要做好事呢？”

“当然也要做。戴牧师收养我们，还有别的穷苦的人，就是大大好事。可是更重要的是信主。”

“你听说外地有人在打教堂吗？”

“我们也听到了，大家都有点紧张。”年轻人说，“不过戴牧师叫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没有做坏事，我们一直在帮助人家，主会保佑我们的。”

在回家的路上，廷山想，戴德生的名声似乎还好，嵊县的教徒也没有怎么藉洋人势力欺压老百姓，大概不会有甚么动乱。可是他们那一套特异的说法做法，不免使不少人看不惯。

廷山的钱庄办得愈来愈发达，就想再向其他方面发展。记得前几年在船上遇见钱登选，他提到茶叶和蚕茧是本地可以发展的事业，就和几位朋友合伙在一八九三年办起了一家茧行，取名为至大茧行。茧行的业务主要是三方面：收购，烘烤和运输。

嵊县的蚕茧向负盛名，有所谓“越茧之美甲天下，嵊县最盛。”桑园田亩及养蚕户都数以万计。廷山为钱庄业务与桑农有广泛接触，所以在收购蚕茧方面来路甚多。

茧行的下游业务是缫丝。廷山的好朋友金禄甫在上海有缫丝厂，宁波也有相熟的缫丝厂，可以运销过去。烘烤好的蚕茧，经包装后，用车或者挑担运到码头，然后就沿剡溪入曹娥江，再由姚江到宁波。如果要运到上海，就再换海轮过去。

廷山在东后街找了一块地方，建了行库，又物色了精干的烘烤师傅，很顺利的就开张了。

---

养蚕农家常常会因为桑叶不够，又没有钱买桑叶，而借钱利息又太高，不得不把养得又肥又白的蚕宝宝到河里倒掉。廷山知道这种情形，就会让他的钱庄以低息，也就是存款的利息，借钱给蚕农度过难关。也不要求抵押。慢慢的，这种做法也扩大到其他要救急的穷人。所以复大钱庄业务是愈来愈发达，因为有好大一部分是这类不赚钱的业务，赢利却没有增加多少。廷山也不以为意，还常常接济乡人，所以虽不富有，在社会上却很受乡人尊重。

这一年，毛泽东在湖南出生。第二年，一八九四年，因朝鲜事故，七月，中国对日本宣战，是为‘甲午战争’。中国大败。也在同一年，孙中山于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在嵊县的夏家却传来了喜讯。夏正去应县试，不但中了秀才，而且是第一名。县令丁良翰把夏正的文章张贴在玻璃镜框内，挂到县衙大厅上，任人观览。

---

## 第二十二章

夏正中中了秀才之后，一天他对廷山说：“爸，我想到杭州去读一阵书。”

“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去读书？”廷山问道。

“嵊县的老师那里已经学不到什么了。”

“绍兴，宁波没有吗？也可以近一点。”廷山有些舍不得儿子远行。

“杭州更是人文荟萃。那里有一所敷文书院，从明朝就有了，康熙皇帝还特为题过‘浙水敷文’。又有诂经精舍，山长是国学大师俞樾俞曲园先生。到杭州能和这样大师学习，和其他各地来的才俊交流，一定会有很大好处。”正殷切的说。

“既然如此，虽然你母亲也一定舍不得你离开，到外地去见识见识也好。不过你年纪也不小了，你母亲希望你早点成亲。前些日子，你的堂舅来说，卢菊屏先生很想和我们结亲。卢家你也去过。前些日子你母亲到卢家作客，也看到他家小姐，相貌仪态都好。我想在你去杭州之前，我带你到卢家去拜访一次。你到杭州去学个年把，明年回来成

---

亲。”

敷文书院在杭州凤山门外，凤凰山北，万松岭上。本来叫万松书院，建自明朝弘治年间。因为康熙题了‘浙水敷文’，所以改为敷文书院。环境很好，松木苍翠，朝北可观赏西湖，向南则钱江历历在目。书院不是每天有课，学员也不住在书院里。有课时大家就聚会一堂。主讲的多是名家宿儒，问难交流，和小地方的书院，只授四书五经，八股时文，甚不相同。

诂经精舍的山长俞曲园老先生也有时候到敷文书院来讲学，讲他的《群经评议》和《诸子评议》的要点。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精神还很健。总是由他的孙子俞陛云陪来。俞陛云快三十岁了，家学渊源，十年前中举，是浙江亚元。还有一位老先生是黄岩翰林喻志韶，他博洽多闻，谈论历代掌故，极饶趣味。

一天，夏正穿得整整齐齐的去拜访俞老先生。俞陛云先出来招呼，让入书房。只见四壁都是书柜，房中一张大书桌。桌上砚台已打开，有几本书散放在桌上。书柜间的空档有一对曲园先生自书的对联：

欲除烦恼须无我

历尽艰辛好做人

“你就是从嵊县来的才子？”俞曲园很稳当的走了出来，不显什么老态，笑嘻嘻的对夏正说。“我就喜欢聪明的年青人。你还没有考过乡试吧？”

“还没有。我我想先充实我的学问再考虑科举。而且现在也有人对科举有不同的看法。”

“你是指我的学生章太炎这些人吧。”俞曲园笑道，“我也觉得目下的举业有不少地方可以改进。新学，西方国家那一套西学也应该知道，甚至作为考试科目。但是要选拔

---

人才，这一千来年行之有效的科举，恐怕还是最有效的办法。”

“家父也要我继续举业。家父是生意人，我们世代都是经商，没有做官的。家里有人做官，有很多方便。我的外曾祖父倒是做官的，那就隔得太远了。”正回道。

“有了功名也不一定要做官。我和李鸿章都是曾文正公的门生，李鸿章去做官了。我做了几年官，不畅快，就辞官改做学问了。浸润于典籍词章之中，逍遥于湖广之间，实在过得很好。”

“先生德高望重，政界学界无不礼遇仰慕，人生在世能如此，真是尽善尽美了。”正不胜羡慕的说。

“那也是表面上人家看看是这样。人生那得无憾。寂寞伤感在在都是。”俞曲园说道，“我来送你一本新出的书。”

他从书桌上那了一本书交给夏正。夏正一看书名，是《七侠五义》。

“我以前读过一本‘三侠五义’，和这本书有关系吗？”夏正问道。

“呵，呵。”俞曲园笑道，“《七侠五义》就是《三侠五义》。我觉得《三侠五义》有些欠缺错失，文字也可改进，就把它从新修订了。而且侠客也该是七名，不止三名。所以就改为《七侠五义》。我要让你晓得，做学问不仅是在四书五经里，也在稗官野史里。”

这一天，敷文书院讲学完毕之后，夏正想趁春日晴光到西湖去走走。他从凤凰山北下，绕过南屏山，预备走到苏堤去。看见前面有两人，一位像是章太炎，另外一位年纪似乎更大一点，没有见过。就追了上去，到了他们跟前说道：“太炎兄，你们是到湖里去吗？我可以和你们一道走吗？”

---

“当然。欢迎。”章太炎说，“你们不认识吧。我来介绍。”

“这一位是我的学长夏曾佑，是才上任不久的礼部主事。这几天他回老家来探亲。”他又指着夏正说，“这是我们的老弟才子夏正。他中秀才的文章是张贴在嵊县县衙大门口的。”

“夏大人，久仰大名。”夏正向夏曾佑鞠了一躬说，“今天可以有机会聆听你们两位交谈，我实在太幸运了。”

“九余，听说你到俞老那里讨教过了，有什么领会吗？”太炎问道，九余是夏正新取的号。

“俞老鼓励我去应乡试。你连童子试都没有去考，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其实我本来也不是故意不应科举。我有病，不能应试。既然蹉跎了，后来就觉得不必花功夫在这上面了。夏兄可是进士出身，你可以请教他的高见。”

“首先，你不要‘大人，大人’的称呼我。我大你几岁，叫我一声大哥就可以了。”夏曾佑说道，“我觉得在科举还没有废止以前，这还是一条年青人可以发展的出路。但是现在科举的内容及方法，是大大可以改进。靠这样的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怎么能应付国家面临的局势。”

“朝政真是一天不如一天。”太炎叹道，“不如西方国家是已经很明显的。现在是连小日本都超过我们了。去年，甲午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今年订条约，不但赔款，还把台湾都割给日本了。日本在三十年前，也一样受西方国家欺凌。同治年间，不过二十七年前开始明治维新，政治焕然一新，现在已可和列强分庭抗礼，也可以来欺负我国了。所以我们一定也要变法维新。”

“这些年来，洋务活动也在大力推动。可是洋务派的



---

目光还是仅仅在‘船坚炮利’。”曾佑说道，“西学的发展不但是在‘船坚炮利’的基础‘声光化电’，还甚至于研究到人类物种的起源。有一位叫达尔文的英国人，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探讨，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世界存灭发展的原则。这一学说引起极大的骚动，尤其激起基督教会的谴责。但是这些新思潮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是不是也可以引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呢？”

“这些新思潮，我倒也是初次听闻。”太炎说。

“在北京我有一位朋友，严复。是他讲给我知道的。他正在翻译一本介绍这一学说的书，叫‘天演论’。”

他们三人绕过南屏山，一片湖光就在眼前。右方水中央浮现了‘三潭印月’。左方远处的‘花港观鱼’盛开的桃花红成一片。过了一座桥又一座桥就是苏堤了。苏东坡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正是此刻的写照。

“这麼秀丽的湖山，却在被异种的老太婆糟蹋！”太炎叹道。

“当今皇上还是聪明识大体的。”曾佑说道，“问题是大权不在他手里。”

“你认识南海康有为吗？”太炎问曾佑。

“我见过他，他今年伙同一批举人‘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轰动一时。”

“康南海有一个学生，叫梁启超。我同他有些来往。康梁都主张效法明治维新，希望光绪皇帝振作起来，改革政治。如果真能实现，避免流血革命，就让满人继续做皇帝，也可以接受。”太炎说。

“就怕顽固势力太大，不容易推动。”曾佑说，“而且一群书生，只靠皇上一人，能成事吗？”

---

九余插不上嘴，他们所谈好多对他都是闻所未闻。他沉默的听着，思潮不断的起伏。

---

## 第二十三章

一八九五年夏天，九余回到嵊县，与卢秀梅成亲。

秀梅是卢菊屏的小女儿，上面还有两位兄长，要大很多。菊屏晚年得女，十分宠爱，舍不得把女儿嫁出去，选择女婿非常严苛。卢家世代殷实，菊屏又善于经营，所以家道丰裕。夏家新起不久，家业单薄，但九余才高英发，就被菊屏看中了。

新婚之夜，闹过洞房，卸了桩。九余对秀梅说：“我就叫你秀妹吧，虽然你比我大一岁。”

“好，让你占便宜。我就叫你九余。”秀梅笑道。

“你和我想像的不大同。富家小姐，又是父母晚年得的宠儿，我以为一定是一副娇嫩样子。好像不是这样。”

“我在家里还帮忙父亲管理家务呢。”秀梅得意的说，“我倒以前见过你。”

“你怎么会见过我呢？”

“你有一次到我家来，他们说才子来了。我们就隔着门帘偷偷看到了。也没有想到会嫁给你。”秀梅笑道，“现在可以好好的看你了。”

---

“你念过书吗？”

“没有。我爸妈宠我，说念书太辛苦，而且女人读书也没有用处。我看我的哥哥读书的苦相，我也就乐得偷懒了。其实我倒觉得认得字也蛮好的。”

“我来教你认字。”九余说。

过了几天，九余对秀梅说：“秀妹，我来教你认字。”他拿出一张纸，上面写了四行字。“我这里有四行字。第一行是十个字，依次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二行是四个字：‘十，百，千，万’。第三行是三个字：‘卢秀梅’，是你的名字。第四行是四个字：‘夏正九余’，是我的名字。我给你十天时间，把它们认得。还要照样写十份交给我。”

“这么多字！还要写字。我试试看。”

“有十天时间，一定没有问题。”

“九余，你怎么会这么聪敏？第一名秀才。”秀梅爱慕地问他。

“嵊县这种小地方，没有能人。我到杭州一看，个个比我高明。我在这里，真像井底之蛙。”九余叹道。

“你还会再去吗？”

“暂时不去。我要在家陪你。以后我如果去，也带你一道去。”

“那太好了。”秀梅高兴的笑道。

结婚以后，九余没有出远门，只是偶而到绍兴去会会朋友。杭州的经历使他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有些就住在绍兴。特别有几位十分相投。一位是徐锡麟，比九余大五岁，前两三年也中了秀才。但他的志趣不在举业而在教育，就担任学堂教师，而且提倡体育。

另一位是陶成章，和九余同年。他无意于举业，甲午

---

战争以后，觉得中国的出路是在推翻满清。就有意习武，想到日本去学习军事。孙文发起成立兴中会，提倡革命。他觉得比康有为，梁启超所提倡的变法维新更澈底有效。

再有一位是蔡元培。他年纪要大一些。四年前，一八九二年，已经中了进士，这时已是翰林院编修。他有志于教育，绍兴是他的家乡，常说如国事不可为，就回家乡教书。他虽然对变法维新乐观其成，但更倾心于革命。

---

## 第二十四章

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夏历十月初二，夏冠昌出生。全家喜气洋洋。廷山年未半百，已抱孙子，事业兴旺，宠儿才高，尤其高兴。早年灾难虽还无法忘记，但经过这几十年努力，这祖上留下的基业，不但中兴有望，甚至可以超越了。

秀梅喂了几天奶，发现奶水不够，就为冠昌找了一位奶妈。这位奶妈姓冯，他们就叫她冯妈。在不喂奶的时候，秀梅总是把冠昌带在身边。甚至在喂奶的时候，也叫奶妈坐在她房里，看他儿子一口一口啜吸奶水。但晚上就由奶妈带冠昌睡觉。

九余因为乡试之日愈来愈近，大部时间在书房用功。休息时候就会走到敞厅里来看他妈妈，秀梅做针线工作。秀梅会抬起头来，笑笑说，“累了？要不要吃点东西？”

“不用。”九余那天说，“等我考上了状元，我带你们到北京做官去。”

“状元！”良婉笑道，“你先中了举人再说。”

“其实我也不想到北京去。”秀梅说，“北方天气冷，

---

语言也不通。离乡背井的，那有这里舒服。”

“我们是不会去的。”良婉说，“年纪老了，出门多不方便。而且你爸爸还有这里的生意，能丢掉不管吗？不过你们年青，到外边多看看，也是好的。”

“是呀。”九余说，“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我也是读书读得得意，就说说梦话给你们听。”

这一年，美国兼并了夏威夷；英国将缅甸成为一省，设副总督，属印度政府；俄国流放列宁于西伯利亚；日本置台湾总督。十一月，德国藉口传教士二人被杀，强占胶州湾。

世局的发展鼓动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后，创办了‘国闻报’，介绍西洋学术思想，鼓吹维新。张謇在南通开设了纱厂。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十一月，康有为上书，请及时革旧图新，变法救亡。全国朝野掀起一片新兴气象。

嵯县成立了商会。廷山被推为第一任会长。会议结束后，廷山对同去的九余说，“时光还早，我们到鹿胎山去走走吧。这一阵我比较忙，你也常在外面。我们爷儿好久没有好好谈了。”

他们走过一家裁缝店，小小的门面，一位中年人正好站在门外，夹袄套着袖套，看见他们过来，就招呼道：

“夏公，今天有空带公子出来走走？”

“哎，陈老板，生意好吗？”

“还过得去。做了半天活，出来透透气。”

“我们刚开会成立了商会。”廷山说，“我看天气好，就想到山上去溜达溜达。”

---

“这位陈老板，”廷山走了几步之后对九余说，“五年前，这位陈老板到钱庄来贷款，想开办裁缝店。一个穷人，没有任何抵押。我和他谈了一会，觉得他人实实在在。我要他过三天再来。我去打听了一下他的背景，还相当可靠。就借了钱给他。现在他店开起来了，钱早就还清了，也成家了。做钱庄这行的快乐就在这些地方。”

山上木叶尽落，只有少数冬青在一片灰蒙中点缀绿色。山下剡溪如带，在城墙外绕了大半转，向北蜿蜒而去。

“你看这么好的风光。杭州绍兴风景区也不过如此。”廷山指着远山田野溪光说道，“所以当年宗可公经商到此就决定安家在这里了。到我都已经六代了。我没有见过你爷爷文台公。太平军到嵊县，你太公丹书公和太婆，娘娘又都先后死难。现在总算有了这一点基业，回头想想，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比起您来，我实在是太幸运了。”九余说道。

“六代在此，我们一直就是经商，没有去博取功名。但是我们先祖也曾经有过功名。有一位先祖还曾经在明朝土木之变时殉难，明史都有传。也因为如此，那一位太夫人不要子孙做官。但我看你对读书很有兴趣，不像是会做生意的材料，所以鼓励你往仕途发展。”

“宗可公来到嵊县时是乾隆盛世，现在大不同了。这么美好的江山，我们能保得住吗？我们周边国家都已被洋人灭亡。印度的君主早已是英国的女皇，现在缅甸也成了印度的一省；越南是法国的，南洋是荷兰的；西北，东北有俄国在觊觎，而台湾且已被日本所掠夺。朝廷，官场腐败透顶，这样的官值得去做吗？”九余叹道。

“官场确实腐败，但也有一些好官。所以更需要多一些好官。出污泥而不染不容易。如果有此志向，也可以做



---

官。毕竟做了官一般地说影响比做商人会大一些。”

“现在京城里在酝酿变法维新。果真能变法成功，使政治焕然一新，那就大有可为了。听说皇上是全力支持，就不晓得太后会抱什么态度？”

“西太后年纪已大，还能有几年？她也早该放手了。”廷山说。

“真希望如此。像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就会有美好的前途了。”九余忽然兴奋起来。

一阵风吹来，都有点寒意了。城外剡溪上，一条渡船缓缓地在江心向对岸滑行，船上三四个人，一副挑担。西边天上几片云带，被若隐若现的太阳染成各种颜色。东方的远山，隔着河水，却依然展露在阳光下，是一种晚秋的金黄。太阳在慢慢下沉，在层云间吞吞吐吐。慢慢的，西天就是一大片红。九余若有所感的说；“真是‘夕阳无限好’！”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草毕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校毕

---

## 第二部

---

## 第一章

冠昌虚岁三岁，实足年龄一岁半时，父亲九余病逝。那是一八九九年三月十八。

一八九七年，九余去杭州赴浙江乡试，志在必得，四书文都已入荐，忽然得病，只好匆匆忙忙终场回家。乡试未能中式，病却拖着，时好时坏，一年多以后，竟去世了。

十九世纪最末的这一年，是卢秀梅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丈夫新丧不到半年，她的父母又相继去世。公公婆婆都已五十开外，弱子犹在襁褓中，而她还只有二十二岁。

丧事都办完后，一天，刚吃过午饭，廷山对秀梅说：“良婉和我都不是古板的人。现在说这话还早。你年纪还轻，我们也不要你为九余守着。亲家亲家母又不幸早早去了。但是我们会留意，如果有适当的人，你也看得上的话，一定不耽误你的。”

“爷爷怎么说这些话？”秀梅跟着儿子称呼廷山良婉爷爷娘娘，“我不会再嫁人的。我有冠昌，我要好好的抚养他

---

成为有出息的人。我爹爹阿妈也走了，我要好好的侍奉你们。”她停了一下，继续说，“倒是有一件事我想说，爷爷奶奶你们年纪也大了，以后家务你们就不要操劳，交给我来管好了。”

“也好。”廷山想了一想说。他对良婉笑笑说，“你可以开始享福了。不过，秀梅，你还是记好，我们不是古板的人。”

秀梅接过家务，振作精神，把伤痛抛在一边。冠昌还小，又有奶妈带着，不用她操许多心。她就有时间把家中内外整得井井有条。

九余有一个堂妹，叫夏娟。算大排行，家里人称她是二小姐，不久前嫁给钱智修。秀梅到夏家后，因为年龄相若，娟就常常来找秀梅谈话做活。九余去世，秀梅又连着失去双亲，娟就更时常来陪伴秀梅。娟还没有孩子，但很喜欢小孩，来了之后，就总要从奶妈手中把冠昌接过来逗玩。

“我说，秀梅姐。”那天娟一面把着冠昌小手在玩一面说，“你也想不想再找一个人？这日子还长得很呢。”

“我不想再找什么人了。”秀梅说，“我嫁过你九余哥，什么人还能比得过你九余哥？我爹爹阿妈又不在了，我受了欺负要回娘家都无法回。在这里，公公婆婆都待我好，家里人丁简单。我现在一心一意就是要把冠昌带好。要使他光宗耀祖，做九余想做而没有能做到的事。”

“九余哥才气纵横，性情又那么好，谁还能比得上？至少嵎县是没有的。”

“我就是后悔小时候没有跟哥哥们一道读点书。嫁过来之后，九余开始教我认一些字。还没有多久，就生冠儿。然后他就病了。现在我当家，如果我识字，那就方便多了。”

---

秀梅虽然不识几个字，但数目字却会认会写。所以当家以后，她也有一本自己认得的帐本。她记性非常好，又会自编记号，在本子上记下重要的事项。她天不亮就起床，很晚才睡，一天忙到晚。廷山给她的家用很宽裕，但她很懂节俭，钱有得剩，积到一定数目，就去买田。她想万一廷山有三长两短，良婉和她两个女人无法对付钱庄茧行业务，还是靠田产收租比较稳当。

廷山一向身体很好，但这一年，一九〇四年，冬天，忽然生了一场大病，请了医生来看，也说不出名堂。开了一些安补的药，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几场大雪，经久不化。秀梅每天冒雪夜起床，按时熬汤药侍奉。一个多月时间，衣不解带，终于廷山靠他自身的体质，转危为安。

廷山这一场大病使秀梅深切认识到她们家业的脆弱。这一次是靠菩萨保佑，渡过了难关。她想她应该，为了冠昌，为了公婆，更加敬礼菩萨。她开始每天吃早素，另外每月初一十五全天吃素。她想到稻米要靠牛来耕田，也从此不吃牛肉。

冠昌生下来后，一直体弱多病。秀梅有一次回娘家去看望她的哥嫂。她嫂嫂是一位很虔诚的佛教徒，嵊县一带的寺院都去拜过佛。就提到明心寺的长老秀华法师道行甚高，如能让冠昌拜他为师，录为弟子，或可去灾得福。

明心寺在南门外两里地光景，一片竹林里一座幽静的寺院。不大，很洁净。一九九〇年，冠昌三岁生日时，廷山，良婉，秀梅带了冠昌坐了轿子，来到明心寺。早几天，廷山已来拜访过秀华长老，表示过意思。秀华也已同意。他们到时，已有小沙弥在寺门相迎，就请入禅堂。

进入寺门，转过有弥勒佛的前殿，两排松树后的大殿

---

上挂着一快横匾，上面是四个大字：明心见性。小沙弥没有带他们到大殿，却领他们到右边的偏殿。满头白发的秀华长老，已站在门口等待。他先请他们坐下，接着对良婉说：“令尊在时，我常有机会请教佛义，他学问渊博，见识高深，可惜走了。”

“他走得很平静。使我们心安一些。这次师父肯收小孙为徒，我们真是感激不尽。”良婉站起来说。

“真是秀气的孩子。”秀华抚摸冠昌的头说道，“几岁了？”

“冠儿回师父的话，几岁了？”秀梅对儿子说。

“四岁。”冠昌说的是虚岁。

“看起来就很聪明。”秀华说。他指着殿中的佛像说道：“这是地藏王菩萨。以他的功德来说，早就可以成佛。但他许了愿，要在所有的人都已超度成佛之后，他才成佛。这是多麼伟大的胸襟！”

“师父，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小沙弥端上茶来，廷山喝了一口，问道。

“我是四川人，那里也有一座明心寺。是宋朝建的古寺。我本来就在那里。二十多年前我云游到这里，发现这里也有明心寺，而且环境幽雅，我就留下了。出家人随缘而住，这里那里都一样。”

“师父驻节嵯县，是我们的缘份。”廷山说。

“冠昌，你就跟我向地藏王菩萨拜一拜，磕三个头吧。”秀华拉了冠昌的手说。

他们拜过菩萨，秀华坐下，叫冠昌跪在他面前，用手抚摸冠昌的头说道：“明心明德，少灾少难，顺天顺时。命你名为宗慈。”接着秀华就要拉冠昌起来。秀梅连忙走了过来，叫冠昌向师父磕三个头。

---

他们一家回家以后，秀梅笑道：“我们现在家里有一个小和尚了。冠昌，我们以后就叫你‘和尚’，好不好？”

“好。”冠昌说，“我会拜菩萨，我有师父，我就是和尚。”

冠昌五岁时，一天，他看见良婉坐在那里，拿着一本书，一面看，一面哼，就上前去问：“娘娘，你在唱什么？”

“和尚，你来了。我在念唐诗呢。”良婉说。

“甚麽是唐诗？”

“唐诗就是一千多年前唐朝人写的歌曲。你要不要我教你念念？”

“我还不认得字呢。”冠昌说。

“没有关系，先就背诵，以后认得字，再念。以前你太外公就是这样教我的。”良婉说，“来，我先教你这一首诗：春眠不觉晓”

“这是甚麽意思？”冠昌问道。

“眠就是睡觉。春天到了，不是容易睡懒觉吗？晓是天亮的意思。睡懒觉连天亮了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

“我天天都是这样，不光是春天。”冠昌说。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醒来之后，就听见到处有鸟叫的声音。”

“是呀，我就常常听见院子里有麻雀叫的声音。”

“接下去，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就是说，半夜里听见风声雨声，下雨了。树上开的花，不知落了多多少少。”

“我一夜睡到天亮，半夜不醒的。只有早上起来后，看地上湿湿的，才知道下过雨了。”冠昌说。

“好，这整首诗就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

---

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你一句一句跟我念。念熟了，如果明天你还记得，能念给我听，我就再教你一首。”

第二天，冠昌又来找良婉，“娘娘，娘娘，我还记得，念给你听，春眠....”果然一字不差。

“真聪明。好，我再教你一首。”良婉很高兴的说，“我们不是去过剡山上的城隍庙吗？到城隍庙楼上，是不是可以看得很远，看得见城外的河，河那一边的山？”

“是呀。很好看的。河上还有船。”冠昌说。

“这个人就是在这样的楼上看风景写的诗。也是四句。第一句是：白日依山尽。”

“这是什么意思？”

“他上楼时，是下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这白白的太阳已走到尽头，挨着山要下去了。白日依山尽，白太阳依靠着山走到头了。这位诗人眼前也有一条河。他是在北方，他看见的是一条大河，叫黄河。这诗第二句是：黄河入海流。我们在城隍庙上看见的剡溪也要流到大海里去。”

“娘娘，你看见过海吗？很大吗？”冠昌问道。

“我看见过。一大片水，看不见边。到宁波，就可以看见海，这剡溪的水就是流到宁波入海。你长大了一定会看到海的。”

“看不见边？”冠昌在想。他看来看去，不是房子就是山。看不见边会怎样呢？

“你眼睛好不好？”良婉问冠昌。

“很好。我可以看得好远好远。”

“这位诗人的眼睛也好，说大话，可以看一千里那么远。但是被房子啊，山啊，挡住了，看不远。要看得更远，就要再上一层楼。所以下面两句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整首诗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



---

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说这首诗好不好？”

“我也常常觉得看不远。”冠昌说。

---

## 第二章

一九〇三年，冠昌六岁。开始正式上学，在任宗昉秀才的家里。任老师年纪不到四十岁，家道富裕，并不要靠教书为生。几次举业失败，就不想再试。教小孩子是一种消遣。冠昌每天上午去任老师家里，也就只是他一个学生。

任老师号紫卿。紫卿先生是一位孝子。他父亲患中风，不能行动。饮食起居都是紫卿亲自照料扶持。廷山要冠昌从任老师学习，一方面也是要他观摩老师的行为风范。

教科书是《蒙学读本》第一册。传统的启蒙读物‘蒙学’是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流。但时代开通以来，提倡新学之士就编了一套切合现代的《蒙学读本》。内容除识字，传统诗文外，还包括自然，地理，外国风物等等。甚至还选载‘伊索寓言’。所以读起来就饶有趣味。

冠昌非常聪颖，进度很快。第二年就已经读到《蒙学读本》第四册。这一册是以孔子的《论语》的“弟子入则孝”这一章为中心，加以发挥。本文是这样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

则以学文。”一共是六项行为准则。书里面就用中外故事来一一阐扬。读起来不但有趣，而且很有启发性。

自一八九七年冠昌出世到一九〇四年，这七年中，世界和中国又有了巨大的变化。

一八九七年工部主事康有为提出上中下三策向皇帝上书，请及时革旧图新，变法救亡。以后又连续上书。同时各地改良派又互通声气，纷纷组织学会号召推行新政，保卫国土。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终于颁布明定国事上谕，表示变法决心。慈禧太后没有禁止，但是却委派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掌握了军队。

此后一百天当中，皇帝颁布了一百多件诏令，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包括：振兴工商业，筑铁路，开矿；淘汰冗员，整顿吏治；裁减绿营，发展海军；改革科举，设立新式学堂；提倡西学，准许民间办报。这些措施遭到守旧派及洋务派派的共同反对，也受到真正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反对。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她囚禁了光绪皇帝，下令逮捕变法主脑。康有为、梁启超得讯避逃，但是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却被捕，于九月二十八日杀害。人称“戊戌六君子”。

百日维新失败，一八九八年，又开始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先是在山东，群众为反抗基督教教民为非作歹专横凶暴，烧毁教堂。官府先是强压，后来又改为妥协安抚。他们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博得了政府内部一些人士的赞许。于是义和团势力愈来愈大，自山东蔓延到山西、直隶。到一九〇〇年四月开始进入北京，到六月中旬，大举进入北京，并焚烧京城各处教堂。

---

义和团进入北京后，群众大受鼓舞，反帝怒潮席卷全国。东北、河南、浙江、江西、陕西、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福建、广东、广西、甘肃、新疆等地人民都以义和团的旗号互相呼应，号召反教反帝，焚烧教堂。六月，有日本及德国的使馆人员被杀。于是，英、俄、法、德、日、美、意、奥八国联军，先陷大沽。

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七月天津陷落。八月十四日，联军进入北京。次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辗转于十月二十六日至西安。京师陷落，各地兵败，清政府遂命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订立《辛丑条约》。除其他丧权辱国条款外，尚需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

不久，有四十年光景在主持中国国政的李鸿章去世。岁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北京。战乱之中，一些改革开始进行：命各省府州县筹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选派学生出洋留学；考试废八股文；命各省筹设武备学堂；准许满汉通婚；劝谕女子勿再缠足；诏令通行使用银元，并铸辅币。但这些皮毛的改革，已无法阻止满清皇朝的败亡。

革命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一九〇二年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在上海创立光复会，鼓吹革命。嵊县的竺绍康、姚麟、楚清、王金发、谢飞麟也相继加入。一九〇三年，黄兴、宋教仁等又组织兴华会，谋划革命。一九〇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光复会、兴华会合并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主旨，进行革命工作，并举孙中山为领袖，黄兴为副。接着创办《民报》，宣扬革命。但梁启超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宣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

---

卢家，也就是秀梅的娘家，办了一个家塾。请了汪介侯来当塾师。汪介侯很有学问，在嵊县文人中名气很大。是县试第一名“案首”。但这一年科举废除了，他也就没有继续举业。卢家的家塾有十来个学生。有冠昌的表兄卢忠尧，忠木；堂兄夏钟生等。冠昌加入附读，是年纪最小的。

汪老师教书，兼采新故。除要背诵《论语》、《大学》、《中庸》外，还要学历史、地理、算术。年初入学，四月才开始造句问答。到年底就要作三百字的短文。

第一次问答考卷是问：“芭蕉扇和团扇，何者有用？”冠昌的回答是：“两者都有用。在家的時候宜用芭蕉扇。风大；出门的时候用团扇，轻巧方便。”老师看他只是八岁小孩，已能从各个角度看问题，就写了批语：“此夏氏千里驹也。吾望之，吾畏之。”

冠昌很高兴的拿回家给爷爷娘娘看。秀梅识字不多，冠昌就解释给她听。她就紧紧抱着冠昌，过好一会才放手。秀梅对待自己很节俭，好鱼好肉献给公公婆婆，然后给冠昌。自己只吃粗菜。良婉也陪她节省。她虽然对冠昌爱护备至，却督教綦严。一早起来一面为冠昌梳辫子，一面就要冠昌拿着书本朗诵。读错，读得不流畅就会告诫责备，勉励他加倍用功。

卢家有很大的园子，下课以后，忠木兄弟常常留冠昌在园子里玩。打弹子，踢小皮球，玩得满身泥灰回家。秀梅就要教诲，不可这样游荡，要好好用功。冠昌乖乖答应，却游戏如旧。一天，冠昌玩到天黑才回家，家里晚饭都吃了一半了。秀梅替他盛了饭，也没有骂他。

晚上，冠昌睡下，半夜醒来，见灯亮着，他妈妈坐在床沿擦眼泪呜喑。冠昌惶恐不安，急忙起来抱着秀梅说：

---

“妈，怎麼啦？”

秀梅也没有答话，只是紧紧抱着冠昌，眼泪还在流下。“我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早早回家用功。你不要哭了。”冠昌求他妈妈。

“你也不容易，我知道。”秀梅说，“但是，和尚，你是孤儿。我们家境又单薄。不能和你舅舅家比。爷爷娘娘年纪又大了。以后都要靠你。爷爷娘娘宠你，事事依你。妈如果再不管你，怎麼得了。你要学好，不能学纨绔子弟游手好闲。好，你睡去吧。”

冠昌是孝顺儿子，以后果然加倍用功，不让妈妈操心。

科举制度废止后，一切士子都由学堂出身，所以各地都纷纷办起学校来。嵊县有姓袁和姓谢的两大户，就想藉此捞些便宜。县城东门外五里地方，有一座桥，是通到新明乡的要道。东门桥的保养维护由东门桥局来经营，东门桥局拥有一些义田，就在城东门外。义田的收入就做桥的维修费用。东门桥局董事会负责东门桥的维护，廷山是一位董事。现在朝廷鼓励办学，袁谢两人就向县府，以建办学校为名，申请用东门桥义田来作为校区。东门桥义田由来已久，何时成立，原主是谁，都已无从考起。县令为了办学的政绩，又受了袁谢方面的好处，就将东门桥义田定为无主之产，判给袁谢去办学校。

东门桥局董事会开会讨论，大多数董事都认为斗不过官家，只好忍从。廷山独排众议，认为应为乡民着想，据理力争。董事会就决定由廷山出面争取。

廷山首先上告到县府，一审结果，东门桥局败诉。董事会大多数成员就劝廷山放弃。廷山觉得理在自己这方，而且想到一旦桥废以后乡民的不便，觉得应该坚持下去，就上诉到府里。跑了好几趟绍兴，二审判下来，发回嵊县

---

更审。

三审开庭那天，廷山带了冠昌去旁听。冠昌坐得远远的，只看见爷爷站在县官前面左边，有问有答。另外两人站在右边。因为坐得远，也听不清在说些甚麽。廷山有时候显得很激动，两手握拳，声音也很大。县官就就会扳起面孔喝止。大概半小时后，审理完毕。廷山走过来携了冠昌的手出到街上。

“爷爷，赢了吗？”冠昌问道。

“输了。本来赢的希望也不大。对方和官府关系密切，又有朝廷令箭为藉口。很难。”廷山平静的说。

“那为甚麽要打这官司？”

“应该做的事就得做。这叫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做东门桥局董事，我不出头谁出头？”

“好像也没有看见别的董事。”冠昌说。

“别人也许没有我傻。别人也许不像我会觉得心不安。而且这是为他人服务的公众的事，对自己没有什么利益。”廷山说。

“桥两头的乡民知道吗？他们会感谢你出力的。”冠昌说。

“也许有一两个人知道。多半的人不会知道。”

---

## 第三章

冠昌从汪介侯老师在舅父家塾里读了四年书。第二年学读孟子，尚书。也开始学对句。第一课，舅父命题“一丈红”，他对了“万年青”。舅父很嘉奖，赏给他一部《三国演义》。

第三年学读《左传》、《资治通鉴》及诗文选本。上海的一位姓杨的茧商，是爷爷的朋友，送冠昌一部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和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冠昌视为至宝，读得津津有味。这一年他也开始作诗。

嵊县县城西北隅的鹿胎山，有不少枫树，秋天满山枫叶。斜阳西坠时，红艳欲滴。这就是所谓鹿胎夕照的胜景。宋朝朱熹登眺其上，题了碑文“溪山第一”。后来人就在此建造了溪山第一楼。冠昌开始学做诗，第一课题就是“秋夜登溪山第一楼”。冠昌的诗句中有：“蛙鸣蝉鸣高低听，城郭依稀在眼前。”汪老师的批语是：“秋无蛙，夜无蝉。”冠昌看了以后，觉得十分羞惭，印象非常深刻。

这一年冬天，土匪裘文高作乱，威胁县城。廷山要秀梅带了冠昌避难到官塘娄家。娄家是冠昌曾祖母的家，当年廷山曾避太平军到官塘。不料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孙子又避难到此。



---

在娄家住了十几天，风声传来，官塘也不安全，他们就又向离城更远的汤浦避去。汤浦的陶家是秀梅亲戚。他们在陶家也住了十几天。局势平静了，就回到城里。冠昌一直住在城里，这次逃难，在乡下农村转了个把月，觉得十分新鲜，毫无苦难恐惧的感觉。

回到城里，过了年，仍从汪老师学，还是读《左传》、《资治通鉴》及诗文选本，又加了《诗经》。老师还叫他开始写日记。

九余生前的同窗钱智修，后来也中了秀才，还娶了九余的堂妹夏娟，所以成了冠昌的姑丈。夏娟和秀梅是姑嫂关系，年龄相若，非常谈得来。钱智修无意继续举业，到上海游学，加入了爱国学社，从章太炎，蔡元培这些学者学习交往。随后进了震旦学院，跟马相伯学习拉丁英法文字，以及文哲学科。后来又转学复旦公学。四年前毕业，得文学士学位。在校时常常为神州日报撰写评论，很受读者欢迎。神州日报的监督高梦旦十分器重他。当时高孟旦又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钱智修一毕业，高就聘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并要他主办东方杂志。

这一年钱智修回到嵊县省亲，他就同冠昌谈他在复旦所学的课艺，又给冠昌几篇他写的论文。冠昌很敬佩他这位姑丈，也对他讲述的上海情形向往。

嵊县这一年也成立了商会。廷山忠信笃敬，处事务实，热心公益，众望所归，知县施君也希望廷山当商会会长。但廷山不慕虚荣，坚辞不就。

一九〇九年，汪介侯被聘为民义学校校长。冠昌也随着汪师转学到民义学校。

在冠昌开始上学读书的四五年中，世界与中国又发生

---

了许多大事。辛丑和约签订不久后，李鸿章就去世了。接着，荣禄，刘坤一等大吏相继逝世。有才干的大吏仅有张之洞与袁世凯两人。但慈禧太后对张之洞不放心，把他调到北京，明升暗降，袁世凯就成为唯一的权臣。一九〇二年，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着又命他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务大臣。袁世凯早就训练了六镇汉人的新建陆军，一九〇三年又被赋予共同训练旗人的大权。一九〇七年，袁世凯和张之洞同时被调为军机大臣，袁世凯还兼外务部尚书。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死。次日慈禧太后相继死。三岁的溥仪继位，是为宣统皇帝。宣统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他是袁世凯的政敌，就命袁世凯回河南老家养病。

另一件影响中国的大事就是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一九〇四年二月，终于一九〇五年九月。俄国海陆军都惨败。虽是日俄两国的战事，战争却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无比的摧残和毁坏。最后结果是日本取代俄国霸占了在东北的权益。

日俄战争推动了改革的步伐。一方面，各省谘议局的成立在引向君主立宪的道路。另一方面，革命的力量和活动也愈来愈壮大和频繁。同盟会成立后，一九〇六年有萍乡浏阳的起义；一九〇七年有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防城及广西镇南关的起义；一九〇八年又有云南上思与河口的起义。一九〇七年徐锡麟与秋瑾起义的壮烈事件尤其动人心弦。

秋瑾是一位奇女子。自幼性豪侠，习文练武，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一九〇四年，虽已嫁人，且生过两个孩子，仍冲破家庭束缚，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〇五年回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

---

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这一年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冬天，徐锡麟也赴日本。

一九〇六年，秋瑾回到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徐锡麟则回国到安庆，任安徽武备学校副总办及巡警处会办。

一九〇七年二月，秋瑾到绍兴担任大通学堂督办，而徐锡麟则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学堂堂长。他们分头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拟于七月八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

七月八日是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日。徐锡麟就预备在典礼之际举事。那知事机不密，毕业典礼提前到七月六日举行。徐锡麟见事已败露，就以短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与同志及数百学生占领军械库。但不久就被清军包围。徐锡麟被捕，审讯后当晚被杀。

安庆起义失败，同谋事泄，七月十三日，秋瑾在大通学堂被捕，十五日于绍兴就义。共同参加策划的光复会及大通学堂同志有来自嵊县的王金发、竺绍康、姚麟、周志由都受到缉捕，只好出走外地或潜居山区。

徐锡麟与秋瑾的起义及失败，触动了冠昌的心弦。他虽然还只有十岁，但从长辈，老师，同学的言谈中，也听到这发生在府治绍兴的大事，何况他也曾听到母亲，祖父提到过父亲的朋友王金发、竺绍康、姚麟等。他已经阅读过梁启超之流关于政治改革及自由的言论，这一事件近距离的使冠昌开始接触到革命的气息。

日俄战争俄国的败绩也促使了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沙皇尼古拉为缓和革命，开始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扩大选民范围。

二十世纪的来临开展了科技的新页。一九〇〇年，普

---

兰克提出了量子理论。一九〇五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  
而一九〇三年，莱特兄弟成功的造了第一架飞机。

---

## 第四章

冠昌于一九〇九年入民义学校，编入高小二二年级。读了两年，同班二十余人，虽然年纪都比他大，但每期考试冠昌都是第一，也以第一名毕业。学校经学课程有《易经》、《仪礼》，国文选读有《庄子》、《国策》、《史记》。他课外自习公羊谷梁传、荀子。韩非子。功课中图画成绩最劣，却很喜欢体操，得益甚多，使得他体质转弱为强。

高小毕业后，有半年时间等待报考中学，廷山就叫冠昌去跟新昌的石承宣学习。这位石先生以数学名家，有著作多种在上海出版。他住在新昌，离嵊县有七十里。冠昌就住在石家。历三个月之久。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母亲，单身住在陌生地方。石先生是新时代人物，书斋中有许多翻译新书，又有从上海寄来的《民立报》等多种报纸。冠昌从旁浏览，眼界为之一广，觉得比所学数学，得益还更多。

夏家本有祖坟在南乡三官堂，现在又请天台的一位名家张步云建造了新莹。九余去世之后，一直暂殡在近乡。冠昌从新昌回到嵊县后，夏家就挑了一个日子，将九余安葬在新莹。新莹规模很大，还留了墓穴给廷山夫妇和秀梅。冠昌想到这些亲人将来都会离去，不免伤感。

---

已经有亲近的人离去了。那一位老家人，徐人道，五十年前背负廷山逃难的，这么多年来一直跟随廷山奔跑创业，于去年老病去世了，八十一岁岁了。他们一家对他十分尊重优礼，廷山称他为“义友”。冠昌小时，人道时常抱他到街上看热闹。

然后，一天消息传来，汪介侯老师故去了。回想到几年汪师的教诲和特别关爱，冠昌忍不住痛哭失声。

六月初，冠昌由舅父陪同，往杭州投考浙江第一中学。录取新生六十人，冠昌名列第五。可是冠昌上学只一个多月，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了。那时廷山正在上海，见杭州也卷在革命浪潮中，就叫冠昌和他的表兄卢忠木转学到上海的徐汇公学。

辛亥革命是多年来革命浪潮的聚焦。同盟会在孙中山领导下，于一九〇七年五月到一九〇八年五月一年之间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边境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都没有成功。这几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提出了“中央革命”的主张，计划到北京对权贵进行谋杀，以此打击清政府，推进革命的成功。

一九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汪精卫和黄复生、喻培伦在什刹海银锭桥下埋设炸药，想要炸死摄政王载沣，没有成功。事泄，四月十六日，汪、黄被捕，本拟判死刑，后因同盟会人千方百计营救，改判徒刑。汪精卫被捕后，在狱中以诗言志，有几句传颂一时：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领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一百六十名先锋队员，于黄昏时分攻打广州两广总督府。又没有成功。方声洞被击

---

毙，林觉民、喻培伦被捕后不屈，也被杀。这一次起义，殉难烈士共七十二人。广州同盟会员潘达微秘密收集遗骸，葬于郊外黄花岗。林觉民写在手帕上的给爱妻陈意映的诀别书，壮烈动人。有这样的几句：“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收回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引起湘、鄂、川、粤四省的保路运动。四川的反应尤其激烈。九月八日，四川保路同志军围攻省城。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领导荣县独立。为了对付这一危机，清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命端方为署理四川总督，率领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九月二十四日，武汉文学社、共进会与新军代表开会，成立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预定于十月六日（中秋）起事，后因准备不及，推迟到十月十六日。

十月九日，孙武在俄租界秘密制造炸弹，发生事故，受伤，惊动当局。于是新军工程营决定在十月十日起事。当晚八时，推吴兆麟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放出第一枪。接着攻占楚望台军械库。十一日黎明前占领总督府，湖广总督瑞澂逃走。十一日，起义军推 21 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十月二十二日，湖南；二十三日，陕西；二十九日，山西；十一月一日，云南；二日，江西；四日，贵州；五日，江苏；七日，广西；九日，广东、安徽。

嵯县的光复会志士这几年也一直为革命献身。姚麟、竺绍康都先后与一九〇九年去世。姚是因为革命同志接踵遇难投河自沉。竺则因倍历艰险、积劳成疾而病逝。武昌

---

起义后，王金发组织敢死队赴杭州，于十一月四日夜，会合起义新军攻克军械局，次日光复杭州成立军政府。敢死队员中有尹锐志、尹维峻姐妹及来自奉化方从日本回来的蒋介石。

十一月四日，上海也全部光复。七日成立军政府，举陈其美为都督兼沪军司令部长。

时局剧变，地方不靖，廷山携全家避到上海。他们在北京路富润里租了一套公寓住下。冠昌已经在徐汇公学上学，见爷爷娘娘妈妈都来到上海，周末可以回家，十分高兴。秀梅是初次到上海，看一切都很新鲜。这时钱智修已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夏娟随夫也在上海。她和秀梅姑嫂时常来往，一道出门逛街。

浙江光复，王金发以革命功，任绍兴都督。嵊县同乡少年争着去追随他，也有终止学业从军，参加北伐，投考军校。周亚伟考进了陆军大学。周岩、赵观涛、郭持平先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冠昌见一些少年同学投身革命事业，也耀耀欲试。但顾虑到祖老母寡，既无兄弟，又无叔伯，就打消这一念头，安心读书。



---

## 第五章

徐汇公学西名圣伊纳爵学校。伊纳爵是西班牙王子，是天主教耶稣会的创立者。徐汇公学于一八四九年在上海成立。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创办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教育家马相伯就曾肄业徐汇公学且曾为校长。冠昌入学时校长已换为一位法国人。

徐汇公学略采军事管制，学生自朝至晚，起居作息，无不在监护中。虽星期例假，非有家人至校，不得外出。考成分学行两类，奖惩严明，无少通假。校中课程与普通中学无大出入，但因这是法国人办的学校，英法文并行教授。考试兼用口试制，是其特点。非教徒不用修神学课，不参加礼拜，信仰纯任自由。这是一般教会学校所不及的。因为管理綦严，卢忠木和冠昌同时入学，一星期后忠木就退学了。

冠昌初进徐汇公学，也只能勉强适应，但慢慢就习惯了。再过一阵，功课在全班五十多人中，已超越同侪。徐汇校制，中西文依程度分别编级。冠昌初到时，英文编级甚低。老师为鼓励学生用功，允许成绩好的，可以一年之

---

中超越数级。冠昌好胜，就悉力以赴，果然连升三级。但虽称快一时，而植根不固，欲速不达，后来反而相当懊悔。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经国内一再电促回国，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回抵香港。二十五日到上海。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下午五时乘专车抵达南京。当晚十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时南方是各省鱼龙混杂的革命军政府，北方是由袁世凯控制的清廷。双方对立，局势混乱。为免生灵涂炭，以谋民生幸福，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隆裕太后宣示退位诏书，结束清朝。十三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请辞临时总统。十五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届临时大总统。

徐汇公学国文作文每周三次：论说，译述，散作。这方面冠昌表现特佳。孙中山逊总统位于袁世凯，冠昌写了一篇“送孙总统南归序”。校长就拿去寄呈孙中山，竟得到答复嘉勉，而且奖赠《资治通鉴》一部。冠昌把这部《资治通鉴》捐给学校，一直留在校中。

次年，徐汇公学换了新校长，是法国人姚缙唐。他对冠昌特别好，要冠昌在从秋季起，兼任附属小学教员，免费读书外，还给一点津贴。于是冠昌就不再向家中支取求学用费。他也搬进教员宿舍，行动自由，可以到处走动。学校旁边有耶稣会藏书楼，储有中西图书非常丰富，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图书馆。冠昌有空就常登楼浏览。

冠昌在学校作了作文，常常拿去给姑丈钱智修看。钱智修十分欣赏，说可登作者之林，就选了几篇刊载在学生杂志上。有：“淮阴访漂母冢记”、“中秋日百步桥观潮记”、

---

“同学徐君元果哀辞”等。

徐汇的老师胡啸云刘铁冷创办了《小说丛报》，也常向冠昌征稿。他投了这些稿件：“寒食节祭介之推文”、“拟王子猷留书与戴安道”、“梁夫人撝鼓助战图题辞”等。多半用骈文的体裁撰写，用笔名‘簠笙’。

冠昌在徐汇公学读了三年，一九一四年七月，以第一名毕业。按照他自己的志趣，投考北京大学文科。

北京大学在上海也设有试场，在寰球学生会。国文试题是“六书次序班许互有异同试申论之”。英文是翻译“民以食为天”一段。这些试题对冠昌是得心应手。放榜时是高高录取。但是时局的变化却使冠昌的初志未能实现。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塞尔维亚一位学生暗杀了奥地利一匈牙利的储君。七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不久，战火蔓延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火虽然没有延烧到中国，但因为欧洲的战事，廷山所经营的丝茧，外销大受打击，赔损非常巨大。廷山多年来一直有慢性的肝病，这时因为生意挫折，大大的发作起来。就不想冠昌远离。

冠昌虚岁年已十八。廷山夫妇和秀梅商量后，就决定为冠昌娶亲。喜日是十一月三日。新娘子是文凤珠。

---

## 第六章

不像夏家，文家是耕读世家。

春秋时，齐国陈公子完，死后谥‘敬仲’。子孙就以‘敬’为姓。到后晋，为避石敬瑭讳，改姓文。北宋时有名臣文彦博。文家就是文彦博的后人。自文彦博到凤珠已经有三十五代了。靖康之难，文氏家族南迁。宗族繁衍，分散各地。明清之际，有一支就定居在嵊县东乡的白泥坎，也已有十七世了。

凤珠的祖父文邦翰，一八三七年生，因为家学渊源，年纪轻轻就以县试第一名高中。太平军兴，他又奉父命筹办团练，保卫乡里。后来又应试中举人，那是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次年会试，挑取功臣馆录议，叙知县。做过福建古田，长泰等县的知县。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之前，因为法国对中国挑衅威胁，曾著书备言兵备攻守之道，得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调到广东，参赞军务。不久，他就率领军队到镇南关前敌，与法军对持。和议后，以军

---

功，赏戴花翎，钦加同知衔，特授化州知州。一八八八年，改任高要县知州。一八九七年，在任所去世。那年正是冠昌出生的一年，凤珠已四岁了。

凤珠的父亲仁表是独子，生于一八六五年。他虽然幼承家学，却无意于仕途，一直跟随父亲。邦翰在福建广东做官，他就陪在身边。邦翰死在高要，他料理丧事后，扶柩回到嵯县归葬。那时他是三十二岁。妻子徐芳音，比他大一岁，也是出于诗礼之家。已经有二子三女。依次是福珠、粤珠、义章、凤珠、义康。他回到白泥坎后，就守住家园，不再奔跑。所有农地大部分出租，只留一小部分自耕。另外又在附近黄泽镇设立恒丰木行，聘人经营，偶而过问，其目的只是为了消遣会友。

仁表虽无功名，因见多识广，又属名门望族，甚受乡人尊重。每有纷争，都是请他调停。他虽想恬静自守，不问俗务，也难以办到。白泥坎面山背水，环境优美，文家屋宇占地甚广，仁表退居家乡后，又新建华夏三间作为书房，号为“听黄鹂馆”。北京颐和园内有听鹂馆，这倒不是效颦，而是因为他父亲生前著有《听黄鹂馆集》，所以建此新书房以为纪念。

凤珠的大姐福珠，早早去世。她去世时，凤珠还未出生。二姐粤珠比她大十岁，小时候照顾爱护她，无微不至。但她七岁时，粤珠就出嫁了。哥哥义章比她大八岁，忙着上学读书，难得来看顾妹妹。只有弟弟义康，比她只小两岁，是最亲密的伴侣。

粤珠出嫁后，只有凤珠这一个女儿在芳音身边，所以就特别宠爱。小妹瑞珠比凤珠要小九岁，粤珠出嫁时还没有出生。凤珠长得十分秀丽，又聪明伶俐，非常讨人喜欢。脾性温和却又坚毅。五岁时，照例女孩该到缠足的年纪了。

---

她看她姐姐一双小脚，走路摇晃困难，就不想缠足。她对母亲说不要缠足。

“那怎麼可以？”芳音说，“大户人家的女儿没有不缠足的。只有穷人的女孩要下田帮忙，才不缠足。你看你姐姐，缠了足，走起来多好看！”

“走都走不稳，总像要跌交一样。一点也不好看。”凤珠说。

凤珠抗议没有用，还是要包小脚。八天痛楚后，一天早上，凤珠抱了一团裹脚布，跑到芳音面前，一丢，说道：“我包够了。”

“那怎么行？还早呢。”芳音说。

“我一定不包了。”凤珠气鼓鼓的走了。

“看你以后嫁不嫁得出去。”看小女儿走掉，芳音无奈地喃喃的说。

文家自设有私塾，供近亲子弟就学。义章在私塾上了三年学，就到绍兴东湖通艺学堂去上学。义康进私塾读书的时候，凤珠说也要去上学。但她上了十天学，就不要上了。《百家姓》、《三字经》实在太枯燥了。义康十分聪颖，但不用功，读了几年私塾，就转到县里的学堂。应付功课虽游刃有余，却也无意深造。家业丰富，十八岁就回家娶亲了。

弟弟义章都已娶亲，凤珠却还未出嫁。倒不是没有人来提亲。以凤珠的聪慧娟秀，文家的家世，不少大户人家愿意来接亲。但有些守旧的世家，得知凤珠的天足，就不免犹豫了。另外有些来提亲的，仁表和芳音又看不上。再加芳音实在宠爱凤珠，能多留女儿在身边一天就多留一天，因此就把凤珠的婚事耽搁了。

这一年，弟弟义章结婚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凤珠都

---

是姑妈了。芳音想不能再拖了。恰巧廷山在商会同仁宴会上听到文家有淑女待字，就回家和良婉秀梅商量。

“我听娟妹谈起，他们和新昌梁家有来往。”秀梅说，“梁夫人就是文家的小姐。我可以找娟妹去探探。”

过了几天，秀梅打听回来说：“娟妹说，文家凤珠小姐是掌上明珠，秀外慧中，就是性格比较强，一双天足，而且年纪大了一点。”

“年纪大一点有甚麽关系？”廷山说，“是四岁吧！良婉大我八岁呢。还不是挺好的。至于性格强，我们家口单薄，需要能担当的媳妇。”

“天足也不坏。”秀梅说，“我还真希望我也有天足。这小脚真是麻烦。而且现在风气开了，有天足的愈来愈多了。”

“那我们就烦智修去提亲吧。”

廷山在嵊县商界德高望重，仁表早已闻名。早年九余文章夺魁，也曾轰动一时，但一直没有来往。钱智修来提亲却是他未曾料到的。因为也不知那年青人底细，只好说要同内人商量商量。

芳音听说在上海写文章出名的钱智修来说亲，就兴奋的问仁表是那一家。

“是城里谦吉钱庄，至大茧行的夏家。”仁表说。

“你知道这夏家吗？”芳音问道。

“这年青人的祖父在商界很有声望。他少年时家遭洪杨之难，可说是白手起家，创办了嵊县第一家钱庄。独子才气横溢，可惜早早过世。冠昌这年青人也是独子，不满两岁就丧父了。家里人丁确是单薄一些。”

“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少些是非。这年青人怎样呢？”

---

“据钱智修说，冠昌也像他父亲，聪明绝顶。在学校里，无论嵊县上海，都是第一。他在上海进的是徐汇公学。法国人办的。所以也通洋文。他因为成绩好，最后一年还要他做附属小学的教师。只是他年纪小一点，比凤珠要小四岁。”

“我也比你大一点。只要他们不在乎，有什么关系？”

“我想那天要冠昌来让我们看看。也叫义章回来和他谈谈。”仁表说。

过了几天，冠昌坐了轿子到白泥坎文家拜访。白泥坎在嵊县东乡，离县城二十来里。与南边的大镇黄泽就只隔一条黄泽江。沿江向南不远就入新昌县境。西北方向山丘起伏就是四明山。翻过山就是奉化县了。冠昌不常到乡间走动，坐在轿上浏览风景，真还赏心悦目。

他心境很平静，一点也不紧张。他在上海，风气比小城嵊县要开通得多，又进的是洋人办的学校，男女自由恋爱择偶，已渐渐成时尚。他未尝不心向往之，但因年纪尚轻，专心学业，没有向这方面考虑。现在家里长辈要他成亲，他明瞭他们的心意是顾虑到家门的单薄，希望能早有儿孙。祖父祖母母亲这样一直宠爱他，他无意违抗，但也并不感到兴奋。他是孝子，他是在尽孝道。

在院子门口相迎的是义章义康兄弟。他们让进冠昌到书房。“家父被人叫到镇上去了。回头一道吃中饭。”义章一面走一面说。

义章已经二十九岁，曾在北京计学馆习财政经济。毕业后，任度支部主事，掌理财政。民国成立后，回到浙江，在财税机关任事。所以已经成家立业，是社会中坚份子。义康虽比冠昌大两岁，也已为人父，但一向优处家园，只是一纨绔子弟。



---

“听说你刚从上海读书回来。去了多久？”他们坐下后，义章问道。

“三年。前半年全家都在上海。后来，我寒暑假都回嵯县的。”冠昌答道。

“我听说你进的是徐汇公学。那是怎样的学校？”

“徐汇公学是法国教士办的学校。是耶稣会教士办的。明朝末年到中国来传教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教士。”

“你也信耶稣教吗？”义康问道。

“不信。虽然校长，教师都是教徒。但学生可以不信教。而且非教徒，不用上神学课，不参加礼拜。信仰绝对自由。这和其他教会学校很不同。”

“现在有些新派人士是无神论者。你也是吗？”义章问道。

“我不能算是无神论者。我基本上是儒家。”冠章想一想说道，“孔子说‘祭神如神在’；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是一种对冥冥之神似信未信的态度。家里长辈祭祖拜菩萨，我也拜。而且虔诚的拜。我也念过一些佛经，觉得很有道理。”

“你觉得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在《论语》里有两句很扼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什么是恕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大不同的一点。耶稣也讲‘爱人’，但更强调的是‘信我才得救’。强迫人信教，甚至于残杀异教徒。”

“想不到你在教会学校受过西洋教育，倒还是孔孟之徒。”义章笑道。

“其实我最欣赏的还是诸葛孔明‘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两句。有一天读《文子》，才知道出自老子。申韩法家又源出道家。在古人中我又很赏佩王安石王荆公。所以我

---

还并不完全是孔孟之徒。”

“是呀。我们就是传统的‘士’。你学校毕业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我本来已经考上北京大学文科。但是局势不稳，我爷爷身体又不大好，就不去了。爷爷要我学学钱庄的业务。再看吧。”

当晚，义章这样向父母报告：冠昌聪颖灵秀，又是一位君子。

---

## 第七章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日，夏冠昌和文凤珠在嵊县东后街夏宅诒燕堂结婚。冠昌多年后对这一婚姻的描述是：“新妇文君，端丽明慧，才高心细。虽非自择，允称嘉耦。”冠昌不喜凤珠这一名字，结婚三天后，他替凤珠取字‘采倩’。以后她就以采倩为名，日久很少人知道她曾经叫过凤珠了。

作为新妇的采倩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太公太婆廷山夫妇对这孙媳妇是宠爱无比。但当家的娘娘秀梅却无法和亲娘相比。虽然和睦相处，总有一些距离。秀梅其实也比她大十六岁，比她的大姐大不了几岁。因为冠昌对他母亲绝顶孝顺，她也只好依样。她来自富甲一乡的世家，从小娇生惯养。夏家却是勤俭起家的商户，家中虽有仆妇，但许多家务秀梅都亲自操作。秀梅并不吩咐采倩做事，但采倩自觉的也跟着操作。采倩性格坚强，她对冠昌又敬又爱，决心做一个好妻子。

冠昌和采倩结婚满一个月后。一天，秀梅对冠昌说：“你读书读得这么好，我知道你很想去上大学。我也希望你再去深造。但是爷爷近来身体比较差，希望你在身边，也希望你在生意上帮他忙。他不想勉强你。我同你二舅商量，

---

他说也许你先到谦吉钱庄去做个三四个月看看。说不定你会喜欢。你说怎么样？”冠昌是孝顺儿子，就答应了。

廷山虽然是钱庄的东家，现在已不大管事。是刘掌柜在主持业务。小城的钱庄本来规模不大，由国人办的新式银行已在上海宁波兴起，虽还没有延到嵊县，但已可预见钱庄的末路了。冠昌来到谦吉钱庄，一切从头学起。记账，出纳，验收抵押，招呼顾客等等，他本来聪明灵活，所以一学就会。但他并不喜欢，因为兴趣不在这方面。而且他默默观察，觉得这钱庄暮气已深，前景暗淡，没有办法可以挽救。因此心情非常郁闷。

在钱庄做了两个月事，冠昌就病倒了。不是普通的病，竟是痘疾，也就是天花。因为年纪已很大，发热特高，十分危险。那时采倩已有身孕，看护病人的重担就落在丫鬟梅香身上。请了中医西医来看，都束手无策。秀梅一方面念经拜菩萨，另一方面力持镇定，安抚公婆媳妇，且尽量使病房安静卫生。冠昌就这样僵卧二十多天，没有吃什么药，竟慢慢的痊愈了。而且脸上都没有留下疤痕。可是看护他的梅香却因此也染上天花。她没有冠昌的好运，就这样去世了。梅香在夏家多年，年龄和冠昌相若。甚至到晚年冠昌回忆到这一场险病，就不免歉疚的想到梅香。

冠昌病愈后，廷山就带了他到绍兴甯疆去扫墓。夏家先祖的坟墓在甯疆，冠昌度过了这番险难，廷山觉得是祖上保佑，所以带他来祭祖谢恩。随后廷山就同冠昌到上海。路上，廷山对冠昌说：“你娘对我说，你不适宜做生意。我看也是如此。到上海看看，有没有读书或者其他机会。”

到上海后，冠昌就到母校徐汇公学去拜访姚缙唐校长。姚校长见到他的得意门生，非常高兴。先贺冠昌新婚之喜，然后听他说想在上海发展。就立刻提出可以聘冠昌在徐汇

---

中学部做教员。那是一九一五年三月。但他在徐汇中学只教了一学期的书。

四月，他看到商务印书馆为预告出版《辞源》，先印了样本宣传。冠昌发现其中几条，例如“吴会”、“长城”等有错失，就写信给《辞源》主编陆炜士商榷。陆炜士是一位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学者，立刻礼聘冠昌加入商务印书馆参与编辑。於是冠昌在教完一学期书之后，就转到商务印书馆工作。那时他还只有十八岁。编辑《辞原》共事的先后五十多人，没有他人是三十岁以下的。

编辑室位在涵芬楼上。涵芬楼藏书极丰。冠昌有闲时就常常下楼涉猎所藏。编辑同人有张菊生、吴稚晖、郑苏堪、高梦旦、蒋竹庄、傅纬等人，都是一时名宿。他和他们平等讨论问难，进益非常多，还胜过入大学肄业。

一年后，《辞源》出版。主编想到冠昌之进馆是因为揭发了地名的错失，就要他创编《中国地名大辞典》。他这时也从徐汇教员宿舍搬到商务印书馆在宝兴里的宿舍。同住的有翟孟举和沈雁冰两位意气相得的年青人。

翟孟举字写得很好，他模仿张裕钊濂卿的字，可以乱真。

沈雁冰比冠昌大一岁，他古今文学都熟，上过北京大学预科。预科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就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来工作。他非常用功，专心一志在文学方面。就见他每天在认真细读《汉书》，《文选》，到深夜才休息。在食堂里吃饭时，他们就会谈论时局及个人志趣。他们两人

对文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商务印书馆发行好些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后者顾名思义，就以刊登小说为主。前者是一种综合性的杂志，也登小说和散文。

沈雁冰对《小说月报》很不满意，因为其中小说多半、

---

是风花雪月之类，翻译作品又大多是文言，觉得应该改革。

“我觉得小说，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象，讨论有关人生问题。”沈雁冰说，“不应该只是为了消遣。外国的作家，像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雨果。他们的小说的内容、思想，多么丰富高超，文字多麽优美。我们应该创造这样的文学。”

“的确如此。”冠昌表示同意，“我们现在是处在变革的时代，许多方面还在摸索。文学也是如此。也许可以先从翻译着手，看人家的文学是怎样的。”

“我也这样想。我现在在翻译一些弱小国家的文学。至于创作，就需要生活经验，需要一种不得不写的冲动。翻译算是预备的训练吧。”

“在外文中，我的法文比较强。我也想翻译一些法国作品，像莫泊桑、都德的短篇小说。”冠昌说，“我们在商务印书馆有一优势，我们出很多杂志，可以设法加入编辑。”

“你知道陈独秀先生吧！”雁冰说，冠昌点了点头，“他最近在上海办了一个《青年杂志》，宣扬新思潮。在文学方面也有些新看法。值得我们借镜。”

才是民国五年，国体已有过反复。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二十日选黎元洪为副总统。本来首都已定为南京。二十九日北京有兵变。袁世凯就请参议院改移首都于北京。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十三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五月七日，参议院决议国会采“两院制”，定名为参议院与众议院。

议员的选举方式是一种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混合使用。国会议员每省有一定名额。议员经初选与复选而产生。

---

初选为直接民权，凡有选举权的公民均可参加投票，选出五十倍于定额的候选人，再有这些候选人互选出定额的众议员。参议员则由省议会选出。

选民必须是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有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且有小学毕业以上或同等学历。因为排除了妇女，又有财产与教育程度的限制，只有10%左右的公民才有资格选举。

为了国会的选举，同盟会就扩大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并招纳小党，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成立国民党。选出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乃由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十月，各级议会选举开始。袁世凯虽然大权在握，政权，军权，经济都一把抓，但对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些运作，却不在行。结果在宋教仁策划领导之下，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占绝对优势。宋教仁因此宣布，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奉袁世凯电召，预备自上海赴北京。在上海北站遇刺身亡。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然出于袁的意图。孙中山于二十五日自日本回到上海，力主起兵讨袁。七月十二日，李烈钧于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文告，起兵讨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但因国民党军力薄弱，且内部意志不一，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失败了。

袁世凯澈底击败国民党后，于十月六日以军警数千人冒充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选举袁为正式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十一月，袁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于是议会陷于停顿状态。至一九一四年一月十四日，袁索性下令解散国会。二月二十九日，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

十二月，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此法，大总统实际成为终身职。其间，七月八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但袁世凯并不以终身大总统为满足，他还想做皇帝。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宣布成立筹安会，说要研究“国体”问题。九月，“全国请愿联合会”在京成立，并向参政会请愿，要求变更国体，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十二月上旬，“国民代表大会”在各地投票，全体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一致通过赞成君主立宪国体。十一日，参议院乃向袁世凯上书，推戴袁氏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于十三日即位，并令一九一六年为洪宪元年。

其间，在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万言长文，于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报’发表。十一月，中华革命党员陈其美运动肇和军舰起义，并攻上海制造局等处，旋即失败。

梁启超在清朝本是保皇党，主张君主立宪。但他的主旨是立宪，反对改变国体。因他认为改变国体太危险。现在既已共和，不应再改国体。他的文章在《京报》刊出后，全国各报闻风响应，纷纷转载。一般舆论都反对帝制。十二月，梁启超与蔡锷分头离京南下。蔡锷是于十二月二日自天津赴日本，然后转香港，于十九日抵云南昆明。梁启超则于十六日离天津，十八日抵上海。二十五日，蔡锷于云南起义，宣布独立，声讨袁世凯。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告独立。三月十五日，广西独立。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洪宪皇帝只做了八十三天。帝制虽撤销，袁世凯仍是总统，所以倒袁浪潮并未停止。四月，广东、浙江相继独立；五



---

月，山西、四川、湖南独立。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死。七日，黎元洪代理大总统职。独立各省先后宣布取消独立，可是军阀割据的局面也就开始了。

梁启超于一九一六年三月初自上海赴香港，五月下旬又回到上海，十月方再离去。在这期间曾在青年会讲学。冠昌对梁启超心仪已久。梁的文章不但立论透彻，屡有新见，而且“笔锋带有感情”，冠昌几乎每篇必读。这次梁启超在上海讲学，冠昌也尽可能抽出时间去听。

一天，梁启超讲完之后，冠昌上前去问一个问题，且自我介绍。梁启超忽然说，“我知道你。钱智修向我提起过。年纪轻轻已在参加编《辞源》。要不要什么时候你到我那里谈谈？”

冠昌喜出望外，过了两天他就到梁在上海的临时寓所去拜访了。

“读史是非常重要的。”坐下不久，梁启超就说，“读史的目的是什么？像《资治通鉴》，过去是为帮助帝王治国。现在就要为人民。读史要设法了解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

“读史书，我们就看到一个英雄人物。是英雄在创造历史吗？”冠昌问道。

“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看起来是像他们在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可是英雄后面有人民，有社会背景。没有这位那位英雄、别的人物在另外的时刻，还是会把历史推向同一大方向。”

“我拜读过梁先生的《王安石传》，确实是道人所未道。”冠昌说。

“王安石生前被责难，死后几百年背骂名。可是没有人能怀疑他个人的德行、气节、学术、诗文。他的变法，

---

现在看来是多麼合理。他超越了他的时代。从王安石让我联想到英国的克伦威尔，也是一位失败的改革英雄。”

“梁先生您要为王安石立传，是也有感于你们变法努力的失败吧？”

“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要适应时代需要，不变不行。”

“中文外文，这么多史书，这么多书，要怎样读？”冠昌问道。

“我读书用两种方法：一为精读，一为浏览。有些书只是浏览一过，得其大要。有些书却要细细精研。”

“今天受教先生，得益无穷。最后还想请教如何处世？”冠昌问道。

“我有八个字自勉：心安理得，海阔天空。”

---

## 第八章

冠昌在商务印书馆除编辑《地名大辞典》外，亦为馆中审查有关文学哲学的外来稿件。工作相当自由。隔两三个月，他就回嵊县与亲人团聚。结婚不到一年，就有了第一个男孩子，取名为孝曾。意思是孝顺曾祖父母。第二年又得一子，取名敬曾。连得二子，一家真是高兴。采倩本来还有跟冠昌到上海的念头，现在有了两个幼儿，也只好打消了。

这一天，小学老同学宋希尚来访冠昌。他们在嵊县读小学时，曾组织了一个勤业社。社员除他们二人外，还有赵观涛、周岩、陈空如、裘配岳、杜尔梅、郑午昌、谢自新、钱希乃等七八人，常在一起学习讨论。现在已各奔东西，宋希尚这两年在南通，路过上海回家探亲。老朋友相聚，十分亲热。

他们走到城隍庙，随便上了一家叫访鹤楼的茶楼，点了面点和小笼包，一面看窗外熙来攘往的人流，边吃边谈。

“我在上海就是教书编书，谈谈你在南通的经历吧。”冠昌说。

---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我十岁时，就是一九零六年，我们家乡八月间，连遭五次大水。三年之后四月里，又有大水。还冲毁了中南乡那里的黄金堤。田禾庐舍飘没，惨不忍睹。那时候我就私下矢志水利报国。三年前，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招生我就去报考了。很幸运的，居然录取了。”宋希尚说。

“是呀，我是记得你到南京去上学。怎么会到南通去呢？”

“我毕业后和三位同学分发到南通保坍会去实习，就到南通去了。”希尚说，“你知道张季直吗？”

“当然知道。甲午年的状元张謇，鼎鼎大名。”

“季直先生是南通人。他做全国水利局总裁，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就是他创办的。他做了状元以后，感觉国事日非。就决定回到家乡发展实业。他虽然有志于治河、治江、导淮这些重大水利事业。但这些工程工巨事艰，非一人力量可及。以当今政治情况，也不易推动。所以他就退而谋地方性水利建设，一方面是造福乡里，同时也有示范的意义。因此成立了保坍会。”

“保坍？是保护江岸不让坍坏吗？”冠昌问。

“南通在长江北岸，自天生港，任家港，以至狼山的小洋港，东至海门，江岸恰成一大弧线，受上游流量的袭击，每年总要坍去数十丈之多。如遇潮灾，甚至于数百丈。季直先生就发起组织保坍会，还请了荷兰专家特莱克先生主持工程。我就在特莱克指导下见习。”

“我很羡慕你，已经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冠昌不胜感叹地说，“我的志趣是在文史方面，北京大学去不成，现在这样，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

“你不应该叹气。你到现在还一帆风顺。”希尚说，“以

---

你的才智，定能施展大才。目前且等待时机吧。其实以我看来，北京大学文科不去也好。文科毕业后做一名学究，可惜了你的才华。”

“谢谢你对老朋友的偏爱。”冠昌说，“我看我们勤业社的社友，向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观涛、周岩、空如都去进了保定军校。观涛且已经毕业当了军官。他们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配岳要在上海办织绸厂，恐怕已筹备得差不多了。尔梅在申报馆做编辑，也常常在报上写文章。午昌是艺术家，他的山水画已有些小名气。自新和希乃都在中学教书。我看我们社友，在军界、工程界、实业界、新闻界、艺术界、教育界都有发展，真值得兴奋。而嵯县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

“只差没有向政界发展的。冠昌，看你的吧！”

一九一八年，姚缙唐自徐汇公学调长震旦大学，邀冠昌任秘书，同时在校中法科肄业。地名辞典还未编完，他就带到震旦续编。法律虽然不是冠昌素来的志趣，但门门学问一旦深入，都有乐趣。冠昌是绝顶聪明的人，学了不到一年，就觉得法律这门，进可济世致用，退可钻研著述，且易安家立业。他就定下心来专心学习。震旦大学里法科最好，法国教授巴和兄弟尤其有名。

姚缙唐虽是法国人，中文也有相当修养。对王阳明的学问事功特别欣赏。就邀冠昌合作翻译王阳明《传习录》为法文。冠昌先译成法文初稿，姚缙唐再加以润色成为典雅的法文。对冠昌而言，不仅要深入了解阳明哲学，更因此使他的法文程度大大提高。这一译著先刊登在一九一九年的《震旦校刊》上，后来又寄到巴黎作为专著出版。

这一年十月，伤心的事发生了。

自从四年前冠昌到上海工作后，采倩经常带了孩子回

---

到白泥坎乡下娘家去住。在婆家，丈夫不在，要侍候太公太婆，要听婆婆指使。回到娘家，是亲娘的宠女，是豪绅门户里的姑奶奶。她自然喜欢回到娘家。常常一住就是几个月，只在冠昌从上海回家时，她才回到县城。她知道婆婆不高兴，但秀梅既不明言，她也就不理会。

在白泥坎，大哥义章在湖北任教于吏治研究所，不在家。但嫂嫂孩子都在家。她最亲近的弟弟义康却没有远游。义康的大儿子重钦，是一九一四年生的，义章的女儿湘筠，小两岁。和孝曾敬曾年龄相若。他们一道玩得很好。重钦是这家族长孙，又聪明零活很得长辈喜爱。采倩也特别喜欢这一位侄儿，倒不太喜欢湘筠，嫌她太娇一点。

这一年九月，采倩带了孝曾敬曾回到娘家。十月里一种传染病扫过白泥坎一带的乡镇，高烧、呕吐、腹泻，孩子们都感染了。孝曾敬曾竟一病不起，在一星期内，相继不治。

冠昌接到消息后，立刻请假回到嵊县。廷山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好不容易延广门户的希望，至少是暂时破灭了。一家人都悲伤，他必须维持平静。冠昌回来后，他对冠昌说，“你媳妇还在白泥坎，你去安慰安慰她吧。”

冠昌见了母亲。秀梅的反应却强烈得多。说说就哭了起来：“多可爱的两个娃娃！都三四岁了。白泥坎乡下地方，不干净。又没有好医生。唉！”

去白泥坎之前，冠昌先去找了一位学长裘谔臣。他在上海学了西医，回到家乡。当时是嵊县洋教士之外最早的西医。冠昌想了解一下儿子们究竟为甚麽突然病故。

“谔臣兄，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冠昌开门见山的问道，“我的两个孩子，最近一下子在白泥坎得病死了。怎麽会这样呢？”

---

“你知道是怎样的症状吗？”裘谔臣问道。

“说是高烧，呕吐，腹泻。”

“我看多半是霍乱。或许还并发伤寒。这一阵乡下是在流行这两种传染病。一般中医可以对付慢性的毛病。但是对这种急性的传染病，就会措手不及。”

到了白泥坎，采倩眼泪汪汪的抱着冠昌哭道：“怎么办？对不起。”

“这又不是你的错。传染病刮来了，谁也挡不住。我们还年轻，来日方长。”冠昌安慰采倩。

“我不该常常回白泥坎的。”

“我了解。”冠昌说，“总也怪我不能在嵯县陪你。可是一时也没有办法。还要努力奋斗几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结束，但中国的情形却是一片混乱。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死。七日，黎元洪代理大总统职。但黎元洪并没有多少实权，从此开启了军阀混战的时期。

不到三年时间，段祺瑞三度被任命内阁总理。第一次任命是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去职。但因六月有张勋复辟之举，段祺瑞马厂起义，讨平张勋。于是七月二日又奉命组阁。又因对南方内战失败，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去职。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奉命组阁，可是也只做了半年时间，于十月十日去职。

袁世凯于一九〇二年开始训练新军，四年后建立新军六镇，是为军阀的创始。袁世凯死后，就以段祺瑞势力最大。可是政令出不了北京城。地方上军阀割据，各自为政，而且互相攻打。军阀的派系及割据地盘有如下列：

---

皖系： 段祺瑞。  
直系： 冯国璋，曹锟，吴佩孚。  
奉系： 张作霖，张宗昌（山东）。  
山西： 阎锡山。  
浙江： 孙传芳。  
江苏： 齐燮元。  
广西： 陆荣廷，沈鸿英。  
广东： 胡汉民，陈炯明，龙济光。  
湖南： 谭延闿，程潜，赵恒惕。  
贵州： 刘显世，王文华，袁祖铭。  
云南： 蔡锷，唐继尧。  
新疆： 杨增新。

川康： 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熊克武，刘湘，刘文辉，杨森。

在这段时间，孙中山就在南方活动。他于一九一七年到广东。因北京政局混乱，号召在广州开非常国会‘护法’。九月一日，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依附军政府的主要是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的军阀。但他没有做太久。次年五月，他就辞去海陆军大元帅之职，而出国到日本。军政府改为总裁制，有总裁七人。国家大体上形成南北对立局面。

一九一九年，发生了五四运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参加协约国取得胜利。理应恢复德国强迫侵取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岂知段祺瑞政府为向自日本借款，秘密出卖国家利益。一九一八年，德奥失败后，召开巴黎和会。会上各国竟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都让给日本。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三千余



---

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示威运动。他们一直到赵家楼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冲入大门，殴伤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被捕者三十二人。北京学生於是罢课。接着全国学生及工商界纷纷罢课罢工罢市响应。

这发生在五月四日的学生运动实在只是五四运动的标志。五四运动涵盖有更广更深的意义。这是政治运动，又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特出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

一九一六年，陈独秀在北京创办《新青年》杂志，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反对孔子学说以及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旧伦理道德；提倡白话文。胡适并随之提出文学革命。鲁迅就在以礼教吃人为中心思想，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实践为文学革命呐喊。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李大钊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中国来。

除封建势力，国民党以外，新的政治力量因五四运动而开始萌芽。全国性的罢工激发了工人阶级的觉醒，所谓民主政治的腐败呼唤着更彻底的社会革命。在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中有张国焘、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中坚分子。

五四运动的风潮很快就漫向全国。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上海二十五校二万余学生实行总罢课。六月五日至十二日，上海总商会号召全国总罢市。六月五日至十日，上海两万多工人参加罢工。冠昌很热切地注视着这运动的发展，但没有直接参与。他虽是半工半读的学生，但也是学校的职员。他的身份使他只能在旁暗中支持。

---

## 第九章

在震旦大学读了快四年书，一九二二年七月，冠昌以第一人自震旦大学法科毕业。

过去两三年中，采倩又新生了两位儿子。家中不久前因孩子夭折的阴霾，一扫而光。大儿子是一九二〇年十月生的。取名字成。这“宇”借自裘家。因为裘谔臣已有很健康的子女，他又是名医，为讨吉利，就依他儿子的排行，也用“宇”字。并且让宇成拜裘谔臣为亲爹。一年多后，一九二二年四月，又生了二儿宇远。

这两三年中，冠昌除在大学半工半读外，还为商务印书馆编辑《模范法华字典》，翻译莫泊三传、杜德、搞贝等的小说，有时还创作小说。都应其姑丈钱智修之邀，刊登在《东方杂志》上。译写小说都用新流行的语体文。钱智修盛赞谓“非时流所及”。有一年他还兼预科英文教员，学生中有于斌、徐蔚南等。但他虽在读法科，对国学仍有浓厚的兴趣。章太炎到江苏省教育会讲学，他不但去听讲，还访晤多次。章太炎也因冠昌是故人之子，特别关怀。冠

---

昌对章太炎的印象是“大扣大鸣，小口小鸣，真大师也。”

冠昌大学毕业后，就想到法国留学深造。但家里祖父母都已年过古稀，寡母二十年来一直操劳，再加妻子又新生两儿。要远涉重洋求学，实在无法下决心。祖父廷山素来有肝病。稍遇忧劳，就会感到眩晕。足力也差，走半里路就要休息。三年前，冠昌自上海寄归一本《因是子静坐法》。廷山潜心练习，竟收奇效。能徒步登山越岭三十里而不疲倦。使冠昌放心不少。

冠昌回到家里，就出国留学事，与祖父商量。

“姚校长觉得我应该现在就到法国去留学。趁年纪还轻，刚读完大学本科，课业纯熟之际进修，最为适当。”冠昌这样对廷山说。

“你自己觉得怎样？”廷山问道。

“我也觉得有道理。只是放心不下爷爷娘娘母亲。而且想到要走这么远，也有些犹豫。”

“我们倒用不着你担心。我现在身体很好。前几天我不是带你去鹿胎山一带走过？东走西走，走了一天也不累。现在交通方便，世界变小了。外国也不是那么远了。”廷山说，“到法国是预备在甚麽地方念书呢？”

“我希望进巴黎大学法科研究院。巴黎是法国首都，不仅是政治中心，尤其是人文荟萃之区。巴黎大学的教授多是在外省大学已著有声望，才聘请来的。都是一时权威。”

“到法国去留学，不知道要多少费用？我来想法筹筹看。”廷山说。

“不用。”冠昌说，“震旦大学会资助我去留学。条件是回国以后要在大学当教授。而且我为商务印书馆编的《模范法华字典》就将出版，可以有几千元稿费。《东方杂志》又要聘我为特约通讯员。也会收到一些稿费。都可以补助

---

留学经费。”

冠昌又去见母亲，告诉她要去留学。秀梅不但毫无难色，还鼓励他：“男儿是应该志在四方。不是有句老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去留学是既读书又行路。更好。”

“我只是觉得已经几年不在家伺奉妈和爷爷娘娘。现在又要远行好几年。实在心里很不安。”

“你尽管放心去。到外面身体第一要紧，不要太省。”秀梅拿了一个封套给冠昌说，“这是两百块钱，是我自己的钱。我知道你有大学的资助。这点钱就算是补助零用，好用得稍微宽畅些。”

冠昌走到自己房间，采倩正在为宇远喂奶。宇成有奶妈带领，宇远才生了三个多月，找的奶妈还没有到。冠昌看到两个孩子还这么小，而自己又将远行，心里十分复杂。

“我这次到法国去，恐怕时间要久一些。不像以前在上海，隔两三个月就可回来几天。”冠昌抚摸着采倩的肩膀说道。

“我真是不想你走。我也知道你的事业重要。但心里还是不想你走。”采倩低头说。

“我也舍不得你，舍不得孩子。可是这是难得的机会，难得的可以出人头地的机会。留学，就像以前考状元一样。”

“今年大水已发过三次，水进到院子里，淹到房间里。我们都只好避到楼上，好可怕。你又不在于身边。”采倩抬起头来说，“你答应我，回国以后，你再出门，要带我一道去。”

“好，我答应你。”冠昌说。

“你那天走？定了没有？”

“八月十日是娘娘八十寿辰。我想祝过寿，第二天走。”

冠昌的远行走得十分匆促。十一日在嵊县下船。船行不久，就因山洪暴涨，兼遇逆风，船家惶恐不安，不得已

---

于夜半折回。到第二天早晨才又启行。到百官后，改乘车去宁波。幸好已风消雨停，搭上去上海的轮船。十四日早晨抵上海，发现去法国的邮轮十七日早晨就要开船，行李须十六日下船。冠昌只好在上海很紧张的办事与少数至交酬酢后，匆匆登轮去国。

俄国革命成功及五四运动，使许多中国青年开始向往共产主义，进行组织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遂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先在上海，后为避免租界当局破坏，移到嘉兴南湖船上开会。到会的代表有十二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董必武、陈潭秋（武汉）、毛泽东、何叔衡（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济南）、张国焘、刘仁静（北京）、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代表）。重要的开创者李大钊和陈独秀没有出席大会。大会选出了三人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这些时期，南方北方都有军阀混战。在南方，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议决：“组织中华民国政府，选举非常大总统”。二十七日，选出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当天，任命广东省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大权握在陈炯明手中。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

六月十四日，陈炯明扣留廖仲恺，开始叛变。十六日攻打总统府。孙中山自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九日共五十五天，一直避难在永丰舰上。六月底，蒋介石自宁波赶到黄埔岛永丰舰上，护侍孙中山，直到到八月九日，相处共四十天。

八月九日，他们离开永丰舰，去香港转上海。一九二三年一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回

---

到广州，不再用大总统名义，改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八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考察军事。蒋介石开始崭露头角。

国际方面，一九二一年有九国（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华盛顿会议。先有五国海军协定，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拥有军舰比例 5:5:3:1.75:1.75。又有九国公约，约定中国市场门户开放。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月革命后五年，苏联成立。

---

## 第十章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冠昌乘法国邮轮亚摩巴士号离开上海。三等船舱有上下床各三张，六人一室。舱外有饭厅，有浴室，有藏书楼，有音乐跳舞厅，比内海轮船优胜多多。饮食固定是每天早晨七时早点，有牛奶咖啡面包等。十时午餐，两荤一素一水果一咖啡。六时夜饭，加一汤。口味都可以，足以果腹而有余。

甲板上置有藤椅，风日晴朗之际，冠昌就在其上坐卧，看书作字。倦了，就凭栏纵眺海水，顿觉心胸开豁。冠昌虽年年作客在外，却一直限于内河内海，从未飘洋于一望无垠的大海，此时就有开拓万古心胸之感，似乎胜过读书十年。

船行三天后，抵达香港。冠昌和同船朋友上岸，乘登山电车直达维多利亚山顶。俯视散布山间水滨华屋，隔海绿野远山，不禁为眼前美景所慑动。同时也不免感叹人力之伟大。因为在八十年前，香港还只是一人迹不到的荒岛。

离开香港两天后，抵达越南的海防。在海防停了三天，加装米豆等货物。再行两天，又靠西贡，是比海防更繁茂的大城。冠昌游览时虽见识到奇卉异葩珍禽猛兽，但也看到法国人虐待安南人民的情形，想见亡国之痛。因而想到

---

这番远涉重洋去求学，必当以振兴中华为志趣。

过香港西贡等大埠后，乘客增加不少，船中伙食也比以前讲究。每餐除面包葡萄酒可以随意吃喝外，其余牛羊肉蔬果点心咖啡色色俱全。在这邮轮上更可体会贫富之差距。他听到厨房经营包饭的人说，头等舱每人每日约十元，二等五元，三等则三元。他记得上海上好的公司大菜，每人每餐一元就够了。而许多学校的伙食费每月只要四元。

离西贡西行，经马来亚的槟榔屿，新加坡，锡兰的哥仑埠，非洲的奇布底，就进入红海。然后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达到欧洲范围。再十天就抵达法国马赛。自八月十七日离开上海，到马赛已是九月二十八日了。

在船上四十三天，冠昌不但饱览风光，也利用时间温习法文经济诸书，替商务印书馆翻译法文《家庭教育》。海上风物大如鲸鱼喷气，火山发烟；小如海鸟翱翔，飞鱼踊跃；都新奇可喜。船行印度洋中，波涛壮盛，许多乘客呕吐，冠昌却饮食晏然如故。一旦进入红海，波平如镜，但头两天酷热无比，过后就逐渐转凉。邮轮曾靠奇布底，地居大沙漠中，虽有商埠，而气象十分荒凉。居民都是黑人，遍身黝黑，据说风俗蛮凶，甚至有食人的。进入苏伊士运河后，更是水平如镜。四丈水深，可行数万吨大船。而两岸东望亚细亚，西望亚非利加，都是一望渺无崖际的不毛沙漠。

冠昌是早晨抵达马赛。船行地中海时，就先以无线电报给转运公司。船一靠岸，公司中人就到船相迎，并料理行李，且代买好赴巴黎的火车票。冠昌在马赛游览了一天，当晚就乘火车去巴黎了。

冠昌到巴黎后，先就住在旅馆中。这一家旅馆地处巴黎中心。门前并不热闹，而出街则十分方便。他在旅馆里



---

包饭，每天房饭钱约当华币四五元。比上海是要贵几倍了。巴黎大学要一个多月以后才开学，冠昌就借此时机，到处看看，熟悉环境。比起上海来，巴黎的交通要便捷得多。火车站有十一处，电车路线一百二十七条，公共汽车路线四十三条。此外，地底电车布满全城，汽车马车充塞街衢，繁华热闹非上海所可比。

巴黎留学生愈来愈多，有人发起组织了留学生俱乐部。他们因冠昌编过法华辞典，兼通中法文化，就邀请他演讲关于西洋人对于东方文明的种种误会。后来又得知他是‘东方杂志’的特约通讯员，就请他演讲英国政潮的经过情形。所以他虽到巴黎不久，学校尚未开学，已经十分忙碌。

住在旅馆，虽然方便，但是乡人来住的愈来愈多。同牢而食，结伴而游，如同在国内一样，有违到国外留学的意义。冠昌就决定搬家。他在巴黎铁塔之下，市西名胜蒲罗森森林附近找到一处人家。屋中布置华美，胜过旅馆。其家有儿子二人，虽年未二十，已各有职业。这铁塔路四十三号屋宇宽大，房客有十来人，各种经历都有。正可交往，以广见闻。但取价也比旅馆为贵。每日食宿要二十四法郎。再加学费，每月总需八百法郎以上，约合华币一百五十元。但这居所环境的确优美。大哲学家伯格森、大经济学家季特都住在附近。

十一月下旬，巴黎大学法科开学。但这之前，文科及其他文学院已开始讲演。冠昌也前去报名听讲，觉得甚有兴味。他在给祖父的信中这样写道：

“孙男读书十余年，自愧一无所成。而短中取长，尚以文学为近。此来友人中颇多以兼习文法二科为劝。谓后者所以谋生，前者则以自娱。二姑夫亦尝以此为言。虽自审力有未逮，而心不能忘。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

孙男不敏，窃有志焉。”

法科开学后，冠昌选读了这些研究院课程：宪法、行政法、国际法、国际私法、民法、刑法、法制史、政治学、经济学及财政学。教员都是当代名人，没有指定教科书。每开讲词旨，滔滔不绝，如银河泻水。平均每星期所记讲义，约有三四百页。

经济学大师季特是邻居，冠昌有一天特别去拜访。季特年过古稀，须眉皓白，两手龙钟，耳亦微聋。而精神矍铄，谈锋尤健。他这天没有鼓吹他提倡的合作社运动，却对时事颇有微词。而辞致婉妙，能以谐语发人深省，真不是等闲可及。

《模范法华字典》在上海出版，冠昌的名字渐渐为法人士所注意，常有人请他演讲。因为是用法文演讲，讲了几次，觉得于法语说话，颇有进步。有一次的演讲内容是介绍中国的文明，因为一般法国人以中国贫穷落后，不信中国尚有文明。他精心构思，这样向法国听众介绍。

他用孔子学说为经，历史故实及社会现状为纬，设法道明中国文明之真相及解释其中所以然之原因，以祛除西方人对于中国种种误会。孔子学说精深博大，他拈出‘仁孝礼’三字下手。分别说去，仁为做人之道，为孔子学说的纲领，为孔子之哲学。孝为事父母之道，推而广之以至于事国家，事鬼神；为孔子之伦理学，亦为孔子之宗教。礼为人與人往来之道，推而广之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后世所谓刑名法术即由此出；为孔子之社会学与政治学。冠昌接着陈述‘仁孝礼’三字在中国社会之势力，中国国家人民由此三字所受之影响。讲演历时一小时多，听众反应十分热烈。

前任天津法国总领事费西爱，听人说起冠昌的演讲，

---

特地请他去会面。此人曾在中国担任外交官二十余年，不但会说华语，且能执笔作文。于周秦诸子及唐宋古文皆有研究。他对冠昌说，留法华人虽多，但可与商量文事者却很少很少。所以希望同冠昌时向过从。

在留学生圈子里，冠昌也愈来愈受人推重。中国旅法学生会在巴黎开会，他被选为秘书。留法学生因为有一大批勤工俭学学生，数目高达两千。远多于留英留德的学生。勤工俭学的学生，初到法国，还要从头学法文，而且经济情况一般也较差，很少在正规的大学读书。可是都是抱了报国之志，远涉重洋来求学的，对国内的发展十分关切。因此各种的政治倾向都有。冠昌身为学生会秘书，与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接触。但他因功课甚重，没有投入政治活动中。

---

## 第十一章

快到年底的时候，冠昌接到一份电报，是老朋友宋希尚从比利时打来的。原来宋希尚于两年前赴美国留学，现已完成学业，预备假道欧洲回国。已经去过德国，荷兰。当晚夜车就要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冠昌住的公寓中正好有空房，就为他安排了一间房间。

希尚在巴黎只能停留三天，冠昌就带他去游览一些主要的名胜。他们登上世界最高的建筑物铁塔。巴黎市区及近郊尽入眼底。他们走上拿破仑凯旋门，不禁对这一代英雄，深感钦佩。尤其冠昌是学法律的，《拿破仑法典》虽已问世一百多年，依然是欧陆各国法制的基本。他们到‘罗浮宫’观赏了历代世界艺术珍品，也到福利倍日见识了全球闻名的歌舞。

那天，他们去歌剧院聆赏了古诺的“浮士德”后，漫步到香社丽舍大道上，就一家路边咖啡座坐下。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话。

“一下子，两年就过去了。还记得我和郑午昌，裘配岳那天到虹口送你上船。不想再见面是会在巴黎。人生聚散真难预测。”冠昌说道，“你还没有好好谈你在美国的经历。”

---

“我本来是要到麻省理工学院去跟费礼门教授学习。费礼门做过美国机械工程学会长，曾应我国政府之聘，任为顾问。于黄河运河淮河诸水道的治理方法颇有研究。那知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入学不久，他就转到布朗大学去了。我也就跟着转了过去。一年以后，我就在布朗得了硕士学位。”希尚说。

“布朗大学？以前没有听说过。”

“布朗是一所古老的大学，比美国还老。已经有一百五六十年历史。在波士顿南边的罗德岛州。罗德岛是美国最小的一州，不过也是最早的十三州之一。布朗学校不大，但是水准很高，环境也很好。”希尚接着说，“其实当年赴美，一个主要任务是应张季直先生之嘱，考察欧美水利。同行的还有一位沈季和君。我们一到美国，经费礼门的照顾介绍，自加利福尼亚起，先在美国西部各州考察水电，防洪，灌溉，垦殖等工程。又到南边纽奥连斯研究密西西比河河口的整治。然后再溯河北上，沿途视察保坍及截弯取直等工程，直至俄亥俄河。逐段视察渠化与各种船闸工程。最后到纽约参观大都市计划中之自来水、下水道、港湾、地下道及各级公路等。花了半年时间。随后沈君就先回国去。我就到麻省上学。”

“先考察，再读书。就晓得书本里，课堂上的知识，都不是空话，是有的放矢。真好。”

“我得布朗大学工学硕士之后，又实习了半年。费礼门老师觉得美国工程的设施，多是规模很大。是不惜工本作一劳永逸的计划。不像是中国现在所能学步的。就劝我绕道欧洲回国，看看欧洲的水利建设，一定会获益匪浅。”

“这样一来就环绕地球一周。真棒。”冠昌艳羡的说，“也得多花费好些吧？”

---

“其实相差也不过三五百元。从上海到旧金山，和从马赛到上海，我坐二等舱，都大约华币八百元左右。渡大西洋就是三百元。”

“那你回国以后有什么计划呢？”

“我听说张季直先生已出任吴淞商埠督办，我想我也会到张先生那里工作。”

冠昌拿出一张纸，交给希尚说，“我这两天花了点功夫，用集句做了几首诗，为你送行。我身边只带了王安石的诗集，所以就只好用他的诗。”

希尚将纸展开，见是用工笔写的四首诗：

集王荆公句送希尚东归

高材今复继前踪（送张卿致仕）

心事还能与我同（送质夫之陕府）

万里春风归正好（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

流传名誉满江东（寄沈鄱阳）

乡国去身犹万里（再寄溥侠曹郎中）

每瞻高躅恨归迟（寄张先郎中）

此时江海无穷兴（次韵舍弟赏心亭即事二首之一）

行路何妨更有诗（道中寄吉甫）

昨日春风马上思（梦张剑州）

海家一笑即芳时（送彦珍）。

遥思故国归来日（次韵酬宋杞六首之一）

传到江南喜可知（送刘和甫奉使江南）

行人尽道还家乐（道逢文通北使归）

何事纷纷客此身（尹村道中）

我忆故乡诚不浅（法喜寺）

几时杖履却相亲（次韵十四叔赐诗留别）

希尚走了以后，一天，冠昌在大学听完课，出了学校

---

大门，正在犹豫往那里走，一位穿扮时髦的中国女子走过身边，回头问他：“你是夏先生吧？”

“是的。”冠昌回答道。他看这位女士，落落大方，面貌端正，虽然眉目经过女性的修饰，仍露出一股英气。

“我是曾毓慧。”她伸出手和冠昌握手。

“久仰，久仰。”冠昌早就听说曾毓慧也在巴黎大学，却一直没有机会遇见。曾毓慧是一位奇女子。她系出名门，从小不羁。幼年坚拒缠足。父母为她订了亲事，她自己写信给对方退婚。十四岁进教会学校读书，十六岁就赴日本留学。不久就加入同盟会。清末回国，运送炸弹，协助汪精卫暗杀摄政王。后来又参与暗杀袁世凯，良弼的计划。几年前就听说她到法国来留学了。

“什么久仰！那来这些书俗套。”毓慧笑道。

“你是可以比美鉴湖女侠的名人。确实是久仰大名。”

“我听人说起你在学院里给的演讲，不但浅近易懂，而且内容颇有深度。才来法国不久，就能用法文作这样的演讲，实在佩服。”

冠昌听了有点不好意思，就问，“你也到大学来听讲吗？”

“我在这里上课。”

“你不是早就有学位了吗？”

“我几年前得的是法学硕士学位，现在想读博士学位。我们现在是同学了。”

“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可以时常向你请教。”冠昌很高兴的说。

“我每星期四晚上在家里招待朋友来喝喝茶，吃点心。欢迎你来。我就住在这里不远，克瑞霜街六号。”毓慧说。

---

“明天就是星期四。那我明天就来。”

冠昌以前听说过‘曾公馆’的名头。说是曾毓慧有很大的公寓，还从中国带了女佣和厨子，是巴黎有名的华人沙龙。第二天，吃过晚饭，他就过去了。

冠昌到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在场。有的以前见过，有的没有见过。曾毓慧看见他来，笑容满面地迎上前说：“你来了！我给你介绍。”

她带冠昌到一位胖胖的戴眼镜的年轻人前说：“这是傅斯年，五四运动健将。”又指着旁边和傅斯年在热烈讨论的另一位年轻人，“这是历史学家陈寅恪。”这些人冠昌都曾闻名，想不到他们都在巴黎。他们是似乎在讨论时局，他也就加入一起讨论。

过了一会，人愈来愈多，一共总有二十来人。除茶和咖啡外，桌上还摆了好几盘糕饼。甚至于有一盘瓜子，一盘松子糖。好些人围着两位中年绅士模样的人，谈得十分起劲。冠昌就走了过去。原来是在谈论报上有谣传列强共管中国之议。毓慧见冠昌过来，就拉了他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学者样子的面前说：“王先生，这是我的新同学，夏冠昌，才来巴黎不久。冠昌，这是王宠惠先生。”她又指着旁边那位姿态潇洒的中年人说：“这位是李石曾先生。”

这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名人。王宠惠是闻名中外的法学权威。他用英文翻译的《德国民法》，一直在英语世界通行。民国成立以后，他担任过外交总长，司法总长。李石曾也是国民党的主要人物，是留法勤工俭学计划的主脑，提倡世界主义。

“你也在巴黎大学读法律吗？”王宠惠问冠昌道。

“是。我是震旦大学法科毕业，才开始作博士生。”冠昌答道。



---

“很好。我们中国正是缺乏有水准的现代法学家。毓慧已经有些根底，又有社会经验，你可以多跟她学习学习。”

“正是。”冠昌朝着毓慧看道。又对王宠惠说：“以后，我也还要常请王先生教诲。”

冠昌与毓慧有好一些课程是相同的。下课以后他们常常一同到图书室讨论功课，有时也到路边咖啡馆喝咖啡谈论国家大事和文学艺术。毓慧以她丰富的政治阅历，对时事的发展常有独到的见解。这对冠昌为东方杂志写通讯很有帮助。冠昌的深厚的中国国学根底，以及他的法国文学的修养，也使毓慧心折。

在法国，与中国远隔万里，消息少而迟。冠昌的家书屡屡提到水灾和匪患，所谓匪患，半是真正的盗匪，半是来来去去的乱兵。嵯县这样的偏僻小城，竟也不能免难。而所得大局时势，国内新闻除内乱以外，就是索薪闹饷，或是掳人勒索，从未有过好消息。连驻外各使馆，以馆中经费经年不到，一次又一次向政府辞职。且声明如政府再置之不理，就要一律闭门归国。

另外各国报纸纷载列强有共管中国的意图，尤其激动留学生人心。有人就建议集会磋商抵制办法，并拟结队在大街上游行，以表示反对。冠昌是学生会秘书，他们来征求冠昌的意见。冠昌不赞成。他认为谣言不宜轻信。若有所表示，理直气壮的驳辟就可以了。不必如此大惊小怪。

“一般法国人对中国现状不太明瞭。共管之说也不过是一些报纸的一句空话。没有多少人听到。”冠昌说，“如果不问真假，便去结队游行，岂不是自己宣传要亡国的消息。”

他们听了以后，不以为然，还是要开会。冠昌就没有去参加。后来听说开会时，大家意见纷纭，争论不休，秩

---

序大乱，得不出要领。随后又谈到庚子赔款分配问题，到会的一部分工人因与勤工学生利害冲突，竟由口头争辩而致动手厮打。集会也就一哄而散。

---

## 第十二章

冠昌与曾毓慧有好几门课相同。下课以后常常一同到图书室或者路边咖啡座温习讨论功课。毓慧年纪比冠昌大五六岁，一生经历又丰富得多，谈到民国成立前后种种大事，不少是她亲身参与的，谈得眉飞色舞。冠昌也听得不禁神往。

一天，下课后。毓慧对冠昌说：“有兴致到河边走走吗？”

他们漫步走到塞纳河边，从一座桥走到又一座桥。隔河圣母大教堂耸立在河心的岛上，庄严而又似招人高攀。他们从路边阶梯走下，在一排长椅上坐下。

“这样悠闲自在的坐在这里真舒服。”毓慧说。

“真该常常来这里，晒晒太阳，浏览浏览河上风光。可惜忙着上课，跑图书馆，做笔记报告。难得可偷半日闲。”冠昌说。

他们静静地坐了一会，毓慧叹了一口气说：“做女人真不容易。”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冠昌诧异的说，“你年纪轻轻，已经做了一番事业，已经是女中豪杰。有几个男人及得上

---

你？”

“但是要再向前走就不容易。要真做大事业，还得依靠男人。”毓慧注视着冠昌说道。

“就在这里法国，圣女贞德，不也成就了大事业？”冠昌避开了她的眼神。

“倒也是。就要准备做殉道的教徒。她最后还是被烧死。”毓惠说，“中国历史上，像武则天这样雄才大略的人，也还要靠丈夫取得权位。在外国，无论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俄国的凯撒琳大帝，不是靠父亲就是靠丈夫起来。”

“政治上的发展像是这样，但也可向其他方面发展。”冠昌说，“例如文学方面，有乔治桑。科学方面有居里夫人。”

“可惜我在文学，科学方面都不行。即使居里夫人，她也还先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丈夫。”

过了几天，又有毓慧家的沙龙。这一天，天气阴沉沉的，像要下雪的样子，来的人不多，就只有七八个人。他们围坐一圈，谈话从国内南北对待到孙中山的处境。话锋一转又谈到孙中山休妻再娶宋庆龄的事。

“这也可以理解。”一位比较年轻的法科学生说。他叫文德明，新来不久。“孙先生身负国家重任，宋庆龄不但是得力内助，又能胜任对外酬酢。这是合理的选择。”

“何况现在是新时代，应该提倡婚姻自由。不是经过自由恋爱，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造成的婚姻是不必尊重的。”又一位赞成说。

“很有意思的是胡适之的情形。”另外一人说，“他是打倒孔家店的主将，主张婚姻自由。大家都传言，他在美国读书时和陈衡哲女士意气相投，往来密切。但他还是回到了那位只会打麻将的老婆那里。”

“胡和陈的关系，恐怕也只是传闻。”傅斯年说，傅可

---

说是胡适的弟子。

“我觉得胡适之虽然鼓吹打倒孔家店，在立身处世方面，还是受儒家深厚的影响。”冠昌说道，“他是在遵行‘忠恕之道’的‘恕’字。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是在为他的夫人着想。”

大家沉默了一阵。毓慧向冠昌看着，没有说话。

有一天，东方语言学校校长费西爱来找冠昌。“有一位爱尔兰诗人想找一二中国朋友同住，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他名叫崑仑，四十来岁。在爱尔兰有些名气，也写过剧本，办过文学杂志，和当代大诗人叶慈是很熟的朋友。他们夫妇在郊外查体庸有一庄园，他就想找中国文人同他谈谈中国诗词。”

冠昌犹豫了一下。

“离城是稍为远了一点。但是供食宿，而且也没有太多要求。只是和崑仑君有时谈谈而已。”费西爱接着说。

“好。”冠昌答应道，“我同房东说一声，下星期就搬过去。”

崑仑的庄园占地有五亩之多，环境清幽，取名为“玉园”。冠昌非常喜欢。每天晚上，吃过晚后，稍事休息，冠昌就口译古唐诗为英文，让崑仑写下。崑仑再润色成像英诗，寄到英国一家杂志发表。

这一天，他们谈论到中西诗不同之处。“有一首唐诗，很特出的显示中国古诗的一个性质。”冠昌说，“就是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这一首五律，并不是那么好。可是其中两句却非常精彩：

鸡声茅店月

---

### 人迹板桥霜

十个字，十个名词。却把一个人早起，听到的声音，看到天上地下的景象，住的旅舍、周围环境、天气，时辰都表达无遗。而且这两句还对仗工整，这在西洋诗里是见不到的。”

“确实是很特别。我们的诗总多少要顾到文法，虽然可以颠倒乱列。” 崑仑说道。

“意象的跳跃是中国诗的另一特色。举一个例子，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锦瑟》。意象跳来跳去，扑朔迷离，使人不能明白知其所指，却可以体会诗情之美。西洋诗似乎近年才开始有这方面的尝试。”

崑仑也给冠昌看他写的诗。冠昌选了一首比较简单的小诗：《少女》。用无韵的白话翻成了中文：

#### Young Girl: Annam 少女

I AM a young girl;	我是一个小姑娘
I live here alone:	孤单一人住这里
I write long letters	常写长长的书信
But there is no one	却无人可以投寄
For me to send them to. My heart	我的心教会我
Teaches me loving words to use,	用情爱的言辞
But I can repeat them only	但我只能向高高的竹枝
In the garden, to the tall bamboos.	在园子里重复我的倾诉
Expectantly I stand beside the door.	我站在门口期盼
I raise the hanging mat.	拉开门帘把信折好
The letter folded, I gaze out	向外张望
And see shadows of the passers-by.	就只见
In the garden the fire-flies	园中流萤明灭的柔光
Quench and kindle their soft glow:	投出路过的人影

---

I am one separated,  
But from whom I do not know.

和我离隔的，却是  
一个我不知道的人

Padraic Colum

---

## 第十三章

巴黎大学的法科博士考试，有三种程序。第一种是经济学口试，内分财政学，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四项。第二种政治学口试，内分国际公法，比较宪法，行政法，法国公法史四项。如两种口试俱能及格，再著书一种。冠昌对第一试经济学较有把握。第二试政治学范围较广，问题也较复杂，觉得须要加意预备，才能奏功。关于著书，冠昌想就中国问题着想。不但对他比较容易，而且在外人眼光看去，也比较新颖有趣。可是他法文口语虽可勉强对付日用应酬，但用以著书立说，就有些心虚。但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搬住玉园后，不但屋宇宽畅，饮食丰腴更非前居城中所及。而且费用还尤其便宜，实在价廉物美。屋前五亩大的园子，广植花木蔬果。还养了一些鸡兔以供厨用。晴天早晨五点，阳光就照进冠昌的房间，园中树林里的啼鸟也开始催他起床。冠昌一向在城市生长，未尝领略田间风味。没有料到现今反而在繁华甲天下的巴黎遇到，实在十分意外。

玉园虽在城外，但屋后有电车直达大学门前，需半小时。所以交通也还方便。且校中考试在即，有大半功课已



---

经完结，不必日日到校，冠昌正好就此幽静环境，趁此机会悉心温理故书。

学科考试结束后，冠昌比较有暇，就多为崑仑翻译中国古诗。自击壤，卿云及国风等古诗，以至离骚，再由汉唐宋明而迄于清末。冠昌先翻成法文，崑仑再自法文陆续译成英文。

为了要多了解法国政治运作的情形，冠昌得到驻法陈公使的介绍，可以往法国上下两议院旁听。院中日日有国务员出席与议员辩难，颇有意思。他因此对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有一具体的认识，同时也对他的政治学口试有所帮助。

冠昌也开始搜集论文材料。论文题目拟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或经济思想史，还不能确定。但带来中国书不多，在巴黎又无处可买。因此颇以参考资料缺乏为苦。这类论文照例应有五万字以上，也有长至数十万字的。而且脱稿之后，尚须刊印成书，不像平常短篇文字，可以空言搪塞。这时听人说，巴黎有国立图书馆，藏书之富甲于天下。内中中文书籍亦颇不少。但是轻易不借人读。所以冠昌还一直没有去过。现在为了要写论文，就去向公使馆取了一封介绍信去图书馆阅览借书。真发现这图书馆名不虚传。藏书之富，汗牛充栋不足喻其万一。即就中文书一类而言，也多至九千余册。自经史子集以至佛书小说，搜罗甚富。其中颇有宋明善本及冷书僻典，为中国国内所不经见。大开冠昌眼界。他因为有使馆介绍，领到一张长期阅书卷，所以看书十分便利。有这样大的书斋，优游其间，他起草论文，就不用求助其他方面了。

暑假到了，冠昌想趁此机会访游德国。他和一位朋友遂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九日乘夜车赴柏林。一昼夜之隔，确实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柏林市街整齐清洁，过于巴黎。

---

所见到的屋壁门窗器用什物，也都厚大方整，非巴黎所及。但因此甚多滞气，不若巴黎生动。其他方面，如人情思想，也像如此。法国人爱活泼，德国人守秩序，法人喜精巧，德人贵严重。冠昌觉得论语所谓“仁者乐山”可以代表德人优点；而法人则接近“智者乐水”。

他想到法德两国同处欧洲大陆，其间只一水之隔，而民族性质竟如此不同。所以累世以来，嫌隙相乘，迭为雄长。夙怨至今不解。恐怕从此以后终久没有解决的日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偿问题，到这时英德法三国之间还依然争论不休。因此德币马克价值也就日跌不已。冠昌到德国一星期，五天之间跌价五倍以上：

二十二日：一金镑（约值华银十元）换马克四百六十四万。

二十三日：换马克四百八十万。

二十四日：七百三十万。

二十五日：一千三百八十万。

二十六日午：一千九百万。

二十六日晚：二千一百九十万。

二十七日：二千四百万。

冠昌在德国盘桓了二十来天，遍游柏林一带名胜。在德国也有中国学生一千多人，据冠昌观察，一般用功程度尚不及巴黎。大概一方面也因受到市面不稳的影响。离开德国后，冠昌又途经比利时，在列日勾留了一两天。这番旅行虽不到一月时间，但对冠昌闻见思想，都有不少长进。

冠昌留学法国是得到商务印书馆资助的。他是《东方杂志》的特约记者。一年多下来，寄去了十余篇通讯。有：  
劳易乔治辞职声中之巴黎舆论一束；  
法国女子参政运动之四周；

---

法国经济状况概观；  
赔偿问题下之德国经济；  
法国中产阶级生活状况；  
法国丝织事业各面观；  
世界燃料问题（石油与战争）；  
对华神圣同盟；  
大战以来之德国社会党；  
金法郎问题之法国舆论一斑；  
法文杂志三百种编目。

每篇平均四五千言。另外还有《欧游纪程》，约二万字，在《新闻报》发表。

在功课之外，还要写这么多文章，再还要为昆仑翻译古诗，忙碌可想而知。但因为材料丰富，言之有物，所以并不十分吃力。

自德国回来后，冠昌除准备两届口试外，常到国家图书馆阅书。后来又在馆中发现一所中国书室，地位较为僻静。内中所藏多与历史舆地有关，多达七千二百余种。连同治年间重修嵯县志也在其内，其搜罗之广可以想见。他想这真不愧为世界第一大图书馆。他记得在上海时，常感借书之困难。徐家汇教会有大藏书楼，但不肯公开。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藏书也丰富，但也不准任人阅览。上海是中国文化中心，冠昌与徐汇商务都有关系，尚且有种种缺憾，其余更不必论了。反而现在在数万里外异国的巴黎，有这样予取予求的完备书斋，实在不可思议。而且这还是仅指中文书。在这国家图书馆中，其他国家，自法英德俄以至日本印度蒙古，凡有文字之书，重要者无不具备。

---

## 第十四章

冠昌奔走各处藏书楼，搜集材料后，终于决定论文题目为“中国法制史”或“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呈请校长选择。论文题目定下来以后，因为早有成竹在胸，估计半年以后，当可完稿。冠昌留学期间，一直为校中固定课程所牵，未能自由研究，自觉所获不如理想之多。就想再读一年，并且到英国去居留一段时间。英国的东方语言学校还有意要他任教。但家中却一再写信要他早早归去，而且资斧也不充裕，就决定快快将论文写好，毕业后即刻回国。

在这两年中，家乡发生事情确实很多。大水就发了五六次，所幸没有在城里造成大灾害。此外就是有匪患。这些年，浙江是在军阀杨善德和卢永祥控制之下。所谓匪患，半是由于真正的盗匪，半是指军队的不法骚扰。到一九二四年，直系军阀孙传芳就赶走了卢永祥控制了浙江及江苏。

在北方有又一次又一次的直奉战争。一九二三年五月，直系逼走总统黎元洪。十月，曹锟利用贿选，成为总统。但一年以后，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激烈之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随后，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在天津会商后，决定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祺瑞就任后，即与冯玉祥等电邀南方的孙中山北

---

上会商国事。

在南方，局势有些新发展。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通过了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就于八月派蒋介石等到苏联考察。他们在苏联三个月，于十二月初回到中国。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赶走了陈炯明叛军，十二月又自列强收回广东海关权益，再加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遂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举行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大会推举孙中山为党的总理，并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及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等。候补委员十七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蒋介石并不是中央执行委员，却是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这军官学校设在黄埔岛上，所以一般称为黄埔军校。五月三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

黄埔军校除蒋介石为校长外，又有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学生队总队长邓演达。许多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军事教育工作。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恽代英等担任政治教官。

黄埔军校发展得很快。八月十四日已开始招收第二期学生，十一月九日第一期学生就毕业了。孙中山鉴于国民革命运动在广东得到迅速发展，而北方军阀内部发生了重

---

大分化，遂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于十一月十三日离开广州赴北京去“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

冠昌提交论文题目，经校长审选，定为“中国法制史”。他於是编好目录再呈请校长核准。拟定的目录如下：

（一）绪论

（二）中国历史概述

1. 研究中国法制史之目的与方法
2. 中国公法史
3. 政体
4. 官制
5. 地方自治制度
6. 司法制度
7. 军制
8. 财政
9. 政教之关系

（三）中国私法史

10. 阶级制度
11. 宗法制度
12. 田制
13. 土地移转制度
14. 礼俗

（四）结论

15. 中国法制在中国政治上之地位
16. 中国法制与西洋法制之比较

冠昌想到写法制史，主要原因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工作，更不用说是用外国文字来写。中国旧书关于典章制度之作，如《史记》中之“书”，《汉书》

---

中之“志”，虽然文辞优美，但脉络不完，门类尤其缺乏，不免使人感到挂一漏万的遗憾。后世杜佑作《通典》，郑樵作《通志》，马端临作《文献通考》，门类虽然备齐了，可是其中故实，每条都是直抄原书，每有加以剪裁。就像一锅生米，不曾加以火候，虽多却不能饱腹。至于明清两代的会典，只是一代的现行则例，更无可足道。

冠昌体会到中国历来承周礼之教，凡事多少不免有“文胜于质”的弊病。这实在是中国与西洋文化不同的一个要点。西洋人是文质兼重，有时或者质胜于文，所以遇事皆注重方法。于各种学术皆有学术史。于哲学有史，于法律有史，于政治学经济学无不有史。学者想要研究一种学问，先找这一门的学术史读一遍，这样这门学问的源流沿革，就有所认识了。这确实是求学的大好法门。

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先觉之士，也很知道其重要性。所以像经学史，哲学史等也已次第出现。但是还没有法制史，经济史。冠昌想到孔子说过，“择其善者而从之”。西洋人这种遇事注重方法，于学术注重学术史，冠昌觉得确实是他们之所善，因此觉得有可从的价值。他先想写一部“中国经济学说史”，经再三研究，觉得中国自孔子“罕言利”孟子屡屡称“何必曰利”以后，后世的读书人对于经济之事都避讳而不道。因此经济学说湮没无闻，完全无法和西方相比，“经济学术史”和“政治哲学史”都偏重学理，乃是纯粹的学术史。而“法制史”大多有关典章制度，就要兼重事实，有所不同。

冠昌着手开写论文“中国法制史”，起先预备先写成中文作一底子，然后再译为法文。如此做法，虽多一番手续，实际上或反可较快。而且也等于已写成一部中文书稿。可是这样，法文文章势必逊色。因为翻译之时，中文语调先

---

入为主，写出来必定多是中国语气。以他自己的经验，作外国文章，求其清通无讹，实不甚难。然而若要求其词气语调在在皆是道地，使读者不觉其为出于中国人之手，那就非常不容易。冠昌这次决定直接用法文起稿，希望这部著作能较易为法国学者赏识，藉此以发扬国光。

他也曾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史”。后来听说梁启超在国内正在从事此业，恐怕会和他的计划雷同，就搁置这一念头。

法制，政治，经济三门，都是他学有所长的。但是冠昌起草论文后，兢兢业业，不敢稍事苟且。深怕为主试者所摈，则不但数月工夫废于一旦，而且所有印刷诸费也全虚花。他每写好十余页，即去与主试教授相商，征求意见。偶有不合即归而改之。如此则全文脱稿之后就比较有把握一次通过。

经过一百天全神贯注的撰写，冠昌的论文终于脱稿。草稿誊正后，呈交校长，由他送交国家学院院长阅勘。原来法国学制规定，凡博士论文完卷，必先经主试教授，本校校长，以及国家学院院长三人阅过签名，认为大致完善，然后可以付印。印成须先交与学校二百册，供教授会议研究，然后再定期召赴辩论。

冠昌论文于二月下旬脱稿，经审阅，付印，教授会研究，到四月中旬，才定下辩论日期。四月十八日，冠昌一早就起来，先走到塞纳河边，对着河水，静坐片刻，然后漫步到论文发表会场。

主试教授有三人，另外在场的有三四十人。有几位本校教授，也有几位看起来象是外校教授，更有不少法科同学。他看见曾毓慧和文德明也在座。

事先的准备虽然很紧张，真正一旦开始发表论文进行



---

辩论，冠昌却觉得异样的平静。他先扼要的将论文内容清清楚楚解说，然后就开始有问有答的辩论。辩论是出奇的轻易，因为无论教授听众，没有人对中国法制史有过研究。在这一论题上，冠昌就是当代世界权威。所以两小时后，论文就通过了。主试教授三人评定成绩，认为是沟通东西文化不可多得之作，准给以法学博士学位。

---

## 第十五章

回国之期日渐迫近，虽然忙着撰写论文，冠昌也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在法国，留学生也都十分关心国事。国民党在法国早有组织。许多有地位的名流如李石曾，王宠惠都是国民党员。新兴的共产党也由蔡和森等成立了欧洲支部，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党员。另外又有人发起组织新的政党，在里昂，柏林等处已有会所成立。在巴黎开会时，大家公推冠昌为筹备主任，他再三辞让，换了别人。冠昌的想法是，政党虽是共和国所不可少，但他现在还是学生，从事于此，实嫌过早。就是要历练自身，也应该以学术团体为基础，以为将来声应气求的预备，就可以了。像这样张皇号召，没有什么意思。做筹备主任，最惹人注目。有些人好出风头，会喜欢当。他实在没有这么多空闲精神对付这些事务。后来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在巴黎成立了青年党。

因为家里催归甚为迫切，冠昌虽有再多留一段时间的意图，也不得不放弃而作回国的安排。俄国近年以来，内部逐渐平定。欧洲英意等国皆在积极磋商谋与恢复邦交。

---

有友人自英伦来，谈到旅客自西伯利亚方面乘火车至伦敦者，一天比一天多。都称美沿途供应之舒服周到，比欧洲大陆各国，有过之无不及。车行时日，自伦敦出发，十四天即抵达中国境内的哈尔滨。比海轮的三十来天，要快多了。冠昌就有意走这条路回国。而且他这样还可以在从未到过的北京天津小作勾留。可是等到归期日近之时，却传来旅途不稳的消息。一则西伯利亚沿线，只有自哈尔滨到西伯利亚中段交通完全恢复，但自此中段至莫斯科，则开车时刻尚非十分规则。二则中俄之间现有外交纠纷，俄国且在外蒙古沿边调兵示威，所以旅客安全就甚有问题。由于这些变数，冠昌终于还是决定乘船回国。

冠昌买了六月二十九日日本邮船本根号的船票。早半个月也有一班，但已只有头等舱位，票价太贵。这一班他买了二等舱，已要六十四金镑，约合华币六百元，比来法国时之三等舱价昂贵甚多。不过起居饮食也比较优美，每舱只备两铺，空气要好得多。

冠昌于六月二十二日离开巴黎。行前中外友人纷纷饯行。他最后一次到曾毓慧的沙龙去，依然高朋满座。找了一个空档，他向毓慧道别。

“我们以后总会碰头的。”毓慧说，笑容里杂有略许伤感，“我不久也要毕业了。下一次沙龙就是最后一次。我们在上海再见吧。”

离巴黎前，王宠惠特地邀了冠昌去谈话。王宠惠曾任国务总理，司法总长，是当代法学泰斗。他读了冠昌的论文，非常赏识。他们相谈半日，王很希望冠昌能将论文译为中文，便利国内法界人士阅读。冠昌早有此意，受此奖赞，胆气更壮了。

冠昌离开巴黎时，不少友好到车站送行。有文德明、谢瀛

---

洲、楼同荪、费西爱及马丁教授等数十人。曾毓慧并没有来。车过里昂，他应曾仲鸣邀约，停留了四天。由曾陪同参观学校工厂。

二十九日在马赛上船，循来时原来水路，于八月一日抵达上海。

到达上海，冠昌所带盘缠已全部用光。幸好上海朋友甚多，就借了五十元应付开销。他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到母校震旦大学去拜望了师长及新校长，也受邀去参观了震旦衍生的复旦大学。他们都表示欢迎冠昌去任教。

上海之后，过杭州。他又停了几天。冠昌的舅兄文义章，义康都在杭州。义章前些年到湖北省财政厅任职，后又任教于湖北省吏治研究所。不久以前回到浙江，现任浙江省财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参与主持浙江省财政。义康本来在家乡优游，现在也出来随长兄出仕。已被内定为镇海船舶税局局长。

冠昌下榻于义章寓所附近的青年会，连日和两位舅兄叙谈别来种种，游览湖山，十分畅快。坐在西湖游船上，义章问冠昌道：“学成归国，你有什么打算呢？”

“看今日中国的前途，我看希望是在广东。”冠昌想了一想说道，“但是我出国这么久，家有老人幼儿，不好走得太远。我预备先在上海看看。”

“在上海已有安排了吗？”义章问道。

“我的母校震旦大学已说要聘任我做教授。复旦大学也说要我去。”

“这样很好。先在大学里立住脚，可进可退。震旦是法国人办的吧？”

“对。是耶稣会办的教会学校。但很开明。”

“那好。”义康说，“我正想到上海去置套公寓。我们

---

就可以有伴了。”

义章、义康都是儿女满堂。义章有二男二女，义康已有四男一女。对冠昌印象最深的是义康的两个儿子重钦、同钦和义章的女儿湘筠。重钦已有十岁，个子已长得很高，非常聪明。小小年纪已说将来要做工程师，而且是电机工程师。

湘筠则生得秀丽温顺，已经八岁。一直挨着‘大哥哥’跑来跑去。

八月十日，冠昌回到嵊县家里。全家欢欣莫名。他看见祖父祖母虽然还很健康，但已又显得更老了。母亲依然精神奕奕，看见他，掩不住的高兴。采倩更不用说，双眼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在大人前面，还只好暂时抑制情绪。

两个孩儿，大儿宇成，已快四岁，由妈妈牵着手，上前对陌生的冠昌叫‘爸爸’。小的宇远，虽已两岁多，还有奶妈抱着。这时就急急挣扎下地，跑向冠昌，也跟着叫‘爸爸’。冠昌见了这两个可爱的孩子，心想确是该早早回来的。

嵊县是小地方，乡人能到西洋留学的非常少。而在西洋读得博士学位的更是凤毛麟角。前些年有浦口镇的马寅初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了经济学博士，他这时已是北京大学首任教务长，全国闻名的经济学家。所以冠昌读了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回到家乡，十分受人瞩目。

浙江省在计划修一条公路省道。从绍兴经嵊县到金华。要从明心岭通过。明心岭地高，艰难险阻，工程费用会很高。羊毛出在羊身上，造路所费最终是要当地人民负担。商会就想向省里建议改道绕过明心岭。廷山是商会元老，孙子冠昌是新回国的洋博士，大家就公推冠昌到省里去交涉。

在回到嵊县一个月后，冠昌又到了杭州。他第一次接

---

触到中国的官场，与学校、商界相当不同。幸好有义章的介绍，他自己又有法国博士的衔头，所以没有吃什么闭门羹，见到了要见的官员。主持公路建造的厅长倒受过工程教育。冠昌将利弊一解说，他就觉得有理，事情就很快解决了。

既然到了杭州，冠昌就再去了上海，敲定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聘任。决定十一月去就任。回到家里，想到不到两个月又要离开，虽然相隔不远，还是依依不舍。祖父母和母亲都能想得开，觉得男儿志在四方，以冠昌的学识才能，在嵊县焉能施展。但采倩却难舍难分，临别时殷殷诉说，“你安顿好了之后，一定要接我出去。”

冠昌到上海之后，除在震旦，复旦专任法学教授外，又在次年，一九二五年，应邀兼任持志大学及中国公学教授。好在课程大抵相同，所以还易应付。中国公学有“国学概论”讲席，难得其人。张东荪，俞颂华坚请冠昌担任。他就开讲庄子“天下篇”，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教室都容不下。

在上海安定下来，除教书之外，他又写作。十月，写《中国刑法书存亡考》，先载《东方杂志》，后来又出单行本。

六月十四日，嵊县家里传来消息，采倩又有生产。这次是个女儿，因为采倩的甥女都以‘筠’为名，就取名为‘洁筠’。

冠昌初到上海是借住在一位姓殷的朋友家。这年十一月，住在鸿兴坊的姑丈钱智修告诉他隔壁有屋出租，他就租了房子，把采倩迁到上海。从此冠昌开始独立门户。

采倩带了两个男孩，离开嵊县。以婴儿在外地不好照护为由，把洁筠留给在嵊县的婆婆。

---

冠昌的读书生活与教书生活在平静的进行，外面的世界却并不平静。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十三日，他偕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广州北上。于除夕之日，抵达北京。那时他已身患肝癌，是带病北上的。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病逝。弥留之际，在场的宋庆龄、何香凝、汪精卫听到他口中不断念：“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北上后，国民党留在广东的主要领导班子有：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和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廖仲恺。五月，自命为孙中山继承人的汪精卫回到了广东。在平定了广东东江陈炯明，广州杨希閔，刘震寰的叛乱后，国民党于七月一日改组了大元帅制的军政府。

改组后成立了委员制的国民政府，以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谭延闿五人为常务委员，委员有于右任、孙科、林森、戴季陶、程潜等。汪精卫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蒋介石只是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当然他还是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及广州市卫戍司令。

八月二十七日，廖仲恺被刺身亡。胡汉民、许崇智受到牵连，九月二十日许崇智被逼离开广州去上海，二十二日，胡汉民也以出使苏俄为名离开。汪精卫遂成为无人可以争锋的国民党最高领导。同时蒋介石也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成为最高的军事领袖。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人约一百。选出中

---

央委员三十六名，共产党员占九名。常务委员九名，共产党员三名。毛泽东，邓颖超，董必武是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及常务委员，进入国民党的领导高层。

三月二十日，发生所谓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藉此挑起政治风波，掀起反共浪潮，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四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蒋介石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六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迅速出师北伐，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七月六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根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已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正式出师北伐。七月十日，北伐军占领长沙。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抵达长沙。十二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直捣武汉，消灭吴佩孚；然后再东击孙传芳。

八月二十七日，南北两军在汀泗桥展开激战，吴佩孚军大败，二万余人覆灭。九月一日，北伐军进抵武昌城下，六日占领汉阳，七日进占汉口。十月十日攻克武昌。

九月中，蒋介石离开武昌到江西指挥北伐军对付孙传芳的东南五省联军。北伐军有胜有负，终于于十一月初攻占九江，南昌；十二月中占领福州。到一九二六年末，北伐军已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

于是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十二月十三日，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

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徐谦为主席兼司法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国民革命看来前途似锦，事实上内部矛盾的暗流已开始出现。

---

## 第十六章

冠昌接出采倩和两个儿子到上海，建立小家庭后，生活安宁舒适。采倩尤其快乐。上无长辈管束，家里一切都可以由自己意思安排。冠昌是十分随和的人，一心只在学问事业上，对家务只过问大端，每月交出薪水，如此而已。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又接受法政大学聘请为兼任教授，事情就更忙了。

十月中旬，冠昌特地请假十天，回嵊县陪母亲去普陀山礼佛。秀梅自嫁到夏家后，除辛亥革命那时，曾避难上海，一直没有出过嵊县。更没有机会游历。她信佛甚虔，守寡以后，终年吃早素。观音菩萨是她尤其信仰的，而南海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驻脚所在，去礼拜瞻仰是她最殷切的愿望。

他们先到宁波，住了一夜。再从宁波渡海到舟山的沈家门。秀梅是第一次见到大海，也是第一次坐轮船。她有些晕船。可是出海的兴奋，使她也不在乎晕船了。好在那天风平浪静，海程也短，远望蓝天白云，海鸥在船边飞来飞去，小岛一个接一个迎来又过去，真是心旷神怡。

沈家门是一个小镇。但这时正接近阴历九月十九观音

---

菩萨生日，所以十分热闹。他们在沈家门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就坐船到普陀山。普陀山第一大寺普济寺有客房供香客居住，他们订了三晚。庙里也供应素斋，十分方便。

普济寺建于公元九百一十六年，是五代后梁年间。但在一六六九年康熙初年，为荷兰侵略者所破坏，于一六九九康熙三十八年才重修恢复旧观。规模很大，真是五步一殿，十步一刹。最大的大圆通殿，有近九米高的毗卢观音像，眉清目秀，慈祥含笑。身边站立活泼的善才，龙女。东西两壁又各有十六尊不同服饰各样姿态的菩萨，号称观音三十二应身。是别处很少见到的。

秀梅和冠昌虔敬的膜拜礼佛后，慢慢的一个个佛殿看过去。走到寺外，在海印池旁，又见到一座石塔。这就是普陀三宝之一的多宝塔。这是十八米高的三层石塔，是元朝建造的。在第二层也有三十二观音应身小像。冠昌扶着母亲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攀登上塔。远望海水光影中点点帆樯出没在棋布的小岛中，秀梅对冠昌叹道：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刻。我没有想到真会有这样的一天。”

冠昌没有答话，只是用双手紧紧握住母亲的臂膀。

“爷爷历经苦难，白手起家，只单传你父亲一人。”秀梅继续说道，“不料才二十一岁就走了。我年青守寡。上有年迈公婆，下有不到三岁体弱多病的你，真不知以后日子怎么过。好不容易你长大也成了家，又得了天花。多危险啊！”

秀梅舒了一口气，继续说，“现在总算好了。”

“这我都知道，不会忘记。”冠昌说道。

“总算你争气，勤勉用功，有今天的成就。我们嵊县得过博士的真没有几个。马寅初是一位。还有谁呢？”

---

“我也不清楚。”冠昌说道。

“比得过前清的进士了。可算得上光宗耀祖了。”秀梅接着说，“我看采倩虽然来自大户人家，也还懂节俭。最重要的是敬重你，信服你。我很放心。有些偏心，护着娘家，免不了的。还有，就是重男轻女。你们到上海去了，她把洁筠留给我们。只带走了儿子。我倒也不在乎，我喜欢女娃娃。你的大姑，多可爱的女孩，可惜早走了。可是爷爷娘娘都老了，我也是老太婆了。女孩子应该有年青的妈妈带，出落得就更好。她说得倒好，有个小孩陪我们老人家，好热闹些。我看她就是只看重男孩。也不知道她从那里染来这样的偏见。”

冠昌不好回应。

“采倩是很能干的，她没有读过书。也好。会安份在家。”秀梅继续说，“现在局势不平静，事实上从来没有平静过。不过我对你很放心，你知道该怎么做。你也不用太顾虑我们。爷爷娘娘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不用担心。”

冠昌回到上海后不久，收到一份来自武汉的电报。是武汉国民革命军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打来的，邀请冠昌去武汉协助。冠昌久闻陈友仁的大名，他是出生于特立尼达的华侨，是当地有名的大律师。辛亥革命后，他毅然放弃富裕的律师生涯，回到中国服务。在北京创办英文的‘京报’，反对袁世凯帝制。后来与孙中山结交，一九二二年成为孙中山的外交顾问。现在武汉府成立，被任为外交部长。

电报还说，请冠昌与一位许可生联络。冠昌收到这封电报，心情十分激动。他一生过着平静舒坦的生活，家有耆老的祖父母和母亲，又有娇妻和小儿女，觉得当前的主要目标是使家业稳固兴旺。他虽然一向关心国事，深知作为知识分子，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可是他还没有

---

下决心主动的投到救国的行列中去。现在这机会来了。他须要作一抉择。他要好好考虑一下。

第二天，他收到一封信，是采倩的表弟梁昀立寄来的。只是短短的几行字：

昌兄如晤：弟于日前随国民革命军抵达武汉，现陈友仁先生在外交部服务。陈部长嘱弟写信敦请吾兄来汉共襄大业。陈先生为人正直诚恳，见识远，敢作为。他出生外国，谙悉英法德语，可补其较弱之中文。兄素来忧国忧民，应把握此报国机会，投身革命。 昀立。

冠昌拿了这封信，对采倩说：

“昀立来了一封信，要我去武汉工作。”

“武汉？那里不是在打仗吗？”采倩问道。

“仗已经打完了。”

“兵荒马乱的，跑到那里去做什么？不如在上海安宁。”

“国民革命军打了胜仗，占领了武汉。外交部陈部长打电报来邀我去帮忙。我看以后国民党会统一中国。这里的孙传芳迟早会被赶走。武汉现在是大家最瞩目的地方。”冠昌说道。

“昀立也在那里吗？”

“他已经在武汉。他就在外交部工作。”

“有个伴，那我就比较放心。”采倩似乎松了一口气，“我们和你一齐去吗？”

“你们暂时还留在上海。等一切安定下来，我再来接你们。”冠昌顿了一顿说，“多半革命军会打败孙传芳，我又会回到这里。”

离开上海，离开平静舒适的生活，离开众多学生爱戴的教书生涯，去到烽火连天的武汉，投入前途未卜的政治

---

漩涡，是明智的选择吗？他会很乐意终生当大学教授，如果是在他一向志趣所在的文学方面。那样他就可以一面教书，一面研究和创作，置身于世事国事之外。但这一梦想十二年前已放弃了。他现在已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法学专家了。

以中国的现状，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法学理论的研究，全是纸上谈兵，完全脱离现实。要在中国建立法治社会，必须依附政治势力。眼看军阀们腐败颓废，专横暴虐，冠昌知道不可能导使他们建立法制观念，气质上他也不想与他们为伍。在大学教书就是待机而动的一种安排。

现在有了这一机会。他在法国，在上海，都有不少朋友是国民党。而目前，尤其是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后，更是一有朝气有活力的政治力量。中国统一的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他觉得应该把握这一机会，虽然未来充满风险。他考虑了两天以后，就不再犹豫，向学校请了假。

许可生是一家药房的老板，在法租界霞飞路上。冠昌按照指示去找，不用介绍，许可生已经知道冠昌是谁。

“夏先生预备甚麽时候走？”许可生问道。

“随时都可以。”冠昌说。

“那好。”许可生翻了一下案头上的一本簿子，“后天有一班轮船开武汉。行吗？”

“可以。”

“这是怡和公司的英国船，要靠南京。你知道，南京现在还是孙传芳的地盘。”

“噢！”冠昌没有想到要过南京。

“虽然是外国船，还是可能会有人上船检查。所以为保险起见，还是化装一下比较好。”许可生看了看冠昌说：“扮一个生意人吧。”

---

“我就扮成钱庄经理。”冠昌说，“我以前在家乡钱庄做过伙计，还真晓得钱庄的业务。”

“好就这样。”许可生说，“明天我把船票送上，后天中午上船。”

冠昌并不须要特别妆扮。身穿一件青布棉袍，头戴一顶瓜皮帽，脚穿一双布鞋，白布袜子，双手笼在袖筒里，他就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钱庄伙计。二等舱里还有一位乘客，是做茶叶生意的，湖北人。办了货回汉口去。冠昌就和他谈谈行情，问问武汉一般情形。冠昌毕竟家学渊源，自己又在钱庄做过一段时间，谈起来头头是道，人家也对他的身份豪不怀疑。

到了南京，船停靠在下关码头。有人下，也有人上。过了一会儿，上来几个背了木壳枪的军人，用号筒叫大家回到自己本位，等候检查。他们从上到下，一层层看过来。走过冠昌的舱位，停了下来。一位军官模样的向冠昌注视，问道：

“你从哪里来？干什么的？”

“我是绍兴谦吉钱庄的。”

“要去那里？”

“到汉口宏大钱庄办差使。”

那人狐疑了一下，往前走了。再过一阵，看见他们带走了两位学生模样的年青人和一位小贩。

---

## 第十七章

冠昌到了武汉，表弟梁昀立在码头相迎，而且告诉他已经发表为外交部秘书。当日制度，部长以下即为秘书。他得知同时为秘书的还有吴之椿、俞鸿钧、林语堂、梁昀立、彭学沛、甘介候等七八人。部里还有王世杰、周鲠生、周炳琳等三人任条约委员。

冠昌在巴黎时与国民党支部往还甚多，到汉口后，就由谭延闿、孙科正式介绍入党。

到一九二六年底，国民革命军虽已占领武汉，而且收取江西福建，但吴佩孚尚困守郑州，孙传芳犹退据江浙。张作霖在华北，张宗昌在山东都还未伤毫毛。他们决定联合起来与革命军为敌。十二月一日，张作霖就安国军总司令职于天津，以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同时疏通吴佩孚共同对付革命军。但安国军内部各怀私利，不能合作，终于被革命军各个击破。

先是在浙江方面，两路革命军由白崇禧何应钦率领击败孙传芳部将，于二月下旬完全肃清孙军。下一步就是收复南京，孤立上海。分三路：左军自津浦路南下，由李宗



---

仁指挥。右军从安徽沿江东下，由程潜指挥。第三路军一方面由何应钦率领自浙江向南京；另一方面由白崇禧率领薛岳取上海，刘峙攻苏州。三月二十四日，革命军进入南京城。

上海方面，因为守军调兵赴前敌增援，兼以有先遣队，别动队响应，三月二十一日，薛岳部队已不战而占领上海南部的龙华。同日，由周恩来、罗亦农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开始暴动，占领警察局、邮政局、火车站与军械库。第二天，周恩来、罗亦农宣布成立以工人阶级组成的上海临时人民政府。二十六日，蒋介石乘军舰抵上海。

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整个江南，甚至于一部分江北都已归于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汉口工总的工人纠察队宣告成立。纠察队员便衣，左臂上箍着一个蓝布白字臂章，有的还拿着军棍，或者报废的步枪。在街上走来走去，宣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民众举行庆祝革命军胜利大会。武汉三镇的公私工人都罢工一日，参加游行。

集会群众与英国水兵及义勇队发生冲突，民情激昂，事态扩大。国民政府即派兵进驻英租界以维持治安。北京的英国大使馆派了代表阿美利到汉口与外交部正式谈判。冠昌到任不久，也被派参与谈判。国民政府一改中国过去事事迁就洋人态度，现有武力与群众为后盾，坚决要求交还租界。终于于二月十九日与英国签订协定，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

不久之后，江西九江发生英国水兵枪伤码头工人情事，于是外交部就又乘机于三月十五日无条件收回九江的英租

---

界。当时国民革命军还四面受敌，力量还并不强大。所以外交部所定政策在各个击破帝国主义阵线，而以英国为主要目标。对日本则相当联系，以分其势。

这时期，汉口日租界也发生过类似英租界之事件，外交部就只派冠昌和彭学沛前往调查，作成报告，送与日本方面，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谈判。三月间，革命军进入南京，有外国侨民被杀伤，有些外侨受到侮辱。英美法三国军舰都曾发炮射击南京城。日本虽被邀请采取一致行动，却置身局外，没有参与。这事件也就渐渐平息。

这一分别敌友、近交远攻的政策是陈友仁部长所设定的。他和冠昌等评论得失时说，孙中山先生生前就是如此主张。陈友仁因为生长海外，不谙华语。每次出席会议，必须携带一译员同往。但其远识毅力，却不是一般职业外交家所可比。难进易退，真是政治家的风度。

一天，走在路上，冠昌遇见一位老朋友，是以前在商务印书馆同事，同室居住的沈雁冰。相别都有十年光景了，不想竟在汉口见到。

“冠昌兄，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一切都好吧？”沈雁冰很高兴的说道。

“还可以。”冠昌拉住雁冰的手说，“你呢？你这些年在哪里？”

“说来话长，简单的说。我离开商务印书馆后，去了广州，有一段时间在宣传部当秘书。目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我现在有点事要办。要不，后天中午，我们在老通城吃点心，好好谈谈。我也会约一位朋友和你见见面。”

那天中午，冠昌到这家开张不久的餐馆。走上楼，看

---

见沈雁冰已和一位浓眉大眼穿了西装的人坐在靠窗的桌子边。看见冠昌过来，都站了起来。

“冠昌，我来介绍一下。”雁冰说道，“这是周恩来，原来是我们军校政治部主任。恩来，夏冠昌是我在商务印书馆老同事。目前在外交部工作。”

“我们好像在巴黎见过。”周恩来伸出手来，“你是巴黎的名人，我那时来来去去，只是路过。”

“我也常听起人谈到你。”冠昌说，“我忙着上课，写论文，没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只是热心观察而已。”

“你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系列报导，我是常常拜读的。”

“后来我虽然离开商务印书馆去上学了。但关系还一直保持。他们让我写通讯，我也正需要稿费来补助学费旅费。雁冰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商务的？”

“国民党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政策，去年初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就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后来就担任宣传部秘书。不久开始北伐，我就随军来到武汉。”

“我因为财力有限，家有老小，急于要在两年之内读完学位，所以学业之外，不敢多参与他事。不过，周兄，耳闻所得，我是很佩服你的热诚勇气的。”冠昌对周恩来说，“你在里昂帮助工读学生，向中法政府抗议，我们在巴黎也是支持的。你们都早早以行动救国，我很惭愧，才加入国民党不久。在外交部工作，主要是对付外国。他们有武力，有钱，又有炮艇在我们内河，又勾结军阀。要不卑不亢的对付。这一点陈友仁先生是做得很好的。也因此国内的一些发展就不清楚详情了。雁冰，你本来在宣传部，应该最知道得很多吧？你在宣传部时，部长是不是毛泽东？”

“毛润之是代部长。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书读得很

---

多，常有些独到见解。思想比较激进。”

“毛润之十分关心农民，正在湖南调查研究农村情形。”恩来说，“我读过他的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文章，非常有启发性。”

“在我所接触的圈子里，很多人认为许多农村的农民运动做得太过火了。”冠昌说。

“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很多人家有田产，农民运动伤害到他们的利益。”恩来说，“就在共产党人中，不少人来自地主的背景，习惯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认同贫苦农民的立场。”

“你们对目前局势是怎样的看法？”冠昌问道。

“军事方面，革命军现在是节节胜利。东南一带也快平定。”恩来说，“但是革命军内部矛盾却愈来愈严重。蒋介石早已开始叛离‘联俄容共’的政策，到处镇压工人活动。武汉情形当前还好，也许汪精卫先生回来后，情况可以有所改善。冠昌兄，你的看法呢？你会更深的投入吗？”

“孔家店虽然在被打倒，我所受孔家店的影响还是很深。修齐治平，如果时势允许的话，我还是预备那样按步去做。我家庭责任很重。雁冰知道，如果不是这方面的考虑，我走的该是文学的道路，而不是法律。”冠昌顿了一顿，继续说道，“国民党现在还富于朝气，中山先生说的，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我看汪先生是了解这一点的。”

“我们也希望殊途同归。”恩来说，“过几天我就要到上海去，那里的工人同志要我去帮助。”

周恩来到了上海，协同组织武装工人，驱走军阀，成立临时人民政府。但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抵上海后，立

---

即告诉上海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应解除武装，受蒋的指挥。‘临时人民政府’拒绝接受。于是蒋介石就连络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将他们的会众帮徒，由王柏龄、杨虎、陈群组织指挥，预备对付工人群众。

四月一日，汪精卫自欧洲经苏联返抵上海。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与汪精卫会晤交谈。他们提出马上发动政变以分共。汪精卫不同意，强调在军事全局解决以前，“党员纵有意见，不可冲突”。当时甚至表示如立即‘分共’，“我宁自杀”。但四月五日，秘密会议达成协议。要点是（一）由汪精卫负责‘疏通’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于四月十五日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讨论分共；（二）由汪精卫负责通知陈独秀，暂停各地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三）“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阴谋团体，加以取缔。

汪精卫于是找了陈独秀协商，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宣言》说，“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两党同志抛弃怀疑，相互尊敬，开诚合作。

同一天，斯大林在莫斯科表示，蒋介石不会反对共产党。四月六日，陈独秀给周恩来与罗亦农电报：“共产第三国际命令我们收起武器，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冲突。”

四月十一日午夜，蒋介石的部队及帮会徒众，包围工人住宅，冲入上海总工会，用机关枪扫射，展开大屠杀。死者一说高达五千人。周恩来也曾一度被捕。

汪精卫已于四月九日到武汉。四一二事变的发生，促使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于四月十七日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但蒋介石却在南京另外成立了政府。

---

## 第十八章

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武汉外交部长陈友仁奉派赴莫斯科。冠昌受命与甘介侯张廷荣三人组织代理部务委员会，行使部长职权。陈友仁之去苏联，明显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一种表示。他不愿接受对南京方面的妥协。南京武汉两政府合作告成后，冠昌就和甘介侯携带外交部印信文卷一同去南京。他们自武汉乘船东下，不巧，正碰上了龙潭战役。

原来，国民党宁汉分裂，南京方面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遂于八月十三日宣告下野，且与张群去日本。南京方面的军事领导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共同主持。国民革命军东路北伐，本来已经进展到山东南部，这时就下令南撤到长江南岸。八月十七日，本来北退的孙传芳部队就回师南下，直到江北浦口。接着渡江到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与革命军触发了北伐战争中最关键的战役。龙潭战

---

役十分激烈。八月二十九日开始，三十一日结束，革命军大胜。九月一日，孙军后撤，从此孙传芳势力完全消灭。

因为龙潭战役，冠昌等就只好在镇江上岸，困守在旅店里，直到战事告一段落，才到南京。宁汉虽名义上已经合流，可是双方各以正统自居，互不相让。但这些政治与军事上的斗争，倒并不十分影响外交部的合作。交待工作完成后，冠昌就被留下在南京部里服务，甘介侯则出任汉口特派员。

十月，南京的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聘请冠昌任教授。冠昌想他原来关系在武汉，南京这边的人事去向还不明朗，觉得多一重学术界的出路更为妥当，决定接受聘请。一个月后，他又兼任法律系主任。有教学与政务双重职务在身，自然十分忙碌。但因学校和政府都在新创阶段，所以干起来特别有劲。

当冠昌冒险去武汉之后，采倩就带了两个儿子回到嵯县。但她没有住在城里夏家，却回到了白泥坎的娘家。文家宅宇宽敞，姑奶奶回娘家，又倍受礼遇，比回婆家做小媳妇要舒服得多。她的兄弟义章和义康虽然都在外地工作，但他们的家眷都还留在家乡，所以十分热闹。侄儿重钦已经十二岁，聪明伶俐，又长得俊秀，最得采倩喜爱。侄女湘筠十岁，一天到晚腻着“大哥哥”。他们是堂兄妹，但在大家庭中，从小一起长大，就和亲兄妹一样。

冠昌在南京安顿下来，见国民政府虽然内部派系之间矛盾重重，但北方军阀已无法有大作为，而共产党人，左倾分子都已杀的杀，关的关，流亡的流亡，南京的中央已渐上轨道，逐渐得到国内及国外一致的承认。于是他就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回嵯县家乡省亲，顺便将采倩和孩子们接到南京同住。

---

冠昌回到城里老家，两年未回家，发现祖父母显得老了不少，母亲倒还康健。女儿洁筠已两岁半，十分活泼可爱，仍在陪伴老人家，采倩没有带她去娘家。那天吃过早饭，冠昌陪祖父廷山在书房里坐下，廷山问道：“你外面跑了不少地方，看得多，中国局势会怎样发展呢？”

“看来会比以前稳定一些。”冠昌说，“但是问题还很多。国民革命军中以蒋介石所领导的黄埔系统虽是最强的主力，但其他派系仍然拥兵自重，并未心悦诚服。至于北方，许多军阀也只是名义上归顺。如果国民党中央会齐心协力，都真正信奉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些矛盾应该可以化解。不幸中央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互相勾心斗角。另外还有西方列强和日本一直在伺机蚕食。”

“宁汉分裂又合流，你身处在漩涡中，有什么看法？”

“国共不能合作真是可惜。其实孙中山先生就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有不少十分优秀。现在杀了好多。其余的都转入地下了。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终将是国民党的心腹之患。连国民党中的左派也靠边了。我所钦佩的陈友仁部长就陪孙夫人宋庆龄到苏联去了。”

“你现在加入外交部工作，是做官了。而且不是地方官，是中央的官，还代理部务，是高官了。”廷山称许道。

“我有一半时间是花在学校里。我也在看，到底是留在学术界呢还是投入政界？就某种意义言，就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冠昌说。

“我们世代经商。我只是一个商人。我们夏家做大官的，恐怕要上溯几百年。几代人丁单薄。但官场中，比比皆是世家豪门子弟，亲故师友，错综攀连。你投进去，真要格外小心。”



---

“我也看得很清楚。我只是靠我的学识能力，我的勤勉谨慎，我的正直和易。我没有主动去投靠权威，都是人家来邀请我的。但天生我有才，如有机会可让我有所施展，我也不会放过，也不应放过。”

“你是学法律的，迟早你大概会从外交界转到司法界去。”廷山说，“这就特别要小心翼翼。司法官长就是古时候的青天大老爷。要公正，要清廉。宁可宽松，以免冤屈无辜。”

“爷爷的话我一定牢记。”冠昌说，“法律有许多方面。我目前关注的还在如何制定及完善国家的大法。在外交部的工作，主要也在争取废除列强加诸我国的不平等条约。可是以后会转到司法部门也是可能的。”

冠昌在县城家里住了三天，就到白泥刊丈人家去接采倩和孩子。刚好义康也在家里。他过去三年在镇海担任船舶税局局长。这虽然不是一个高级职位，可是油水很多。他因为办事认真，又会迎奉上司，被升调到汉口去当烟叶税捐局长。在上任之前，先回家与父母家人聚聚。

义康见到冠昌，很是高兴的说道：“前一阵宁汉局势紧张，我们真为你担心。你在法国，在上海，一定也有一些朋友是共产党人。就怕你牵连进去，就危险了。”

“那时候确实是很混乱。”冠昌说，“有些朋友就跑掉了。我的上司陈友仁就是国民党的左派，他就辞职陪孙夫人出国了。我基本上是学者，只是信仰三民主义的大目标，就静观其变。现在看来大体上是比较稳定了。”

“我不久要到汉口去，那地方怎么样？”义康问道。

“是一个大口岸。汉水从西北注入到长江，把武汉三镇分隔开来，构成独特的形势和风光。夏天比较热。武昌有一个东湖，比杭州的西湖还大。又有磨山，洪山，龟山，

---

蛇山。有山有水，是很好的地方。汉口一直有租界，华洋杂处，是相当摩登的城市。”

“那里的姑娘怎么样？”义康压低了声音问道。

“这我倒没有特别注意。”冠昌笑道。

“你能守身如玉，我是不免逢场作戏。”义康说，“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你书读了这么多。法国巴黎大学博士，那是相当于翰林了。但我看你钱还不如我多。你是中央高官，我是地方小官。我不用出格张罗，就有人送钱来。门路是很多的，你要我参谋吗？”

“人各有志。我也不穷，够用就行了。”冠昌说。

“你认识王震南吗？”义康换了一个话题问道。

“不认识。似乎听过这名字。”

“他是靠近奉化的葛溪人。也学过法律。他的姑母是蒋介石的母亲，现在就在蒋的下面做军法官。我听他谈起蒋，精明，有魄力，也有忍性。我看他能崛起，是有他的本事。”

“最近他结婚，娶了宋美龄，可以看得出他的权谋。”冠昌说，“第一，他成了孙中山先生的联襟。第二，他与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亲美财团结成了联盟。第三，他有了一位出色的新时代妇女为他周旋于国际社会。真是高招。”

“是呀，我看目下在台面上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

采倩又能和冠昌团聚，非常高兴。想到会住到新的首都南京，尤其兴奋。冠昌向她提到这次是否也带女儿洁筠同行，她却不愿意。

“我看老人家有这娃娃在身边添些热闹，不也很好？就像现在这样吧。”

于是冠昌就陪同采倩带着两个儿子，宇成七岁，宇远五岁，告别祖父母及母亲回到南京，赁居于居安里。

---

## 第十九章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采倩在南京生了一个女儿，取名清筠。采倩不喜欢。半年之后，她让奶妈带到乡下去抚养。

冠昌忙着大学及外交部工作，也没有多少工夫来管家中小儿女的事，一切有采倩作主。当时外交部工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心，冠昌是法学专家，所以事关修订条约的交涉，他都参与。先着手的是中美两国关税的条约，由美国承认中国关税之自主。接着德、挪、比、意、俄、葡、西、荷、瑞典、英、法诸国相率步其后尘。另外比、意、丹、葡、西五国因旧约满期要重订新约，就又承认废除领事裁判权之原则。

这一年十月，国民政府试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新制，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有一天，蔡元

---

培和李石曾两位元老来冠昌谈话，原来新近天文学家高鲁出任驻法公使，他们希望冠昌能去帮助高鲁办理使馆事务。高鲁是一位科学家，不熟悉外交，更不清楚条约细节。他这次出任本也只以半年为期，蔡李告诉冠昌，半年之后，冠昌就接任公使。

冠昌听了之后，颇为心动。离开法国已经四年多了，那一段在巴黎的岁月，虽然十分忙碌，却多彩多姿，有不少美好的回忆。现在有机会如衣锦荣归般的再莅斯土，实在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他一想到家庭的情形，就感到为难了。他想到祖父母都已是八十上下，母亲也年过五十。他们夫妇在南京，未能随侍身旁，已觉不安，若要远涉重洋，且不知多少年月，确实困难。他又想到身为国家使节，少不免要有应酬，采倩是一位家庭妇女，连中文字都不识几个，焉能在洋人圈子中酬酢。朋友中也有因此娶如夫人的，如他的舅兄；或停妻再娶的如蒋主席。但冠昌不作此种考虑。

“两位先生看重冠昌的好意，实在十分感激。”冠昌诚恳的说，“但是我有困难，没有办法接受。”

“是什麽困难呢？”李石曾说，“这一差使，你是最适当的人选。你不但精通法文，又是法律专家，近年更有外交经验。而且你熟悉巴黎，在那里有不少人际关系。正可施展你的才能。对你个人前途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也深知这一机会的可贵。但是我确有困难。”冠昌说，“我家是两代单传，而我两岁时父亲又弃世。祖父已年近八十，身体也不太好。我到南京来工作已经觉得心不安定。使馆任务又不是半年一年的事，实在无法答应。希望两位先生谅解。”

“看样子，我们只好体谅他了。”蔡元培望着李石曾道，

---

“不过真也可惜。”

廷山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常常生病，后来甚至到连出大门都觉得吃力。六十五岁时，冠昌自上海寄归一些关于静坐法的书，他就照书练习，朝夕力行。不到一年，成效大著，能徒步登山岭数十里。且自此十多年不再患病。冠昌出国，后来在外地从政，廷山都表示他身体强健，不要为他担心。每次冠昌回家，总带冠昌去游山玩水，整天都无倦容，以显示他的健康。冠昌在武汉，南京服务于外交部，他写信去，总教‘尽心国事，毋以老人为念。’但进入一九二九年后，他发现小便渐渐有些困难。医生诊断是前列腺发炎，吃了药，也未见好转，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到七月下旬，就不大能起床了。冠昌就放下政事，请假回嵯县。

冠昌到家时，廷山已无法起床，每天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冠昌看着祖父苍老消瘦的脸庞，想到他一生坎坷的身世，好不容易重建了家业，现在看样子是油尽灯枯了。他想到此后是他要单独的负起一家老小的责任了。

一天廷山精神较好，他把冠昌叫到床前说道：“看来我不一定能再起来了。我这一生受过苦难，穷过，也发达过。没有大发过，有了一些钱，就帮帮别人，散掉了。留给你的反是一笔债。也不是太大的债，万把块钱吧。以你现在的力量，不用太久应该还得了。你父亲天资多好，早走了，真可惜，也心痛。天幸你有出息，是你母亲和我们最大的安慰。你母亲也确实不容易，你也懂得孝顺，我也放心。”

他歇了一下，冠昌眼包着泪，双手捏着他的手：“采倩心地是好的。”他接着说，“虽然是大家的千金，也知道节俭，也还勤奋。没有进过学堂也有好处。不会在外面招惹，兴风作浪。你现在在官场中地位已经不低，这样也可少些

---

干扰麻烦。我一生最不喜欢虚伪。官场中充满虚伪，你要以此为戒。”

八月十一日，廷山去世。

来吊丧的亲友中有宋希尚。他是回乡省亲，正好碰上。过了两天，冠昌约他到城隍山散步。前一天刚下过雨，驱走一些暑热。在树荫下，还相当舒服。

“你看这绿水绕城，远山隐隐，实在也不逊于玄武湖。”冠昌叹了一口气道，“但我们却都奔波于外地，没有为乡里服务。另一方面，老成都已凋谢，你老太爷，我祖父都走了。”

“这倒也不必感伤。”希尚说，“我们到外面去，也正因为外面更大的世界需要我们，更可以施展我们的学识才能。你是新丧之后，情绪特别脆弱，才有这样感慨。”

“你说得也是。但是老一辈的，像金禄甫、裘佩文、楼映斋、丁谦都过去了。参加革命的像王金发、谢飞麟、胡士俊也走了。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像王京岐、张本芝、华伦初、吴振民、马东林也在党争中遇难了。马逢伯好像也被关在那里。有些是认识的，有些只听到过。可都是同乡中的佼佼者。”

“死者已矣。”希尚说，“我们还得向前看。记得当年我们的勤业社吗？社友中赵观涛，周岩，陈空如都在军界出人头地，裘配岳在上海创办织绸厂很成功，杜尔梅的文章，郑午昌的画，都享有盛誉。你舅兄义章在财政方面的建树，也可称道。我觉得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也不差于前人。”

“你说得也是。”冠昌表示同意，“军人中，年长的还有周亚卫，同辈的有郭持平。提到周亚卫，他夫人尹锐志和她妹妹尹维峻算得上是女中豪杰。”

---

“工程界的一位学长，就是邢契莘。我到麻省理工学院时，他已经在那里。他是学造船，兼习航空机械。现在在北方工作。”希尚说。

“在学术界，我看最杰出的要算马寅初，已经是我国经济学权威。在文学方面，魏金枝写的短篇小说很受鲁迅赞赏；另外，我在南京的邻居楼光来是研究英国文豪莎士比亚专家；而在德国文学方面，有周学普说是在翻译歌德的《浮士德》。”

“当然，在法文方面的成就非你莫若。你的《模范法华字典》，依然是独一无二的法华字典。”希尚接着说，“你同时又是法律专家，外交高官。我看我们乡里中，你已是最有成就的人了。”

“你太过奖。司法界里，同乡前辈早有童杭时童济时兄弟，都曾参加革命，推动民国法制。”冠昌顿了一顿说，“我们现在提到的都是比较上层的建树。其实基层的教育非常重要，我们勤业社友谢自新，钱希乃就在从事中等教育工作。有一位大我们几岁的喻传鉴就在天津帮张伯苓办南开中学，那中学好像办得有声有色。”

“谈到基层，有什么比帮会还基层呢？同乡中还有王晓籟，虽然他也算是文人，但他和杜月笙勾搭在一起，成为所谓‘闻人’，也就是帮会的头目。不过他对家乡到很照顾，办学堂，还办了一间‘芷湘医院’。”希尚说。

“谈了许多我们同乡的成就，我想听听你这些年来的经历和我国水利建设的远景。”冠昌说。

“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先就在上海吴淞商埠局和南通保坍会主持工作。到处战乱，只能局部从事小规模的水利工程。现在国家渐渐统一，不久前我被任命在交通部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主持工务处，就可以好好的对长江的水文情

---

况调查研究，提出一些计划。”

“在这一岗位上，你真可以说是得其所哉。”冠昌称贺道，“以我的粗浅的地理智识，我知道长江有大约六千公里长，流域面积约两百万平方公里。真是我国第一大河。”

“你说得对，真不愧为地名大辞典的编者。”希尚笑道，“长江对于航运，灌溉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但我所注意的更是水电发展的潜力。现在一切工业发展，都要靠电力。最经济的电力来源就是水力。在美国，目前有百分之四十的电力来自水力发电。我们中国还没有起步。水力发电要靠水流的落差，靠流量。长江这条长河，支流交错，流量巨大。而且江流倾斜，自重庆至吴淞口，高低相去有一百六十七公尺。可见其蕴藏水力之丰富。”

“这水资源要怎样去开发呢？”冠昌问道。

“要开发水力，就得造坝，造高坝。但这巨大水力可以利用者究竟有多少？如何利用？高坝位置，何处最适宜？对于航运，防洪，灌溉，给水等问题，又如何配合运用？都须要详细的研究探讨。为了切实了解情况，我就和同僚组织了‘扬子江水电勘测队’，借宜昌海关为临时办公基地，开始实地勘测并收集资料。”

“湖北宜昌，那是靠近三峡了。”

“正因为三峡的特殊地形，最适宜建造高坝，所以特别仔细勘察。我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觉得黄陵庙和葛州坝两处是最适当的筑坝地点。还要经地质钻探后再决定。”

“这真是个庞大的工程计划。扬子江水里规划，实施起来，那是继大禹之后的伟大功绩呀！”冠昌赞叹的说道。

“但是这样大规模的工程，从计划到建成，恐怕会要二十年的工夫。我们能有二十年的安定环境吗？现在只能



---

走一步算一步。我们做不了，留给后人去完成吧！”希尚换了一个话题说，“你有空吗？这次回乡，我也带了美如回来，让她拜见你吧。”

“我是听说你新有如夫人，正要恭喜你。”

“是你嫂子亲自挑的。她体谅我，说我到处跑动，她也不能跟到我跑，就找了年纪轻些的。你也有这意思吗？”

“我没有这福气。”冠昌笑道，“而且我早已没有这念头了。”

---

## 第二十章

冠昌在回南京的途中，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得知舅兄义康已搬到上海居住，就去拜访。义康住在愚园路愚谷邨，在公共租界的西端，闹中取静，是一栋小巧的洋房。

义康看到冠昌，十分高兴。在客厅刚坐下，从里间走出一位少妇，二十四五岁光景，穿一身浅蓝底上绣几朵小红花贴身旗袍，大方的向冠昌笑道：“是三姐夫吧？”

冠昌连忙站起，义康在旁笑道：“这是云卿。三姐还没有同你提起吧？”

冠昌立刻会意过来，说道：“不好意思，都没有带礼物来贺两位。”

.....

义康离开镇海后就到汉口任烟叶税捐局长。汉口是华中第一大商埠，云南四川所出烟叶都要经过汉口经销。所以烟叶税捐局长是一大肥缺。义康办事精明干练，又会交际应酬，公私方面都收获丰满。他单身一人在汉口，风流成性，难免也有时涉足花街柳巷。

那时，同乡赵观涛师长正驻兵河南，公馆设在汉口。有一天义康去拜访。观涛在客厅迎他说：“义康，你来得正

---

好，你嫂子她们打麻将，三缺一。本来我在凑数，有电话来找我要出去。你就代我吧。”

他引义康走进里面一间，麻将桌上已有三位女士，都穿著入时。两位三十出头的，义康认识，是观涛的夫人和徐太太。徐先生是湖北银行的协理，义康在业务上有过接触。另一位女士看起来只二十一二岁，眼光流丽，装饰朴素，却没有见过。

“来，义康，你没见过丘太太吧？”观涛说，“丘团长和我在同一部队里，他现在在前线。云卿，这位是文局长，我们是同乡世交。他正好来替我。他的牌技可是十分高超，你们得小心。”

坐在牌桌上，义康可以很近的端详丘太太。她有鹅蛋型的脸庞，丰腴而时时带有亲切的笑容，身材手臂都显现健康年青的气息。他们一面搓牌，一面说笑。谈话中间，义康问道：

“丘太太，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此地人？”

“你听出来了吗？我老家是杭州。”

“难怪。我是觉得有些我们浙江的乡音。你到武汉来多久了？”

“好几年了。”她好像不愿多讲。

一个念头忽然闪过义康脑际。他记起前些日子在荷香楼吃花酒时，就听到同桌的姑娘谈到一位军官聘走杭州陈阿云的事。她们似乎都在妒羡阿云。他不禁多看丘太太几眼，“就会是她吗？”

义康有暇时常到赵家，有时也加入打几圈麻将。丘太太是经常的麻将搭子。有一阵他忙，没有过去，再去时却没有见到丘太太。他好奇的问赵太太：“怎么，好久不曾看

---

到丘太太了？”

“你不知道？”赵太太说，“丘团长前不久，在前线中流弹牺牲了。她离开汉口了。”

“哦，真不幸。”义康想，那么年青就守寡。

“丘团长的老家是湖南。也不清楚她是否去那里。你也许不知道她原来是青楼中人。”

国内局势变化多端，南北双方又在酝酿中原大战，战云密布，政局不甚安定。义康不愿卷入漩涡之中，而且两年下来，也已宦囊丰满。他就辞职东归。他也不回嵊县，却到上海，预备筹资经营实业。

一天早上，他到兆丰公园去散步。前面走来一位穿着浅蓝色旗袍的女士。仔细一看，竟是丘太太。

她也看到了他。两人停下脚步，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都很高兴。

“丘太太，想不到在上海碰到你。你要上哪儿去？”义康笑容满面的问道。

“文局长，真高兴见到你。我想到菜市场那边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水果。”邱太太回答道。

“市场边上有一家蛮好的豆浆店，他们的烧饼油条很好。我正要去那里吃早点。你吃过早点没有？”

“还没有。”

“那正好，我请你。他们也有油豆腐线粉，也不错。”

吃过早点以后，义康说：“我就住在附近。刚买不久的小楼，新造的。要不要去看看？”

丘太太想了一想说：“好。就只看看你的新房子，我还有点事情。”

这小楼不能说太小，三层。楼下是客厅，饭厅和书房；

---

二楼有两间相当大的卧房；三楼又有三间卧室。

“这房子不小啊。就你一个人住？”丘太太问道。

“暂时是一个人，家眷还没有来。”义康说，“你现在还打麻将吗？”

“我到上海不久，还没有甚麽朋友。”

“那好，改天我邀些朋友，请你过来玩玩。你住那里？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我就住在武定路，很近。”

“也好。”义康送她出门，“武定路几号？明天下午会在家吗？三点钟我来拜访。”

第二天下午，义康先到一家法国面包店买了一盒西点，走到武定路丘太太寓所。这是一个小公寓，楼下是一大间客厅兼饭厅，连到旁边是厨房。还有小小一间可供拥人住。楼上想来是卧房。

“文先生，你还带东西来。”丘太太开门让义康进来坐下，“你是喝茶还是咖啡？我刚好有些咖啡，煮煮蛮方便的。”

“不用煮咖啡，我就喝茶。”义康前后张望了一下，“很可爱的公寓。”

“丘团长想在上海有一个歇脚点，就买了这一套公寓。”

“我记得你好像是杭州人。”

“你记性真好。”丘太太端来了茶，坐下，“丘团长是衡阳人。他老家还有大房夫人，我从来没有去过衡阳。我去那里做啥？至于杭州，只有不如心的回忆。所以就到上海来了。”

“到上海来好。到上海来好。”义康有些动容，看着她说。

---

“文先生怎样也会来上海呢？”

“武汉那边人心惶惶，都怕打仗会打过来。我就想转移到上海来发展。也许办个纺织厂试试看，还在计划阶段。”

“文先生英年有为，一定会成功的。”

“也难说。上海虽然有租界，局势也不是太稳。”义康看了一眼房间格局，问道，“丘太太，你没有雇个娘姨帮忙？”

“是有一个阿嫂，她母亲生病，暂时回去了。”

“那好。明天晚上，我去叫几个菜来，陪你吃晚饭。”

第二天黄昏时候，义康又来到武定路公寓。

“我从天香楼叫了几个菜，等一会儿会送来。你知道这是杭州馆子。”义康一进门就说。

“你真是有心。”丘太太很感谢的说。

过了一会，天香楼的伙计提了套盒送来四色小菜，两荤两素，其中有一条西湖醋鱼。

“文先生家里人很多吧？”他们坐下来吃饭，丘太太这样问。

“我内人在嵊县老家。说来惭愧，已经有五个小孩了。她是乡下人，家里有拥人，有丫头，舒服。不高兴住上海洋房，太小。”义康显得有点无奈。

“文先生倒没有想再找人陪陪？”

“是有这样想法。我到此地不久，还没有时间认真考虑。也不容易找合适的人。”义康注目看丘太太说，“文太太，你会一直留在上海吗？”

“还会住些时间。丘团长留给我一点钱，所以还可以过一段时间。看看世面，看看机会。真没有办法，大概也可以到湖南丘家去。”她带着苦笑说最后那句话。

义康没有答腔，只是默默的看着她。吃好饭，再坐了一会，

---

义康站起来，“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过了四五天，义康在下午五点光景，来到武定路。他穿了西装，拿了一根手杖，对丘太太说：“我请你吃大菜去。”

“真的吗？我还没有吃过大菜。”丘太太高兴的说，“到哪里去？”

“汇中饭店，”

“这么讲究的地方！那我去换一件旗袍。”

他们进到汇中坐下。这餐厅金碧辉煌，布置雅洁，座位虽已半满，却似无人声。和一般中国饭馆很不同。

“这里的白汁羊排不错。”义康看着菜单说。

“我是土包子。你替我点吧。”

吃到中间丘太太带笑的问道：“你的纺织厂办得怎么样了？还有，新夫人有着落吗？”

“有些头绪了。取了个名字：新月经纬纺织厂。你觉得如何？”义康顿了一顿说，“至于伴侣嘛，不容易有合适的对象。”

“要不要我替你物色介绍？”丘太太笑着说。

“那当然好。可是哪里能找到丘太太你那样的人物呢？”他深情的望着她。她低下了头。

出了汇中，义康叫了两辆洋车，送丘太太到武定路。丘太太说：“你进来坐一会吧。”

他们在客厅坐下。“你要喝茶还是咖啡？”丘太太问。

“都不用了。我坐一坐就走。”义康说。

“那好，我上楼去一下。”

义康走到窗前。街上有一位妈妈牵着两个小孩，一男一女，走了过去。

“文先生，你可不可以上来一下？”过了一会，丘太

---

太在楼上叫他。

他走上楼，见有一间房间门开着，有灯光照出。他走进房间，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大床上躺着一丝不挂的丘太太。她面带笑容，若有所需求的望着义康。她的头发已经松开，散在肩上。两手叉在胸前，恰在乳房下面。暗红的乳头耸立在饱满但已摊开的丰乳上。乳沟从双手指间向下延伸，断续穿过肚脐小腹，直到那一片诱人的三角形的茸丛。浓黑得发亮，覆在微张的大腿间，似乎隐约可见线沟。

义康心跳得利害，“啊！”他几步扑到床前，一手向她的大腿中加按住，用手指搜摸，另一只手揉摩柔软有弹性的乳房。“啊，丘太太！”

“叫我云卿。”她轻轻的说，两手褪下他的裤子。

.....

“我听说你从汉口回到上海，有什么发展计划呢？”冠昌一面喝茶一面问义康道。

“我预备向纺织事业方面做去。”义康说，“我开办了一家‘新月经纬纺织厂’。现在准备扩充改组为南洋绸厂，从事丝织品外销南洋一带。”

“这倒是很有意思，正可使你大展宏图。”

说到这里，跑进一位身材很高的青年，大约十五六岁。“大哥哥，你等等我。”一位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在后面叫，接着也气喘吁吁的跑进来。

“来，叫三姑父。”义康叫住了他们，对冠昌说，“这是重钦，你应该见过，那时他还小。我要他到上海来念高中。”又指着脸色红润的姑娘说，“湘筠是大哥义章的二女儿。她一定要跟来。我想让她到上海来看看也好。如果有什么女子中学，也可以让她试试。”



---

“都这麼大了。像金童玉女一样。”冠昌赞叹道。

冠昌回到南京，十一月四日，采倩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字广。

---

## 第二十一章

一九三零年四月，司法院秘书长出缺。当时司法院长是王宠惠。他一向十分器重冠昌，一定要冠昌去担任，做他的助手。冠昌不好坚拒他所景仰的法界前辈，就于四月二十二日上任。他还在中央大学执教，兼任法律系主任；也还挂在外交部，改聘为顾问，遇重要会议，仍须出席；所以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年富力强，所做又是兴趣所在，感觉胜任愉快。

七月，冠昌创编《中华法学杂志》月刊。这一杂志六年后由中华法学会接办。

一九三一年三月，冠昌奉命起草《训政时期约法》。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要以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为逐渐改造中国政治之步骤。这时中国已大体统一，全面军事活动已大致平息。国民党在北伐告成后，就开始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根据“训政纲领”，党治的意义有三：（一）在训政时期政权由国民党代表行使；（二）训政时期，政府由党产生，对党负责；（三）训政时期，施行约法之治，其法由党制定，在运用上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为

---

党与政府的桥梁。

冠昌所起草的《训政时期约法》初稿，由王宠惠院长润色后，五月由国民会议通过。其后二十年这约法就等于是国家的宪法。

训政的意义，在于由党作民权的保姆，而最终的目的是要还政于民，实施宪政。作为榜样，南京市于九月十六日选举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冠昌身为约法起草人，身体力行，参加竞选。排日到各大学及公共场所演说。屏绝酒食征逐，欲为选举树一模范。结果获得各校教员学生支持，在定额九人中，当选第三。

一九二八年年末，国民革命军北伐圆满成功，中国大体统一。所谓大体统一是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并不能真正控制全部中国。国民党党内的军阀，各在其势力范围内，独占一方。举其大者：冯玉祥在西北，阎锡山在山西，李宗仁在广西，张发奎在广东，张学良在东北。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两年多时间里，地方势力与中央发生了不少武装冲突。

一九二九年五月，李宗仁从广西打到广东。

十月，冯玉祥部下石敬亭攻进洛阳。

一九三零年，爆发中原大战。在北方，冯玉祥的军队占领了开封，阎锡山的军队占了济南；在南方，李宗仁与张发奎的军队占了长沙。大战从三月二十日至九月十八日，历时达半年。最后靠张学良以武装调停方式，结束大战。张一方面派兵入关，占领北平天津，一方面通电“拥护中央，主张和平”。这次大战，双方死伤将士达二十五万之多。

地方如此，中央也有矛盾。一九三零年三月一日，立法院长胡汉民以身体衰弱为理由辞职，被送到汤山幽居。一般说法是因他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制定约法。但更

---

可信的原因是胡蒋矛盾本深，而胡与李济深之间的来往函件，引起了蒋介石的疑虑。七天以后，三月八日，胡汉民迁回南京双龙巷寓所，仍是软禁状态。

胡汉民的被囚，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文官长古应芬、铁道部长孙科、司法院长王宠惠、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南京特别市长刘纪文，于三四月间相继托故离开南京。有的养痾上海租界，有的海行南去广东。本来新选任的立法院长林森，亦不到职。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受到压力，离职东行日本。

四月三十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衔自广州发出弹劾蒋主席的通电。五月三日，广东第八路军陈济棠、余汉谋等及海空军将领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也于五月十三日通电响应。五月二十二日，汪精卫、林森、孙科、王宠惠、陈友仁、邹鲁、唐绍仪、陈济棠、李烈钧、许崇智、李宗仁、唐生智等二十二人联衔通电清蒋主席下野。因南京方面毫无反应，他们遂于五月二十七日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于广州，而且设立政府组织。这宁粤对峙的局面要到九一八事变后才得到解决。

王宠惠于四月二十二日离开南京，不久就到海牙任国际法庭法官。政府令冠昌代理司法院务，历时八月之久。九一八事变后，十月一日中央组织特种外交委员会，专门讨论东北问题。戴传贤任主席，冠昌任特务秘书。顾维钧、颜惠卿、罗文干等都自外地前来参加。每天一大早集议，往往到天黑还在讨论。当时决策大抵在设法拖延，以等待国际联盟的解决。冠昌建议，呼吁国际联盟自是正策；但外交不能离开现实，国联以外的美国，值得特别加工。冠昌年轻资浅，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

---

九一八事变的过程，简单说来，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日本关东军驻旅顺大连的司令官本庄繁，借口有人在南满铁路某段炸毁了铁轨，下令进攻沈阳北大营与其他各地。国民政府中央的反应是向国际联盟申诉。东北军则因张学良曾于九月六日下令：“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与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九月十二日蒋介石又有密电给张学良，说“此非对日作战之时”。所以东北军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就撤到关内，三个月之后，东北就完全由日本占领。那时的蒋介石，本着“攘外须先安内”的宗旨，正忙于剿共。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心悲愤，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宁粤和平休战开始露出曙光。九月十九日，李石曾等出面调停。二十一日粤方有反应，提出条件，主要是要国府主席蒋介石下野。后来让步，至少要请胡汉民复出。十月十四日，蒋介石到胡寓为胡汉民送行去上海。

于是，自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七日，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了和平会议，决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国民政府。

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六十六周年诞辰纪念日，南京方面举行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冠昌以代表资格出席大会，他是道道地地经过竞选由群众选出的。但望眼其他代表，几乎都是各级党部领导内定的。几乎同时，广州胡汉民等、上海汪精卫等也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和平会议的协议，分摊名额选出了一共一百七十八名正式及候补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冠昌虽在政府中已据高位，但因他不附和派系，没有被选上。

三地四全代会闭幕，纷争并没有结束。十二月七日，广州方面，由胡汉民领衔通电促蒋介石下野。十五日，蒋

---

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之职。国民政府改组。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司法院长王宠惠也辞职，改任伍朝枢为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次年四月，伍朝枢辞职，居正遂为院长。

在这些政治纷扰中，司法院务全靠冠昌处理。王宠惠辞职，冠昌也不想恋栈。但居正再三要他继续相助。他与居正只是初交。可是居正对他诚恳相待，犹如老朋友一样，他也就打消辞意，仍旧留任为秘书长。

九一八事变后，全民反日情绪高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有五位日本僧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东区被人殴打。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其后纠纷不断，日方提出许多苛刻条件，上海市政府虽然答应日本驻沪总领事的种种要求，但在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日本海军陆战队却分兵七路对闸北进攻，还派飞机滥炸市区。十九路军奋起抗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战役于三月三日停战。五月五日，经英美法意四国调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事实上就在一二八当天，中央政治会议批准了孙科的辞职，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长。第二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同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二月六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蒋介石被任命为委员长。

在一二八战役期间，下关日本军舰曾炮击南京。国民政府就迁都洛阳，十月才迁回南京。冠昌奉命留守，一直在南京未动。

这些年，冠昌还一直担任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后来又兼代法学院院长一年多。同时的经济系主任是同乡前辈马寅初，政治系主任是刘师舜。他所教课程有法理学、罗

---

马法、中国法制史等。法理学课学生特多，有虽非所选也来听讲的，大教室容不下，就围在门外听。因为很受学生欢迎，所以他虽然十分忙碌，还是乐此不疲。

这一年，一九三二年夏天，时局多事，内外激荡，大学发生学潮。新任校长段锡朋被学生殴伤甚重。冠昌不喜欢学校作为政治斗争的场地，又因司法院务也逐渐繁忙，就决定辞去教职。从此以后，就全心在政府工作了。

在这前一年夏天，蒋介石去江西攻打中共基地，曾邀冠昌随往襄助机要，和邵力子、熊式辉共事。冠昌因为司法院务太忙，就没有去。这一年十一月，冠昌应蒋委员长之召飞往汉口，商谈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事，要冠昌起草章程则计划方案，随后就在南京成立。翁文灏、钱昌照任正副秘书长，冠昌任委员兼国际政治组主任。这一单位后就成为资源委员会。又后一年夏天，蒋介石召冠昌赴牯岭参加军事建设会议；后来又商谈组织军事委员会计政厅事，以杨端六为主任，要冠昌兼副主任。冠昌婉言辞谢，得以免兼。冠昌不想深入政治漩涡，宁愿留在比较单纯的司法界工作。

这两年，冠昌家里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早年廷山在嵊县创办的谦吉钱庄，因为股东金裘两家发生意见，导致停业。冠昌一家要赔出八千元。其实帐面上有盈余十多万元，结果是一无所得。

一九三一年，采倩有生一女，伶俐秀丽，取名灵筠，一家人都十分喜爱。不料十六个月后，一种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夺去了这一幼小的生命。

---

## 第二十二章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采倩又生一男。冠昌命名为宇鼎。他本来想取名字定。引《大学》“知止而后能定”之意。这是指如知道方向，就可以定下心朝这目标做去。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子女已够多了，可以不必再要了。后来一想，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日新月异的时代，能早知道方向吗？他自己都依然有些困惑。所以就叫宇鼎吧。

冠昌是人人皆知的孝子，屡次要接母亲到南京同住。秀梅总以上面还有公婆，即使偶而来住几个月，也就又回嵊县去。这一阵她又刚在南京，采倩就要秀梅将宇鼎带回嵊县，以解老人家寂寞。所以宇鼎出生三十六天以后，就由祖母带回嵊县抚养。

其后四年多中，冠昌一家平静地在南京度过。两个大的孩子宇成宇远都进了中学，小的两个清筠宇广进了小学。冠昌也一直担任司法院秘书长职务，一度又曾兼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四十虚岁时曾回嵊县为母亲六十大寿祝贺。那年他的祖母已经九十四岁，而小儿子宇鼎还未满三岁。幼小的心灵中没有留下父亲的印象。



---

这一年嵊县的父老要推举冠昌为国民大会代表，他以官员不应兼任才名实相符，婉转辞谢。同一年国民政府授冠昌三等采玉勋章。

一九二九年，自美国开始的‘大萧条’严重的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一直要到二次大战开始后，经济才真正复苏。而在德国，一九三三年纳粹崛起掌权，终将战火延烧全球。可是在中国，主要矛盾却在两方面：对外是日本的侵略；国内是国共的斗争。

国共斗争的主要脉络可以“五次围剿”、“长征”、“西安事变”来表达。

一九二八年，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共产党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了基地。这是共产党最重要的基地，也是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基地势力愈来愈大，蒋介石就下令出兵围剿。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国民党十万军队，自北向南进攻。年底一仗，国军大败，被俘九千人，包括一名师长。于是第一次围剿失败。

一九三一年五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出兵二十万，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经过十五天战斗，共军又胜，缴枪二万余。

第二次围剿结束后一个多月，就接着有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军队主力是蒋介石嫡系陈诚等五个师，包括嵊县赵观涛的一个师，共三十万人。结果国民党又失败。

一九三三年六月，有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但三星期后又被共军击败，缴枪万余。

不久又开始第五次围剿。这次蒋介石采用堡垒主义的新战略，稳扎稳打，节节前进。历时一年多之久后，终使

---

共军丧失自主活跃的能力。中共遂开始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事后的称谓。开始时，实在是不得已的大撤退。撤退到中共其他的基地：贺龙领导的湘鄂西基地，张国焘领导的川康基地，或者刘志丹领导的陕北基地。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长征开始。

出发时，有八万七千士兵，一万政治干部，一万共青团员，五千脚夫。十一月底，渡过湘江，本想去与贺龙结合。但前有国民党大军阻挡，只好向西。一路遭遇国民党军队封锁，袭击及飞机扫射。待一九三五年一月到达贵州遵义时，军队已剩下不到两万人。

一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开了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前，毛泽东是被排斥在一边的；长征可说是一没有计划的盲目逃亡。此后长征就开始走向成功。

他们联络上了张国焘，决定与其汇合。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共军西行横渡金沙江，抢越大渡河，于六月十四日与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九月十日自江西出发的一方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率领，决定北上去陕北。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徐向前及朱德、刘伯承仍留川北。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红军基地的吴起镇，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结束。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只剩六千人。

一九三六年四月，贺龙的二方面军先到川北。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为国民党逼出川北，先后来到陕北。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的西安事变，是

---

国共斗争的转折点。从此共产党开始渐渐步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形势。

一九三五年十月，蒋介石又发动对陕北共军的攻击。主力是山西阎锡山的部队，调到陕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双方稍有接触后就形成胶着状态。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救国，共产党愿意参加抗日战争。这一呼吁深深触动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内心。九一八事变使日本侵占了东北，国民政府不思抗日，却要他们远来西北剿共，他们甚为不满。杨虎城也一样觉得理应团结抗日。所以陕北国共双方虽是对峙局面，却已有人员来往。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还曾秘密到延安和周恩来会面。夏天，共产党、杨虎城、张学良三方面达成协议，宣称联合抗日的目标。

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到西安，严令张学良进剿共军。张学良却要求蒋联共抗日。两人不欢而散。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又飞抵西安，预备调中央军来剿共。十二日，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东北军和西北军扣留了蒋介石。

中共中央和莫斯科斯大林商议之后，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七日，周恩来到西安，与从南京飞来的宋子文会谈，并说服杨虎城和东北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二十四日晚，周恩来见蒋介石会谈。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飞回南京。机上乘客还有宋美龄与宋子文。当下，蒋介石扣留了张学良，并逼使杨虎城出国。

西安事变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对于日本本的侵略，国民政府是一味妥协，一退再退。

---

蒋介石的口号是攘外须先安内，第一要务是剿共。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后，经英国调停后，中日双方于五月五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上海为非武装区；而日军却可在上述地区驻军。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军侵犯热河，国民政府不敢明令抵抗。三月四日，日军占领承德，继而进军长城。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抵抗，阻止了日军的进攻。这就是所谓的“长城抗战”。

热河不战而失，全国民众无比激愤。国民政府就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有所谓的塘沽协定，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有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土肥原签订的秦土协定，同意察东为非武装区。

七月十五日有何应钦与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使日军实际上控制了河北省。

西安事变使国民政府改变了对日本妥协的政策。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军队爆发芦沟桥事变，开启了中国对日本的全面抗战。

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冠昌应蒋委员长之召赴牯岭出席庐山谈话会。以“应战不求战”为谈话结论。

十二日蒋介石邀冠昌商谈改组司法部事，希望冠昌能主持部务。八月九日，国民政府下令特任冠昌为司法行政部部长。

八月十三日，在上海又爆发了八一三事变。这淞沪抗战历时三月，最后日本占领上海。南京局势也岌岌可危，

---

国民政府已决定迁都重庆。

九月中冠昌见到宋希尚，谈论时局和个人出处。

“政府已有长期抗战的准备，决定迁都重庆。我现在又新被任命司法行政部长，自然随着政府走。你呢？”冠昌问道。

“南京看样子是守不住的。但是我身为南京市工务局长，职责所在，必须留到最后关头。”希尚说道，“交通部张部长有意要我到云南去，负责筹备滇缅公路。所以也会到后方去。你家眷怎样办？”

“我想先要采倩带孩子回嵯县。等我在重庆安顿好之后，再要他们过去。”

“这也是办法。我的情形要复杂一点。”希尚说，“我想让美娘和小娃跟我一道走。其余大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留在上海。在租界里，一时大概不会有问题。”

十月下旬，采倩和孩子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在义康家歇脚。义康已习惯上海的生活，不想搬迁。

“我们住在租界里，应该十分安全。而且我又没有工作，到内地人生地不熟，一动不如一静。”义康这么说，“倒是两个大的孩子，重钦交通大学已经毕业，要随供职的资源委员会到四川去。同钦念了一年大学商科，不想留在上海；大哥的湘筠说也要到内地去读大学，就一道去。”

三天以后采倩他们就回到了嵯县。

十一月十七日，冠昌随政府西迁重庆。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

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草毕

辛卯除夕校毕，2020/6/20 再校毕

---

## 第三部

---

## 第一章

星期六下午，教室里静悄悄的。同学们有的回家去了，有的在球场上打球，有的在宿舍里睡觉。只有夏宇鼎一人坐在他的位子上。他手里拿着一支笔，书桌上摊着一张纸，呆呆的在出神。

这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上旬，国文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的一生”，要求五百字以上，下星期二交。

十一岁又半的人生，能有多少好写呢？

四岁以前的事，已记不得什么了。他有一个奶妈。是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也不知道。他吃过她的奶吗？也不记得。她抱过他，这是记得的。是唯一抱过他的女人。还有先福，他们家的老佣人，是唯一抱过他的大男人。先福常常抱他到街上看东看西。

先福也似乎是家中唯一的男人。另外是三个女人：一

---

位是九十多岁的太婆，不大出她的房门；有时会拿一片小烧饼哄他吃。一位是六十来岁的娘娘，成天走进走出忙来忙去，虽然也是小脚。还有一位是他的大姐，已在读中学，不大看见她在家。

家，就是一所阴暗的二层楼的老式房子。进门后是一个天井，墙角有一株老树。正对着门是书房，也兼做客厅。是唯一有玻璃窗的房间，角落的花架上有一盆兰草。右边就是二层楼的老屋，有卧房，饭厅。里面还有厨房，厕所。二楼的房间似乎一直空着，他也不大上去。倒是再上边有一个阳台，可以晒衣服。他记得有一年，七巧那天，他姐姐天不亮叫他起床，到阳台上看那五色缤纷的巧云。

家，座落在东后街上。东后街八十一号。邻街是东前街，在我们街背后。那条街上有不少商店。东后街上没有商店。我家的斜对面是马再白的家，有很多玻璃窗。再白比我大好几岁，是我的好朋友，总是照顾我，保护我。向东三四家是汪正金的家，三层高楼，是城里最高的房子。汪正金是商会会长，很有钱。

东后街铺着鹅卵石，记忆中似乎很宽，其实汽车都开不进。向东到头就是县城的东门。东门里面是民义小学。似乎没有什么学生。有一个操场，墙边有一株白果树，我们常在那里玩官兵捉强盗。那附近就是至大茧行，好像是我们家的，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我有时也去玩。城墙外面有一条河，有大马路，偶尔看见汽车。但我很少出到城外。

据说我是生在南京的。出生后三十六天，就由娘娘一——就是祖母，带回到嵊县。这一切我自然不知道，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娘娘很宠我，说是我娇横，被宠坏了。娘娘宠我，我是有数的。吃饭总给我吃肉。而且我只吃瘦



---

肉，也不吃菠菜以外的蔬菜。每天早晨，会在路过门口的挑担上买新鲜的羊肉羊肝给我吃。她自己却只吃一些简单的小菜。但说我被宠坏了，我不同意。我觉得我是很听话的。

还不到三岁的时候，父亲回来过一次，但我完全没有印象。父亲是司法行政部长，是在中央的大官。这对我们似乎毫无影响，一点特权的感觉都没有。在这小地方，县长是最大的官，像土皇帝那样。记得小学有一位同学是方县长的女儿，她每天上学都有卫兵护送。

四岁多的时候，抗战了。我当然也不知道抗战不抗战，只是那年秋天，母亲带了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回到嵯县了。对我而言，他们只是一群陌生人。母亲也是不相识的女人，要我叫“妈”，我就死也不肯。过了一两天，母亲就叫哥哥姐姐抓了我带到阳台上要打我。娘娘似乎也不在旁边，无人可求助，大概就屈服了。

过了一两个月，他们走了。我和大姐还是跟娘娘太婆留在嵯县。

还不满六岁，我开始上小学。在上学以前，我已由大姐的同学秦锦文教我认一些字。大家都说我聪明。于是在小学入学考试时，不记得是谁就把我带到三年级的试堂。题目一发下来，我完全茫无头绪，就一声哇的哭了起来。带我来的人连忙把我接出试堂，和主考的老师说了几句，我就这样进了一下年级。一开始就跳了一学期。

不久，抗战的烽火就逼近到嵯县。这虽然是小地方，但日本飞机有时也来轰炸，或者用机关枪来扫射一通。小学就一度疏散到城外五里路的乡下去。每天马再白带着我一道去上学，书包里装着中饭的饭盒。

有一次，走到半路，飞机来了。我们躺着躲在田塍旁，

---

看见飞机飞过来，在不远处丢下两三个黑颜色的炸弹。

三岁多的时候，外公去世了。外公家在白泥坎乡下，是当地的大绅士。父母兄长都在南京，就由我代表去奔丧。从来没有见过外公外婆舅舅阿姨表哥表姐，一下子到那大宅院，投入一堆大小亲人间，真是眼花缭乱。只记得由表哥表姐带着在那迷宫样的大院子里跑来跑去，葬礼是怎样已完全不记得了。

六岁时，又有太婆的逝世。她已九十六岁了。不记得她有甚麽病。那天我在上学，家里来人把我从课堂里叫出去，带回家，说是太婆走了。太婆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太老了，比娘娘还老。我的手膀常常脱臼，有一次我手膀又脱臼了，在哭，她以为我只是不高兴，拿烧饼逗我，要我伸手去拿。我实在手脱臼了，很痛，没法伸手。最后还是找了一位跌打医生，将手一拉一推，回归原位。手不痛了，就好拿烧饼了。

虽然正式的安葬要等父亲回来才处理，出殡到厝所也有一套仪式。印象里只剩下乱哄哄的热闹，冲淡了死别的哀情。

抗战开始后不久，日本兵就占据了绍兴。通到绍兴的马路横七竖八挖了壕沟以阻挡敌军的机动车。有一阵说是日本兵要打过来了，全家就逃难到新昌乡下一家亲戚那里。只记得附近有一‘大佛寺’，很大的菩萨。又山上有一片大坝子，可以跑来跑去。敌人要来的风声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嵊县。

快九岁时，父亲回来了。父亲是到东南各省来视察，顺便过嵊县来办两件事：一是为曾祖父母安葬，另一是带我们到重庆去。曾祖父已早早去世，但他遗命是待曾祖母去世后一并安葬。所以他们两人的灵柩都还暂厝在城里。

---

墓穴倒是早已置就了。

我是第一次有记忆的见到父亲。但他公私俱忙，没有任何亲密接触的印象。在葬礼前几天，我也跟着父亲到南乡三官塘去看整理好的新莹。走进墓室，但见雾气蒸腾。就听见有人在说，这是好象，表示家道要发。

虽然敌军就在五十公里之外，葬礼还是相当隆重。丧队在城里行进时，每一个街口都有人摆了香案路祭。我们也要停步答礼。我开始体会到父亲身为中央大员的显赫。

葬礼过后，我们就出发了。因为一路上还要接一些流落的法官到重庆去，所以除一辆小轿车外，还有一辆可以坐几十人的大客车。娘娘要晕车，就在大客车里放了一张床，她一路就躺在床上。我是平生第一次坐汽车，什麼都新鲜。可是第二天起也一路晕车。每到一地，纵有盛筵招待，也没有胃口。

一路经过浙江金华、江山，福建蒲城、建阳、建瓯、南平、永安、长汀，江西瑞金、界化陇，湖南莱阳、衡山、衡阳，广西桂林、南丹、六寨，贵州独山、贵阳、遵义，四川基江。最后抵达重庆。

许多地方都比嵊县繁华，比嵊县现代化。在永安住进一个大旅馆。那时，永安是战时省会，十分繁盛。我是第一次进到旅馆，见人来人往，目不暇接。又是生平第一次用新式浴室，那洁白的浴缸，一直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在福建，汽车多半行走在山路中。路很不好，路中间常有大洞。下雨天行走更难，小心翼翼地前行。走得慢，有一天天黑还没有到。忽然隔着江水看见对岸一片灯光，带来多少欣悦。进入江西之后，公路又平又直。很快的，几个城市就过去了。

到衡阳，第一次坐上了火车。那是一节特别加挂的车

---

厢，里面有沙发，书桌，就像晃动的客厅一样。好像是过了一夜，就到了桂林。

出贵阳不久，不记得为什么，我在车上又哭又闹。一向温和的父亲，叫车停下，要把我丢到路边去。现在猜想，一定是我因晕车不舒服，因烦躁而哭闹。这一番哭闹也许可以证明我曾是一个被娘娘宠惯娇横的孩子。可是在我现在的记忆中，所记得的已只是到四川以后的岁月，我真是一个胆小温顺的孩子，已忘掉了可以对人撒娇发脾气。

过遵义不久，有一处叫七十二道拐。从山顶望下去，但见山路像盘丝一样，左拐右拐，盘旋而下，有几十里长。可以看见上山的汽车，有的烧着木炭，喷着烟，真如牛步，很慢的向上爬。我们的汽车也小心翼翼地下滑，一下子挨着山边，又一下子转过拐就下临绝壁。偶而也看见翻在山沟里的卡车。

然后就到了家。家，这一本来是陌生的地方，就是脑海中唯一的家。那老家，那遥远的在战火另一边的家，已很模糊了。见到母亲，哥哥，姐姐，还有许多陌生人。不多久就都混熟了。这是一个新式的，上层的，有丰富内容的环境，虽然是处在为躲避空袭的乡村里。那落后的，闭塞的，陈旧的，死水般的故乡的一切，不自觉地就从意识中冲淡排除了。

司法行政部是在歇马场小湾的一个大院子里。那也许本来是什麼大绅粮的祠堂，改造成一间间办公室。家在半里外的一个院落里。三四进的大房子，门前是一片用来晒谷子的大坝子，挨着水田。屋后是山坡，连着高山。山上有老虎，翻过山就是壁山。

学校在小磨滩，离家有三里路。本来也许是一道观，跨在一条小溪上，大概原来还有一个磨坊。这学校全名是

---

迁建区小湾小学。全校学生大概有四百人，我到后就立刻插入五上春季班。

从来只会讲，只会听岷县的土话，又是一头投入完全陌生的环境，真是万分惶惑恐惧。幸好开头几天都有二姐陪我去上学。甚至在上课时间，她也站在课堂外面。

不记得过了多少时候，四川话也会讲了，听课也没有问题了。到学期终了，居然成为班上第一名了。这要归功于娘娘的督促：“一定要用功。功课好，才能得爸爸欢心。”

班上的同学大多数是本地的川娃儿。看来几乎都是普通农民的娃娃，很少绅粮的孩子。迁建区小学的建立，是为了照顾迁到乡下政府机关子弟上学。但是政府员工数目毕竟很少，所以我们班上下江人只寥寥可数。可是毕业之后能继续上中学的，却就是这几位。记得班上有两位同学——吴天富和许文林，功课都名列前茅，可是都没有能上中学。想到这里，就觉得很不公平。现在这里我班上的同学也多半是下江人。少数川娃儿，就都是大绅粮的儿子。

寥寥可数的下江人中间，我最要好的朋友是洪实和储晋清。他们的父亲也在司法部。洪实的父亲是政务次长，储晋清的父亲是司长。洪实的姐姐也在小湾小学上学，高我们三学期，很漂亮。心虽倾慕，不敢高攀。半年后，她毕业走了。储晋清一年以后也走了。他身体健壮，考上了空军幼年学校，到成都去上学了。

开始读许多书，都是“闲书”。也不觉得家里有很多书，可是就可以接触到许多书。记得很深刻的是《三国演义》。有一天读呀读的流眼泪了。哥哥问我，“怎么了？”我哽咽的说，“刘备死了。”也读很多武侠小说：《七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然后《水浒传》、《西游记》。哥哥姐姐在看文艺小说，中国的和翻译外国的，

---

像巴金的《家》、拉马丁的《葛莱齐拉》，读得也有兴味。《黛丝姑娘》和《嘉丽妹妹》就不大好看了。但最吸引人的还是武侠小说，常常会走好几里路到同学家去借书。《江湖奇侠传》和《蜀山剑侠传》是很后来才借到读的。

学校里有一个操场，但是没有体育用具。附近山坡上柑桔树，大家就摘了柑桔当球踢。下江人有鞋子穿，布鞋或者力士鞋。川娃都穿草鞋。我不记得有过钱。反正有钱也没处用，附近根本没有商店。每逢阴历一四七，可以到歇马场去赶场。歇马场在五里路外，一条长街，两旁是店铺。卖粮食、牛羊猪肉、布匹、杂货，都不是我感兴趣的。但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过了半年，哥哥姐姐都上学住到学校去了。大哥二哥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大姐二姐三哥在青木关的中大附中。只有我一个小孩留在家中。我就有较多时间和父亲接触。

在乡下，几乎没有什么应酬。所以下班以后，父亲总在家里。吃过晚饭，他就在院子里一面散步，一面吟诵诗词。我常常跟在他后面走。然后他就以他的手抄本《论语》，一条条为我讲解。第二天，要求我背诵给他听。他也不是抄录全本《论语》，只是摘录他认为重要的。每天一条或者两条，几个月下来，《论语》的精华也就都深入心中了。

夏天，哥哥姐姐放暑假都回家了，家里就很热闹。一早，二哥就会带我到家对面小山上，一同做早操。大哥似乎身体较差，他经常盘腿静坐。但他们在家时间不长。不多久就又去参加暑期实习了。

两年后，小学毕业了，又是全班第一。因为是春季班，没有中学可进。父亲觉得在家终日放荡也不好，就请司法部的裘秘书为我补习国文。洪实得知后，也一同加入。裘先生是我们同乡，因为父亲十分器重他，想来学问很好。

---

他教我们一些古文，但更多的是白话文。已不记得读了什么文章，只记得有些是翻译俄国人的，相当沉闷。

每天上午，我和洪实到裘先生的办公室上课一小时。然后就和洪实在山间田野到处乱逛。

家门前有一条河沟，虽然下大雨时，浑黄的河水汹涌奔腾，平时水却很浅，一般只到膝盖。有时候，我会和长工袁吉顺到河沟里去捉鱼。他会拿一个自编的大竹网，在河沟中用网拦水逆流而上。我就跟在后面，拿着一个水桶。走几步会捞到一两条小鱼。有时也会有虾。这样走上二三里，也可捞到几十条小鱼。用油炸了，也可够一顿晚餐之用。

半年时间一下子过去了。到了夏天，考中学。先去青木关报考了中大附中，然后到沙坪坝考了南开中学。考南开时是住在小龙坎表姐湘筠那里。天气热得无比，而我又感冒发烧。但还是去考了。居然考上了。

.....

宇鼎拿起笔，摊开纸，开始写“我的一生”：

我生在首都南京。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大都市。重庆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城市，也只是匆匆路过半天。说是我出生后三十六天，就由祖母带回老家浙江嵊县。两年半前又到这里乡下小湾。我实在是一个乡巴佬，到南开是第一次用电灯和自来水。

我算是有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是公务员，大公务员。虽不愁衣食，但家用十分俭朴。我课外喜欢读小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武侠小说，各式各样的武侠小说。也看文艺小说，有的喜欢，像《家》；有的不能欣赏，像《黛丝姑娘》。也读过一点古文。父亲曾亲自教我读过《论语》。

我算是走过不少路。从浙江到四川，经过福建、江西、

---

湖南、贵州，总有几千里路。但我一坐上汽车就晕车。走了三十来天，只有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没有晕。也是因为乡巴佬，第一趟坐汽车的缘故。现在我坐汽车就不晕车了，不再算是乡巴佬了。

我有什么理想？也许我想照我父亲那样，以后到外国留学，回来先做大学教授，然后在政府里独当一面。或者做一个作家，在流浪世界之后写小说。没有想到要做科学家，工程师，因为我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虽然我的两位在大学的哥哥都在学工程。

比较近的愿望：抗战胜利以后，我希望能到南洋去。那里有椰子树，有海滩，有热情的女郎。我会坐上一条船，从这一个小岛飘到另一个小岛。从小生活在丘陵地带或山区，不能想象大平原和大海一望无际的视野。在南洋，我就可以天天看海上的日出日落。



---

## 第二章

作文发了下来，宇鼎得了“甲下”。评语是“简洁明白。欠发挥。”老师宣布：有一位同学得甲上，是杨汝炯。老师花了十几分钟将他的文章念给大家听。他写他如何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全靠他母亲做小学老师抚养他和他的妹妹。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才上大学，也还不能自立。他写他幼年时在家乡江苏高邮的情景，写他们一家抗战发生后颠沛流离直到重庆的经过，写怎样他生病失学，怎样先念了另外一个中学，然后再转学到南开……。宇鼎一面听一面想：他怎么会记得这么多东西，写得这么好。

杨汝炯个子高高的，走路十分潇洒。他除了国文棒以外，体育也行。他在垒球队里担任一垒，光手单手接球，真是漂亮。他待人也和气，所以开学五星期后选班长，他就当选了。南开的规矩，刚开学时新生的班长，概由童子

---

军老师指定一位留级的老学生担任。五星期后，由同学互选重组班会。

宇鼎没有参加垒球队，他光手接不住球。他所读过的小学，都没有正式的体育设备。他只有踢柚子的经验。所以他参加的运动就是踢足球。在足球队里，他交了一位好朋友，叫于豪刚。也说不上为何要好，就是意气相投。于豪刚有一个妹妹，也在南开念初一。有时候来找他。瘦瘦小小的，不怎么样。但他有一位读高一的姐姐，真是丰度不凡，穿一身印丹士林旗袍，面容娇好，身材丰满。虽是高三年的学姐，宇鼎内心不禁暗暗心折。

杨汝炯的国文虽然杰出，他的数学却差。宇鼎倒是全面发展。门门都不是最好，但门门都很好，所以一学期下来，竟是全班第一。这一来使他大大增强了自信心。因为他来自穷乡僻壤，到重庆后又在乡下小地方，虽也出人头地，恐无足道。来到南开，接触的多是见过大世面的同学，不免自惭形秽。现在发现人家也不过如此，还不如他，就知道自己大概真还可以。而且因为成绩好得了乙种奖学金，有四千元法币，正是学费数目。如果成绩更好，就可得甲种奖学金，有八千元，那就连伙食住宿费用都包括了。

第二年初一五班淘汰了一班，初二就只有四班。宇鼎这班刷掉一些人，也从淘汰掉那班补进来一些同学。其中有一位叫东方纪业，成绩好极，记忆力尤强。他是甲种奖学金的得主，宇鼎在班上就只好屈居第二了。

在南开，宇鼎已不大看武侠小说了。因为一般武侠小说都已看过了。他开始看一些英法的翻译小说，像《大伟高伯非尔》、《撒克逊英雄劫后略》、《侠隐记》、《茶花女》等。但东方纪业却已在看一些俄国的小说，他会提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这些作家的名字。可以同他对答

---

的只有姚文元。

姚文元个子不大，其貌不扬，还有暴牙齿。他功课也普通，但是有一般同学不及的新文学修养。他不但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罗亭》、高尔基的《母亲》等书，还知道陀斯托也夫斯基、索霍洛夫这些大家听都没有听见过的作家的书。他的父亲叫姚蓬子，是“作家书屋”的老板。难怪有这样的修养。

宇鼎班上每周出一张壁报，姚文元居然在上面有连载的长篇小说《抗战中的人们》，实在令人佩服。宇鼎看了一两期，就不想看了。他觉得还是杨汝炯的文采更胜。可是杨汝炯没有写长篇小说。有一次，美术老师在班上讲了一个故事，十分动人。一个村子变成了下沉的池塘，每一百年才浮现出来一天。一个旅人闯进了这村子，与一位女郎相爱，最后不得不在午夜的钟声前离开。这个《盖梦希哈夫村》的故事，杨汝炯重写在他的作文里，国文老师在班上念给大家听，似乎比美术老师所讲的还要动人。

美术老师名叫陈湘燕，年青美丽，上课时常常讲动听的故事，大家都喜欢她。但第二学期，换了一位老师，上美术课，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有人说陈湘燕结婚，所以离开了。也有人说因为她太浪漫，给辞退了。的确，常常有人看见她和男朋友在鱼池边的树林里散步。

音乐课总是在音乐教室上。似乎全校就只有一位音乐老师。他就是阮伯英老师。他好像一天到晚一直就坐在钢琴前。一班学生走了，另外一班接着来。全校有三十六班，还有合唱团及个别指导，阮先生可说是全部时间投入于音乐中。他冷静和霭，选唱的歌曲都优美动听，所以大家都喜欢上音乐课。阮老师教他们唱的第一首歌叫“都纳故乡”。歌词是：

---

“从前在我幼年时，整天游戏笑颜开。只愿坐上一条船，渡重洋飘大海……”

宇鼎唱到这里，唤起了他对大海的憧憬，不禁神往。

有一天，同学问阮老师，这首歌是那里来的？

“这是一首美国民歌。”阮老师说，“乐曲的作者叫约瑟芬·麦克基尔 Josephine McGill，她是生在上一世纪的美国人。歌词的作者叫玛娇丽·匹克塔尔 Marjorie Pickthall，她是一位诗人，也写小说。生在英国伦敦，后来去了加拿大。”

“都纳在那里呢？”一位同学问。

“想来是在英国。我问过歌词译者李抱忱先生，他也不清楚。”

与学生最密切的是童子军老师狄子初。南开学生全部都住校，生活管理完全军事化。早上六点钟吹起床号，二十分钟以后，就要整理好内务，跑到大操场集合，做早操上周会。迟到就要给警告。三次警告就是一次小过，三次小过就是一次大过，三次大过就要开除。而所谓内务，是指被褥的整理。被褥必须要叠得方方正正像一块豆腐干。同学们为了要达到这一标准，都有一付内务扳，把被子的棱角夹出来。如果内务不合标准，就又要警告。不过如果内务非常齐整，也会得嘉奖。一次嘉奖可以抵消一次警告。当然周会迟到也会警告。这一切都由童子军老师严格执行。所以大家对狄老师反感之至，就给他取了一个极粗俗的外号“槌子粗”。

宇鼎很守规矩，他内务过得去，挨过一两次警告，从来没有得过嘉奖。但他也不喜欢槌子粗。有一天早餐后在合作社门前，槌子粗拍拍他肩膀说，“又到合作社来买面包了！”

---

宇鼎很反感。天晓得！合作社卖一种酥皮面包，很好吃。有钱的同学常来买得吃。但是宇鼎根本没有什么零用钱，只偶而买过一次。实在委屈。

南开是私立中学，所以学费这麼贵。是贵族学校。同学中有不少是高官将军的子女。宇鼎本来也考取了青木关的中大附中。他的两位姐姐就在中大附中上学。因为南开比较好，而且他三哥宇广也在南开，他就进了南开。中大附中是国立中学，学费低廉，而且许多学生不但免学费及膳宿，还可以领贷金补助生活。

他听哥哥姐姐说过，中大及中大附中学校饭厅里吃的经常是八宝饭。那八宝呢？沙石、稗子、谷皮……。南开的伙食要好一些，至少是白米饭，可是也很少荤菜。住得近的同学，每星期六回家，就会带回私菜，有时也让同桌的同学分享。宇鼎家远，整学期不能回家，就没有私菜。他以前在家不喜欢蔬菜，现在是什麼蔬菜都吃了。

南开还有一项胜过别人的，有自来水。沙坪坝已比小湾好，有电灯，但没有自来水。南开有自己的水塔，所以可以供应全校自来水。这也是校长张伯苓有远见，在抗战前一年就在沙坪坝经营，建校舍，铺设现代设施。抗战一开始，日本飞机就炸毁天津南开校舍。但重庆南开立刻继起，且更超越天津南开。

有时候，冠昌从小湾进城时会路过沙坪坝看宇广和宇鼎，带一点衣物吃食给他们。这一天，冠昌被邀请到南开对学生演讲。礼堂不够大，只限高中生去听讲。所以宇广和宇鼎都无法去听。可是演讲之后，喻主任请吃饭，他们两人倒也一同被邀了。

张伯苓虽然是校长，但他已年近七十，不具体管事了。校务都有喻传鉴主任处理。喻传鉴是嵯县人，是冠昌的老

---

朋友。他家就在南开校园内。以抗战时期的标准，因为是战前就造好，是一栋相当精致的平房，园子里花木扶苏，室内摆设也朴素雅洁。但对宇鼎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饭桌上的红烧肉。

宇广比宇鼎大三岁半。他在南开也还在一年级。他先进了小龙坎的中正中学，那也是一所私立中学，是黄埔系统办的。学生多半是军人子弟，有带了枪到学校的，打架时会动刀动枪。宇广上了一学期，觉得吃不消，太危险。第二学期就转学到中大附中。因为转学关系，功课就赶不上。他也不喜欢中大附中，於是秋天又考上南开再读一年级。那知他在南开竟留了一级，就和宇鼎同一年级了。

星期六下午有两小时自习，三点钟就开始放学了。住得近的同学就纷纷回家，其他同学也结伴走出校门到沙坪坝大街上去逛，或着走到嘉陵江边去玩。沙坪坝正街上有一家书店，叫“时与潮”。许多同学就挤在书店里，阅读新书杂志。宇鼎也常常如此。

有时，宇广会来约宇鼎一道去打牙祭。他们常去的地方是离中央大学松林坡不远的‘松鹤楼’。酒店在嘉陵江边高岸上，要先付钱，领了菜牌，坐在空桌边，跑堂的就会送菜上来。他们常点的菜是鱼香肉丝和糖醋里脊，。吃完后，就下坡到江边走走。对面江北，就只看见沙滩。沙滩后面是树丛和稻田。

有一天，宇鼎问他哥哥说道，“你那里来的这麼多钱？”

“我也没有钱，妈只给很少一点零用钱。”宇广说，“这些钱我是借来的。”

“借钱不是要还？”

“到时候，总得有人要还。”宇广笑笑。宇鼎也没有再问。

---

有些周末，宇鼎就到小龙坎的湘筠姐家去。湘筠是他的表姐也是表嫂。表哥重钦到美国去了，行前曾到小湾向姑父母辞行。宇鼎见过一面。湘筠姐宇鼎却以前没有见过。重钦在小龙坎的无线电机厂工作，他们家就是无线电机厂的宿舍。环境房子都很好。宇鼎通常星期六下午去，住一夜，星期天吃过中饭后回学校。他很喜欢去。因为一则可以打牙祭，二则湘筠姐待她真好。可是他不好意思常去打扰。

---

## 第三章

抗战爆发的那年，文重钦从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了刚一年。一毕业，他就在资源委员会找到工作。他成绩优异，人又能干。同济都视他为领袖。战事起来之后，他供职的无线电器材厂，就要从上海西迁到后方去。他是搬迁的先头部队，日子决定后，他回家去见他父亲。

重钦向义康说明工厂西迁之举，表示预备随机关行动。

“当然，当然。”义康说，“战乱时期有一个单位依靠，总比较好。而且留在上海，以你所学，也没有可发展的。”

“爹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一介平民，跑到外地去，无依无靠，还不如留在这里。我看这仗也打不长。欧美同日本还是友好的。我们住在租界里，不会有甚麽问题。你放心去吧。”

义章的女儿湘筠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住在叔叔义康家里。她从小就和大哥重钦最亲密。这时也正好在一旁。听到重钦要到后方去，就说：“大哥哥，你带我一道去。”

重钦不知怎样回答，看看义康，湘筠。湘筠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学校也乱成一团。说是要迁校。许多课都上不成。我不如跟大哥哥走，也有个照顾。到后方再找一个学校读书。”



---

“也有道理。我想兵荒马乱时期，也不知什么时候才再太平。你们爷爷，湘筠你父母都在杭州，你们也应该去辞行。湘筠你爹妈也不知道真会放心你走。如果有时间，重钦你也该回白泥坎跟你妈妈辞行。”义康说，“至于弟妹，同钦在上海法学院，还有一年毕业。等毕业后，也许再到后方找你们。其他弟妹都还小，就留在这里吧。”

过了两天，重钦和湘筠就一道离开上海到杭州去。义章对湘筠跟重钦到后方去也无异义。他自己也不预备远行。他说一家大小人这么多，迁移不容易。如果日本兵会来，他们就往乡下躲。

湘筠的母亲也在老家，所以她也和重钦一同回白泥坎跟母亲辞行。

等他们再回到杭州时，重钦接到通知，厂方第一批人员已经出发，要他自己赶到衡阳去会合。这时浙赣铁路已经通到南昌。南昌到萍乡那一段虽已造好，似乎还未通车。他们就决定坐火车先到南昌，然后乘汽车到萍乡，再转火车去衡阳。

杭州熟人多，虽然逃难时期火车票不容易买，他们还是买到两张卧车票。浙赣铁路新造不久，沿途车站都很整齐。过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南昌。在南昌重钦找到资源委员会的办事处，他们为重钦和湘筠安顿在临时招待所，并且替他们去买到萍乡的公路汽车的车票。

公路汽车是一辆陈旧的大客车。两边靠窗各有一排木板长椅。逃难的人太多，汽车班次又少，车站拥挤不堪。重钦仗着年轻力壮，上车时抢到一个坐位，就让湘筠坐着，他自己就站在她坐位前，任周围的人团把他推来推去。公路很差，汽车走得很慢。快到宜春时，进入丘陵地带，有起有伏，就走得更慢了。黄昏时分到了宜春，说是不走了，

---

要在此过夜。

汽车停在一家旅馆前面。一块横匾上写着“南华大饭店”。一进门，右边柜台后面是账房。左边一大间是饭厅。再进后面两进有十几间卧室。看起来还干净。柜台前挤了不少人，堆了好些行李。

重钦挤到柜台前问有没有房间。那掌柜的说，只有最后一间了。他又说，现在逃难时候人多，别的旅馆也多半不空。重钦想了一想，就要了这一间房。

房间里就只有一张大床。他们带的铺盖比较简单，就是两条羊毛毯和两条被单。他们看旅馆的棉被还干净，就只用被单把被包一包。吃过晚饭后，天已大黑，他们就头分两边的睡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发现天竟下雨了。吃早饭的时候，司机来说，车子坏了，要等南昌车把零件带来修理。明天应该可以走。

前一天还相当燥热，雨一下，顿时秋意就很浓了。下雨，街上又泥泞，只好呆在房间里。重钦正好来处理一些公文信件，湘筠就拿出一本书来读。下午，雨停了。他们走过马路到江边，看这条袁水夹着上游的泥沙，一片浑黄地滚滚而下。

“很无聊吧？”重钦叹口气说。

“没有。”湘筠望着重钦说，“我只要跟你在一起，不会觉得无聊。这车子抛锚抛得好。现在多安静，只有我们两个人。”

吃过晚饭，湘筠对重钦说：“我昨晚一夜没有睡好。你的脚老踢我的头。今天晚上我们一头睡吧。”

睡到半夜，只听得外面风呼呼吹，雨点打在窗上像打鼓一样。忽然一声响雷，湘筠转身就抱住重钦。他们紧紧

---

偎在一起，好一阵子。重钦伸手摸进湘筠裤裆，轻轻揉摩，手指渐渐湿润。

“哦！哦！大哥哥，不要再揉了。”湘筠呻吟地轻叫道。重钦就进入了她。

第二天，汽车修好了。他们就顺利的到达萍乡，当晚就坐火车去株洲转衡阳。在火车上，重钦对湘筠说：“你就改姓‘祝’吧。跟你妈妈姓。我们就是表兄妹。反正我的同事也没有见过你。”

他们在衡阳找到了无线电器材厂。一切都乱糟糟的。过不久又搬到广西。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日本军占领武汉。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无线电器材厂也随即再搬到重庆的郊区小龙坎。这时重钦已升任为企划科长，很受厂方器重。湘筠就转学到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她每学期只选一半学分。另外又每天有半天在重钦的企划科里做文书的工作。无线电器材厂在小龙坎找了一片地，建起了员工宿舍。一排排二层楼的洋灰建筑杂在花木扶苏中，取名叫“公诚新邨”。重钦和湘筠配到了一套二楼的公寓，在战乱中过着难得的安宁恬美的生活。

过了一年，同钦也辗转到了重庆。因冠昌之力，介绍他在化龙桥的中国农民银行工作。他到小龙坎去看他哥哥，见重钦和湘筠住在一起，心中有些疑惑。重钦送出来之时，他就问道：“湘筠姐跟你住在一起？”

“我们同居了。”重钦若无所事的说，“堂兄妹和表兄妹在血缘关系上是一样的。表兄妹可以结婚，堂兄妹应该也可以。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湘筠现在跟她妈妈姓祝了。以后她就是你们的表姐好了。”

“家里人知道吗？”

---

“还不知道。

“你有便时，代我们宛转告知一下吧。”

湘筠半工半读的读了三年，一九四二年在重庆大学毕业。她读的是中文系，除教书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但附近学校却进不去，她就依然在无线电器材厂做文书工作。

有一天，重钦很高兴的回来说：“自从去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本宣战后，中美就是盟邦。美国开始大力援助我国，厂里要派我到美国去考察业务。这样难得的机会，你说好不好？”

“我说不好。”湘筠鼓起了嘴巴说，“我只要一直和你在一起，你让别人代你去吧。”

“这是多麼可贵的机会。现在出国多难！这也是厂方看重我，对我以后的发展大有帮助。而且出去视察，一年以后我就回来了。”

“我也知道你不会放弃这机会。你要答应一年后一定回来。”湘筠说。

“我怎么会不回来？到时候厂里也会要我回来。”

快到一年以后，重钦来信说，已准备回国，但现在飞机票不好买，还要等等。可是几天之后湘筠却接到这样一封信：

湘妹：回国的事，要拖后一阵了。资源委员会要成立驻美办事处。他们要我留在办事处工作。

这是很多人想得到的重要工作。是三姑父帮忙，才被委任。资源委员会还允许我同时到大学研究院深造，我估计两年后就可拿到硕士学位，这对我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自美国参战以后，局势大大好转，两年后很可能就已胜利了。那时交通一定会更方便。也许你可以在上海迎接

---

我从美国回来。我知道你多么想我马上回国。

但为了我们更美好的前途，为国家，委屈你再忍耐两年吧。

重钦

湘筠回到房间，头埋在枕头里，哭了好久。

---

## 第四章

有一晚上，大家睡得正好，忽然听见哨子声‘嘟嘟’的响。接着就听见狄子初老师的声音：“大家快起来。有空袭警报了。不要慌，跟着大家到防空洞去。”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空袭警报少多了。到四川后，宇鼎又住在乡下，根本不用跑警报。这一次是宇鼎到重庆后第一次跑警报。平常警报总是在白天，这次奇怪，竟在晚上。因为这两年难得有警报，学校都已停止了空袭演习。所以这次跑警报，宇鼎他们也不知防空洞在那里，只是在黑暗中跟着大家向前走，一下子下坡，一下子过一座小桥，然后到一个山坡前，停下了，就叫坐下。因为没有放紧急警报，也就没叫大家进防空洞。过了大概一小时，警报解除了，大家又列队回宿舍。狄老师宣布：明天不用升旗早操。

空袭虽然少了，美国的参战也使大家对最后胜利增加了信心。可是当前的战局却愈来愈严重。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在经过三次会战后，攻陷长沙。接着相继攻陷衡阳，桂林。日军一支先遣队竟到达贵州独山。重庆人心惶惶，甚至有迁都西康之议。

宇鼎的大哥宇成二哥宇元本来都应该是一九四四年夏

---

天自中央大学毕业。因为大批美军援华，需要翻译官，就提早半年毕业。宇元分发到航空委员会，就在重庆。宇成分发到外事局，先在昆明受训，然后就派到桂林。日军进犯桂林，宇成是坐在火车顶上从桂林撤退的。

十月，蒋委员长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以救国难。许多南开中学同学纷纷响应，甚至于包括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但一年级的学生毕竟年纪太小，不够资格。可是宇鼎班上的一位同学，曹康雄，个子特别大，居然被接受了。他们班上为他开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宇广也说要报名从军，给家里劝阻了。

接着有慰劳过境将士捐款运动。一天晚自习时，狄子初老师到班上一个一个点名切捐。有的同学捐二十元，有的三十、五十、一百，还有两百的。到宇鼎，他实在没有钱，他也不敢问妈妈要。大家望着他，他这位部长少爷。他终于说：“我和哥哥商量一下再说。”

第二天，他去见宇广，说，“三哥，捐款的事怎么办？我也没有钱。”

“你就认捐一百元吧。”宇广说。

“那来的钱？你有吗？”

“你这个星期六到湘筠姐哪里去。你说是捐款，她会给的。”

星期六下午下课之后，宇鼎就出校门，向小龙坎方向走。没有多远，在一丁字路口，向左往江边下坡，过重庆市立中学，就到了湘筠住的公诚新邨。

“我正在想，你好久没有来了，忙吗？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吧，明天再回学校去。”湘筠看见宇鼎很亲热地说。

“好。”宇鼎到这里感到特别温暖，湘筠姐像一个年轻的妈妈。他从小随着六十来岁的祖母长大，等回到母亲身

---

边时，她也已经快五十岁，而且主要是靠礼教的维系。这是他第一次接近成熟的少妇，而且又是亲热的对他关爱。

“最近学校里事情多一些。”他接着说，“要欢送同学去参加远征军，又要为慰劳将士捐款。”

“我们机关里也在发起捐款。你们同学都捐多少呢？”

“有的二三十，有的二三百。”

“你们同学有的家里是很有钱的。二三百！你呢？”

“三哥和我商量了一下，每人认捐了一百块。”宇鼎顿了一下，“我们没有钱，想问你要。”

“以前小宝、宇广，没有钱用，总是到我这里取。取得太多了，三娘就不许我给了。”湘筠说，“不过这次是正经好事，我想给你们也没有问题。两百就够了？”

“够了。”

“你在家随便吧，我出去买点菜。”

“要不要我陪你去？”宇鼎问。

“不用，很近。”

这公寓虽不大，看起来很舒适。客厅也就是饭厅。两间卧房都还不小。各摆了一张大床外，还有书桌。一间是湘筠的房间，另外一间就作客房。宇鼎上次来就睡那一间房。他就走进去，书架上有一本张恨水的《纸醉金迷》，他就拿下来翻读。

湘筠没有多久就回来了，提了菜篮子，说：“你看，我特地为你买了瘦肉。我知道你和你大哥一样，只吃瘦肉，今天晚上我烧百叶结烧肉给你吃。”

“湘筠姐，你真好！”宇鼎不知道要怎样表示。

晚上，他睡在舒服的大床上，好久没有睡着。他想能一直就这样，不要回学校多好。



---

寒假回家。过了年，又回到学校，宇鼎觉得特别的不习惯。照理说，环境秩序都熟悉了，应该更能适应了。但第一学期的新鲜感早已过去，单调的军事训练式的的生活和学习使他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厌倦。同学相处得也还可以，可是也没有十分亲密相投的。

这一周末，宇鼎到湘筠家。星期天吃过中饭后，该回学校了，他对湘筠说“我不想回学校了。”

“你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湘筠用手摸摸他的额头。

“没有不舒服。在学校里太烦，就是不想回去。”

“好吧。”湘筠看宇鼎很痛苦的样子，就说：“你在这里休息几天，我替你到学校请病假。”

宇鼎在湘筠这里住了三天。每天就在公诚新村里走来走去。有时候就走到邨外，向江边走到中渡口，看嘉陵江上偶而来去的小汽轮，对岸的稻田竹林，心情慢慢的平静下来。湘筠也很谅解，不劝他。只偶尔提一下，你要回小湾去做什么呢？三娘会怎么想？你娘娘不是对你寄厚望吗？三姑父又会怎么想？

星期三吃晚饭时，宇鼎说：“我明天回学校去了。”

“很好。”湘筠笑着说，“这几天你陪着我，我倒蛮高兴的。谁都有心情上上下下的时候，不要放在心上。”

暑假在小湾的家里，八月十日晚上，家中的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了。大家简直不敢相信，高兴极了。但胜利的内容会是什么，宇鼎却很茫然。是家里的大人和司法部里的员工在兴奋的高谈阔论，他却不知道该做怎样的梦。

九月初，宇鼎和宇广照常回到南开，已是初中二年级了。一年级本来有五班，初一组太调皮，给解散了，并

---

入其他各班。一位特棒的同学加入到宇鼎这一班：东方纪业，他使宇鼎甘拜下风。

九月五日，南开全体学生，人人手举火把参加了沙坪坝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火炬游行。宇鼎和同学在队伍中兴奋的呼口号，唱歌，一直到十点多钟才回学校。有的高中同学还走到重庆城里，继续游行。

这一阵，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谈判，毛泽东亲自飞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南开的津南村看望柳亚子和校长张伯苓。一时校园十分轰动。但宇鼎只觉好奇，不知毛周是何许人。

双十节有三天假。宇广因同学邀请到同学在南岸的家里去了，宇鼎就又到公诚新村湘筠那里。这时宇鼎的小嬢文瑞芝也在湘筠家。

瑞芝比宇鼎的母亲要小九岁。所以待她长大时，风气已开。她不但上了新式的学校，还到日本去留学学习绘画。回国后在杭州也是出风头的摩登女子，常男装在西湖堤上骑马。美中不足的是因为小时候得过天花，有一脸白麻。所以情场上并不如意，一直未婚。她先在外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转到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作。

宇鼎还是第一次见到小嬢娘，湘筠管她叫“小伯伯”，宇鼎还是称呼她“小嬢娘”。她见到宇鼎也没有特别亲热的表示，只说：“听说你书读得不错，没有给三姐惯坏。大概是你嬢娘管教有方。”宇鼎也不知如何应对。

因为瑞芝占了那间客房，宇鼎只好睡在湘筠房间里。只有一张大床，他们就分头各睡一边。宇鼎还只有十二岁，个子又小，可说还是小孩子，湘筠也不忌讳。宇鼎以前在家也有时要跟哥哥姐姐挤在一张床上，也觉得很自然。

虽然是十月里，天气忽然热了起来。第二天晚上，盖

---

薄被都嫌热了，只好各盖一条被单。宇鼎早早睡了，湘筠和瑞芝却谈话谈到半夜才睡。天亮一阵之后宇鼎就醒了，湘筠还在熟睡。天热，她把被单都踢开了，背朝着宇鼎，宇鼎睁开眼睛一看，正对着滚圆的臀部。

白色的棉纱三角内裤半罩着丰腴的臀肌，光滑的大腿从股部延伸到膝弯。宇鼎睁开大眼，不禁神往。那知湘筠竟忽然翻过身来，身子斜躺朝上，两腿微分，腿丫正对宇鼎的视线。一下子，宇鼎的心就怦怦乱跳起来。

不太久以前，在家里，一位远房表婶坐在台阶上，天热。她拉起裙子，张开两腿，给他瞥见粉红色的三角裤，脑中一直有印象。但那时怎能和此刻相比。湘筠三角裤没有穿得很紧，松松的，遮住隆起的小丘，却隐约透露出几丝细毛，黑黑的。随着呼吸，它也一起一伏。宇鼎痴痴的直望着那迷人的隆凸，想象白纱下的浅沟，心房里有一种不知名状的翻腾。

路上看见花枝招展的姑娘，少年的宇鼎免不了要想象那裙底的风光。现在这迷景竟若隐若现的呈于眼前，他几乎想用脚尖去触动那妙处。可是一种带有羞愧的内疚使他冷静下来，湘筠姐在他心目中不是像年青的妈妈那样吗？他转过身去，望着墙壁，让心情平静下来，让下边渐渐软化。

过了一会，他竟又睡着了。再醒来时，湘筠已起来了。

吃过中饭，宇鼎坐在饭桌旁看书，就听到小姨娘房中湘筠的声音：“他会回来的，他说过就回来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你看，现在抗战都胜利了，又好久不来信，不会回来了。”是小姨娘的声音。

“他忙。他就会回来的。”

---

“你们这一段孽缘，越早结束越好。重钦那麽好的孩子，就让你这样粘着不放。”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他那麽聪明能干有为，就被你拖累，不能发展。连我们一家都难为情。这样也好，他就在美国发展吧。”

“不会的。他会回来的。”

湘筠手蒙了脸跑了出来跑进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阵，她走了出来，眼睛还有点红。

“宇鼎弟，我出去一下。”她对宇鼎说，“你走的时候我恐怕还不会回来。”

宇鼎走的时候，到卧房去拿书包，看见书桌上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几个大字：

情天可补

恨海难填

---

## 第五章

抗战八年，冠昌一直在司法行政部长任上。一件大事就是“平等新约”。

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列强欺凌，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犯法不受中国法庭管制，而由外国领事处理。这也叫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一直想要废除这种不平等条约，但外国总以中国法制不够健全而推托。现在中国身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一员，而历年在冠昌领导下，也使地方法制逐渐健全。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平等新约分别在华盛顿，重庆签字，取消外人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这一天，一月十一日，中华法学会就定为司法节。

另外一件大事是司法部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从司法院改隶行政院。国民政府的大权都在行政院。这样一来，司法行政部长就是内阁阁员，许多方面行使起来也就方便得多。而且原来司法院长居正是一位没有实权的党国元老，现在行政院长是蒋介石本人，正是权力中心。

---

只是行政院每星期要开一次会，就得进城一趟。

司法行政部改隶行政院的一项结果，就是将本来归军法审判的特种刑事案件移归司法机关受理，后来就有特种刑事法庭的设立。抗战胜利后，汉奸的审理也归特刑庭管。上海特刑庭长是一十分敏感的肥缺。冠昌考虑很久之后，推荐王震南为庭长，王是蒋介石的表弟。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蒋介石砸再度膺选国民政府主席，并于十月十日正式就职。

一九四四年三月八日，法官训练班在重庆南温泉开学。冠昌奉命兼任班主任。这训练班一共办了四期，直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为止。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冠昌为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有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有实势的是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基本上只有虚名，许多元老就是监察委员。冠昌还不老，选上监察委员表示虽未纳入实力核心，却也相当看重。

抗战胜利后，九月五日，司法行政部就派一位司长带了几位科员去南京接收办公房屋。十二月十三日，部中第一批还都人员及卷宗飞回南京。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冠昌自重庆飞南京。随着，全家也飞南京。

宇鼎是第一次乘飞机。这是一架军用运输机 C47 改装的客机，两排靠壁面对面的座位。飞行十分颠簸，宇鼎一向晕车，这次不免大晕飞机。他难受到如此程度，当飞机停汉口机场加油时，说不要再上飞机了。不过休息一会后，就好过得多。下一程飞南京，飞机就平稳得多。

南京的新居在颐和路三十七号，这是司法行政部为冠昌租的官舍。颐和路是高级住宅区。三十七号对面的大房

---

子，一度曾是汪精卫的官邸。它的靠东的隔壁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官舍，门后隐隐有士兵在守卫。靠西三十九号的邻居是蒋主席侍卫长俞济时，而东端一号住的是南京市长马超俊。

许多人住的是自拥的私宅。有的人是家业殷富，也有的人是靠做官所得油水。像冠昌的好友宋希尚在灵隐路上就有一栋房子，他的一位姓叶的学生也在这高级住宅区有房子。冠昌一生清廉，除家乡有老宅外，别无私业。幸好一直在政府身居高位，可以住像样的公家宿舍。

这房子的主人是郑天锡，当时是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后来他又改任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这是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楼上有三间卧房，一大一中一小。因为宇鼎家里人多，相当拥挤。冠昌夫妇住大卧房；宇鼎的祖母和大姐洁筠住中卧房；宇鼎的三位哥哥宇承宇元宇广住小卧房，三张小床一放，只有空摆一张五斗橱；宇鼎和他二姐就住亭子间，两张床正交一摆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楼下有一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书房，一小间厕所。连到厨房还有佣人的房间。书房很少人用，只冠昌偶尔用用。他早出晚归，一切公事都在办公室做。书房书橱里的书大都是郑天锡的书。

后园相当大，在战争期间，住的是一位日本高级军官。所以靠后墙处还有一个防空洞。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筑得相当结实。后园还有一排三间平房，里面存放了一些郑天锡的东西，也有好些英文书。

宇鼎是生平第一次住洋房，虽然局促住在小小的亭子间里，也很心满意足。而且厕所里有抽水马桶，有浴缸。这些都是以前没有享用过的。园中水泥小径围绕着花圃。他后来就骑着自行车沿着小径兜圈子。

---

颐和路是东西向的。东端有一小小的城楼，绕过半圈再向东就是山西路。山西路东头就与中山北路相交。往北就直通吕江门，到下关了。在那城楼西北对面，有中央图书馆城北分馆。藏书并不太多，阅览者尤其少，倒是十分清静。宇鼎有时候去浏览。那里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万有文库，宇鼎曾在那里断续读了大仲马的《侠隐记》和雨果的《悲惨世界》。

颐和路西端相交的是西康路。西康路斜斜的往西北上坡，就是一门禁森严的大厅院。这本来是伪政府主席的官邸。现在就是蒋主席的官邸。可是蒋介石本人经常还是住在黄埔路，是宋美龄多半住在这里。

走在颐和路上，冬阳和暖的自两旁木叶落尽的法国梧桐筛下，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人行道后面是一栋栋精致的小洋房。都市的喧嚣、脏乱、破敝都远隔在另一个世界。很多年后，宇鼎的脑中还留有这一印象。但是他沉浸在这样的悠闲没有几天。到南京后不久，他和宇广就到金陵中学上学，住到学校宿舍去了。

在宁静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中，宇鼎却不清楚中国大地正在进行天翻地覆的变动。

抗战胜利，日本已投降，失地已收复，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是国共之间的对抗。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等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于十月十一日飞回延安。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基本方针。

《双十协定》其中一条是关于军队国家化。中共因此



---

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但在其他地区如河北、河南、湖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等地，国共局部战争仍在发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将军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军事冲突。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进行调处工作。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因为“停战协定”，关内大体比较平静，双方都在整顿布置。但关外东北却在大打，东北被日本占领十四年，国共双方都无固有的势力。所以日本一旦投降，双方都设法尽快进入。但那时东北的重要城市都是在苏联控制之下。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苏联军队就进入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席卷东北。共军习于在乡村山野从事游击战，而且在华北也有基地。所以日本一投降，一批部队和干部就兼程进入东北，开展工作，在乡村建立根据地。不但从华北，到两个月后，甚至调华中苏北的部队潜入东北。到年底，总共已有二十余万军队及工作人员进入东北。相形之下，国民党军队主力却要等苏军自大城撤退后，由美军帮助空运军队及装备到东北，接受日军及伪军的投降。而中共部队却多半是轻装过关，武器装备都缺。

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党在南京组织反苏示威，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全部移交国民政府接管。不料斯大林竟就下令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全部撤走，反使得国民党当局措手不及。三月苏军撤出四平，四月苏军撤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都立即为共军所占领。共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得以充裕。

得美军帮助，大批国民党军队运抵东北。四月中旬，

---

国军主力自沈阳向北推进。在四平经过一个月激战，共军败退弃守。接着，国军又北进占领了吉林和长春，但再没有力量向北推进到哈尔滨及齐齐哈尔。

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的形势很好，因此于六月、八月向中共接连提出苛刻的要求。经中共拒绝后，大规模战火重启，马歇尔也就宣称‘调处’失败。

由于美国用极大力量运输和装备国民党军队，蒋介石及美国军方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底俱以为以此形势，可以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军队。继在关外占领几个大城外，十月十一日，国军又占领张家口，形势显得更好。当天，蒋介石下令于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共产党拒绝参加。

司法行政部不直接牵涉政治军事纷争，冠昌所忙的就司法复员，法制改善，以及处理审判汉奸战犯方面。为了使中国的法治更完善，应当集思广益博采各国经验及长处，冠昌聘请美国庞德教授为司法行政部顾问。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部聘顾问庞德自美国来到南京就职。庞德教授是哈佛大学法学院长，是当代的法理学权威。他年已七十六岁，但还在哈佛每周上九小时课。冠昌本意着重在请庞德研究现行诉讼法及法院组织，但他在法律教育，法律秩序，法学思想，以及宪法意见等方面都提出报告。冠昌与庞德的谈论感觉是“大扣大鸣，小扣小鸣”，深觉所聘得人。

八月底，冠昌陪同庞德夫妇上庐山赴蒋主席及夫人招宴，那天蒋介石夫妇陪他们饭后先散步园中，后又回到客厅下棋。大概因交谈融洽，第二天又请去晚宴，席间还有马歇尔将军夫妇。回到南京，十月下旬，蒋夫人又约庞德夫妇茶会，蒋介石也出来应酬。战乱之中，竟还注意司法。

---

庞德因在美国还有教学任务，不能长期在中国。但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返美为止，一共留华时间一年有半。一些规划，虽暂时已实施，不久就因政局的翻覆，在中国大陆没有留下踪迹。

---

## 第六章

一九四六年二月，经转学考试，宇鼎和宇广进了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简称金陵中学或金中。金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只收男生，位置在中山北路和珠江路交口附近的干河沿。清筠则考进了汇文女中，就在金中对面。虽然与家同在城内，但他们都在校住读。

在南京，金中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中学。但无论师资，设备，教学方式，学生程度都无法和南开相比。老师之中，只有一位使宇鼎留下深刻印象。

这是一位教英文的徐老师。他自称是林语堂的学生，他说：“林先生说，学好英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背’。会背，就自然会文法。”

英文教科书是林语堂编的开明书局读本，每一课是一篇小故事。徐老师就要学生每课都背。每星期一有一次测验，就是从课文挑十句，漏掉一字，让填空。错一字就扣十分。测验成绩要占学期成绩的主要部分。

这一教学法，似乎有点机械，可是确有效果。宇鼎觉得写起作文来，就流畅得多。

到第二学期，要选班长。宇鼎因为上一学期功课名列前茅，竟被选为班长。金中和南开不同，在南开，课外活

---

动很受重视，同学们也都很活跃，班长是不少人想当的。在金中，一班同学，除上课在一道外，很少交流，没有人看重班长，想当班长。

宇鼎功课虽然很好，待人处世却很嫩。一旦被选上做班长，简直不知所措。幸好副班长杜远，年纪比较大，阅历经验都丰富，很照顾宇鼎，许多事情他就帮忙一同处理了。

有一天，大家到劳作教室去上劳作课，老师没有来。等了十几分钟还没有到，同学就叫了起来：

“班长，怎么办？”

杜远那天不在，宇鼎不得不担当起来。他慌乱，害怕，几乎想哭。也许该去问教务处，可是他连教务处在那里也不知道。他终于定下心来，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已过了十点一刻，就大声叫道：“我们再等三分钟，老师还不来，我们就散课。”

三分钟一到，大家一哄而散。宇鼎没有走，他还留在劳作教室。过了一会儿，老师居然来了，看见宇鼎一人，就问：“只你一人，其他学生呢？”

“他们走了。”宇鼎说，“我们等了很久。我是班长，我让他们走的。”

“唔。”老师顿了一顿说道，“你也回去吧。”

走在路上，宇鼎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今天干了一桩单独担当的事，开始认识到许多事可做要做就去做好了。做班长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他感到心里的负担减轻不少。

从重庆回到南京的南开同学并不多，而且也不是都进金中。但是东方纪业却于初三上时也进了金中，还又和宇鼎同班。于是全班第一名，宇鼎又只好让位了。

---

有一位同学名叫吴乃康，见宇鼎和东方功课特棒，很热切的和他们结交。他父亲是一位外交官，做过驻外国的公使。一天，他找了宇鼎和东方说，“我要离开这里了，作为留念，我这里送你们两位一点礼物。”说着，他拿出两个纸包。

“我知道你家学渊源，爱好严肃文学。”他拿一个纸包递给东方说，“这是一套新出版的《四世同堂》。我还没有到能欣赏老舍的程度，但是我想你是能欣赏的。”

他掉过头来拿着另一个包，对宇鼎说：“宇鼎，这是一个日记本。人家都说写日记是一个好习惯。你以后用这日记本写日记时，你就会记起我。”

“真谢谢你。”宇鼎说，“你要到哪里去呢？”

“我也不清楚。”乃康黯然的说，“希望以后还会再见到你们两位。”

宇鼎一直没有和吴乃康密切接交过，想不到他这样对自己有感情，不免有点惭愧。但现在已太晚，他人要走了。

有一天，宇鼎自学校走回家，走到鼓楼，不期而遇到杨汝炯。

“嗨，汝炯。”宇鼎高兴的叫道，“你也到南京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我才来半个月，你来了怕有半年了吧？你在那里上学？”汝炯也很高兴。

“我在金中。你呢？”

“我来晚了，金中已不收。我现在在市立二中。你家住那里？”汝炯问道。

“我家在颐和路。你知道吗？我现在正要走回家去。”宇鼎说道。

“我知道。我们住在大方巷。你回颐和路，抄近路就

---

要穿过大方巷。要不要到我家去坐一会？”

“好啊。我常常走过大方巷。我们住得真近。”宇鼎兴奋的说，“真没想到碰到你，而且几乎是邻居，太好了。”

汝炯的家是一栋楼房的半边。三层楼，但三楼只是一个阁楼。汝炯就住在阁楼上，小小一间。他家除他以外，是四个人：他的母亲，哥哥嫂嫂，还有妹妹。一楼是母亲和妹妹住，哥嫂住二楼。后门有直通三楼的楼梯，所以他们上到汝炯的房间都不用惊动别人。

汝炯的房间虽不大，却布置得很有味道。靠墙是一张小床，对窗是一张书桌，旁边有一个矮矮的书架。另外一边墙上贴了两张画，大概是杂志上剪下来的，是两幅人像，一男一女。女的宇鼎认得，是电影明星英格丽褒曼。男的却不认识，也是外国人。

“你也喜欢英格丽褒曼！她演得真好，又漂亮。”宇鼎说。

“我看过她所有在这里演过的电影。像‘寒夜琴挑’，‘卡萨布兰卡’，还有‘战地钟声’。”汝炯说，“我也喜欢‘战地钟声’里的加莱古柏。”

“加莱古柏演的角色，忠厚稳重，不像许多西部片明星飞扬浮躁，我也很欣赏。他的‘约克军曹’，真有意思。可惜我错过了‘战地钟声’。”

宇鼎仔细看那幅英格丽褒曼的剧照，见她手上拿着一本书，靠窗坐着，没有在看书，似乎在想什么。那幅剪贴下有汝炯写的两行字：

独坐黄昏谁是伴  
争教红粉不成灰

宇鼎再看另外一幅人像。是一位留了落腮胡子的男人的半身，他坐在扶手椅上，右手搭在眉毛上，像在看书，

---

又像在沉思，有文人的气质。

“这人是谁呢？”宇鼎问道。

“他叫纪德。是当代法国的大作家。”汝炯答道，“你没有听说过？”

“法国的作家，我知道雨果、巴尔扎克、大小仲马、福罗拜尔、拉马丁、左拉；还有伏尔泰、卢骚。就没有听说过纪德。”

“你提到的都是十九世纪或十八世纪的作家。纪德虽然生在上一世纪，但他的创作都在二十世纪，他还活着。你大概也不知道罗曼罗兰吧？”

“不知道。”

“我们以后再谈论罗曼罗兰，今天先谈谈纪德。”汝炯说，“纪德的两本中篇小说《窄门》和《田园交响曲》，都有中译本，很好读。我有，可以借给你。”

“那太好了。”宇鼎高兴的说。

“我还读过他两本散文诗，一本是盛澄华翻译的《地粮》，一本是卞之琳翻译的《新粮》，都很有意思。他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听说盛澄华已译好，就要出书了。”

汝炯在向书架上找那两本小说，宇鼎就再仔细看看纪德的画像。他记得看过一张罗丹雕像的照片，纪德的神情姿态，就像那《思想者》。这画像下面也有两行汝炯写的字：

要发现新的海洋，需有勇气看不见岸。

相信探索真理的人，怀疑那些找到的人。

想来是纪德的话。

以后，宇鼎在周末回家有空时，在寒暑假时，就常常到汝炯家去。他只要在街上对楼上一叫，就奔上阁楼去了。



---

## 第七章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旧历六月十八日，秀梅七十岁了。那天一早，冠昌采倩率领子女，向秀梅拜寿。秀梅看见儿子功成名就，孙儿孙女都出落得这么好，日本鬼子又赶走了，家乡已经恢复，国家在走向昌盛，回想她这一生的苦贞辛勤，不免既高兴又感慨。

冠昌没有为母亲的大寿惊动别人，至亲好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钱智修夫人夏娟是极少数和秀梅谈得来的五十年至交，钱智修现在是监察委员，甚得监察院长于右任倚重，也在南京。他们早早就来祝寿。

冠昌的好友宋希尚战后自西北调回上海，后又到青岛出任港务局长。但他有房子在南京，夫人，儿子都留在南京。他那时也正在京，他们夫妇也一早前来拜寿。

冠昌在家乡的同学好友郑午昌，已是出名的画家了，他送了一幅画来祝寿：崇山峻岭间，大河滚滚而下。左边山岭上有瀑布飞泉，右边危岩上一位信女盘膝安坐静观流水。右下方高大的松树下半掩着是敞轩的山居。右上角题的是‘夏母卢太夫人七十寿 丙戌六月世侄郑午昌敬写’。

寿筵设在夫子庙的六华春酒楼，也就不过两桌酒席。夏家儿孙就已够一桌，此外就是钱智修夫妇，宋希尚夫妇，

---

秀梅的侄儿侄媳妇；还有湘筠，她也回到南京，在地方法院做书记官的工作。

宇鼎是第一次尝正式酒席，也是第一次到夫子庙。他曾从古诗中读过秦淮河、乌衣巷、朱雀桥及白鹭洲，身历其境，却觉得十分失望。六华春位置极好，楼临秦淮河。可是凭窗下望，在艳阳下竟是一流臭水。也许应该晚上来，黑幕就可以遮盖丑陋，灯彩萧管可以迷惑视听。

自重庆回到南京已半年多，夏家上下已一一安顿好。华北，东北虽有烽火，江南却是一片升平气象。宇成已不做翻译官，离开外事局，在资源委员会工作，住在家里。宇远也离开了航空委员会，他想和一些朋友开营造厂。一位老同学在国防部工程队工作，如果能从他那边包到一些工程项目，营造厂就可开办。在筹备期间，他不常住在家里。

洁筠已自中大附中毕业，她很用功，在学校功课因为有轨可循，成绩斐然。但应付非常规的考试，就不是得心应手。她本想进金女大，却没有考上。经人请托后，只能进体育系，她却是体育极差的。正在为难之时，传来她因在中大附中毕业名历前茅，得以保送直升中央大学。她就选读了经济系，住校于四牌楼。

清筠刚到南京时，进的是汇文女中，住在学校里。汇文在战前是很好的中学，战后却退步了，不如金女大附中及明德女中。清筠初中毕业后就决定转学，考上了金女中。金女中离家较近，就住在家里。采倩也很高兴，可以有女儿在身旁。

宇广和宇鼎还是继续在金大附中上学，仍然住校。

抗战已经胜利，但文重钦殊无归计，给湘筠的信也愈来愈少，后来索性停了。同钦婉转的告诉湘筠，重钦已自

---

资源委员会辞职，与朋友开办了一家航运公司，叫人人企业公司，暂时不会回国，而且听说有了女朋友。湘筠在房里暗暗哭了两天以后，倒也坚强，重新振作起来。因三姑父的关系，在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找了一个书记官的职位。

她在找房子的期间，正好夏家孩子住校，有些空床位，她就暂时住在夏家。一天早上，冠昌从房间出来，要去上班，湘筠看见，就说：“三姑父，我看你领带没有打得太好。我来替你好好打一下。”

“是吗？”冠昌说，就又走向房间，在穿衣镜前让湘筠替他重新打过领带。正好采倩从楼下回房看见，她也没有进房，只在门前站着看湘筠又拿衣刷替冠昌刷西装上身。她走进房间，也只随便招呼了一声。

晚上，冠昌下班回家后，采倩对冠昌说：“重钦的女朋友张小姐是在美国之音做事的，听说婚期的日子都已定了。我看湘筠的事也应该早点安排。你有没有适当的人选？”

“顾司长前天和我提起，有一位姓杨的，在法院里当检察官。妻子去年去世了，在想续弦。”冠昌说道。

“不知人怎样？”

“我见过一面，看样子人还能干，说是家道也殷实。年纪稍为大一点，而且前妻还留下一个男孩，不过还只有三四岁。”

“孩子这么小，那还可以。”采倩说。

“只是长相普通，不能和重钦比。”冠昌笑道。

“顾不了这么多，托顾司长介绍一下吧，看他们有没有缘份。”

做了寿不多久，秀梅决定回老家嵯县去。临走前几天，来了两位年轻客人，要宇鼎也一道见见。这一男一女两位

---

年轻人，穿着简朴，像乡下来的样子。宇鼎看去有点面熟，却记不起何时见过。他们看见宇鼎，都站起来热络地招呼：“宇鼎叔。”

“不认得了吧。”秀梅笑道，“都要五年了，这是素芬和襄九。”

宇鼎记起来了：在嵊县有一年一度的夏家大祭祖，似乎见过。那时都还小，现在像是大人了。他们年纪比宇鼎大，可是辈分比宇鼎低，所以叫他宇鼎叔。

“他们本来想到南京来念书，发现程度有差别，不习惯。所以过几天要和我一道回嵊县去了。”秀梅说。

客人走了之后，宇鼎问秀梅：“娘娘，怎么？你要回嵊县去？谁陪你去？去多久？”

“是呀。离开这么久，该回去看看了。你们念书的念书，做事的做事，谁走得开？我就一个人回去。那边有好多事要料理，暂时不会回到这里。”秀梅说道。

“以前有大姐和我陪你。现在你一个人回去住，不是太寂寞吗？”

“我那里还有好多亲戚朋友，家里又有佣人。不会寂寞的。而且我还有许多事要做。”秀梅笑道，“我知道你们笑我只会买田，我买田是为了你们。你父亲是个清官，在南京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一旦不做官了，又没有积蓄，靠什么过活？我没有本事，就靠省吃俭用，积点钱买田防备。”

“你不要那么节省，用宽畅点，我们以后会挣钱让你用。”宇鼎认真的说。

“那还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秀梅说道，“我知道不用为你担心的。人家都说我宠你，就是在嵊县时多给你吃些好东西。你也知道我从来没有给你钱花过。事实上我手

---

头也没有什麼钱。我只是像宠你爸爸那样宠你。你们两人都争气，书都读得好，我就很安慰了，这对你尤其重要。”

宇鼎只是听着，秀梅又接着说：“你妈妈太偏心，你看她待宇广多好。当然宇广一直在她身边，是她带大的。你同洁筠一直跟着我。可是都是她的儿子女儿呀，而且又不是我要留你们在身边的。我看她是对着我让你们委屈的。”

宇鼎实在并不想听这些触动痛处的话，但他还是听下去。

“我对你倒很放心。”秀梅满意的说道，“你书读得好，你爸爸很喜欢，他不会不栽培你的。倒是洁筠，她太老实，不精明，女孩子光是功课好没有什么用，你妈也不会上紧。有人提了对象，早早有个依靠也好。”

“是谁？”宇鼎好奇的问。

“吴寿麒，他以前来过我们家。”

“我见过一次。样子不怎么样，有点土里土气。其实大姐有个男同学，叫徐滋象，我上次考中大附中，大姐托他照顾我。人很帅，好像在学艺术。很配大姐的。”

“你小孩子，不知道没有钱的辛苦，还要受人白眼。吴寿麒的父亲是集团军总司令，好像就要发表做浙江省主席。有钱有势，又是我们同乡，恐怕还有点远亲。最是门当户对。”

“我好像听人说，那位吴太太待人很刻薄的。大姐那么柔弱，嫁过去会不会吃苦头。”宇鼎说道。

“吴太太是有这样名声。”秀梅点头说道，“不过她也要顾到你大姐是我们家的女儿。而且寿麒是独子，家里情况会单纯些。主要是要你大姐有一安适的终身依靠，那我就放心了。”

过了几天，秀梅就回嵊县去了。宇鼎上学住校，也没

---

有回家送行。虽说是从小就跟着娘娘，但这两三年都住读学校，对家对亲人的依赖和牵萦已不如以前那么浓厚了。离开嵯县到四川以后，娘娘已不再是支柱，他虽还未能自立，但心理上已有自立的准备。

一天，他站在家门口闲眺，有两三个肩上搭着扁担的年青人走过，衣衫褴褛，大概是到路西头美军顾问团工地去的。他就在想，我和他们有何不同呢？无非是我的运气好，生在贵显之家，可以丰衣足食，可以读书上学，而他们却只好做苦工以求温饱。再就和襄九比，我如果没能离开嵯县到四川，也就一直困在落后的僻土里。他们可能和我一样有才华，一样有抱负，可是还没有产生施展的念头，就已经埋没了。想到这里，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想到襄九，就又想到娘娘。娘娘走了几天了，真的走了，宇鼎才开始想念，想念这世上唯一全心全意关心他的人。到四川后，他有点故意和娘娘疏远一些，好和母亲更接近，但和母亲总有点隔阂，好像他是娘娘的人。好在他后来住校上学，男孩子大了，志趣在外，也不太计较婆婆妈妈的温情，不像大姐，恐怕不大好过吧。但前几天，已记不得为什么事，母亲忽然向他爆出一句：“我对你算是宽宏大量的。”他听了之后，不知所措，这是母亲对儿子说的话吗？

想到这里，他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对天下遭遇不平不幸人们的深深同情。

---

## 第八章

一九四七年六月，宇鼎自金陵中学初中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可以免试直升高中。但一年半在这平凡的学校磨日子，他已感到十分厌倦。他想到若要再在此消磨三年时光，真是难以忍受。这一年，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在南京复校了，他决定去报考中大附中。

中大附中的前身在抗战前是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是水准很高的中学。抗战时，中大实中迁到贵州。后来因为中央大学迁到陪都重庆，就在教育部所在地青木关设立了中大附中，而将贵州的那个中学改称为国立第十四中学。但是中央大学是在沙坪坝，为了中大教职员子弟方便上学，又在沙坪坝设立一规模较小的另外一所中大附中。抗战胜利后，中大附中的青校、沙校，以及十四中都复员到南京的中大附中。

因为集中了三校的精华，所以师资特别优良。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战后极少数的一所国立中学，所以名声远著，江南各地的学生都纷纷来报考。金陵中学在南京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中学，初中毕业大约二百学生，差不多都报考了中大附中，却只考取了五名学生。宇鼎是其中的一位，还有一位是东方纪业。

---

一九四七年，中大附中高中收了三班新生，两班男生一班女生。甲班是姓氏笔画十笔以下的男生，乙班是十笔以上的，女生在丙班。这三班学生都是报考录取的以及少数本校初中毕业保送直升的。可是校方承受不了各方的压力，竟又额外收了两班男生，一班女生。这些学生都是政府要员或者中大教授子女，程度就差多了。举一个荒唐的例子：宇鼎一位金中的同学，没有考上中大附中。他父亲是内政部长，说了人情，他居然插班到高中二年级了。上了一星期的课，他赶不上就回到金中去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宇鼎就读中大附中高一乙班。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来自江苏常州、扬州、安徽甚至武汉的，人人都很杰出，且各有所长。有一位同学叫张德屏，他的英文远出其他同学之上，同老师可以英语对答。来自扬州的苏亚贵，数学特别高明，常向数学老师借数学专著自己研学。从武汉来的康寿华精通地理，能默画各省各国地图，包括山川城市，还背得上海到台湾基隆的海程。而本地的陈宗振则特具音乐戏剧的才能。

这些同学都朴实无华，十分用功。下午正课上完之后，一个个都留在教室里温书或做作业，寂静无声。以前念金中时，考试时总有同学东张西望，在设法作弊，在这里却个个循规蹈矩，目不斜视。但也有一欠缺，学校设备大不如南开，因此课外活动就贫乏得多。

中大附中的校址在三牌楼。由中山北路行政院斜对面的一条小巷深深进去，就可以看见一个大院子，里面有些不甚整齐的房屋，那就是中大附中。有校门，却没有门牌。这在前清时代，是江南陆师学堂所附设的路矿学堂，鲁迅于 1899 年至 1901 年曾在此就读，有一些陈旧的洋房大概是当年遗留下来的。



---

中央大学在四牌楼，离三牌楼相当远。抗战前，中大实中就在中大附近。战后中大附中没能搬回旧址，就另拨了三牌楼这一校园。这校园不久前驻过军队，建有一些铅皮顶的活动房屋，就作为男生宿舍，条件还不如抗战时期沙坪坝南开的宿舍。

校本区北面出边门隔一条街有一大片地，也属于学校，大部分是空地，男生的饭厅就在那里。另外还有几大座平房，可能本来是工场，里面有许多铁床，一排排的。学校通告：谁若愿意，可以搬到那里去住。因为离教室较远，而且比较荒凉，没有多少人想去。宇鼎图其清静宽敞，且可不受管束，比较自由，就搬了过去。

从边门外那条路向西走，是一片荒野。有一天，宇鼎独自往那里走去，翻过一个山坡，竟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完全是农村景色。有稻田，有竹林，有一二小农舍。他忽然想起，这恐怕就是小盘谷。明朝末年，一些不愿附清的志士就隐居在此。他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桐城派梅曾亮写的《小盘谷游记》，有这样的描写：“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广狭如一，探之不可穷。”他极目远望，看不见城墙。真难想象南京城内还有这么一大片乡野。他没有深深的向前走，就折回学校了。

星期六下午，宇鼎一般都走回家。他也可以搭公共汽车沿中山北路从三牌楼坐到山西路口，向西走完山西路就到颐和路。可是他多半宁愿走对角的小路，穿过一堆堆民居，避开车辆喧嚣。有一处叫三步两桥，真是十分富于诗意的名称。

周末回家，宇鼎常常去找杨汝炯。这时宇鼎正沉迷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厚厚的四大本，傅雷的译文又好。克利斯朵夫坚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他的浓烈的

---

恋爱经历，都使他心醉。汝炯也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们就一齐讨论评赏。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底本显然是贝多芬。於是他们又去找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弥盖朗基罗传》及《托尔斯泰传》来看，这些也都是傅雷翻译的。傅雷还翻译了别的法国小说，宇鼎读了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觉得真是动人。

这时，汝俊已开始向诗的创作发展了。有一天，他给宇鼎看他新作的两首诗：

### 古巷的风格

想此地在古代曾是一百尺高楼  
当黄昏是谁把朱漆雕栏凭倚  
溶浸于暮色轻柔  
盈盈的白色衣裾飘作蝴蝶舞

### 傍晚的村落

这儿的整个世界  
都缓缓回过脸去，  
向着一个每天的归宿，渐渐沉没，  
真像传说里下沉的池塘。

它沉默着，带着它的一切  
期冀，挣扎和那些衰惫的身体……  
但是，我认识  
你的愁苦，我爱你！

那坡背后最后一抹烧红的云彩，  
那些喧闹的归鸦现在已经宁息，

---

熟透了的玉蜀黍都垂下头，像顺从，  
它同它们一起，在向晚的天光里  
溶入，一切爱的被爱的  
溶入了黄昏的泥土。

汝炯常常向南京和上海报纸的副刊投稿，也激起了宇鼎的兴趣。他先只翻译一些短短的寓言，后来就写趣味性短小的杂文。学校里发生一件事，使他决定尝试写一篇短篇小说。

他班上的数学老师邵明秋，是一位非常认真的老师，他除了教课以外，还组织了一个数学研究会。他向学校要了一间空房间，两张书桌，几张椅子，做了一些书架，就成为数学研究会会址，书架上大都是他自己的藏书，是一些教科书以外的中外文数学书，多半相当高深。宇鼎去过一两次，自觉程度太差，就不去了。但同学苏亚贵却常常去和邵老师讨论。

一般高中数学课程，高一是平面几何（深入复习）和三角；高二是大代数；高三是解析几何。邵老师却在高一就教掉了平面几何和大代数，高二教解析几何，高三复习，准备考大学。他又额外发给学生数学难题和题解，油印成书，卖给学生。同学都乐于购买。可是就有教员攻击他用教师职权不法谋私利，使他十分狼狈。

宇鼎就以此为背景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邵老师》，投到中央日报副刊，居然刊登出来了。那天，报墙的中央日报前，围了许多同学，在纷纷议论，不知是谁写的这篇小说。宇鼎没有和任何人讲，只高兴自己写的第一篇小说见报，而且领到很可观的一笔稿费。

---

## 第九章

中大附中同学虽都十分优秀，且各有所长，但宇鼎的平均发展，使他于一学期下来后，在班上仍名列前茅。这也因为他一向的劲敌东方纪业是在高一甲班，不和他同班。

初中三年，宇鼎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女同学。南开虽然是男女同校，却分住两区，不同班上课。只在纪念周会或运动会时，可以远远看见女生。课外活动，初中男女生也毫无交流。至于金陵中学根本只有男生。

中大附中虽然也是男女分班，但因校园较小，教室比较密集。男女教室有些几乎相邻，不过男女生一般还是不相往来。宇鼎班上的陈宗振年纪稍为大一点。他先前在桂林的汉民中学读书，汉民中学男女生来往相当开放，所以他在中大附中和女生交往也很自然。他常常在晚自习的时候，就到女生班上去聊天。上学一半，期中考试之后，陈宗振就发起组织乙丙两班的合唱团，他本人担任指挥。

宇鼎加入了这合唱团。他对音乐很有兴趣，但家里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任何乐器，也没有留声机。学校里的音乐课是他唯一接触音乐的机会，但那也就是一道唱歌而

---

己。没有训练过的歌喉，随便唱唱而已。

但合唱团是使他第一次有比较近距离接触同龄女性的机会。宇鼎最小的姐姐比他大五岁，她的同学也比他大好多。他的表姐妹都住在外地，几乎从来没有见过。邻里倒看见过几位同龄的女孩，可是家里也没有什么来往。而且都是深门巨宅，很难接触。在合唱团里，虽然只是一道唱唱歌，毕竟会知道一些名字，偶尔也会搭讪几句。

合唱团里有一位女同学，男生给她取了一个外名叫Blue，也不知为何，宇鼎特别欣赏她。可是他却没有勇气去和她交谈。他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不知道应该谈些什么。他也怕她不理她，怕她觉得他笨拙而笑话他，他想他就远距里地欣赏她吧。反而一些其他女同学，他倒能自然的和她们交谈。

一九四七年初，新学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学校为维持教学水准，在讲人情进来的学生中，淘汰了一批。男生高一己班给刷掉了，这一班留下的学生就分插到其他各班。插入的学生数目虽少，影响却不小，班上学风有明显的改变。课外还在教室里用功的学生变少了，考试也有人作弊了。但大体上也还可以，课程进度并没有减缓。

开学不久，一些比较活耀的学生酝酿组织学生自治会。与校方商讨之后，决定取名为“公仆会”，强调以服务为主旨。公仆会委员要由全体学生选出。除公仆会外，还有一监察会，对公仆会有监察作用，对学生有维护风纪的权责。监察委员也是经学生选出。

宇鼎在班上和两位同学最要好。一位就是那地理专家康寿华，他家在武汉，他父亲是当地的邮政电讯局长。另一位叫狄飞凡，他是湖南人，家在安徽，他父亲是当地的一位地方官，属于国民党的桂系。他们见要成立公仆会，

---

就耀耀欲试，也怂恿宇鼎一道出马竞选。

出来竞选的以高二同学为主，因为高三同学不久就要毕业，也无法连延到下一学期，所以不能参选。高一同学参选的也很少，初中生几乎没有。

很多同班同学帮忙助选，写海报，贴海报，还陪同在晚自习时一道到各个教室去拉票。一时，校园里非常热闹。选举结果，他们三人居然都当选了。

公仆会选出十五位委员，然后由委员互选出一位主席，两位副主席，下设六个部门：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运动、生活、新闻、合作社，每一部门由两位委员负责。高二的冯大宾当选为主席，他在普选中得票本来也最多。其他部门先由各人表示意向，然后再磋商决定。

十五位委员中十一位是高二的同学，高一四位除宇鼎他们三位外，另一位是丙班的女同学卢玉。高二的同学看起来都很活耀，胸有成竹，似乎各有所长。他们有几位立刻表达了对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运动的新兴趣，这三部们就被定下人选，由生活是比较繁重的部门，因为这包括膳食。应该由有经验的同学来掌管，所以也是高二的同学担任。宇鼎他们本无经验与特长，就只好担任剩下的两个部门。狄飞凡就提出他和康寿华办合作社，於是宇鼎就成为新闻部长，卢玉为副部长。

新闻部的的主要任务是每星期出一份油印的周报。宇鼎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卢玉似乎更不清楚，一时感到不知所措。幸好一位副主席过来帮忙介绍了一位高二的同学甘仁海来负责编辑，等于总揽了周报的要务。框架设立起来以后，一切就可按部就班的去做。卢玉找了几位她班上的女同学来写副刊的文章，刻钢板。宇鼎也找了一两位同学做采访记者，有一位余振中，他有照相机，就担任摄影

---

记者。但编写大计是甘仁海一夥在掌握，宇鼎虽事事都得应对，实际上等于是打杂。

杂事很多：要向校方借钢板、领纸张、领油墨、跟训导处打交道等等。公仆会有一间大办公室，星期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集合稿件，排好版样，刻钢板的刻钢板，撰补白的撰补白。有时会有临时来的最新新闻，又要插进去。闹哄哄的人人都在忙，总要忙到午夜过后一两点钟才完。宇鼎身为部长总是最后一人回宿舍去。深夜，校园里寂无一人，他还要走出北校门，到那孤零零的北宿舍，有时候真觉得有些害怕。

平时，学校里也没有什麼大事。周报的编印虽须忙碌一阵，出了几期后，就成为例常的工作了。不料到了学期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公仆会主席冯大宾自杀了。而且不是一般的自杀，并非吃药、上吊，或者用刀用枪，他是跑到中山陵附近灵谷寺的高塔上，跳塔自杀的。

新闻部得到消息后，采访记者就立刻到现场去了解情况，余振中也带了照相机去拍摄现场情景。他们到时，冯大宾的尸身还没有移走，在等待有关方面检查。他们带回来的讯息，就立刻由编辑部编出号外，发给同学。宇鼎从早到晚忙了一天，精疲力尽。

宇鼎与冯大宾没有多少交往，基本上就是在公仆会每周开会时见面，只觉得他有点神经质，不像一位领袖人物，也不知为何高二的同学选他出来。这次出事后，就传说他曾不只一次企图自杀过，有一次还送了医院。他是河南人，正是战火纷飞的地方。说是他听说他家被共产党扫地出门，他的母亲死于非命，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跳塔那天，说有人听见清晨两三点钟时，甚麽人在塔上大叫过好几声。新闻部的采访记者曾上到塔顶，发现在十一层外，塔檐上

---

的瓦碎了几块。可能他是在那里跳下去的。

学校为冯大宾开了追悼会。新闻部少不得要为此出专刊作特别报道，就又需额外忙碌几天。

经学校特许，公仆会委员可以随时缺课去办事，毋需请假。所以常常在不想上课的时候，宇鼎和寿华、飞凡三人就不上课到合作社去和担任售货的女同学鬼混。但这一阵子，宇鼎是真的不得不缺课。一两个礼拜下来，他就觉得功课要赶不上了。

选为公仆会委员后，轻易不能辞职，唯一的办法是因病或因事向学校请假两星期，才准辞职。宇鼎实在吃不消了，有一个周末回家后就请病假没有回学校，两个礼拜后回校销假，就把公仆会的事务辞掉了。他对卢玉深感抱歉，因为她似乎比他更没有经验。那知正因如此，甘仁海等特别卖力，把新闻周报办得愈加有声有色。过了一阵，狄飞凡和康寿华也请了两星期假，辞去了公仆会的事务。

宇鼎回到家后，第一件事是把这几个礼拜耽误的功课补起来。他向一位同学借了各门功课的笔记本，温习那些他缺席的课程，又补做了数学习题。因为别无旁骛，效率很高。一个星期下来，功课已大体赶上了。要务处理之后，他开始静下心来想想这一番经历。

这不是一次得意的经历。他发现他自己是多么无能，但他的确从这一次经历学了不少东西。首先是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做新闻部长，茫无头绪，可是大家七手八脚，也就干起来了。回过头来想想，即使没有甘仁海的帮忙，也总闯得出去的。

然后他想到朋友之交，在班上他最要好的朋友是狄飞凡和康寿华。他们一同相约竞选公仆会，意思是同舟共济。那知分派职务时，他们两人竟私下合伙去领了合作社，将



---

他一人单吊在新闻部孤军奋战，他感到有些灰心。

再就是家里。因为一贯是好儿子，好学生，在这一范畴内，倒也没有什么管束，可是也没有关怀，没有嘉赏，更没有爱抚。家里人丁不少，他却觉得没有人可以谈话交心，令他感到寂寞。

将来要做什么？他没有仔细想过。像父亲一样，先到外国留学，然后回来做大官。有这么一个念头而已。

做科学家？宇鼎没有想过。科学家一直不是他的偶像，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什么科学家。他知道牛顿，知道爱迪生、富兰克林。但对他们的工作和成就，却并不清楚。数学家有谁，他一个都说不出。数理化生功课他都考得很好，他只是会，能做习题，却没有深深的爱好。

宇鼎真正爱好的是文学，古今中外的小说读了很多，也都喜欢。开始是迷武侠小说、三国演义、水浒。后来就是新小说，看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也看张恨水，冯玉奇的通俗言情小说。同时就看外国小说，以英法俄的小说为主。但是怎样做文学家呢？

问题是他能写甚麽？苍白的人生经历，简单的家庭环境，无法构成文学的素材。大多数近代小说都有动人的爱情故事，可是他到如今还没有交过一个女朋友。他的确想有一位了解他赏识他的女朋友，他真想和这样一位可以交心的爱人，一同到高山之巅，相抱痛哭，一泄委屈，烦闷。他不想回学校上学了。

这几天宇远正好回家来住。一天，他们兄弟俩骑了自行车，沿西康路向西南走，过金女大，直到清凉山下。然后推着自行车到半山腰，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这时正是秋高气爽季节，山上林木，小半已落叶，洒得满地枯叶。其余大半，黄红绿各色杂陈，十分美丽。

---

“这景色真美。”宇鼎赞叹说道，“空气又好，确实是秋高气爽。”

“你去过栖霞山没有？”宇远问道。

“没有，听说过。没有机会去。”

“那里的秋色才美！满山遍野的红叶，山下又有一片湖水。”宇远顿了一顿，略有点黯然，“我也是好多年前去的。是读中学时，去远足，和同学一道。一下子，怕有十二年了。”

“二哥。”过了一会，宇鼎低着头说，“我不想回学校了。读书没有意思。”

“哦！”宇远没有料到，“是怎么回事？你书不是念得好好的？”

“倒不是功课的问题。都可以应付。但兴趣都不浓，也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真正要好的同学也没有，很烦。”

“是女朋友的事吗？”宇远问道。

“不，不是。没有交过女朋友，也没有中意的。远远看见合意的，也不知道怎样去交。交女朋友要有点钱，我又没有钱。”

“我理解。”宇远点点头。

“我喜欢看小说。我会有兴趣做文学家。可是像我这样能写什么东西？既没有人生阅历，又缺乏文采。环境、性格、习惯都使我无法放荡不羁，所以就只烦恼。”

“人生阅历？何处不是人生阅历呢？”宇远说道，“《红楼梦》，巴金的《家》，不就是写家里的身边琐事吗？也许你说他们有一个大家族。英国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就以普通家庭的普通事情为题材。人生是这么丰富复杂，不论走什么路，都能提供文学的素材。”

“所以到大学也不一定要去读中文系、外文系吗？”

---

宇鼎问道。

“这些文学系是以研读古今文学作品为主，培养的对象是教师和学究，不是教人如何创作。事实上文学创作根本也无法教，大文学家几乎没有人本来是读文学系的。鲁迅郭沫若本来都是学医的，他们所写其实与医也没有多大关系。沈从文根本没有上过大学，他从小就当兵了。”

“所以生活就是在培养文学创作的素材？”

“对！深入的生活。”宇远看着远处说道，“我其实也爱好文学哲学，欣赏却不愿做学究。爱写写散文或者诗词，没有想到写小说。上大学我选择了土木工程，也就是一条深入生活的途径。做土木工程师会有机会到荒野深山、穷乡僻壤去探测，去造桥造路，去筑坝，应该可以提供丰富的见闻体验。当然这也是比较稳靠的饭碗。”

“你有没有想过走我们父亲的路，从政，做官。”宇鼎问道。

“也想到过。但现在情况太复杂。在我们上一代，情况比较明显。无论清廷、军阀，都黑暗腐败。要走政治的道路，自然就会投身到革命的一边。当父亲选择加入国民党时，可说不仅是想到做官，也是为一种理想。但现在不同了。抗战以来，国民党开始腐化堕落了，似乎比军阀还更腐化了。而我们的背景却正属于这一阶层，虽然父亲本人可说是出污泥而不染。”

“现在是不是也有革命的一边呢？”

“共产党就自称革命。但我们局限在家庭和所受的教育背景中，实在对他们不太了解，只感到威胁和危险。我有些同学，思想和言论比较倾向共产党，比较反国民党，就失踪了。这也是我选择学工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学校里也隐隐可以感到这种气息。像你这样去

---

学工程，不是一种逃避吗？”字鼎说。

“可算是逃避，但也是一种等待，待机而动。毕竟学工程也有其积极的意义，而且深入其中之后，也能培养出兴趣来。像我现在，不一定想放弃工程去搞文史哲学。”字远舒了一口气，接着说，“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你的烦闷。我把话题扯远了。”

“你已经解决了我的烦闷。谢谢你，二哥。我的烦闷是因为我找不到我的目标，即使有模糊的目标，也不知道怎样着手。听了你的说话，我领悟到目标就在好好生活中。在好好生活中睁大眼睛，把握机会。我回学校后，会用新的态度去处人，以新的视野去学习。”

---

## 第十章

宇远觉得与宇鼎的这一番谈话，也是对自己的开解。他这时也正处于情绪低潮的阶段，却没有人可以倾诉。

他二十五岁了。大学毕业已三年多，未来在何处呢？

儿时在嵯县，已毫无印象。三岁多，母亲就带了他和哥哥宇成到上海和父亲同住。那一年大妹洁筠才出生，就没有带她一道到上海。五岁时，父亲自武汉到南京，接了母亲和他们两兄弟到南京。此后十年就一直在南京，那如飞的十年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那时在南京，所看到的是一片升平气象。南京作为首都，更是欣欣向荣。父亲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一天到晚兴致勃勃，因此家里充满欢乐气氛。

六岁时，他进入中央大学实验小学读书，六年后又直升入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他成绩优异，虽然在班上并非第一。

初中毕业时，抗战开始了。起初，大家还以为芦沟桥七七事变也不过是又一次在北方的事变，不会扩大，所以他还是照样进行高中的入学考试。他对母校中大实中其实

---

十分满意，师生之间，感情甚厚，但是设备与师资却不如上海中学及杭高。所以他考过母校的考试后，于七月底又乘火车到上海和杭州去报考。虽然都录取了，却因战火日烈，家里不放心他远游，结果仍进了中大实中。

他在实中只念了两个月，就随家人逃难了。先到上海，再到杭州，又到嵊县耽搁了两个月，然后辗转经武汉于第二年春天到了重庆重和父亲会合。那年三月，他插班入南开高一。在南开三年，虽然重庆惨遭敌机连番轰炸，警报频繁，影响课业。但南开弦歌不辍，这三年学校生活还是很愉快的。

他特别怀念的是国文课。他喜欢作文。最得意的是有一次，周老师出题：“警报杂感”，发下来周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道：“既文笔之畅达，复情味之隽永，继续努力，有厚望焉。”他把这篇文章写上日记。前些日子还翻出在读：

“午夜警报又至，睡兴正浓，无奈拘於校规，强起走避至水源地防空洞。至则洞内人众已集，略无立锥之地，乃与三五同学守望於洞口，於时万籁俱寂，唯闻铁翼翔空，溪畔水声淙淙而已。极目远望，无非山岗田陇，荒邱累累，更有中世纪型碉堡点缀山头，一段朽木板桥横跨溪间。呜呼，河水萦带，群山纠纷，蓬断草枯，凜若霜晨，此其写照矣。不禁肃然有怀古之意，觉今日炮火血肉之战场，千百年后，当不知有若干多情人唏嘘凭吊於其间；然而又安知今日沙坪坝上，非即昔日张献忠杀人之所，石达开耀马之处哉？仰首高眄，月渐西降，念时代之兴替变迁，月之盈亏转换，如人事然。警报声中，正不知若干生命丧於炸弹，若干财产沦为瓦砾！而吾人舍睡眠，冒寒夜，伫立郊野，以避空袭，亦不过为自身之安全，稍延岁月而已，自

---

宇宙之大视之，其亦微乎其微耳！宜乎月隐云端，作讥刺之言曰：“吁嘻噫戏，碌碌警报，扰扰庸人，於我何有哉。”

中学毕业，他见局势动荡，政治险恶，就选择了中央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大三那年暑假，有暑期实习，住在北培附近夏坝的复旦大学，大部分时间是在测量。

有一天，一群老同学到北温泉来玩。宇远和他们一道，先爬山到缙云寺，然后到温泉游泳池游泳。他看见池子另外那边坐着一位姑娘在泡脚，青春焕发，明艳活泼。就问身旁的老姚，“那小姑娘是谁？”

“你不认识吗？她是喻娴士的妹妹，叫娴绿。不是小姑娘了，已在南开读高三，快上大学了。”

喻娴士是宇远南开同届同学，那时也在中央大学，读数学。说起来他们还是同乡世交，喻家有六姐妹，照数字排行，娴士是老四。想来娴绿是幺妹老陆，竟出落得如此秀丽。

他们这一届，应该是一九四四年夏天毕业。但因为大批美军来到中国，翻译人员奇缺，就征召应届大学毕业男生提前半年毕业，担任翻译官。有的派到桂林，有的到昆明，甚至有人派到印度的远征军去。宇远不想远行，居然设法派在重庆的航空委员会（后来改称空军）。

抗战胜利后，退伍复员，回到南京，一时也不知要想朝那一方面发展。这时一位老同学陈武弓，他中学毕业后进了军校，这时做了上尉军官，在联勤总部基建部门做参谋。宇远就和土木系同班同学姚菊生商量，如果可得陈武弓的帮助，包得一笔工程，就可开办营造厂，正好学得其用。

他们为筹备营造厂奔跑了半年，正当似乎有希望获得

---

合同时，陈武弓被调到武汉去了。他们本来是要依赖一笔较大工程来启动公司业务，现在这一希望已成泡影，营造厂的计划只好取消。这对宇远是一相当大的打击。姚菊生和另外一位合伙朋友就打算去美国留学了。

宇远也想留学，那时出国留学要通过留学考试才能向银行结取外汇。留学考试有两类：一是自费留学；另一是公费留学。公费留学，名额很少，又依身份分三项：一般人、翻译官和青年军。宇远和宇成想到父亲为官清廉，家无余资，如报考自费留学，多半考上，要出巨资供他们出国，必使父亲窘迫。于是宇成报考了翻译官公费，宇远因为算是服役空军过，就报考了青年军公费。结果因为僧多粥少，都没有考上。

自费留学考试标准低得多，宇远的朋友几乎都考上了，而且忽然竟宣布每人可以官价结汇两千四百美元。那时美金黑市与官价比例是二十比一，所以等于和公费差不多。宇远和宇成等於白白的错过了留学的机会。他们感到相当懊丧。

宇成已在资源委员会工作。宇远因为本来想办营造厂，没有找工作。这时营造厂办不成，一般工程机构一时进不成。幸好他的老师卢孝侯教授十分赏识他，介绍他进国立编译馆做一位助理编审，任务是编一套土木结构的教科书，也可说是学得其用。

一个周末，一些中大同学发起到燕子矶郊游。有三四位是已毕业的校友，其余都是在校高年级的学生，宇远也被邀参加。那天天气很好，正是所谓暮春三月。燕子矶兀立江上，江水滚滚，彼岸是一片平野，远处隐隐有起伏的丘陵。风吹来，舒畅清新。

他们带了些面包、馒头、卤肉、卤蛋，在坡上一个亭



---

子里野餐。大家嘻嘻哈哈，十分开心。在那一堆学生中，宇远认出了喻娴绿。四年不见，已从羞怯的姑娘，出落成大方活泼的淑女了，明眉亮目，依然十分秀丽。

野餐过后，大家四散走走。宇远看见娴绿一人向燕子矶头走去，就跟了上去，追到她身边，说道：“前面就是悬崖，当心不要跌下去。”

“我会小心。”娴绿回过脸来。

“不少人跑到这里来跳江。”宇远说道，“你看前面有一块碑，上面有三个大字‘想一想’。”

“我不用想。我又不是来自杀的。”娴绿笑道。

“我们以前见过。你记得吗？”宇远说。

“是吗？”

“大概四年前，在北温泉，你同你姐姐一道去玩。我那个夏天正在北碚实习。”

“你认得我四姐吗？”

“我和娴士是同班同学。在南开和在中大。不过她是在数学系，我在土木系。”宇远又说，“说起来，我们还是同乡呢？”

“你也是天津人？”

“不。我说的是祖籍。我们的祖籍都是浙江嵊县。你们姐妹恐怕都没有去过。”

“我连浙江都没有到过。我想我那天会去杭州游览，嵊县就不知道了。我父亲出来后，也很多年没有回去了。”

“说起来，我们也是世交。在重庆时，我父亲还到南开去演讲过。”宇远说。

“谈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娴绿笑了起来。

“我叫夏宇远。我知道你叫喻娴绿，是老陆。”

他们看了一会江景，就往回走。宇远心中一动，问娴

---

绿道：“你喜欢看话剧吗？”

“我最喜欢了。在南开时，我还演过话剧呢。”娴绿得意的说。

“你们演的是什麼戏？”

“是‘日出’。不过我没有演陈白露，只是个配角。”

“现在国民戏院在演话剧《清宫外史》。我刚好有朋友送我的两张票。是下星期五。你有空有兴趣陪我去吗？”

“下星期五？”慧璐想了一想，“好啊。”

“这样，我那天下午六点到女生宿舍来接你。先到夫子庙吃个简单晚饭，再去看戏。”

看完《清宫外史》，走到国府路上，他们都还沉浸在剧情的气氛中。娴绿若有所感的说道：“珍妃，寇连材的遭遇太悲了。不过为什么我们看了悲剧，心里还觉得畅快一些？就像把灵魂洗涤过一样。”

“你说得正对，洗涤了灵魂。”宇远说道，“我们心中总不免有一些烦恼，委屈。悲剧人物的遭遇引起了我们的共鸣。陪着他们经历，就洗刷了我们的苦闷。”

“悲剧中，人流眼泪后，反而觉得心里舒服。”

“大概看到世界上还有人有这样悲惨的遭遇，我们所受的苦，相形之下就不那么了不起了。另一方面，喜剧往往只是令人开心发笑而已。”宇远接着说，“不过，好的喜剧却是笑中带泪的。”

从这次看话剧以后，宇远就时常去找娴绿。有时约她去看场电影，有时请她去吃碗虾仁面，有时就去咖啡馆喝杯咖啡。间或他还写信给她，谈谈他的思想，他生活中的一些情趣。有一封信就这样写：

“像一般哲人一样：我每天有散步的习惯。但哲人的

---

散步是出之以一定的方式，散步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简括的说，他们的散步是有‘意义’的。像康德：每天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正和他‘永恒’的‘思维’相谐合；街上的人看见康德先生出来散步，就可无须看钟表而说出是某某时刻了；天晓得康德利用散步的时间，在和上帝讨论什麼！像甘地：散步直如跑步那样快，又是天晓得！像曾国藩：饭后三千步……此公到底尚不配称‘哲’，他的散步不过是帮助消化而已！至於绝非哲人的我的散步，既无定时，也无定地，也无定式，也无目的，简括地说，是毫无意义，正像一般通俗所说‘散散’罢了！

“一个人当内心空虚的时候，便会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一切来。是否也算得上一种‘思维’呢？今天我散步的时——便是这种情景：短短二里路光景，时而注意我的手，时而注意我的发，看到自己的鼻子，想到自己的表情：这样想着想着，竟使我发慌起来，终于发觉毛病还在步伐的散漫，於是鼓起勇气，到后来是两脚绷紧，步伐加速，至于完全失去‘散’字的意味了。

“我自怨自艾着，不觉攀上了一座山岗，随即又注意到自己已经坐倒在一块峰回路转的角落里。这地点位在京都的西陲：可以望见遗老龚半千的扫叶楼，名士袁子才的随园，英雄孙仲谋的石头城。隔着女墙：隐约望见秦淮河的船桅，莫愁湖的芦苇，胜棋楼的屋顶……楼顶残破在秋色苍凉中，特别发人幽思。这时际除不断的野风掠过断垣残碑，吹到我的耳际，吹乱我的头发，但我不很注意；因为我正想着——江山古迹，和逝去的人物呢！想到天地之悠悠……想到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不觉一声梵钟！……是清凉寺阁黎的‘餐前钟’吧……把这些‘思古之幽情’统统给惊断了。”

---

另外一封信，却换一付面目，写些别开生面的议论：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对于人兽间的区分，古今中外学者有很多的说法：发起人孟子是站在道德的立场，用‘仁义’来做人兽的分野的。玄虚的哲学家们每每喜搬出‘理性’和‘自然意识’等字眼，叫人如坠五里雾中，不识人类自己的真面目；但却也表现出人类妄自尊大的特性。观念比较具体的生物学家把这问题的重点放在脑部构造的差异上，引起富有野心的‘民族生物学家’们许多危险之论，如已故的希特勒先生就常夸耀日耳曼族脑袋的斤两。观念更具体的生物学家便干脆说：‘人是能使用双手并能经常双脚站立活动的动物’。……此外文化史家说人是‘文化动物’；社会学家说人是‘社会动物’；以上诸说：无非一偏之见，真如瞎子摸象，各执一象，皆非真象。想不到人的定义——看来如此简单，但事实上直到如今人类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见解，人们不能了解自己，而且将继续不能了解自己，这算是人类的一大悲哀！”

“但继续想了解自己——到底是负有类进化使命的学者的一种责任，於是晚近便有人提出人兽的分野，完全在‘笑’的一事。

“猿、猴——动物分类中，封为‘灵长’，真可谓万兽之上，一‘人’之下了：不但状貌已具人形，即起居活动也和人相仿佛；其勤敏活泼；尤为人所拜倒。沐猴而冠，做鬼脸，耍刀枪，一时几乎可以乱真。所欠缺者，猴子不能扮笑脸；猿喜叫号，但从来只由猿啼，猿啸，猿吟等等。远古不必说，进化到一千多年前，‘水经注’里还只肯写：‘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后人也只跟着‘听

---

猿实下三声泪’，未尝闻猿笑者也。……”

娴绿却从不回信。见到宇远时只笑笑说：“你文采这么高雅，我本来不喜欢写信，现在更不敢献丑了。”

这样，宇远每星期至少去找娴绿一次，他感到他已经遇到理想的终身伴侣。娴绿还在念三年级，要论婚嫁，也得等她大学毕业以后，不急。

暑期到了。娴绿家在天津，放假后就回家去。宇远在下关车站送她上火车，依依惜别，虽然只不过三个月的离别。

娴绿走后，宇远隔两三天就写一封信去。却一封回信也没有。他想她说过不喜欢写信，也不以为意。一个月后，他终于收到她的一封信，很长：

“宇远：

已收到五封来信。你的信写得总这么有趣，又不落俗套。读你的信是一种享受。不好意思，我一直没有回信。也不完全因为我不喜欢写信，实在因为忙。忙什么呢？——忙着办转学手续。

现在局势不大稳定，家里希望我能在附近上学，不要离家太远。南开大学的经济系是很好的，就希望我转到南开。因为就只差一年就毕业了，所以手续比较麻烦。现在总算办好了。

这半年来，和你时相交往，真是十分愉快。你和善可亲，举止潇洒，博学多才，不因我的无知而不耐烦。我从来没有交过这样好的朋友。我对秋天不再回到南京，确实觉得很遗憾。

你也许已经知道，我四姐娴士已于两个月前去美国了。

---

她到美国后就会和她的未婚夫结婚。我未来的姐夫，我们叫他冯哥，就要在加州理工学院得博士学位。她说她会在我毕业后接我到美国去。

我也可能不去我四姐那里。你认识沈复生吗？他也是南开的。以前在天津，后来在沙坪坝，我们两家来往很密切的。他去年到美国去了。他建议我到波士顿他那里去。波士顿有不少很好的大学，天气也比较像天津，我会认真考虑他的邀请。

想到恐怕不知何时我们会再一道在湖上泛舟，从戏院里一道走出到月光下寂静的市街上，在夫子庙吃豆腐脑，不禁黯然。我是会一直记得这些美好时光的。

世局如此，还希格外保重。

娴绿

八月五日。”

宇远把信读了三遍。不久他就病倒了。

---

## 第十一章

这一年，宇鼎家里也有一些变化。二月二十一日，他大哥宇成结婚。三月二十六日，他大姐洁筠也结婚了。

宇鼎的大嫂洪巽芙当年是中央大学的校花，沙坪坝上的大学生无人不知。有“罗斯福”之称以示其君临他人的声色。她是艺术系的学生，宇成虽然和她同年，但从未交往。宇成在大学里只是一普通的守规矩的好学生，并不特别出色。所以居然能和如此名花缔结良缘，确实令人惊奇。

宇鼎的一位表姑，和宇成从小在一道长大的。她和巽芙在中学时是最要好的，是她介绍宇成和巽芙相交。巽芙

---

自大学艺术系毕业，不容易找工作。追求她的人当然不少，似乎也没有适当的。这时她父亲又被任命去当台湾大学校长，她不想跟去台湾。宇成乘此设法为她在司法部统计科谋了一个科员职位，得以时常相见来往。

宇成对巽芙的追求，可说是竭尽全力。开始时，他还邀洁筠一道去做“电灯泡”。过一阵后，就不需要了。婚礼在国际联欢社举行，没有设酒筵，只有茶点招待。可是来宾到得不少。婚前准备也是全家忙碌不堪。宇鼎不禁对他哥哥姐姐说：“我以后如结婚，一定到新疆去，省得麻烦。”

宇鼎的大姐夫吴寿祺是同乡。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当过集团军总司令，这时是浙江省主席，有钱有势。寿祺是独子，可是他却不像一般将门之子，豪放奢浪，反而节俭谨慎，土头土脑。他也上的是中央大学，刚从化工系毕业。这婚事完全是由于宇鼎的祖母秀梅所促成。

秀梅这样对洁筠说的：“你生性软弱，你妈又对你不亲。我已是七十来岁的人了，没有几年可以卫护你。你如果自由恋爱嫁一个穷小子，以后怎么生活？吴家有钱，又是同乡世交。寿祺虽然比较拘谨，看样子还老实，他又是独子，家里人丁简单。他妈妈确实有对人苛刻的名声，但看在我们家面上，应该不会为难你。最主要的是，有了依靠，以后就不用愁衣愁食了。”

洁筠也自知柔弱无能，人对对世都缺乏自信。一向只埋头功课里，一方面是要不落人后，一方面也是逃避。在学校里，也有男生对她有意。她总是保持距离，不知应如何对付。世上唯一关心爱护她的就是祖母。祖母这样为她打算，她想了一想，也就答应了。

宇鼎不常见到洁筠，因为两人都在学校住读，也没有见过吴寿祺。只仿佛听说他大姐也就要结婚了，而过不久



---

她就不在南京了。

婚礼在杭州举行，冠昌夫妇是主婚人，自然去了，兄弟姐妹中就只由宇远代表参加。听说十分隆重，还有洋鼓洋号军乐队为婚车开道。

在宇鼎微有风波的小天地外，中国大地却已开始有翻天覆地浪潮的迹象。

1946年11月15日，不顾中共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遂于11月19日离开南京回延安。年底，马歇尔离华返美，显示调停国共内战的失败，大规模的内战就此展开。

1947年上半年，国共双方各有得失。三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中共自延安撤退。表面上，这是国军的一大胜利。但五月十六日，国军精锐部队七十四师竟在孟良崮被歼灭，师长张灵甫战死，这一战役显示了共军阵地战的能力。

就当战火逐渐在中国大陆漫延之际，二月二十八日，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导致军民冲突。事件发生时，政府军队约有五千人左右。三月八日起，自大陆调来的军队陆续抵达，增兵一万三千多，开始全面镇压。至五月十六日解除戒严，死难人数估计在两万上下。但这样重大的发生在台湾的大事，大陆的报纸没有怎么报导，宇鼎也完全不知情。

六月三十日，中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部队强渡黄河，把战火带到黄河以南，揭开了中共战略进攻序幕。

1948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召开所谓“行宪国大”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总统。那时，社会上已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法币贬值，兼以学潮四起五落，十分动荡不安。可是这一场选举，在南京却搞得非常热闹。蒋介石之当选总统，自然早成定局。竞选的焦点是在副总

---

统，两大对手是李宗仁和孙科。陪着添热闹的还有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和徐溥霖。

蒋介石一直对桂系有所顾忌，自然不愿李宗仁出任副总统，因而支持孙科。冠昌有许多广东朋友，所以也支持孙科。但宇鼎的同学狄飞凡的父亲，却是李宗仁竞选队伍中的积极分子。宇鼎虽然对国民党政治不甚了了，也对选举过程看得津津有味。

这选举戏剧，经过竞选，退选，再竞选，终于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五月二十日，蒋介石，李宗仁在南京就职。依宪法，就要改组行政院。五月三十一日，冠昌又被任命为司法行政部长兼政务委员。十一年来，迭经改组，这已是第四度被任这一职位。

粉饰太平的选举刚刚过去，五月二十三日，东北战场上，中共大军开始对长春长达近五个月的围困。但这时，对大多数人，战事还相当遥远，更迫切的是飞涨的物价。大米一斗竟已需一千二百万元，而香烟一盒要二十万元。国民政府就决定用改革币制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于八月十九日发行新货币金圆券：一元金圆券兑三百万元法币。可是这一并非治本的措施无补于事。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物价竟上涨了五百万倍。

---

## 第十二章

一九四八年秋季开学不久，局势已渐渐开始动荡不安。东北战场在酝酿大战。报上常有国军战略转移的消息；而野马似的通货膨胀更紧迫在眼前。可是宇鼎在中大附中，前半学期还是如常上课。各地大学生的学潮，也没有漫进中学的校园。

开学一个多月后，学校里的伙食就愈来愈差了。过不了多久，就只有白饭没有菜下饭了。有家在南京的同学就每星期带私菜来校，有的私菜就是豆瓣酱，甚至于是猪油炒盐巴。大学生们已早就上街游行“反内战，反饥饿”，中学

---

生们倒还只逆来顺受。

有半个月，宇鼎轮值当上伙食采买。一天，要他随着大卡车到城外孝陵卫去领米。一同去的除学校总务外，还有两位身背步枪的士兵。归途，卡车的米堆上，那两位士兵就手持步枪坐在那里保护。

战火愈来愈近，通货膨胀也愈来愈烈。人们对金圆券愈来愈不信任，新街口街上是一片袁大头银元叮当的声音。

一个周末，宇鼎回在家里，他二哥宇远患感冒卧病在床。星期天一早，门铃响过后，就见宋家老三叔钦和他嫂嫂两人匆匆进来，径直往楼上跑。过了一会，就有两个便衣男子敲门进入院子。宇鼎只听见开门的老李回话：“是宋家少爷和少奶奶。”

这两人就接着跑上楼，看见宇远躺在床上，有一男一女像是夫妻样子在慰问宇远。他们再东张西望一下，就出去了。老李看见他们守在路口两头。

原来叔钦在上金陵大学经济系，已是三年级了，这学期被选上做学生会主席。这一阵学潮四起五落，学生中不乏左倾分子，前一天晚上，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半夜里对各大学宿舍破门而入，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统统逮捕。叔钦也在名单上，恰好回家了，特务一早就跟踪到他家里。

特务还守在路口，一时不好走。快九点钟，冠昌正要去上班，就带了叔钦，一道坐在小包车里。特务见是司法部长的车，也没有阻拦。当晚叔钦就坐火车去上海，接着赴香港转美国读书去了，他还将自己的姓从‘宋’改为母亲的姓‘范’。

局势日渐紧张，宇鼎的同学已渐渐有离开学校的。本来许多同学是来自外地，也许他们就回老家去了。宇鼎不

---

知道父母亲有何打算，也就照样上课做功课。

倒是家里已先有一点小变动。宇成和宇远先前错过了留学机会，这时冠昌通过友好的关系，为宇成申请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奖学金。这是一所教会办的大学，在西雅图，就叫西雅图大学。宇成预备先到美国再说，立定脚跟，以后再转别的好大学。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世，新婚不久，而且妻子又已有孕，却要远渡重洋，真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八月十八日，宇成就要离京赴沪，再乘船去美国。行前一个周末，家里为他饯行，全家加上几位至亲好友，到中山陵下的流徽榭野餐。黄昏时候，游人已散。这一优雅的亭子，伸出在幽静的湖中。晚霞渐暗，星月微露，情景不似人间。他们带了面包、包子、熏鸡。无锡肉骨头、蛋饺、一大锅油豆腐线粉和冰淇淋，一面吃一面谈，真愿意永远不散。

巽英送宇成到上海，他走以后，她也就搭船去台湾。她的父亲在做台湾大学校长，姐夫也在台大教书。她不久要分娩，有母亲和姐姐就近照顾，比较安心。

淮海战役的发展对国军愈来愈不利，十二月十五日徐州失守，南京人心涣散，纷纷开始外逃。可是往哪去呢？有的向西，向武汉、四川。有的向南，向广州、香港。有的向东，向上海、台湾。更有办法的就向外国，美国、欧洲、巴西。

宇鼎家里也不得不开始行动了，他们预备先到上海再说。宇鼎的小舅舅义康就住在上海，还有他表哥余钦和三表表姐。可是到十二月以后，似乎所有南京的人都想往外跑。冠昌虽贵为司法部长，竟也无法为家人买到去上海的火车票。最后总算弄到几张船票，还只有三等舱的。

冠昌和宇远还留在南京。政局动荡，行政院又有改组，

---

孙科被任为行政院长，司法院长则由王宠惠出任，冠昌乃决定请辞司法行政部长之职。王宠惠一向器重冠昌，就邀他出任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兼司法院秘书长。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任命，新年一月二日冠昌到任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一月三日交卸司法政部务。

那天下午，宇鼎全家到下关码头去上船，码头上人车拥挤不堪。一辆载米的卡车开过漏下点点滴滴米粒，就有衣裳褴褛的小孩拿了扫帚扫进布袋，兵荒马乱的气氛比起城里更加明显。

宇鼎是第一次坐轮船，觉得十分新鲜。船不大，客货两用，但甲板上也有一大片空间。船行江上，非常平稳，两岸平野村庄徐徐从眼前滑过。撇开上船前所见的乱象，只觉得是一次悠闲的旅行，不像是举家迁移的逃难。

船上三等舱里也还有一家，是一位外交官的西洋夫人带三个女儿。这三个女孩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文静不和人搭讪，老二却十分活泼。她一点也不忌生，看见宇鼎就上来问他要不要下棋。她棋下得实在不高明，而且常常要悔棋，但她那全神贯注的神情却十分可爱。下完一盘棋又拉宇鼎踢毽子，宇鼎想他如果有这样一位妹妹多好。可转眼一想在他的家庭环境里，也培养不出这样活泼的妹妹。

问起来，知道她姓朱，母亲是法国人，父亲还在南京等待外放。他们先经上海去香港，也许就从那里去欧洲。看来这真是萍水之遇，以后再也不会相见了。

第三天上午，船到上海。

---

## 第十三章

船到上海靠码头后，宇鼎的舅舅义康带了三儿子余钦上船来接，宇鼎是初次见到小舅舅和表哥余钦。见这位一直住在洋场租界里的舅舅，却穿着一袭长衫，五十来岁年纪，头光光的，留了八字胡，活像一个日本人。表哥却是西装笔挺，一付摩登绅士派头。

采倩和弟弟义康最亲，姐弟相会格外高兴。他们抗战以后，再也没有会面，算起来竟已有十一年了。当年余钦还是中学生，现在已成家都有两个孩子了。

两辆小轿车把他们带到茂名南路的一栋洋房前，铁门

---

开后，汽车直开到屋前廊下。他们走进客厅，只见一架落地式大钢琴，伴着长弧沙发，沙发靠背后是配置的黑玻璃檯面。宇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摆设。

洋房很大，三层楼上面还有阁楼，园子也大，花木都整理得有条有理。也不知是谁的房子，宜康和余钦都另外有自己的家，显然不住在这里。宇鼎年纪小，空自纳闷，也不去问。

他们进屋不久，一个个宇鼎没有见过但听说过的女亲眷都来了。先是小舅母，他们叫她筠卿孃，四十多岁年纪，已经发胖了。听说这是义康从窑子里娶来的，想来当年定有几分风韵，现在却看不出来了，笑容满面，很少说话。

一位大表姐是子筠。已经大学毕业了。她是原配小舅母最小的女儿，还没有结婚，暂时在法院工作。另外两位表姐是筠卿孃生的，大的叫小筠，长得很漂亮。应该是上大学的年纪，却没有上，说是小舅舅想要她拜徐玉兰为师学“的笃班”。小的叫小卿，和宇鼎差不多年龄，似乎较不得宠，也比较沉静。

再就是余钦嫂，带着两个男孩子，一个已五六岁，另外一个还只有三岁。余钦嫂很有风度，是将门之女，她父亲赵雪泉曾辅佐蒋介石在江西任剿共付总司令，是嵊县地位最高的将领，但此时已不当权了。

茂名南路十分幽静，比他们在南京的颐和路还幽静。近邻都是大洋房，难得看见行人，却有一路电车，叮叮当当沿着轨道，自门前经过。电车虽然已逐渐要被淘汰，宇鼎却是第一次见到有轨及无轨电车。出门向北走不多路就是霞飞路，这一带本来属於法租界，霞飞是欧战时法国名将。

霞飞路上精致商店林立，人行道上法国梧桐落叶将尽，



---

虽然是一条商业街道，却从容有序。茂名路口有一美琪电影院，那是正在上演美国电影《战地钟声》。

说是逃难到上海，生活却比南京还舒服。义康和余钦虽没有一道同住，但日常生活却全由他们安排料理。采倩在家里是很俭省的，一般餐食虽有荤有素，但大鱼大肉不多，时新山珍海味更少。到上海后，几乎天天到馆子里去叫菜，屋里还雇了一个娘姨，做出菜来也可口像样，而且饭后总还有甜点。这都是宇鼎从来没有享受过的。

义康战前在汉口税捐局做事积了不少钱，在上海就做寓公，玩股票投资。他经常穿一袭长衫，活像乡下来的绅士。他倒是对政治有相当的兴趣，要在国民党里争权，他也自知无此本事和背景。他就参加民社党这一尾巴党派，居然也成为民社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前一阵选举立法委员，民社党在上海有保障名额。党部负责人告诉他，如肯出不知多少根金条，就可让他选上，他考虑了一下，没有接受。

余钦是念法律的，东吴大学毕业。但那时已是敌伪占领时期，学历承认有些问题。他在法院里任职，也不知做什么事，似乎也在做股票。看起来十分精明能干。

上海毕竟比南京离战火要稍远一些，再加在上海的洋人不少，所以市面看起来还比较平静。一般市民都以为美国不会让上海落入共产党手中，报上常有美国军舰要到上海来的消息。一天，说是美国军舰真来了，宇鼎就和哥哥，表姐一道乘了电车到外滩去看美国军舰。军舰是看到了，可是只是两艘小驱逐舰，不免有点失望。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总统已下令全国戒严，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和西康除外。和抗战时期不同，四川已不再是腹地，而广东，除非想以香港为退路，也不可靠。只有台湾，有台湾海峡作屏障，比较安全。

---

义康的老二同钦，在台湾土地银行的台北分行做副理。在台湾就有人照应，而且巽芙也在台北娘家待产。但去台湾的船票，已不大容易买，托了熟人才买到三张中兴轮的船票，一星期后就得动身。

采倩想冠昌还在南京，不想离得太远，决定暂时留在上海。宇广在上海还没有玩够，他又是采倩的宠儿，也不想去台湾。就决定由宇鼎、清筠、子筠三人去，此时去，宇鼎和清筠可以从容在台北转学。宇鼎想，国共和谈多半会成功，以后尽有机会再到上海。能趁此去台湾游历一番，倒也很好。

十二月下旬，他们三人就上船了。

---

## 第十四章

中兴轮是一艘八千吨的客轮，宇鼎他们买的是特等舱。宇鼎和清筠一间，房间不大，上下床铺以外也就没有多少空间。但开了房门，走廊外，栏杆下，就是水面。走到船头，又有小小一片甲板，可供眺望。

宇鼎是第一次乘坐海轮，觉得十分新鲜。他们是下午上的船，轮船先在黄浦江缓缓地向北航行，十分平稳。市容渐稀，两岸开展农田平野，再过一会，只见前面一片大水，是进入长江了。轮船右转折向东南，水面愈宽，船身起伏也逐渐变大。陆地渐渐地自后方消失，已进入大海了。

海水开始有些浑黄，向南走一阵后就变绿了。走到船尾，有三三两两海鸥跟着船飞。刚上船不久，宇鼎兴致很高，跑上跑下。但过了一会，就觉得船的晃动，使他头有点晕淘淘的。他回到舱里，躺下，就觉得好些。过了一会，站起来，走几步，又有点晕，就又躺下。

宇鼎和姐姐表姐勉强走到大菜间吃晚饭。每人一份，一大盆有两格，一荤一素，可凭菜单选择，还有一碗汤。白饭花卷可随意要，倒是很可口的样子。但是宇鼎吃了几

---

口以后，就觉得有点反胃。不等姐姐们吃完，就先回舱里躺下了。宇鼎回想七年前头次坐汽车，晕车晕了一个月。现在车是不晕了，但头次乘海轮，却又晕倒了。

清筠倒是一点也不晕船，三餐都吃得很开心，回舱还讲给宇鼎听吃了什麼好东西。宇鼎连听了都似乎要反胃。三天在船上，他就只勉强吃了几个馒头，一点酱菜。

第三天中午，听人声嘈嘈，说是看见陆地，就快到了。心情一兴奋，宇鼎也不顾头晕，起来走出舱外。果然看见陆地愈来愈近，水面上也有东一艘西一艘的鱼船飘浮。再过一阵就渐渐驶近一道防波堤，一条小船出现在前方带路。然后就进入港内，船行变慢，变得十分平稳了。

船靠码头，牌子上写了“基隆”两个大字。宇鼎行前稍稍温习了一下地理，知道台湾有南北两个海港：高雄在南，基隆在北。基隆又有雨港之称，一年之中有三百天下雨。

宇鼎的表哥同钦在码头迎接。同钦抗战时在化龙桥中央信托局工作，化龙桥离沙坪坝很近，所以宇鼎以前见过。现在同钦在台北担任台湾土地银行台北分行副理，来台湾已有两三年了。子筠见到她的二哥哥，自然更加高兴。

自基隆到台北有二十多公里，很平整的水泥路，还穿过几个山洞。在大陆，柏油路只在城里有，出了城，就只有碎石路。这可见日本占领期间的建设已超过中国多多。台湾是亚热带地区，虽已是隆冬，路边山野还是一片青葱。渐渐有些民居出现了，路也变得更宽一些，就知己到台北了。

同钦的家在华山路的一条巷子里，是一栋日本式平房，不大。巷口对面是警务处，再过去不远是火车站。华山路一带日据时代叫桦山町，桦山曾是台湾总督。光复还没有

---

几年，本地人还常常照老习惯称呼地名。台北市闹区衡阳路一带，还叫荣町，延平北路一带本省人集中区叫太平町，宇鼎大嫂住的青田街台湾大学宿舍一带叫昭和町。

小小的巷子，仅容一部汽车通行。路边是阳沟，碎石路面，很清洁。推门进去，围墙里面是一个很小的院子，有一两枝花树。拉开薄薄的木门进屋，先是一方玄关，让脱鞋子，然后进入里面。地上铺的是榻榻米，可是却有非日式的桌椅，但没有看见床。后来他们知道榻榻米的地上就是床，同房间一样大的帐子，四角挂起就是很宽敞的卧榻。

进屋后欢迎宇鼎他们的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女人。同钦介绍说：“这是李桑。”也没有作更多说明。‘桑’是日文里对人的一种尊称，男女都可通用。李桑很和气，国语不是太好。她就招呼他们安顿下来，又到厨房和一位小下女安排晚餐。

李桑有时住在家里，有时两三天不回来。听说她是在歌厅里工作。应该算是同钦的姘头。宇鼎和清筠只是表弟妹，也不好问。小下女看来只有十四五岁，叫阿静，会烧一些简单的菜肴。

初到的那天晚上，吃过饭，团坐在那里。忽然有点摇晃起来。宇鼎以为又回到船上，几乎想吐了。同钦笑道：“是地震，不要紧的。”

晚上，躺在踏踏米上，关了灯。就听见巷子里有人吹着箫走过，简单的调子，悠悠的传来。第二天相问，才知道是按摩师的箫声，他们多半是盲人。

台北的商业区是在衡阳路博爱路一带。人行道上都有骑楼，所以下雨就不会淋到。衡阳路上最高的商店有八层楼，从衡阳路往西几步路就是原来的总督府，很雄伟的

---

建筑，正中是一座高塔。总督府前是一片广场。广场南端是遗留下来的东门城楼，旁边是原来的总督官邸，魏道明省主席就住在那里。魏道明夫人郑毓琇是法国留学的女博士，当过法官律师，很讲排场，把这官邸布置得美奂美仑。

有一天，人们看见魏道明很严肃的坐汽车上草山，第二天才下山。接着报上发表了消息：台湾省主席已换手，新主席是陈诚，同时广东省主席也换成宋子文。接着，蒋介石宣布引退，离开南京，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自大陆到台湾的人愈来愈多，不少是学生，要转学到台湾的学校。台北市就由省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统筹负责办理转学测试，宇鼎和清筠也去参加了测试，都分发到师院附中。台北市有三所省立中学，另外两所是建国中学与成功中学。因为这次测试是由附中主办，最好的学生都分到师院附中去了。

恰好，同钦在银行里分配到一套新造的公寓，就在师院附中附近。宇鼎和清筠就搬到新房子里，把阿静也带了过去。

---

## 第十五章

上中学后，这是宇鼎第四次进一所新的学校。第一次上南开，他是一个乡下来的小土包子，老师，同学，生活环境，把他整个淹没了。几个礼拜以后第一次考试成绩出来了，发现没有落后，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次回南京上金中，学习已充满自信，没有问题。但还依然是一位胆小羞怯的小孩，莫名其妙地被推上做班长，历练一阵以后，居然已能从容应对一般人事了。

第三次是上中大附中，同学个个都杰出，各有所长。老师水准也高，与金中大不相同，非得抖擞精神来应对。一年半下来，他自觉学识精进了不少，公仆会的经历也使他更敢于面对社会。

经历过南开，中大附中这样全国顶尖学府的熏陶，来到这省城的中学，已很少有甚麽可以挑战宇鼎了。因为是插班生，别的同学都已相处了一年半，各有相熟的小圈子，他就几乎是独来独往。好在他功课能应付裕如，不必求人。

师院附中是男女合校且合班上课的，这对宇鼎是一种新经验。但他一向腼腆，所以也不和女同学来往。倒是那些老同学，不知是否日治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开放得很。骑自行车男生带女生，不是带在后座，而是带在前面车杠上。

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数学老师杨忠道是浙江大学的

---

高材生，毕业后有曾在中央研究院受过陈省身的教诲，自视甚高。暂时屈就在中学教书，对这些多半不成才的学生，就没有看在眼里，常对学生表示轻蔑和不耐烦。

这一天，发还数学习题，他拿着一份习题说道：“我听说这课本是有题解的。这位同学太不像话，完完全全照抄，抄得太完美了。”他看了一下习题本上的名字，叫道，“夏宇鼎。”

宇鼎站了起来，气愤的说：“我没有抄题解。”顿了一顿，又说，“我根本不知道有题解。”

“那大概是别人做好给你抄的。”柳忠道轻蔑地说。

一下子，同学都叫了起来：“老师怎麼可以冤枉人！”

“好。”柳忠道说，“你上黑板来做给我看。”

宇鼎倒有点犹豫了，从来没有上过黑板，一紧张，可能就做不出来。但同学们都在鼓动：“上去，上去！”他们大概也有想看 he 这位新生出洋相的。

他走到黑板前，杨忠道在黑板上写了一道代数题，是做过习题中较难的一题。宇鼎因为自己做不久，静一静心，很快就做出了。杨忠道看了之说，“嗯。还可以。”

这一事件后，宇鼎发现老同学开始对他亲切一些了。

一天，同钦来到他们的住所找了宇鼎单独谈话。他脸色凝重地说：“你这些天除了上学来回之外不要上街去。”

“怎麼？有什麼事？”宇鼎不解的问道。

“你知道许闻天吗？”

“在报上见过这名字，好像是第三势力的。”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你似乎和许闻天案子有牵连。要你小心一点。”同钦说道。

“许闻天？怎麼会呢？”

“好像有人从香港写信给你。是有信吗？”



---

“哦！是有同学从香港写信来过。”宇鼎答道。

是狄飞凡到了香港写信来，说他们经上海到了香港，不久会再回内地。提到北方情况很好，也没有多写什麼。

宇鼎纳闷，许闻天不过是一个立法委员，虽然组织了一个孙文主义革命同盟，那能成什麼气候。狄飞凡的父亲以前助李宗仁竞选，现在怎麼又搞到这样的第三势力去了？

宇鼎想现在父亲母亲都不在此，还是小心为上。除了上学以外，不往大街上跑。

有一天晚上，他路过台大法商学院附近，见大操场上灯火辉煌，有人在演讲，过了一会又有人唱歌。他远远地看了一会，就回家了。过了两天，就听说有好些台大和师范学院的学生被抓了，好像和那晚上他看到的聚会有关。

宇鼎在班上比较接近的同学是何林成。他也是新学生，没有其他熟同学。有几天他没有来上课，那天他回来了，宇鼎问他：“你生病了吗？”

何林成把宇鼎拉在一边，小声的说：“我出了点事。”

“什麼事？”宇鼎担心的问。

“我被关了一天。”何林成停了一下，说：“在台北，我和哥哥住。他在板桥中学教书，不知为甚麼，警备司令部来人将他抓了去，把我也一道抓去。也没有问什麼，第二天把我放了，我哥哥还在里面。”

“好可怕！”宇鼎呼了一口气。

“前天放我出来，昨天我在台北街上走了一整天，呼吸自由空气。”

---

## 第十六章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夜晚起，至二十一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大约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中共由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并即于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南京。

接着，共军势如破竹，向南向西，又在华中华北同时进军。於四月二十四日攻占太原，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十五十六日武汉，五月二十日西安，五月二十二日南昌，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八月四日长沙，八月十七日福州，八月二十六日兰州，九月五日西宁，九月二十三日银川，九月下旬新疆，十月十四日广州，十月十七日厦门，十一月十五日贵阳，十一月二十二日桂林，十一月三十日重庆，十二月四日南宁，十二月九日云南西康，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至一九四九年底，除西藏外共军已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群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并宣称：“中国人从此站起了。没有人会再欺负我们。”

自蒋介石引退，李宗仁接任总统后，部分国民政府中

---

央机关就迁往广州。三月五日冠昌就随司法院迁往广州。但三月二十一日又得飞回南京出席监察院年会答复询问，并与李宗仁商量递补大法官缺额。他于四月四日再赴广州。不久全部中央机关都迁到广州。

五月二十七日，共军进入上海后，国民政府中央在广州绥靖公署讨论迁都问题。许多人以有抗战的经验，主张迁都重庆，冠昌却持异议，认为中枢不宜轻徙，与其守西北，不如守东南。

“抗战时期，我们的敌人日本是从东边过来的。西南西北我们有大片腹地，而且当时苏联是我们的友邦。”他侃侃而言，“现在苏联是我们的敌人，西北作为腹地已不可靠。我们的友人是美国、英国，都在东南方向，而且我们的优势是空军海军。若以台湾为后方基地，有盟邦为后援，就可站住脚跟，那时要战要和就可再作决定。”

他的意见虽然有人附和，但却未被采纳。

这时，中央机关都纷纷准备西迁，司法院也得同步。冠昌审度大势，见蒋介石已安排心腹陈诚在台湾，且闻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已移向台湾，就决定辞去司法院秘书长兼职，而着手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设法迁往台湾。七月下旬，湖南局势已岌岌可危，这时司法院长王宠惠在香港。八月一日，冠昌去香港访王，告以将要去台湾。王自己在香港，也还在观望。

冠昌将要离开广州，写了一篇《羊城杂忆》留别，有三千多字。对当时广东的混乱局势，他有这样的惋叹：“粤人可爱之处甚多。倘能求得如子路者为之执政，使之有勇知方，则其成就未可量也。”最后又引孔子之言：“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旨者斯言，敢不勉乎？”

---

八月十五日，冠昌率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乘华联轮赴台湾。宇远一直陪侍冠昌在广州，先期去了台湾。司法院，最高法院，行政法院部分职员一同去台。不久，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其他部门就西迁重庆。十月十四日，共军入广州。十一月三十日，共军入重庆，迁渝机构几乎全部陷入中共之掌握。中央机关人员卷宗略无损失者，就只有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在此之前，四月中，局势趋紧时，在上海的夏文两家就已转移到台湾。先在三月里，将在嵊县的老太太秀梅接到上海，然后一同也乘中兴轮去台湾。文家就只余钦一家仍留在上海。洁筠的公公这时是浙江省主席，他一时只好留守杭州，但他也将家眷先迁到台湾。所以到八月里，本来分散四处的夏家人丁，除了宇成还在美国外，都又团聚在一城了。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向台北地方法院借了一栋简单的日式楼房作为冠昌的官舍，坐落在金山街一巷二十一号。所谓楼房，楼上只是一间十来个榻榻米的卧房，还铺着榻榻米。楼下倒铺着地板。有一间客厅一间饭厅，都很小，饭厅里摆了一张圆桌后，就没有其他空间了。客厅也一样小，再另外有一间卧房，一间书房。冠昌夫妇就睡在楼上，楼下卧房密密地挤了三张单人床，就是宇远宇广宇鼎三兄弟睡。书房里本来有一大柜子，像床一样，还铺了榻榻米，就由秀梅和清筠睡。

没有卫生间，有一小间里面有一个水槽，就可藉此用脸盆接水浇身洗澡。只有一个厕所，就是地板上长方形的一个洞。他们就做了木板方盒，一面是空的，另外一面开了洞，倒覆在地板洞上，这样就可以坐着解手。

居住条件比起南京上海是差远了，可是这时是艰危“克

---

难”期间，大家也安之若素。大批逃难人士从大陆涌到，许多人的境遇要更困难得多。可是就在金山街的头上，高高的围墙围了一大片花园，看不见里面的华宅，大门背后隐约站着卫兵，是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官邸。“克难”期间，其他生活水平也降低了。宇鼎和清筠每天上学带的便当里很少有荤腥，有时有油豆腐，就觉得十分满意。

宇广在上海几乎没有上学，到台湾已是四月，无法插班。到夏天考转学，只考上建国中学夜间部的高二。那样他反比宇鼎还低一班，虽然他年长三岁半。

夏天，清筠中学毕业了。考了几个大学，都没有考取，只考上淡江英专，是三年制的专科学校，而且校区在淡水，每天要乘火车去上学。

宇远在广州时，在司法院会计处当了三个月临时科员以陪侍父亲。他本有留学美国的奖学金，却因护照签证办不成，只好放弃。到台湾后终于回到本行，进入工矿公司营建部担任副工程师。他在公司台北本部做了几个月设计工作，觉得应该有些实地工程体验，就设法调到新竹南寮去协助渔港建设工程。工作生活在海边荒凉的渔村，别有一种情趣。

宇鼎的大姐洁筠一家也从杭州迁到了台北。他们人丁比较简单，却屋宇宽敞。但虽同住一城，洁筠却很少回娘家，宇鼎也难得见她。耳闻她婆婆十分苛刻，所以她也并不太快乐，年初他们有了个儿子。差不多同时，宇鼎的大嫂也生了一个儿子。

春季开学以后，从大陆到台湾的学生愈来愈多，学校就又招了一批插班生。高二新设了丁班，高二丁班的学生就完全是大陆来的新生，很多来自南京，好些是宇鼎以前的同学。其中一位是罗平北，他和宇鼎在南开金中和中大

---

附中都同过学，但不是同班。本来不是顶熟，但他乡遇故知，就变得很要好了。

罗平北的父亲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加入国民党，一度做过大学校长，不幸在一九四八年去世了。平北短小精悍，一向调皮倒蛋，功课也不上紧，成天在操场上踢足球。但自他父亲去世之后，一改过去习性，变得沉稳拘谨，十分用功，只是偶尔兴来时现出调皮面目。宇鼎还有一位投缘的同学叫常弘哲，也是从中大附中来的。

四月春假里的一天，天气很好，他们三人约了一道骑自行车到淡水去。淡水离台北大约二十公里，知道那里有海滨浴场，正想去见识一番。说真话，他们虽然是乘海轮到台湾的，可都还没有到海滩上去玩过。他们一直只是在市区骑车，没有去过郊外，可是二十公里也不算太远，骑两小时也就到了。

到了淡水，他们穿过小小的市区，直奔海边。还不是夏天，海滨浴场空无一人。都是第一次到海滩上。他们就脱了鞋袜，光脚走在暖洋洋软软的沙滩上，享受那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

宇鼎对着一望无边的海水凝视，手指向着北方说道：“那里就是大陆！”

“不久我就要回去。”常弘哲说道。

“没有听你说起，是突然决定的？”平北问道。

“可以这么说。”弘哲说道，“四川大学想聘请我父亲去做经济系主任，他一直在犹豫。现在看台湾前途也相当渺茫，就决定回去了，而且四川也是我们的老家。”

“那我们今天可算是告别郊游了。”宇鼎道，“真开始有点依依之感呢！”

他们在沙滩上坐下，赤足走到水边。卷起裤脚，让海

---

水轻轻地抚拍脚面小腿。这海滩上别无他人，所见就是青天白云和两望无际的沙滩。宇鼎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的舒畅。觉得有点饿了。他们从带来的包包中取出干粮，是馒头和酱牛肉。一面吃，一面就军用水壶轮流喝水。然后就躺在沙滩上看云来云去。

该回家了。他们走到自行车旁边，常弘哲忽然叫道：“我的车钥匙不见了。恐怕在玩水时掉在沙滩上了。”

他们就到水边去找。潮水已涨了一些，水涨水退，看不见钥匙的踪影。市区相当远，要推着车子走，不知要多少时候。四顾无人，只见沙岸上有独立的一小屋，他们就走过去。到近前一看，是一栋洋房，外面围着树枝编成的短栅栏，留着缺口，通到房子的前门。他们走进栅栏，正犹豫要敲门，门却开了走出一位中年人，一头黄发，虽然穿了一件中式短袄，却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他们正支支吾吾想找英文说话，那人却用国语问他们：

“你们有什么事吗？”虽然有外国腔，发音还相当纯正。

“啊！你会中国话。真好。”平北上前说道，“我们骑来的一辆自行车的钥匙掉在沙滩里，找不到了。您是否有工具可以借用开开锁？”

“没有问题，我去拿工具。”那洋人说道。

洋人进屋取了老虎钳，螺丝起子，和他们一道走到自行车处。一面走一面问道：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是从台北来的。我们都是师院附中的学生。”宇鼎说道，“您来中国多久啦？是英国人吗？”

“你猜对了。你怎么会猜到的？”

“淡水有英国领事馆。我想你大概是一位外交官。”

---

“这次你没有猜对。”那洋人笑道，“我来这里有三年了，我在这里教书。”

“啊，是一位老师！”平北说道。

“我在英国大学里学的是中国历史。这里有一个淡江中学，他们要一位英文老师，我就来了。我也乘机好学学中文。”

“你在那一间英国大学？”宇鼎问道。

“剑桥。你知道吗？”

“那是英国最棒的大学，牛顿就是剑桥的。还有徐志摩，他写过一篇《我所知道的康桥》，写得真好。你知道徐志摩吗？”

“不知道。”

雷敦先生，这是那位英国人自称的名字，帮他们开了自行车锁之后，就走回去了。他们三人也接着骑车上路回台北，出淡水镇不远，公路上有一长段下坡。路上也没有其他车辆，他们就放胆滑下，迎风而驰骋，真是十分畅快。宇鼎和平北忽然听得后面弘哲一声惊呼，急忙刹车停住回望。却见弘哲木然站在半坡上，自行车倒在一旁。

“怎么回事？”宇鼎和平北齐声问道。

“真险！”弘哲呼了一口气道，“我的毛衣搭在车杠上，给卡到前轮，我就从前面车杠上翻了过去。居然一下站住了。”

“那真是运气。”平北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就要远行，前程一定顺利。”

“我们分别后，也不知何日能再见。”宇鼎说道，“今天这些遭遇，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永志不忘。”



---

## 第十七章

1948、1949 两年，神州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动。冠昌一身负家国重任，身心都有异常的颠簸和动荡。

先是 1948 年二月二十一日长子宇成在南京结婚。前五天，秀梅为长孙结婚，自嵊县来到南京。也不是光为这喜事。秀梅这一阵常常右乳痛，摸摸似有硬块。就想到南京找医生看看。

婚礼过后，冠昌就陪母亲去看医生。有一位卓大夫，从美国回来不久，去看了几次。卓大夫认为是乳癌，可以动手术割治。手术相当简单，但也要全身麻醉，得三四小时。秀梅不想动手术，就暂时等一等。

三月二十六日，长女洁芸在杭州结婚。

三月二十一日，冠昌夫妇和宇远陪侍秀梅自南京到杭州。秀梅和采倩就住到义章家里，冠昌和宇远住在浙赣铁路招待所。第二天，冠昌单独上路了。

一早八点钟，他就乘车去嵊县。车行五小时，一路风光甚佳。所谓“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正是这一地带的写照。尤其接近嵊县时，看到一汪水光，是到艇湖了。

到达嵊县，在东后街家里歇脚后，就去东塘村曾祖母墓地。已经二十年不曾祭扫了。

---

二十三日，早晨先到西门外祭扫始祖宗可的墓。下午再到三官堂祖父母及父亲的墓地，又已六年未曾来祭扫。这些年来都是隔六年回来一次，他心有所感，默吟“愿为保家子，敢议世轻重。”在那里徘徊很久。

二十四日，自嵊县赴绍兴。中午抵达，就到窦江夏氏宗祠祭祖，迎接的同宗亲人有好几百人。上次是随祖父廷山来此，已是三十多年前。那时他还只有十多岁。

他停留了三四小时，就又匆匆上路，赶回到杭州已是傍晚了。

二十七日，洁芸结婚后次日，冠昌、采倩和宇远就回南京，秀梅则回嵊县。

八月十日，宇成和新婚妻子龔芙自南京去上海，宇成十八日就要乘船去美国。龔芙则将去台湾，她的父母都在台北，她父亲还一度是台湾大学校长。

宇成到美国是去西雅图大学上学。冠昌理解宇成和宇远为体谅他的经济能力，没有参加自费留学考试，就为他们另想办法。以他过去在徐汇中学和震旦大学的背景，为宇成和宇远争取到美国天主教耶稣会办的大学的奖学金。先为宇成取得西雅图大学的奖学金，后来又为宇远取得冈萨伽大学的奖学金。构想是让他们先到美国立足，以后再设法转学到更好的学校。

淮海战役国军失利，南京公务员眷属开始疏散。十二月五日，冠昌让采倩带了宇广、宇鼎和清芸去上海。火车太拥挤，就坐轮船，还只能买到统舱。冠昌本人公务在身，留在南京，有宇远陪在身边。

十二月二十二日，冠昌辞司法行政部长之职，他任司法行政部长已快十一年。后六年司法部自司法院改隶行政院，院长时常更动。每有更动，内阁照例总辞，每次

---

冠昌都被慰留，这一次却换人了。

冠昌本想在卸任以后，就离开政界，到上海或台北去教书。但司法院长王宠惠因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老病，司法院秘书长位缺，一直就想冠昌做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兼司法院秘书长。冠昌很想推辞，王宠惠以“临难苟免”相责，他就只好接受，但仅暂时兼代司法院秘书长之职。当天，新的任命也就发表了。

因为局势紧张，秀梅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就离开嵊县到杭州，住在义章家里。一月二十二日自杭州到上海，冠昌前一天自南京乘火车到上海去迎接安顿，二十三日再回南京，真是仆仆风尘。

南京形势日渐危殆，政府要播迁广州，司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也开始转移。冠昌遂于一月二十六日离开南京到上海，待广州安顿就绪后再去广州。宇远仍陪侍身边，直到三月四日才一同去广州。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白天要办公事，会客。晚间，难得居然有机会陪母亲去观赏源自家乡的越剧。断断续续看了六次，包括袁雪芬的《万里长城》和《李师师》以及徐玉兰、王文娟的《孽生记》。

他在三月四日的日记中写：“经月随侍母亲，盘桓游讌。不意乱离之时，乃得有此。一旦别去，不胜依依。”

但到广州不久，又于三月二十二日飞回南京，出席检察院年会答复询问，以及和李宗仁代总统商量大法官补任等事。于四月四日再飞回广州。

四月二十日共军渡江后，上海情况就很岌岌可危。秀梅，采倩和宇广都还在上海，冠昌十分着急，要他们赶快去台湾。采倩喜欢上海，还在犹豫，机票也紧张。二十八日，冠昌就去见交通部长及航政司长向中国航空公司关照，

---

当晚知秀梅等三人安抵台北，冠昌才舒一口气。

五月二十七日，五院秘书长开会，讨论迁都之事。多主张西迁重庆，冠昌独持异议。他认为抗战时期，日军多半是机械化部队，不利山区作战，所以四川安全。此时情况大不同，共军擅长游击，山地不足为倚，应该东迁台湾。但别人皆以为是书生之见。

冠昌无意再随司法院去重庆，当天就请辞兼代司法院秘书长之职。然后开始积极进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迁台的安排。

六月十八日，宇远乘轮船先赴台湾。

南下共军日渐逼近广州。八月十二日，冠昌带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同人乘华联轮离开广州。同船共有二十六机关单位，一千五百人。三天后，抵达基隆。

还在广州时，五月初报上有一篇短文，评论曾任十一年司法行政部长的冠昌。大意如下：

部长任内十一年，无风浪，口碑亦不坏。颇为难能。

才具魄力在历届司法部长中胜於朱王，仅次於罗。

公私分明，操守甚好。对下属则没有对自己那样严格。

说话提纲挈领。虽不一定有趣，至少是有系统的。

事母孝。待子女亦温文。

---

## 第十八章

一九四九年秋季，宇鼎升入师院附中高三。学校对高三班次作了一些调整，将原来高二丙丁两班中数理较好的学生组成丁班，其余的学生组为丙班。甲乙两班也作同样安排，这样宇鼎就成为高三丁的学生了。他的许多好朋友也都同在高三丁，特别密切的有这样几位：

一位是孙述祖。他也算是老同学了，初中时也在金中。同年却不同组，所以那时并不认识。高中时他在上海念南洋模范，是上海的好学校，与交通大学有特殊关系，所以他也有来自名校的一种优越感。他家比较洋派，父亲到美国去留过学，母亲目前还在美国的研究院攻读教育。在母亲方面，家世相当显赫。他的堂房舅舅，做过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亲舅舅是台湾经济方面大员。他的姨妈是监察委员，而且是蒋夫人的亲信。相形之下，父亲却只是台湾糖业公司的中级职员，显得比较平凡了。

他有弟妹各一，要小上三四岁。母亲不在家，父亲又要上班应酬，所以家中就由他作主，可以常常邀同学到他家中去玩。他家里有钢琴，这在台湾是很少家庭拥有的。他自己也在学钢琴，老师叫石翮芬，听说在国外做过名师的学生。他家里也有留声机，这一般家庭也没有。有时，

---

他父亲不在家，他还可以邀请几位同学到他家里吃饭，他的女佣人阿英烧的常州菜非常可口。

述祖的功课很好，谈论起来也头头是道。可是考试起来总只在三四名上下，对他高傲的性格是一暗伤。

唐行中在南京也上的是金中，但宇鼎以前完全不认识。他也十分高傲，可是他不像孙述祖那样随和，他的傲气是露在外面的。他十分用功，然而由于天赋及背景，尚稍有不足。

他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父母早丧，从小由伯父抚养成人。伯父是一位将军，做过高雄要塞司令。伯父自己有儿子，和他年纪差不多，但不如行中聪慧，所以伯父待他还更好一些。他也得祖母宠爱，可是毕竟从小没有亲生母亲，性格难免有点孤僻。

钱镇山在南京也上过中大附中，和罗平北同在丁班。宇鼎与他那时虽不相识，却知道他，因为平北是篮球校队之一员。他是河南人，抗战时期一直在西北，父亲做过地方官，母亲还是国大代表。他有一位双胞胎的姐姐，虽然她只比他大十五分钟，他却很把她当姐姐看待。他还有一位大好几岁的哥哥，留在大陆上大学，没有到台湾，思想左倾前进。

他天分不是太高，可是十分用功，很愿意和宇鼎接近，常常在一道温习功课做作业。有什么事要商量时，他也总附和宇鼎的意见。

还有一位密切的同学是郑能翔。他在班上年纪最小，比宇鼎还小一岁。他父亲是国际电台的台长，抗战时没有带小子女到后方去，所以他和姐姐就留在崇明岛家乡。虽然一直在江浙一带，因为和宇鼎他们玩在一道，居然也是一口四川话。能翔非常聪明，都认为他是同学中最聪明的。

---

他从小在小地方长大，当地学校并不高明，所以底子不是太好。可是新事物他一学就会，而且往往比别人还好，例如打桥牌，他本来不会，可是他很快就学会，而且打得比老手如宇鼎述祖还更好。

这时大陆上不少人士逃难到台湾来，台湾本来人口大约六百万，自大陆涌来人数大约有两百万。其中有六十万是军人，其余的人，除去老小家属，总还有四五十万。他们无论是公务员或者工商界人士，都是有知识的，甚至有不少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这时台湾高等院校基本上只有四所，就是：台北的台湾大学和师范学院、台中的农学院及台南的工学院。无法安插这么多高级知识分子，于是不少本来在大陆已做大学教授的，就只好到中学教书。

英文老师周复个子不高，自负而又自卑。他大学没有毕业，所以有点自卑。但他在上海担任过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密勒氏评论报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英文刊物，所以他对他的英文颇为自负。他常常以英文僻字来考学生，以炫耀他的博学，还经常扮起一副严肃面孔，其实性情非常温和。

教物理的是一位女老师张尔雲，讲得很清楚，但不久她就因为生产而由她的先生孙汝魁代课。孙老师比他的夫人更高明，深入浅出，把物理现象和原理，讲得生动又透彻。他是一位工程师，在兵工署工作。可惜他只代课了三个月。

数学老师郑孟华高高个子，还算称职。他又是班导师，经常抱怨班上同学不团结。一班四十多人，的确分成好几个小集团，七位女生是一组，几乎和男生不交流。宇鼎这一群新从南京上海来的，有十来人，家境较好，功课也好，就比较志高气昂。又有一群老生，来台湾已有两三年，他

---

们也自成一伙。再就又有五六位台湾本省人，他们的国语还不流利，常用台湾话甚至日语互相交谈。各个集团只是各自为政，大家还是和平相处，郑老师的抱怨和努力并不能使大家水乳交融。

宇鼎和朋友们在周末、假日常常一道打篮球。孙述祖家附近是台湾糖业公司的宿舍区，有一个篮球场，平时几乎没有人用。他们只有五六个人，就打半场，是所谓的“斗牛”。打累了，满身大汗，会有卖冰棒的小孩背了木箱，前来兜卖。他们就会上前买它十几根，为那小孩做一笔大生意。

一天，他们一边吃冰棒一边谈天。宇鼎谈起一年多前在南京看世界运动会中国队在中央大学体育馆练球：“我们那时一下了课，就跑去看他们练球。李世侨、蔡文华，真神。”他接着说，“后来，我们几个人，就在学校里办了一张体育壁报。”

“这倒是别出心裁，一般只有新闻壁报，文艺壁报，没有见过体育壁报。怎么找材料呢？”述祖问道。

“那时，我家里有上海的东南日报。它的体育记者桑榆每天写生动深入的报导和评论，我们就采摘他的文章编成我们的壁报。一个礼拜一期。”

“我们也可以出壁报。”述祖叫了起来，“出科学壁报。”

“科学壁报？科学这么大的题目。野心太大了吧？”平北说。

“我母亲在美国为我们订了《生活（Life）杂志》，最近一期是科学专号。不但有介绍各门科学的文章，还有很多图片，不少是彩色的。我们就可以此为根基，编出一张科学壁报。”述祖说道。

“对。我们可以把那些文章翻成中文，再另外到图书



---

馆去找些其他资料。”宇鼎很起兴的说，“不过，恐怕要花不少功夫。”

“好！星期六下课后，到我家去讨论一下，分工安排。”述祖说。

星期六聚会时，他们先决定要采取哪些材料，然后将生活杂志中的文章分派给各人去翻译。一星期后，文章收齐，述祖和宇鼎就将这些文章参照原文核对并加润色，於是又分派各人抄写。最后，编排的工作就落在述祖头上，他把《生活杂志》里的一些精美图片，穿插在相应的文章中间，有的地方还保留一些英文原文。他们又找了丙班一位美术高明的同学设计了刊头，用艺术字写了每篇文章的标题。

壁报完工后，他们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带了壁报和浆糊一同到学校。就在他们班上教室门口走廊中，将壁报贴到墙壁上。贴好之后，大家退后一步看看，都觉得又满意又得意。

第二天，同学们看见这一张多姿多彩别出心裁的壁报，都来围着观赏。有的老师也过来看。

“科学壁报！以前没有见过。不知是什么人搞的？”都在纳闷。

---

## 第十九章

宇鼎班上还有一位同学，王道昌，也是南开和金陵的同学。在南开时王道昌比宇鼎高班，不认识，到金中时，却是同班了。王道昌十分精明老练，虽然还只是初中学生，已经会开汽车。他父亲那时是南京市工务局长，他就常常开了一辆中型吉普，倒也不是招摇，像是在办正经事情。他也能玩，桥牌围棋都行，围棋比他父亲哥哥都强。

到台湾后，他们在台北仁爱路买了一栋很像样的房子。但是只是道昌带了一弟一妹，为了上学住在台北。他父母和哥哥一家及其他家人都在香港，观望局势。道昌很聪明，功课只求中上，许多精力要花在家中的事务上。但他也不和同学隔绝，他还是篮球班队队员。

有两位金中的老同学和他来往很密切，都姓王，一位叫王孝祥，另一位叫王纪元。在南京时，王孝祥的父亲是内政部长，在国民党里很有权势。王孝祥功课只是平平，他在金中初中毕业后也考了中大附中，没有考上。中大附中开学时，宇鼎竟发现王孝祥也在校内，不仅如此，而且他还坐在高二的教室中，威权讲人情到如此地步，真是闻所未闻。王孝祥在高二教室里坐了一个礼拜，就回到金中高一班上去了。在台北，他上的是建国中学夜校。

---

王纪元家在南京，父亲已去世，他和王孝祥是好朋友，就随着王孝祥一家到台北。不久，南京失守，他回不了南京，王孝祥将他安置在一个仓库的楼上，很大的房间，吃饭就在王孝祥家里。他暂时也没有上学，由于文笔很好，在南京就常常向报纸副刊投稿。到台北后，也继续写写文章，赚点稿费。

宇鼎在现在学校的同学，没有对文艺有浓厚兴趣的。而他们两位也是宇鼎的老同学，都有相当程度的文学修养，所以在课外宇鼎也常常和他们来往，多半在王纪元住的仓库楼上，一谈就是半天。

有一阵，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了一篇小说：《卡琳娜喀河的遗思》，是一位抗战时期远征军翻译官回忆他在印度的一段绮事。题材很别致，异国情调浓厚，十分罗曼蒂克。他们在闲谈中，宇鼎就提起这篇小说：“不知是谁写的？”王孝祥笑笑，没有作声。

“是我写的。”王纪元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写得很动人。我不知道你去过印度。”宇鼎说道。

“完全凭想象。卡琳娜喀河也是杜撰的。”

一天，他们在王道昌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二十多岁，穿了西装，打了领带，要见王纪元。纪元出去和他谈了一会儿，才回来。

“这人叫潘垒，生长在越南的华侨。”纪元说，“他要办一份文艺杂志，已定名为《宝岛文艺》，想找我帮忙。”

“看他西装笔挺，像个花花公子一样。”王孝祥说道。

“其实他谈吐倒是很平实的。他说他也没有多少钱，应该可以维持一年。”

不久以后，《宝岛文艺》创刊号出来了。第一篇就是纪元的《一个商榷》，试创一个新的第三人称的代名词。

---

来台湾后，宇鼎也试着写作投稿。刚到时，南京中央日报才迁到台北，规模不大，报纸篇幅也小，可是却一样有中央副刊。宇鼎就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投去，不久居然刊登出来了。大概因为那时投稿的人不多，以后宇鼎投的稿子，无论小说或者散文，都很快就见报了。那时他用的笔名是“鲁海”，因为他敬佩鲁迅，又欣赏《雷雨》中鲁大海的角色。

有一次，他尝试模仿鲁迅的《野草》和何其芳的散文，写了一篇散文：《夜迷惘》，任文思漫游，投去居然也登出来了。这样十几天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稿费对宇鼎是可观的收入。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零用钱，有了这些钱，他就可以去看看电影，或者泡咖啡馆。

在中山堂前，短短的一条街上，有一家咖啡馆，叫“朝凤”，平常似乎很少有人去。窗帘隔绝了白天的阳光，黯淡幽静。坐柜台的是一位胖胖的小姐，她总是放那张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唱片。虽然叫交响曲，其实是小提琴协奏曲。也不知是谁在拉提琴，回肠荡气，令人心醉。宇鼎就一个人坐在一角，虽然常带一本书，却往往是什么也不想，只是聆听音乐。

有一天，宇鼎收到一封信，是《自由青年》杂志社寄来的。说因为宇鼎的一篇作文，被送到一次有奖征文比赛，得了奖，因此邀请他去参加茶话会，地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宇鼎对国民党有点戒心，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去了。

中央党部在南门口，是日本式的二层楼洋房。那天，宇鼎带了邀请信，按时过去。在二楼的一间大房间里，已经有十来位年青人围着一张长桌坐在那里。一位年约三十来岁，像中学老师的人坐在桌子的一头。看见宇鼎进来，就招呼他就坐：“随便坐。你是？”

---

“我是夏宇鼎。”宇鼎答道。

“啊，是师院附中的。还有一位附中的同学，他说有事不能来。”这人说道，“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吧。”

“我叫吕天行，现在负责《自由青年》杂志。”他接着说，“《自由青年》是一份新杂志，创刊号不久就要出来。发行人是中央改造委员会郭委员郭澄，事实上是蒋经国蒋主任亲自关心的，会对青年运动起重大作用的。你们都是优秀青年，文才杰出，所以特别邀请你们共同参加这一有意义的活动。我这里给各位带来了聘书，暂先聘请各位为特约编辑。今天就请你们吃点茶点，让大家互相认识认识。各位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为大家说明。”

有一些人就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要做些什么事？要花多少时间？有没有报酬？投稿是否优先采用？宇鼎没有提问，也没有专心听。看看这些人，一个也不认识，似乎也不像有气味相投的。吃了一点茶点，他也没有等大家散，就先走了。

过了几天，来了一封开编辑会议的信他没有去。

这一年，1950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行总统事务。代总统李宗仁根本没有到台湾，直接去美国了。四月二十二日，中共解放海南。五月十六日，舟山转手。

六月一日，冠昌就任司法院副院长之职。司法院副院长的任命须要监察院同意，冠昌的提名得到的同意票是七十七对四。洁筠的公公本是浙江省主席，舟山一失守，他也撤退到台湾，成为一空头省主席。

台湾处在“克难”状态。政府虽一直呼唤“反攻大陆”，大家都感到前途渺茫，十分苦闷。

---

## 第二十章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台湾叫韩战）爆发。

之前，二月十四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了大连旅顺完全回归中国的日期，也确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宣布出兵援助南韩，并且命令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协防台湾，阻挡中共解放台湾。

台湾本来人心惶惶，深怕中共挟四月渡海解放海南五月解放舟山之余威，一举攻台。这下美国出手锁住台湾海峡，就保证了台湾的安全。前一阵不少有力者纷纷向海外逃难，一时远赴日本南美的轮船飞机都拥挤不堪，冠昌却不为所动。他觉得职守所在，义无反顾。唯有“居易而俟命”，因此心中坦然，体重每月增加。在这样境遇中，读中国古圣贤书，他深感大有受用。觉得若欲从西洋功利论中求解决，就真是问道于盲了。

就在六月二十五日，宇成自美国回到了台湾。不能说是回，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台湾，但他家人都在台湾，就是回家了。

---

他两年前去美国，因为奖学金的缘故，进的是西雅图大学。这是一所三流的教会大学，他念了一学期，在美国站稳脚跟后，就转学到华盛顿州立大学。这大学在美国州立大学中也是有地位的，尤其在美国西北，西雅图周围五百英里内，更是首屈一指。

他在华大机械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这时美国本着反共政策，让中国留学生以“流亡学生”名义申请助学金，宇成也因此得到资助。一学期以后，他又在系里做助教又帮助导师研究得到奖助金，所以经济情况还过得去。

他论文的研究科目是“光弹性力学”，在当时这是一门新颖学科，他想回国后可以开始发展。他没有能力置备仪器，就搜罗了一些目录，也许将来会有用。他很用功，根底又好，四个学季就做好论文完成硕士学位了。导师希望留他下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却决定回国了。

这时，一般中国留学生，要就是回大陆响应新中国的号召，不然就是打算留在美国。只有他却要去风雨飘摇的台湾，这当然因为父母亲人都在台湾，而且还有新婚不久就远别的娇妻和尚未见过的稚儿。没有从美国到台湾的客轮，而飞机票又太贵，他就乘搭一条货轮去台湾。

万吨货轮，却只有六位乘客。这倒也好，每餐都和船长同桌，吃得很好。宇成不晕船，所以觉得十分轻松，就是寂寞一点。他几年前学会静坐，就每天上下午各静坐一次。再就温习一下功课，因为离美国前已接洽好下半年就要在台湾大学教书。

货轮不是直驶台湾，要绕路停好几个港口才到台湾。他四月下旬上船，到六月韩战爆发那天才到。

离开祖国不到两年，国与家的变化真大。他是第一次到台湾，副热带日本气息的海岛，使他感到新奇。与家人

---

重逢团聚让他兴奋幸福，父母亲妻子都还如他梦中那样子，一岁半的，从未见过的儿子却比照片中更可爱得多。儿子的名字叫恕东，是冠昌取的。忠恕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为冠昌所执奉。

在恕东出生后几天，洁筠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慧文。洁筠的婆婆是有名的俭省和刻薄，虽然对洁筠还算宽容，但这媳妇做得并不舒畅。她大学没有读完，虽想工作，也不知可做什么，公婆也不会赞许。现在有了孩子，更只好安分在家了。

洁筠从小就由祖母带养，一直到十六岁才和父母团聚。祖母和母亲关系很差，母亲就将洁筠列为祖母一党，对她一点也不亲热，所以她在家里并不愉快。好在她大部分时间上学住校，在家时间不太多。结婚以后摆脱了这边的烦恼，却没有换来她所希冀的幸福。有了孩子之后，她就把快乐系在孩子身上。

宇远到台湾之后，在工矿公司营建部谋得副工程师的职位，做些设计工作。学得所用，也还满意。他学问好，谈吐佳，美凤仪，又有清贵的家庭背景，不久就受到一位姓刘的女同事追逐。他婉转表示拒绝，她却扬言宇远是她的男朋友，编造一些他们交往的情事。宇远为此骚扰，感到十分烦恼。这时正好公司在新竹南寮要建造渔港，宇远作为土木工程师，也想到工地去体验实地的建造，就申请调到南寮去，避开那纠缠不清的烦扰。

前一年，清筠中学毕业。她一向功课不差，但大学投考却不顺利。这时，台湾只有四所公立高等学校，她报名了台大和师范学院，都没有考上，就只好进私立淡江英专。这是特别注重英语的专科学校，设在淡水。所以她每天要一早乘火车去淡水，下课后再乘火车回台北，十分辛苦。



---

幸好有一位男同学和她交好，每天同她早出晚归，替她拿书包，送她回家。常常晚饭过后，还来找她。两人在门口谈话半天。家里小，又没有单独的房间，所以从来不进家里。

宇广在上海几乎没有上学，到台湾时，就又耽误了一年，因此反而比宇鼎低了一班。他没有考上中学的正规班，只考上了建国中学的夜间部。他仍然总有女朋友，交了一个，不久又换一个。宇鼎没有女朋友。一方面没有十分倾心而又方便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没有钱，零用钱只够他一个人看看电影和偶尔坐坐咖啡馆。

宇鼎下课回家，清静得很，只有祖母和母亲在家。宇元已搬到新竹，清筠要很晚才到家，宇广就要去上夜校。宇成夫妇住在岳父家里，要待冠昌下班以后，他才过来一同吃晚饭。

舟山撤退，大批国军退到台湾，军营不够，就借用学校校舍，师院附中校舍也被征用。但宇鼎他们是毕业班，为了不耽误投考大学的准备，就借用师院教室复习功课。

一转眼，宇鼎中学毕业了，当下的大事就是准备考大学。那天，和同学畅打了一场篮球后，去拜访国文熊公哲老师和英文周复老师。和周老师的谈话中，不知不觉地就谈到了江南故乡的风物人情，他们似乎都沉浸在乡情的忆念和遐想中。可是想着这多么难摆脱的丑恶的现实，真有无无限愤慨，似乎大家这一生都要葬送在这逃难生涯中了。

七月十一日，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仪式简单，但也历时二小时多，因为有师范学院院长，附中校长以及师长致词。最后有颁发奖状一项，宇鼎竟获得高中第一名，他事先已耳闻有奖，却不知是第一名。他从容上前领奖，有一种不自禁的得意。

---

要考大学，考什么系呢？宇鼎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想做小说家，像托尔斯泰、雨果那样。他知道大文学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多方面的见闻和人生经历才最重要，所以不必考虑进文学系。

父亲是学法律的，未尝不可考虑。学法律后，就是当律师或者做官。宇鼎对律师没有好印象，总觉他们只是为有钱人服务似的。至于做官，想到国民党的腐败，就更不屑为了。

他数理还很好，生物化学兴趣就淡，所以不考虑农学院和医学院。但以台湾现状来看，理科的出路似乎就是做中学教员。

他也想到进历史系，可是文科的发展，难免会与政治有瓜葛。在当今的台湾，如不被污染，就会危险。

于是就只有工学院。他同班的好朋友也大多数要报考工学院。他不考虑化工，也对机器并不爱好，所以就只剩下土木工程系了。有几个原因使他选择土木：首先，台大土木系教授的阵容最强。教结构学的卢孝侯教授是中国结构学权威，以前是中央大学的工学院院长。铁道工程的凌鸿勋教授做过交通大学校长，曾负责粤汉铁路的建造。其他方面也有出名的教授。其次，土木工程是最不“技术”的工程，比较接近人文。很可能会到穷山僻水去造桥建坝，可以接触自然环境，异常风情，从而得到写作的素材。他和二哥宇元很亲近，宇元是学土木的，这也是一个因素。当然他也未始不想有朝一日可以参加建造长江三峡上的高坝。

七月十七日，师范学院开始报名。宇鼎兴趣虽不在此，而且附中也还可能保送他进师院，但这一机会仍以不放弃为佳。台中农学院和台南工学院考试都与台大冲突，只有

---

师院不相冲突。因此更不宜轻易放过。师院先考，也可藉此多增考场经验。他报考了数学系。

七月二十日，一早去台大报名。已经有长龙。虽然插队到排在前面熟人处，且因人多，可以轮流休息，待报好名，已经十分疲累。

三十日、三十一日师院考试。头一天考数学、国文、英文、公民。第二天考物理、化学和史地。宇鼎觉得数学考得很好，可能全对，其他则普通。

就在三十一日那天，美国麦克阿瑟元帅自东京飞到台湾。虽然只停了 22 小时，但全台湾人民都十分兴奋。大家觉得局势可以扭转，甚至有人认为反攻大陆有望，可是美国国务院态度如何还不可知。

八月三日是台大考试的第一天，考国文和英文。英文比上一年难得多，大家都考得不大好。与朋友讨论，宇鼎觉得他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的。

第二天考数学和理化。去年数学题目十分容易，所以大家都没有怎么准备。那知道今年特别难。宇鼎拿到考卷，有难以着手的感觉，似乎会得零分，一时十分惊悸。他定下心来，仔细审思，终于在五题中做了三题。事后想想另外有一题也相当容易，是应该可以做对的。出来以后，谈起来，大家都垂头丧气，考得很糟。只有几个人扬头在嚷“容易，容易！”宇鼎想，他们多半是在吹牛。接下来考理化，却十分容易，宇鼎松了一口气。

八月十六日，师院放榜。师院有一规定，录取的考生中台湾籍应占 70%。宇鼎虽已得保送，仍名列前茅录取。但其他同学却多为备取。孙述祖和钱镇山因报考热门的理化系，竟未录取。好在大家心所向往是在台大，也并不十分在意。

---

台大说是将于八月三十日放榜。二十九日下午，宇鼎约了几位朋友一同到台大校园去。到了台大校园，但见门庭冷落，并无要放榜迹象。他们的紧张心情放松下来，就骑车到水源地，观览水边风光。只见大水横江，前昨两天豪雨成绩，尚未褪尽。只一二男女在逐波水中，与平时妍红艳绿人声吵杂，大不能比。

他们眺望闲谈一会，再回到台大，仍然沉寂。却见到宇鼎高二的数学老师杨忠道，宇鼎上前行礼：

“杨先生，听说您要出国了？”

杨忠道离开附中后就在台大做助教，听说最近美国的一个大学给了他奖学金，要去留学了。

“你怎么知道的？”杨忠道笑道，“正在办手续，大概还有一个半月。你们来这里来玩？”

“我们听说台大就要放榜，所以来看看。”宇鼎说道。

“不像要放榜的样子。”杨忠道看了一眼周围说道，“你放心，你一定考取的。”

宇鼎回到家里，虽然有杨忠道的嘉许，而且自信应该考取，但事物固然有其必然性，命运也会带来难测的结果。万一没有考上，真是不堪设想。其实也不是那么严重，总有很多人没有考上，还不是一样过来了。只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会考不上，所以才严重。

晚上九点多钟，宇鼎听得门外有人大叫他的名字，是罗平北的声音，他想定是有好消息了。他走出门外，果然是罗平北，还有曾宝建。他们两人异口同声地叫道：“你考上了。我们都考上了！”

曾宝建的父亲是台大教授，得以先得到消息。

“我们？还有谁？”

“我们篮球队的人都考上了。”

---

宇鼎匆匆出来，只穿了一件汗衫。天还下着微雨，他们也不顾湿冷，就一直兴奋的谈这谈那，也不知道在谈些什么。

散了以后，宇鼎轻轻地回到客厅坐下。家里人多已睡着，他的心情一时还平静不下来。165 分的门槛实在不算高。他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事后想想，本也不必如此焦虑。现在考上了，可以有光明的前景了，否则真会十分凄惨的。大学，台大！最高学府的学生。会是怎样的新生活呢？

他一直静静的坐在那里，到十二点才上床。心想，太兴奋，怕要失眠了。那知，一闭上眼睛就睡着了。

二零一五年二月七日

---

## 第四部

---

## 第一章

飞机缓缓地滑行到跑道的一端。宇鼎坐在窗口，见黑压压挥手送行的人影渐渐远去，终于看不见了。飞机马达声音愈来愈响，机身开始颤动，先是慢慢前行，然后愈来愈快，就有一种上升的感觉，腾空了。

宇鼎舒了一口气：“真正脱离牢笼了！”

预训班结业当天晚上，宇鼎就乘快车回到台北。这是夏惠伯特别设计的，一般同学都是第二天乘军校安排的慢车回家，所以他可以赶在其他同学前面办理各种出国手续。可是一星期后，其他同学都已拿到出境证在办签证手续了，他的出境证却迟迟下不来。还要父亲托总统府的熟人去问，才于十天前领到，然后再急忙去办签证，结汇，买飞机票等手续。他自思没有做违禁的事。可是这会被困在这岛上的阴影，是一直在心头的。飞机如还在跑道上，就仍可转回去。腾空了，才松了一口气。

牢笼？也是他的窝，唯一的窝。他只有这一个窝：家。他出门时，母亲哭了，他勉强忍住一泡眼泪。记得初去南开住校上学时，那时才十一岁，眼泪就忍不住要流下来了。父亲、哥哥、姐姐、嫂嫂、侄儿、表哥、表姐，还有好多同学，都到机场来送行。现在都要离开他们了。

---

就这么一个岛，这么一个小天地。四面环海，无法跑出去，可能有多大施展？但是他还是要回来，他不像许多其他同飞机的人，逃离了就不再回来。他只想去读一个硕士，实习一年两年，赚点美金，还是要回来的。

牢笼？其实家也是一个牢笼。以前上学时，可以逃到学校去。现在毕业了，逃向何处去呢？

可是这天外的美国，想想也有点心虚。

不说以后的岁月，就是一下飞机后，出了机场，怎么办？他问过大哥，出了机场，提了行李，往哪里去？

“先找一个旅馆住下。”大哥这么说。

二十二岁了，宇鼎几乎从来没有单独一人在外地找旅馆住过。噢，有过一次，从台中去日月潭，公共汽车开到涵碧楼门口，他进去登记住进。可是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怎么去找旅馆？何况又是在外国，语言也不流利。飞机是到旧金山，可是他还要到美国东岸去。怎么去法？

飞机已冲出云层，下面是白茫茫的一片。偶而有一块缺口，也看不清楚下面，想来是大海。邻座是柳和婉，是大学的美人，也曾相识，没有交往过。

“你是到哪里去？”宇鼎问她。

“芝加哥。你呢？”

“更远，罗德岛。你打算怎么去法？”

“还不知道，总有办法吧。”她笑笑。

“是，总会有办法。”他回头望望这留学生包机上的同伴，有四五十人，熟人也有七八位。总会找出办法的。

他有点困了。闭上眼睛，但也没有睡着。

过去这五年，四年台大，一年预训班，应该是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进了年青人向往的最高学府，有家庭依靠，没有生活负担，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未来的梦。而他又是这



---

样的环境中的优胜者，虽然历程中也不免有些波澜，但现在都过去了。

他就这样踏入社会。虽然还是学生，但已将是靠奖学金维生的研究生了，以后就得自食其力了。独自一人，在语言尚不通顺的异国。布朗大学？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大学？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既然二哥在美国为他申请这所大学，应该还可以吧。而且他也只有布朗给他奖学金，会像台大那样吗？

台大，台大！他回想起初进台大的时光……

---

## 第二章

一九五零年十月九日，台大开学。

开学前几天，有体格检查。宇鼎一切都好，只是有一颗龋齿。于是第二天就去看牙医，却发现有两颗龋齿。幸好轻微，只要补一补，不用抽神经。然后就要去学校注册，领课程表。到开学那天，什么仪式都没有，就直接到教室去上课。

大学滋味初度尝试。第一节课是微积分，书还没有，习题却发下一大堆。下午有体育课，却只有开场白。教室随选课而时时变换，座位也乱坐。大学生活确是自由散漫。

第二天又放假了，是国庆：双十节。这是国民政府首次不在大陆而在台湾庆祝国庆，确有特殊意义。在大陆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是十月一日。在香港，两天都有人庆祝。但双十节的庆祝要热烈得多。因为跑到香港的人，绝大多数是反共的。

他回家读到《新闻天地》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雪莱害了我》。讲一位复旦的学生因为在壁报上引录雪莱名诗《西风辞》：“冬天既临兮，春日岂能远？”以寄企盼新改革之意，竟被关了十几天，受了无数折磨。最后被勒令写悔过书，才得释放。这篇由当事人写的文章，写得相当动人，

---

深深地触动宇鼎。他想到言论自由的问题，又读到过甚至没有沉默的自由的例子，就感到十分郁闷。

十一日，复课。接着就上国文、化学、体育；然后是英文、物理以及投影几何。只有投影几何是土木系的专课，其他都是公共课程。数学、物理和化学三课，土木系同学都同在一班上课。国文和英文却是混系上课，依入学考试成绩分班。宇鼎分在英文的第一班，国文却在第四班。这一年，国文没有用以往的大学课本，傅斯年校长激赏孟子的文章和胸怀，决定大一整年的国文就是熟读《孟子》。

英文的教师是一位美国修女。其他各班都有统一的教材，这第一班却没有。一上来这位艾迪生女士就发给大家一篇油印的文章：“文学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terature）。有三张纸，第一小时就只讲解了一张纸。讲得虽浅明，却与宇鼎过去经验完全不同。第二小时，先讲了一点文法，又念了一篇小文章，要他们听了以后回答她提出的五个问题。接着是六句听写（dictation）。最后十分钟要他们写一篇短文：“我自己”（myself）。两小时下来，宇鼎真的感到疲乏了。

化学课的教授是刚从美国回来的，用的课本是鲍林（Pauling）新编的，和中学所学完全不同。但教授讲得十分平淡，提不起大家的兴趣。物理教授则简直可说十分蹩脚，也许他的学问不差，可是他的讲解太糟糕了。

看来国英数理化五门，只有国英两门令人满意，其余无不令人失望。而学校其他措施，实在表明一切都杂乱无章。宇鼎在怀疑这就是人人向往的大学吗？他也开始悟到何以常常看到许多大学生在到处闲逛。

后来，宇鼎发现另外一班为电机系开的物理教授教得很好，他就改到那班上去旁听了。这位苏林官教授学历虽

---

不起眼，讲解条理清晰，引人入胜，。比起宇鼎本班上那位留学过英国的朱教授要高明多了。数学也有一班十分精彩，那就是周鸿经教授所教的一班，他可以将红楼梦引入微积分。可惜那一班用的是不同的课本，因此习题就完全不一样，而习题占学期总分很大的比例。他就只好仍然熬在原来班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宇鼎搬进台大第十学生宿舍。本来家住台北的学生是无法住进宿舍的，可是这一年刚有两栋新宿舍造好，而且学期也过了一半，他的申请就被批准了。宿舍很简单，二层楼，一间间房间门开出到一长条走廊。房间很小，六张单人床并列在两边，中间排着三张比较宽的书桌，桌子两边面对面有两张椅子，床桌椅就塞满了整个房间。

宇鼎被分到楼上的一间房，同房的都是土木系的同学。等他搬进去的时候，靠窗的以及中间的床位已被先到的同学占据。他只好用靠门的床位，对面是老同学钱镇山。

饭厅在楼下，伙食很糟。他们一个月交三十斤米，副食费是台币一天一元，这样的水准伙食怎么会好？多数的时候就是一碗高丽菜，很少荤腥。月底牙祭，会有鲨鱼肉。

住进学校后，宇鼎发现时间省下不少，可是并不理想。总之台大这一整体缺乏那种融洽亲切的空气。本来就十分荒漠，一到天渐渐暗下时，整个校园就简直看不到一个人影。多么荒凉！多么凄清！和初中的南开、高中的中大附中完全不同。谁能想象这会是全台湾的最高学府？

宿舍里也缺乏那种热烘气氛，每人自行自素。这住有一百多人的楼房，实在太冷清了。宇鼎一直希望有四年美曼的大学生活，看来是要失望了。

高中同班同学四十多人，约有三分之一考上了台大，

---

另外有十来人进了海军官校和机校，再又有五六位出国了。虽然自韩战爆发之后，台湾人心已大体稳定，还是有些人不放心。有的跑美国，有的去香港，也有人去巴西。十二月初，又有两位同学出国。一位是徐俊勉，是篮球健将，他要到美国去深造。另一位是女同学金嘉仪，她要先去香港。宇鼎约了同学为他们开了欢送会。

欢送会在孙述祖家里举行，他们准备了水果糖果。下午三点左右，同学陆陆续续来到，一共来了二十六人，真是不容易的盛况。算来自毕业以后，也快半年了，同学分散各校，也难得见面。本来同班上课，天天在一起，相互之间不一定和好。这次团聚在一堂，却感到格外亲切。原来他们已办了一种“三丁通讯”以联络，现在更有人提出组织“三丁俱乐部”。

五时过一点，徐俊勉就要先走了。本来大家嘻嘻哈哈讲笑话，吃糖果，这时才忽然有依依之感。要失去一位朋友了，想到他要远去异国，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生活、学习。将是怎样的奋斗，也不免联想到自己的前途。

过了一会，多数人也就星散了。只有宇鼎三四位留下，再谈谈理想、事业，将来的发展。当晚，宇鼎就留宿在孙述祖房里。

十二月二十一日早晨，宇鼎刚洗完脸，回到房间。隐隐听见走廊上有声音，似乎说傅校长死了。他大吃一惊，和同房同学急忙赶到校总区办公室。在走廊上果然看见一张油印的布告，说是傅校长因脑溢血於昨晚十一时二十二分逝世，今日停课一日，以示志哀。布告是代教务长沈刚伯出的，当然不会假的了。立刻，他们为一种混杂的心情所缠绕：一是悲悼良师的永去，另一是何人将会是新校长呢？

---

停课了，宇鼎骑车回家。愈想愈觉得可惜又可哀。昨天他们还有过不满校长的言论，但今天他却再也不在了。宇鼎感到十分懊悔。为什么要等他死后才谅解他呢？这样一位正直饱学之士，五四时代的健将。看看全台湾吧！何处有呢？

晚上回到学校，第二天早上快九点钟时，一位带眼镜的同学闯进了房间说：“请各位同学九点钟去校门口集合。我们的校长是给人家逼死的，我们一定要查清楚。”这一句话使我们产生了新的震惊和疑问：怎么会是逼死的呢？一路上就设法探听出来。原来傅校长是在省议会被质询时昏过去而当时就死在那里的。——可恶的议员，竟就活生生的逼死一个人！据说，那位议员是因为他儿子被学校开除了，才有此恨，这就简直很可鄙了！一时群情激昂，大有要置其于死地之慨。

到了校门口，才知是要去殡仪馆。我们几个人就先自去了，到那里，可看到许多台大的同学已经先到。小汽车罗列在附近，陈诚等高官都来了，确实备极哀荣。他们排队进入向遗体行礼告别，傅先生静静地躺在一张床上，仪容如生，衣冠比平时还更整齐。宇鼎走近前看，无法想到傅先生就这么走了。他就像熟睡一般，十分平静，真是进入到了永恒的休息。

宇鼎不禁想到了死生的界限。这可是我们与他都在经历的呀！我们睡睡醒醒又何异于死死生生呢？他默默的说：“安息吧！傅先生。辛苦了一生，这该是烦恼气愤的终结了吧。”

---

## 第三章

新年匆匆过。因为学期并未终结，除了有三天假，回家打打牙祭外，就这么过去了。再过三个礼拜，就要大考了。

考前一天，宇鼎的表哥同钦结婚，婚礼在园山大饭店举行，宇鼎自然得去参加。新娘以前见过一面，这次打扮以后，显得要更好看一些。宇鼎却不免在想，不知那位“李桑”现在下落何处。

六天考了七门课。宇鼎自觉有的满意，有的不太满意。但反正过去了，就可轻松一阵。十天后，到学校去看成绩发布，都还满意。可是钱镇山和罗平北两人的微积分都只有四十几分，需要重修。钱镇山实在冤枉，教授把他的考卷丢了，大考就是零分。他们虽然到注册组去作证，看到他去交卷，而且他习题期中考都很好，明明是教授的错。可是注册组却说无权更改教授的分，向教授申诉，教授竟死不认错。去找系主任和代理校长，也都拘泥於规章制度，没有结果。

阴历年后十天，秀梅因乳癌复发，须要割治。在台大医院，宇鼎陪同走向手术室。但见屋宇深沉，似乎无处不显忧戚之色，不期而油然生哀愁之感。他想到祖母以古稀

---

之年，犹要尝此刀药之苦，更生无限哀矜，也自感惭愧，因为无法分担她的痛苦。在这痛苦之前，他想，我们实在太应该珍惜自己健康的年华。为什么不和悦待人呢？为什么不知天乐命？为什么要勾心斗角嫉妒别人呢？我们应知道自己实在太幸运了。

二月二十三日中午，宇鼎骑车在路上，忽然听到“呜呜”之声大鸣，怀疑置身昨日。稍一定神，方知真的是空袭警报。急忙回家，不一会，又闻紧急警报。大家就都席地而坐，紧闭门窗。听上空机声隆隆，内心都十分严肃沉重。远处似有轰轰声，也不知是炸弹还是高射炮。宇鼎脑中浮起空袭会带来的灾害：断垣残壁，到处伤残，他的反战思想不禁又炽热起来。

警报于一小时后才解除。整个下午，人们谈话的中心就是空袭，好多年没有遭遇了。稍后晚报上出现了“有不明国籍飞机六架接近基隆海面上空而逸去”的新闻。后来宇鼎自他父亲得知，这其实是一次秘密而逼真的防空演习。然而这次空袭却引起了宇鼎是否还要在学校住读的问题。毕竟住在家里比较容易照顾一些。

在假期中，宇鼎每天在读戈斯密(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他以前读过戈氏名著《威克非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非常喜欢。那是他读的第一本全本读完的英文原著。寒假期间，为使英文进步，就找了这《世界公民》，也读得津津有味。

有一段提到人对生之留恋：“人们之所以不欲死而恋生，主要就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数十年来，这世界对于他已如一熟识的老友，而一切生活情形他也已早熟习。因此有一种自然的情谊使他们相联系着。就如要离开一可爱



---

的老友一般，他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一世界。”

宇鼎也不时浏览古籍，翻翻陶靖节集。读至“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顿觉陶渊明实一难得之可人。这是到了何等忘我自得的境界！庄子虽以“无为”为出发点，但犹谆谆以道劝世人，不若渊明悟行自趣也。

三月一日，蒋总统复职一周年。宇鼎觉得固然这一年来有不少进步，值得称道。但过分的歌功颂德，只讨得人们的厌憎。台湾一切太形式化了（大陆是否更厉害？）。而一切拘泥形式，适足以妨碍人们的自由。一切为“反共抗俄”，一切为政府，而政府就是党，党就是总裁一人。实在又如回复到家天下了。

这一天，台大新校长的任命发表了，是原来的教务长钱思亮。人人都觉得是资历学望不足的人，何以会是他？行政院长陈诚发表谈话推崇一番，说他符合选任大学校长三大标准：“有反共抗俄决心”、“年富力强”和“富革命热情”，且说事先征询过胡适的意见。

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回台湾述职。三月下旬，在台大法学院演讲，讲题是“我对苏俄的认识”。蒋以前曾任驻苏联大使，近年在联合国艰苦奋斗深得台湾人民钦仰，宇鼎特地跑去聆听。他的演讲内容析理深刻，而且不带丝毫党的色彩。他所讲的中心意旨有两点：一．苏联目前所施行的并非单纯的共产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汇合。二．各国所欲改革俱多，而中国尤甚。但改革方法虽多，共产主义无疑是最痛苦最没有效果的方法。宇鼎感到蒋氏确是一位进步的自由主义人士，能坦白地讲出许多大家都要讲的话。如果他能来做台大校长，那多好！

---

## 第四章

台大只有很少的几个学生团体。有学生代表联合会（简称代联会），应该是最高的学生团体。可是也不知是如何产生，全由国民党控制，也未见他们办什么事。自发的学生团体更是寥寥可数，这也因为这时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有两个团体：“乐群歌咏团”和“自由画社”的一些成员都因有“匪谍”嫌疑，被送到“火烧岛”去了。这两个社团自然就解散，也因此没有人敢自组有比较复杂内容的社团了。

宇鼎加入了两个社团：南开同学会和台大桥牌社（简称 BTU）。重庆南开有不少达官贵人子弟，他们随着国民政府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再播迁到台湾，就转学或考上台大，组织了南开同学会。这是以交谊为主的社团，不会有问题。BTU 是早已成立的，但已经衰落。这时有几位老社员发起重振复兴。因为知道宇鼎也有过桥牌对比的经验，就邀他参加。这是单纯的打桥牌的社团，更与政治无关。

三月底，那天中午，台大南开同学会全体会员同去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公祭张故校长伯苓先生。张先生是二月二十三日在大陆逝世的，享年七十五岁。在宇鼎心目中，张傅两位校长是他所敬仰的当代哲人伟人。尤其是张校长，他一生贡献于教育，不为个人私利，只为人群，只为新生

---

的中国服务。

全体同学四十余人，排队到张先生遗像前，默哀三分钟，然后鞠躬三次，仪式就完成了。在默哀时，宇鼎回到张校长的音容，沙坪坝的校园，那一年半可怀念的岁月，也不过是六七年前的事，但好像已经相当遥远。

宇鼎也参加过南开同学会的活动。有一次是在一位学长的家里，到的人都是高年级的同学，同届的只有两三位。本来从重庆回南京的就不多，在从南京转到台湾的自然更少了。BTU 的活动频繁得多，每星期都有练牌的集会。有时还到校外去比赛——到电力公司，到台糖，到铁路局等等。许多社友很迷牌，几乎天天在宿舍里打牌。宇鼎觉得有些吃不消，就渐渐淡出了。

台大学生的生活是相当单调的。除上课做作业外，很少其他活动。宇鼎有时就去看电影，差不多都是外国电影，因为台湾的国产电影太差。好的演员、导演、剧作家都留在大陆了，而台湾又禁演凡有大陆艺人参与的电影。他几乎大多是一个人单独去看。他也未始不想找一位女朋友一同去，找女朋友不但要为她付电影票，还得请她喝咖啡吃点心，他没有这个钱。

钱镇山的姐姐雪琳是师范学院音乐系的学生。所谓“姐姐”，其实只比他大几分钟。他们是双胞胎。她有时候会有多余的音乐会票子给她弟弟，他就要宇鼎一同去欣赏。有一次是台湾交响乐团的演奏，是交响乐团团长蔡继琨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这是宇鼎平生第一次实地亲聆交响乐团演奏，印象十分深刻。第一乐章的悠远，和最后乐章的沉重，都使他深深感动。

冠昌到台湾后，公务应酬都比南京时代要少得多，宇鼎偶而也陪他去看电影。有一次是去看《圣女贞德》，这是

---

以中古时代的法国为背景的。冠昌早年留学法国，所以有兴趣去观赏。演贞德的是英格丽褒曼，是宇鼎最欣赏的女明星。再有一次是去看《所罗门王的宝藏》，有很多非洲大陆的风景，各式各样的野兽在原野里奔跑。

除了看电影，宇鼎还有一项课外活动，就是打篮球。他们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取名“丁丁”，因为是以高三丁班同学为主。在徐俊勉出国以前，因为徐俊勉人高马大，球艺高超，有他作主将，可与校中劲旅相较。在全校比赛中，居然列为四强之一。徐出国后，丁丁队实力一落千丈，只能在一些乌合之众的球队中称雄。

六月的一天，丁丁队和教联作友谊赛。教联队有好几位体育教师，实力强劲，曾击败学校冠亚军队，且以十九分之大大比数胜冠军队。但这天丁丁队采取严密的防守策略，居然最后以十三分比数得胜。他们实在喜出望外，不过他们也清楚，这次实在只是侥幸。

这一阵，台北有很精彩的篮球赛，菲律宾的群声和开明篮球队被邀请来台比赛。群声拥有华侨国手蔡文华及叶克强等高手，大家闻名已久；开明却是菲律宾土著组成的劲旅。丁丁队员不但打篮球，也热衷于看球赛，这样精彩的球赛自然不能错过。

他们为了能保险看到球赛，就分工合作。钱镇山和孙述祖早晨四点就去排队买票，宇鼎和其他同学则下午两点去三军球场排队等候入场占位子。这次球赛轰动台北，门票极其难买，五元一张的门票，黄牛票要价竟达五十元。

第一场是大鹏对开明。大鹏是以原来空军官校为主，在台湾仅稍逊于盟主七虎队。这一场球赛也十分精彩，开明一路领先，在最后一分钟被大鹏赶上，以一分险胜。但第二场群声对七虎却更精彩。群声节节领先，发挥了技术

---

的最高境界。尤以蔡文华的穿针引线功夫及其佳妙的传球，令人不禁神往。由这一场球赛，可见台湾篮球水准的确稍差。后来群声松懈下来，七虎竟只以一球败北，实在难能可贵。

在学期大考期间，宇鼎漫步到水源地。黄昏时分，犹见绿水漫漫，野渡舟横。一二学子著泳裤在沙滩上，真有一种升平气象。他陡然想到浙东的故乡，山林中不正有更美更清逸的溪涧吗？而且那里的林木还要幽深，河岸还要弯蜒秀丽，他为不能回到那恬静的家园而感到几乎心碎的凄痛。他记得以前在重庆南开时，说过永远不要回到那落后的家乡，但如今一别十年，乡情竟愈来愈强烈。他多么盼望有一天能再濯足于那些乱石堆中的溪水里。

---

## 第五章

宇广虽比宇鼎大三岁半，前几年已和宇鼎同班。来台湾前留在上海又耽误了一年，所以到这一年高中才毕业。他功课比较差，在台北虽也报考了台大，录取希望渺茫，就又报考了行政专校，另外又报考了台中的台中农学院。家里就决定让宇鼎陪宇广去台中考试。

他们都没有单独出过远门。宇鼎在南京三年，只出城门到过中山陵，玄武湖和燕子矶。到台湾后，一直闷在台北这一樊笼，只和同学去过基隆、淡水，也是当天来回。有一次和一大堆同学去过狮头山，还在一所庙里过夜，那是唯一的远行，也不是单独去的。他无时不想飞出这樊笼，这次有此机会，觉得很兴奋。

八月八日那天，一早起来，八点钟就到火车站，赶上南行的快车。同行除宇广外，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去赶考的。他们坐的是三等车，虽是对号，座位却是硬板凳，很不舒服。他们想到餐车上去，可以舒服一点。可是赶考的人太多，餐车里拥挤不堪，就只好回到原来座位上。

车行飞速，大块土地向后奔驰。宇鼎呆呆的看向前方，只觉得多少空间被抛在后面，脑子却是空空洞洞的。只在有时下坡时，一眼望去，脚下是一片绿野，就不禁有“锦

---

绣江山”的想头。火车穿过好多山洞，他数了一数，一路竟有十七座之多，最长的一个山洞竟走了一百秒钟。这时车头的黑烟阵阵袭来，就连忙关上车窗，就不禁想到如果发生爆炸，岂不要葬身山腹。

其实他们这次往台中还不是毫无依靠的远行，二哥宇远这些日子正被工矿公司派驻在台中。所以他们一到台中，宇远就已在车站迎接。

宇远领他们到复兴路工矿公司的宿舍，将他们安顿下来。那是一个公家的宿舍，一切都杂乱不洁。宇远居楼上，他们住楼下，与一位司机同室，里面已有一张大床为他们准备着。有一角窗台，一小方壁橱，布满灰尘，虽甚简陋，但还宽敞。有一个公共浴室，一个公共厨房和公共厕所。都是脏得可以，浴室地上流满了水，厨房里堆满了各式锅碗炉子。过厕所宇鼎只闻其臭，没有进去。

他们到了不久，竟滴滴地下起雨来了。台中向来不太下雨，是他们把台北的雨带来了。在雨下得稍小的一刻，宇远、宇广、宇鼎他们三人冲了出去，在雨中对台中市街作匆忙的浏览。就这短暂的扫视，也已可得到相当的印象：即使在雨中，台中还是相当清洁，而且静，尤其在此黄昏。这一份并不寂寞的静，使宇鼎得了一个极好的印象。

他们在一家名叫南夜的咖啡室坐了几个钟头。那咖啡室布置得相当雅洁，不比台北任一咖啡室差，只是音乐稍差劲些。但在这种新环境，滴雨的黄昏，耳边是日本的和中国的靡靡之音，真使人感到一种软性的催眠，倒也不令人讨厌。

漫步在台中市街上，他们时时听到一阵阵传来的日本音乐，使人格外感到东洋气息的浓厚，让宇鼎又回味到刚来台湾时清静的台北的印象。但事实上这还是不能比的，

---

台中所表示的是更多的安详和闲散。

直到十一点钟，他们才回去。宇广宇鼎两人睡一床，不免局促。晚间，火车声，壁虎声，不绝于耳。据说向南一过彰化，壁虎的叫声会更响亮。

一早醒来，太阳刚高照床头。三人就匆匆出去吃早点。宇远自己有一辆自行车，又仅借到了一辆，宇鼎只好带了宇广共骑一辆。

早餐后，他们先去台中农学院看看。农学院在郊区，不太远。校区不大，但环境尚佳，建筑很差，不能与台大比。也许因为正值暑期，显得相当荒芜。大概也是经费不足之故。

他们随后到中山公园。公园不太大，味道有如台北的植物园。但却多一小湖，就靠这一点水，为之生色不少。就湖边躺椅一趟，泡一壶茶，看看水，看看岸上的树木亭台，确有一种悠然之感。一阵阵乐声似乎自树际飘来，的确令人感到闲散了。闲散得几乎怕时间溜得太快，又怕再也不会有这种机遇。

第二天就是农学院考期，但宇广一点也不着急。这一天就这样在公园躺躺，下午又到南夜去泡泡。

晚上，他们去拜访一位李先生，经他介绍见到一位农学院生物系教授，透露了一些生物和英文的试题，而且要宇广在化学考卷上做记号。可是出来之后，宇广却毫无意图临时抱佛脚，他口口声声说，实在对念农学院没有兴趣。

第二天就是考期。一早七点钟，宇远就来陪宇广出门。宇鼎则到八点才去考场溜了一转，再去吃早点。那时他忽然有了个主意：为什么不乘此去一游日月潭？日月潭为台湾第一名胜，一直不得机会去，以后也未必有机会去，而这两天他反正也没有事。



---

於是他就走向车站，打听了去日月潭的汽车时刻及票价，以及当地旅馆的价格。他想好不容易来到台中，不应该放弃游日月潭的机会。他打听到汽车票价是十二元一趟，旅馆普通的不超过二十元。虽然得花五十元，他还有点积蓄可以付得起。回到考场，和宇远、宇广一谈，他们都很冷淡，并不赞成，但宇鼎还是决定去了。

午后一点半，宇鼎就上路。这是一辆新式的公共汽车，挤满了人，但真正到日月潭的却不到一半。他占了一个舒适的窗位，旁边坐的是一位南投县政府公务员，是台湾本省人。在彼此一问一答中，宇鼎开始了单独的旅行。

汽车由台中驶出市区，向东进行。那位南投人健谈且有教养。宇鼎问他许多有关本地情形的问题，他都能头头是道地圆满回答。车子开得很快，一半路程是在平地上，只见平常的田野，在车窗外向后飞驰。

汽车开过了一条很长的吊桥。这是台湾最长的吊桥，叫乌溪桥，过了桥就是乌溪。宇鼎用手表记了一下，走了八十五秒，估计车行速度是每小时四十公里，桥长就有一里多。乌溪是一条相当大的河，可是桥下只见一片沙滩，仅偶而有一二细流穿经其间。

宇鼎正感到有点纳闷，那南投车伴就告诉他，目前是枯水期，所以河流纤细。一旦雨季来到，山洪暴发，整个河床就会灌满，甚至溢出。但洪水一过，就又是大片沙滩了，因为台湾地窄，流域太小。

车过新庄，柏油路就完了，但路还平整，不若传闻那么坏。过了新庄，雨就开始下了。此后直到日月潭，汽车就在时断时续的雨中行驶。唯一不变的是天上的云层，永远挂在上头。

途中常见到高大的龙眼树，枝上挂着一串串龙眼。又

---

看到满地的凤梨树，矮矮的，像字鼎所记得故乡盆中的万年青一般。绿叶似乎直接自地中生出，而一丛丛绿色中，结着一个个凤梨。过水里坑附近时，更见到山际一片片蕉林，带着大把未成熟的香蕉在雨中摇曳。

那南投人在南投就下车了。此后，汽车一直在山路上奔驰，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到水里坑时，可以看到一座电厂，有两根水管自山里接了出来，接着下面是一方形的斜坝。再底下是电厂建筑，旁边又有一套配电设备。为防空袭，那粗大的水管和工厂建筑都掩藏在树丛中，而且还经过一番伪装。电厂有两个，这是较小的一个，大的还在深山里。

过了水里坑，汽车就一直沿着浊水溪而在山腰间向上爬。向上一阵后就下降，又再向上，又会转一大圈。可是那浊水溪总在眼帘下，而即使在这样的上游，河床还十分宽。但也像乌溪那样，大部是沙滩，只有二三细流在沙中蜿蜒而进，

山路愈爬愈险，坡度愈来愈陡。一边是山壁，一边是万丈深渊，望下去只见从山峡谷中一条细水在岩石间淙淙流着。他只是想象“淙淙”，当然听不见。司机开得很快，必然是有把握，但作为乘客，却不免有点提心吊胆。

汽车沿着山腰不断上升，看看就要到最高点，以为就是日月潭了。那知一到那里，又转入另一山路，开始又一番跋涉。如此不知转了多少转以后，竟开进一条隧道。出了隧道，就看见前面树丛中有一线水光。字鼎的心开始萍萍跳动，再转了一个弯之后，眼前终于出现一片迴旋在山间的平静的湖水。

“啊！日月潭！”

---

## 第六章

汽车到达涵碧楼时，正是雷雨交加。涵碧楼是日月潭有名的老牌旅馆，客房有好几等。为了经济起见，宇鼎要的是别馆房间。虽不在正楼，倒也不错，不大的房间，有两张床，两把沙发，一张茶几。而且窗子正对湖水，光华岛和蕃社都远远在望。

旅馆小厮拿茶水去了，四周没有别的人。外面雨点打着屋脊，宇鼎禁不住惶惑了：下雨使他无法出门，而明天又就要回去，如果雨一直不停，难道就这样匆匆一瞥湖光后就下山吗？他单独一人来此，没有伴侣，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他真有点后悔了。但这只是一瞬而已，一个新的念头把这思路阻止了。

慢慢地雨小了。宇鼎向旅馆借了一把伞，开始循来路朝日月潭走去。这是一条荫森的路，两边尽是高大的树木。雨在飘着，只他一个人在树林里。“会有野兽吗？”一个念头闪过，只一霎那。他继续走他的路。

在船码头，他去打听游湖的价格。汽船价比较贵，一人坐尤不经济，而且实在也不优雅。他就去问木船价格。说是一趟八元。船夫会划游四处，时间三小时。宇鼎觉得满意。这样他爱早就早，不像汽船定要在八时以后，有固

---

定时间，他就买了票。

他走到另一面，打听了明天行车的时间表，又买了一根手杖，会对走山路有些帮助，也以资纪念。

回到旅馆，雨倒停了。宇鼎除下雨伞，拄着手杖，到潭边开始凭吊这脍炙人口的湖水。

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有一点风，使得水面上有非常细微的鱼鳞。在向晚的余光中，又可看见很明显的几条水路，是小划子徐徐地轻轻地滑行拖出的纹路。小划子愈走愈远，纹路愈来愈淡，终于没有了。一些浮云自山峦的缺口飘来，渐渐的下沉上升，时断时续。

天完全黑了。他进到旅馆里面，在餐厅叫了一碗面，两个包子。回房间上床，竟一下子睡着了。大概是累了。

第二天一早，宇鼎就醒了。一看表，是五点三刻。昨晚睡前，他曾叫侍役五点半叫醒他，显然没有来叫他。他本想六点钟就下船游湖，只好改变计划了。他推开窗子一看，天色朦胧，竟尚未破晓。一阵冷气袭来，外面是死一样的寂静。湖水黑黑地平平的躺着，对岸有隐隐约约的灯火。有几段浮云还飘在湖上，正在冉冉上升。天空是一色的灰白，也不知太阳会从那边升起。

他披衣走到外面，在寂静的山径中漫步，怀着新鲜的心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时天色逐渐开朗，浮云逐渐消失。从那似被白色薄纱笼遮的天空和东山后面的金色晨曦，他知道今天将是一个很好的晴天，他开始想象阳光照耀下明亮的山水。

一条小船轻轻地自一角落滑出，拖着两道水纹，幽静的意境似乎更深一层了。

他回到旅馆，匆匆洗了脸，结了账，就走向船码头，跳进前一天约好的小船。舟子调好了橹，小船向湖心滑去。

---

四野寂寂，除了橹声。

一刻钟后，就到了光华岛。这一湖中心的小岛，周围不过二三十米。除了一些树木，就只有一个木头的牌坊。因为地势不高，四周展望也有限。宇鼎没有多逗留，就又下船前行。下一站是水蕃社，那是高山族人的村落，日月潭上有名的毛酋长及公主们就住在里面。

小船向水蕃社走了一半，舟子突然拖长了声调向远方呼唤：“高蕃……嘎，嘎，嘎……，嘎，嘎，嘎……”，“高蕃，嘎，嘎，嘎……”。接着，有一条船就渐渐的向我们摇来，原来他是这里的舟子。宇鼎开始以为这是像进梁山泊那样的口令。

本来的舟子跳上来船，把宇鼎的船交付给新来的舟子。他是一位高山族人，黑皮肤，深陷眼睛，一看就觉得和台湾人不同。他能听懂国语，却只能讲极简单的几句。

他们的船渐渐摇近水蕃社，可以看到山麓有二三十家泥房，山坡间有一些田地。他们到得太早，这原始的村落还没有开始它一天的日程。靠近岸边，一位身穿绿夹克的人，摇着独木舟垂竿而钓，看起来像是内地人。他拉起钓竿，只发现饵去鱼空。宇鼎想，他恐怕不是真在钓鱼。

宇鼎上了岸，地上到处是鸡鸭的粪便。全村仅只一条泥路，两旁杂乱地有一些泥屋。到处流露出一片落后与贫困，一些赤足的小孩用诧异的眼光看宇鼎走过。

酋长住在那条大路的末端，是一栋三间头石灰墙的房子。虽也简陋，不过比起其他房屋，竟也可算是皇宫了。宇鼎到时，酋长正在吃早饭，一个女孩子在屋里穿来穿去，想来就是小公主了，大公主没有见到。来游日月潭的人们，都会和他们合影，留个纪念。宇鼎对此毫无兴趣，也不想有所浪费。就只稍事停留，匆匆辞了出来。

---

再上船，宇鼎问舟子，他家在哪里？他就指着一栋泥屋。“有孩子吗？”他赧然回答：“还没结婚呢！”

“怎么还没有结婚？”宇鼎问道。

“没钱。”

“酋长有钱吗？”

“有。很多，很多！”他的眼神似有艳羡又有怨恨。

再前行，就到进水口。但见大股水流喷涌入潭，大概自山上汇聚的水，不知从什么管道引了进来。不能近前，只能远观。

最后一站是文武庙，在山坡上，要爬五十多米的石级才能到达。庙里文供的是孔子，武是关公。庙虽无甚足道，但这一高点却展望极好，全湖景致一览无遗，当是日月潭中最佳胜之处。宇鼎回忆到当年登临中山陵时的瞻望，但那时所见是都市的烟尘，此刻眼下却是秀丽的青山绿水。他久久流连，真不愿离开。现实打散了他的幻梦，他只好向山下走。

宇鼎看见前面有一位游客，很小心的一步石级走两步那样慢慢向下走。宇鼎自感得意，潇洒地游目湖光山色，从容大步下山。耳边有人在叫“小心路滑”，他正在暗笑，忽然脚下一滑，摔倒在石级上。爬起来一看，手臂皮肤擦了一大片。

他回到船上，手臂隐隐作痛。山水依然一般美丽，诗情已不再有了。

上岸后赶到车站，汽车正要开动，他是最后一人上车。也幸好车晚开了一刻钟，他才得以赶上。这一班车只到埔里，在埔里再转车到台中。下山，开得很快，路不好，十分颠簸。旁边一位老头竟被颠出座位倒到地上，宇鼎听见有人在谈论。

---

“那王石安真不是东西！身为大学校长，应该为人师表。有家室的人，还去勾引学校里的讲师。”

“尸首不知在日月潭底哪里呢！”

宇鼎听了大吃一惊。他知道王石安是台南工学院的校长，留学德国的。办学十分严格，名声很好的。

“他们在涵碧楼的房间里，发现了她自杀的遗书。要投水。”

宇鼎想，难怪涵碧楼客人这么少。又想到游湖时，那尸体就在水底不知哪里。若不巧正好浮了上来，真会大吃一惊。

到台中已一点多钟。宇鼎在一家面店匆匆吃了一碗面，就回到宿舍。宇广上午考完，不想再逗留，决定下午就回台北。这次走海线，要先南下到彰化再转车北上。宇远送他们到车站，看火车开动后才回去。

火车沿着海岸飞驰。太阳的光影在平静的水面上耀动。宇鼎脑海中不时回味着清静的台中，幽美的日月潭……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他闭上眼睛，就迷糊地睡着了。

回到家已经十点多，冠昌已上床睡了。祖母秀梅和母亲采倩看到他们平安回来，都很高兴。

“吃过饭没有？考得怎么样？”采倩忙忙的问。

宇广只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

“我去了日月潭。”宇鼎说。

“是和二哥一道去的吗？听说风景很好。”秀梅说道。

“很美，有山有水。台中也很好，比台北清静。”宇鼎很得意的说，“二哥要办公。是我一个人去的。”

“日月潭。我们都还没有去过。”清筠在旁说道。

“你是去陪考的。”采倩冷冷的说道，“就一个人跑去游玩了。”

---

## 第七章

宇远送了弟弟们上车以后，时间已晚，就没有回办公室，直接回到宿舍。在那简单的房间里，他特地自置了一张竹编的躺椅。他就在案头拿了一本书，悠闲的展读。

他欣赏清丽隽永的诗文，古诗中他爱好南朝的陶谢，北宋的苏黄。他躺在窗下的竹榻上，就犹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此时的心情也可与黄山谷的心情相似：

扶风乔木夏阴合 斜谷铃声秋夜深  
人到愁来无处会 不关情处总伤心。

在宋词中，他特别欣赏晏殊的

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

但这时他拿在手上的却是一本英文书。是 Joseph Addison 的 The Coverley Papers，他非常欣赏 Addison 那典雅的散文。

宇远于 1945 年自航空委员会退役回南京后，一度计划和朋友办营造厂未成，就经老师卢孝侯教授介绍，于次年 to 国立编译馆担任助理编审。他着手编一部关于土木工程的书，快要编好时，局势变乱，他就辞职陪侍父亲冠昌到广州去了。在那里，他就临时挂在司法院会计处当一



---

名科员。1949 年，他随父亲自广州到台湾，又经卢教授推荐，于年底到台湾工矿公司营建部担任助理工程师。他不愿藉父亲的权势谋职，宁可由老师的推介以发展。工矿公司在台湾，实在并不是热门的工程公司，但宇远却也安之若素。做了七八个月之后，公司的台中办事处缺乏人手，他就被调到台中。

他也愿意去台中，在台北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他已经快三十岁，该是成家的年纪了，但对象在哪里呢？相近年龄的同学朋友，大多留在大陆，到台湾的多半已经结婚，看得上而又可以交谈的几乎没有。在学的大学生对他又太年青了，事实上即使有对象，以他每月两百二十元台币(合四元五角美金)的薪水，何以养家？他是不愿像宇成那样挤住在家里或岳丈家里。

工矿公司没有多少大的工程项目，因此也几乎没有什么原创的设计工作。会查工程规范就行，至于画图又有画图员会画，所以工作相当轻松。到台中办事处后，更只是做些杂事，他每天上午到办事处转了一转后，就漫步到台中公园，有时带一本书，坐在湖边椅上展读，有时就看树荫下棋客下棋。宇远象棋棋艺甚高，但他从不加入下棋，只是观棋。公园外有不少小店，他随便吃了面点之后，又回到公园散了一会步，就回到办公室。

他不免有时想到以后的发展，但也无法多想。台湾的前途会怎样都难以预料，个人的发展就只好随遇而安。做工程师，一步步升上去。由工程而从政？他虽自负才识，但当局会赏识吗？他也想到出国留学，可是这要有适当机会，完全自费还无此经济能力。

这一天，他接到通知，台中办事处要撤销了。他就忙忙的办理结束手续，于十月初回到台北。

---

他在台北没有多久，得知公司接下了一项工程，是在新竹南寮建造渔港。南寮本来有一小小的渔港，现在预备扩建成规模更大的新式渔港，宇远就申请调到南寮去工作。他之所以要去南寮有几个原因——

作为土木工程师，理应到工地去掌握实地经验，不应老在办公室里做纸上的设计。这是一层。住在家里，实在太拥挤。从老到小，七个成年人，只有三间小卧房，一个简陋的厕所。要写东西，只能用饭桌。这是又一层。

可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逃避一位谭女士的骚扰。谭女士是在公司会计处工作的同事，经一位老同学曾繁祺认识。在多人一道的场合见过几面。她就心仪宇远，见人就宣扬宇远是她的男朋友。宇远在同事之间加以辩正，她听了之后，不以为意，还大声宣称：“夏宇远是我的男朋友，我唯一的男朋友。”有一天，她竟跑到他家里去找宇远，他恰巧不在家，没有见到。所以宇远听到有南寮这一机会，就赶快申请，急急忙忙去上任了。

南寮在新竹市区西北约六七公里，附近海域渔产丰富，本来已有一渔港，建成也并不久。现在预备新建规模更大的新式渔港，就在旧港的旁边，当宇远抵达时，一切还才开始。在海边借了几间民房，泥土地，也无天花板，作为工程处办公室和宿舍。工地本来是苦地，民房自胜过茅棚多多，也已有两三位同事先期到达。

书本上的知识和实地的情况相差很大。譬如筑重力墙，得打钢桩、挖土、灌水泥等等。但他们却没有起重机，挖土机这些设备，于是就十分辛苦，工程进度也无法快了。

他们雇了一位本地的阿巴桑做厨子，吃饭就在工程处吃，又找了另外一位洗衣服，就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有公共汽车到新竹市区，但班次很少。工程处有两辆自行

---

车，宇元有时候就骑车进城打打牙祭，看一场电影。

从新竹回南寮，沿东大路，一路居停，多有瓜圃。他们工程处旁有小片园地，也种了些瓜菜。

在工地监工，可以看见渔民在出海前，必先祈祷神祇。愿“风顺波平”，愿“满载归到安平之港”。晚上，向海面望去，点点渔火，是渔人在深夜作业。

多年以后，宇远回忆此时，写过一首词：

沁园春——忆南寮

难忘古港，落日渔桅，东山似屏。想茅檐底小，高人榻卧，围场就陋，美援舟停。把酒桑麻，高歌白日，枕上潺湲潮堪听。沧桑换，看沙洲沉淀，湿岸痕新。

人醒，月照前汀。但渔人明灭两三星。念江湖满地，谁是钓者？曾经沧海，畏恶涛惊。寄命邵陵，行吟泽畔，岂有人间未了情？吾何羡。须凤林常对，鸥鹭为盟。

---

## 第八章

宇广考了几个大学都没有考上，最后终于考上了行政专校。行政专校虽是二年制的专科学校，总算也是大学程度，家里人都松了一口气。

九月五日，宇鼎收听美国之音杜鲁门关于旧金山和约的广播。旧金山和约拒绝中国参加，实在太不像话。对日战争，老实说，只有中美两国积极参与。对日和约怎能没有中国参加？宇鼎听广播时，只感到一肚子闷气。

一天下午，家里在请客，乱糟糟的。他就往空军电台去访王义禄，王义禄是他在附中的同学，虽然只同班半年，但相处还相当密切。高中毕业后不清楚他有否考上大学，上半年得知他考取为播音员，说是有一百多人投考只取一人，就取了他，很不容易。电台分播音、编辑。业务等课，他是在播音课。

宇鼎去的时候，王义禄正在播音。等了一会，他出来了，就带宇鼎到播音室内。因为下面一个节目是西洋名曲，有四十分钟可以不用播讲，所以他有空闲。

播音室不过是小小的一间房间。有一张双人的特制写字台，装有各种机关。台上有一个话筒，每边有两张唱盘，一切看起来都十分简单。当音乐在播放时，因为话筒的开

---

关已经关上，故可以自由讲话，而不致影响外播。这一小房间四周都是马粪纸的墙，用以隔绝声响。地下也是厚厚的地毯，到处不通风，照例应该很热。但他们却也想得出，用一架电扇，透过一个装有冰块的铁笼，而送风过来。因而即使电扇不停地吹，也不至于是热风了。

宇鼎刚进去时，除王义禄外，房间里还有一位小姐，是报闽南话的播音员，人很和气。因为她的节目已完，所以坐了一下就走了。本来还有一位女士，她因为孩子生病，没有来。这时只剩下王义禄一人，倒也清静。播音生涯照宇鼎在收音机前听播音时想象，似乎很有意思，但等他一到那小房间后，就觉得不太理想，反而相当单调了。播音员一般不编播稿，所以他们就像是变相的机器。

宇鼎没有轻视播音员这一职业，只是觉得他自己不会喜欢这一职业。没有经过近距离接触，许多事物在想象中会是很美好的。尤其是这空军广播电台，四周是军事机构的环境，他更不喜欢。

宇鼎在电台待了近一小时，听王义禄播报了一段国语新闻。接下去是特别节目：‘王平陵谈文艺’。一位像世俗商人的中年人，走进了播音室，宇鼎就告辞了。

在学校里，王义禄给宇鼎的印象只是庸庸碌碌，现在却刮目相看。毕竟他全凭自力出人头地的考上了这许多人向往的工作，这工作虽有其单调的一面，却也有相当的吸引力。

九月下旬，台大又开学了。这一学期的课程就渐渐进入土木工程的范围，重头课是应用力学，老师是系里的中坚教授虞兆中。另外几门应该也十分重要；微分方程、工程地质和机动学。可是由于都是外系教师任教，引不起大家的兴趣。

---

两位宇鼎高中的同班同学转进了土木系：一位是郑能翔，他本来在电机系；另一位是唐行中，本来在机械系。见宇鼎他们在土木系很热闹，而且土木系的教授名气较大，就都转过来了。

一天，钱镇山问宇鼎：“你有兴趣听音乐吗？”

“当然有，只要是好音乐。”

“我姐姐可以设法带我们去一个音乐会。”钱镇山的姐姐雪琳其实只比他大几分钟。他们是双胞胎。但他对这姐姐却像对大姐姐那样尊重。她在师范学院学音乐，常常可以设法他们去校内或校外的音乐会。“这次是音乐协会示范合唱团的演出，还有台湾交响乐团伴奏，入场券又贵又难买。”

音乐会在中山堂。宇鼎和钱镇山没有入场券。他们直接到后台门口，由雪琳带他们到后台。他们到达时，节目已经开始，台湾的第一女高音林秋锦正在唱《蝴蝶夫人》的一段。这是她最拿手的歌曲。唱完时，前台爆发了如雷的掌声。他们看她一次又一次的谢幕，然后见她抱着一束花消失在中山堂的走廊里。

接着，合唱团员就纷纷扰扰地挟着乐谱走到台上去了。台上最底下的三排是坐着的乐队队员，一律穿着西装，站在架子上的中间两排是穿了粉红色旗袍的合唱团女团员。最高的两排是男团员，也穿了西装。

在掌声中，幕冉冉的升起。戴粹伦，这小提琴圣手，穿着笔挺的燕尾服，衬衫领子袖子浆得挺硬，拿着指挥棒开始走向台前。前台爆发了更热烈的掌声。

这次音乐会主要的节目是舒伯特的清唱剧《露莎曼》。露莎曼本是一位公主，却流落成为一位牧羊女。清唱剧的中文歌词作者谭峙军，将场景自昔年的塞普里斯移到现代

---

的新疆，又掺入一些反共的内容。好在歌唱的唱词大家也听不清楚，只欣赏美曼的音乐。音乐的确优美，宇鼎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一乐曲，轻快，回荡，令人神往。他也真想也能成为合唱团的一员，可惜没有这种机会。

他们是在后台聆赏，可以看见戴粹伦正面的指挥。他不像一些指挥那般放纵不羁，而是在稳健中流露出一种睥睨一切的神态，他那一簇微微的小胡子更助长了这种神情。歌声如浪潮般起伏。宇鼎望着台上这一群白男红女，感到一种特别的魅惑。他从来没有舞台的经验，却不知为何对舞台生涯有一种特别的向往。

在嫋嫋的尾声中，他们离开了后台。他们并排的骑着自行车，没有讲话，各人沉浸在歌声旋律的回味中。过了一会，镇山忽然说道：

“我可能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觉得怎样？”

“我不赞成。”宇鼎说，“你看，我们在这里多好。到那边去，做什么？为什么？”

---

## 第九章

宇鼎的三王老同学：王道昌、王孝祥、王纪元，中学毕业后有各自不同的发展。王道昌考上了台大，但他却没有上，去了香港。因为他的父母还在香港观望局势，他虽非长子，却最能干，所以要他过去。王孝祥没有考上大学，他就在家补习英文，预备到美国去留学。

王纪元的数学一塌糊涂，如要考大学，数学一定零分。考试如有一门零分，就不会录取，所以他根本没有打算考大学。他听说钱穆在香港办了新亚书院，没有这种限制，他就到香港去进了新亚书院。他读了一年，因为他母亲还在南京，他就回大陆去了。此后就没有音讯。

王道昌在香港待了一年光景，他父母看台湾情况已稳定下来，而且台湾又有许多老关系，就决定离开香港到台湾。王道昌也一道回来，台大已不能再上，他帮父母安顿好之后，就预备到美国去留学。

十二月中的一天，王道昌到台大宿舍来向宇鼎辞行。宇鼎请他到校门口的一家小店，浙江牛肉面，为他饯行。穷学生的晚宴，倒也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已是五六年的老朋友了，在台湾已没有几个。谈到当年在一起好多朋友，多已星散，现在又是一次离别，不免有些伤感。



---

道昌提到他可能会到依利诺大学去，那是在芝加哥附近，还没有决定学什么。王孝祥不久也会去美国，可能也上依利诺大学，好有个伴。再过两天，拿到出境证道昌就要去香港，然后再搭轮船去美国。

临别，道昌握着宇鼎双手说：“在美国见。”

“在大陆见。”宇鼎这样回答。但是一个念头转起：真有一天他也会去美国吗？

宇鼎的祖母秀梅又进了台大医院。她前些年发现患了乳癌，台大医院的外科高主任手术十分高明，就把癌切除了。过了两年，发现又有了，就再去割除。动过手术后，就好了。这些天，她又进了医院。

这一天，宇鼎到医院在病房里，陪了她半天。出来之后，骑在自行车上，不免东想西想。他是祖母的宠孙，小时候在嵯县也许曾经娇纵，但到重庆以后，就完全绝迹了。祖母不再当家，她从来没有给过他零用钱，也许她自己也没有钱。她的钱都用在嵯县买田去了，现在当然都已荡然无存了。但在大处她还是起作用的，她坚持要让宇鼎上最好的学校，像南开这样的贵族学校。

当他听到家里别人在埋怨非议祖母时，他只是隐忍不语，十分泄气。在上中学住校以前，他被讥为好哭的小孩，其实也不是哭，只是饮泣而已。他不记得在嵯县他是一位好哭的小孩。他实在应该回家时常常在祖母跟前，陪她说说话，他感到愧疚。

一年将尽，十二月二十日，是傅斯年校长逝世周年纪念日，并为安葬傅校长于纪念墓园“傅园”和纪念钟“傅钟”揭幕的日子，宇鼎也于上午前往傅园致祭。傅园的墓亭是希腊围廊式建筑，庄严雅洁，四围草木也秀绿清幽。

岁末，各种活动甚多。钱镇山又弄到两张音乐会的票

---

子，是师院教授演出。票价高，有五元十元廿元三种，他却自他姐姐那里弄到很好座位的票子。师院教授戴粹伦、林秋锦、江心美、张彩湘、张修明、戴序伦及张震南都参加演出，而以戴粹伦、林秋锦、江心美最为杰出。

宇鼎在唱片里或者收音机里当然听过小提琴的演奏，但亲身聆听名家演奏，还是第一次。宇鼎不仅沉浸在戴粹伦的琴音中，也为他的沉稳潇洒。又不虚饰做作而心折。

林秋锦唱了两支歌剧选曲。她不愧为台湾第一歌唱家，小小的礼堂几乎容不下她的声音。

宇鼎第一次听江心美唱歌，人如其名，优雅美丽。她的歌喉虽不如林秋锦，但她的风度姿态却更加动人。她唱了一曲《上山》，是大家熟知的歌曲。刚柔激荡，兼以动情的笑容眼色，使人难以想象这支歌可以如此动听。

第二天，宇鼎又有话剧可看。家里有人送来两张话剧票，因为要看得很晚，回家不便，就给了宇鼎。他就约了钱镇山一同去看，七点半到中山堂外，客满牌子已高高挂上。

这场话剧是青年剧团演出的《勾践复国》，这是五幕十场的历史大剧，由谭峙军编剧，张彻导演。阵容十分强大，演员有：张彻、崔冰、张茜茜、李影、田丰、井淼、古军、雷亨利、李冠军、罗苹、伊梦兰等，可说是网罗了台湾影剧的精华。

自七点半开始一直到十二点五十分才完，除去换场时间，足足演了四个多钟头。编剧谭峙军以前从未写过剧本，据说这次他只花了十天时间，就写好了。勾践兵败之后，卧薪尝胆复国的史实，很值得为当前克难反共抗俄大业借鉴，有恰当的宣传意义。但这一话剧却只是平直的推演了这一段历史，没有充分发挥勾践及臣民的艰苦辛酸，也未

---

够动人地以柔情烘托侠骨。

演员倒都很可足道。崔冰演西施，真是美艳照人。但演郑旦的张茜茜，演技更加出色。

不仅是西洋音乐，过年后，宇鼎和宇广陪母亲采倩到永乐戏院去看顾正秋演出的全本《红鬃烈马》。顾正秋在上海曾师从梅兰芳，是台湾的头牌青衣，唱做都佳妙。这次尤其难得的是演出全本《红鬃烈马》，而不是一般的如《武家坡》那样的片段。

平时看京戏，往往是九点钟开场，十一点就完。这一场戏却是七点半就开场，十一点半才完，足足四个钟头。自“抛绣球”起，直到“大登殿”为止。《武家坡》是宇鼎熟知的，但《平贵别窑》却是第一次看，真是极尽缠绵悱恻。

顾正秋唱来确有梅派风味，音量也足，其他配角就差了。二牌名角张正芬，扮相真美，而且活泼轻俏，但声音就盖不过胡琴。饰演薛平贵的老生是胡少安，声音洪亮有味，做工也好。

宇鼎对京戏相当爱好。但过去只从唱片及收音机里可听到，也没有机会到戏院去观赏过。到台湾后倒看过几次，虽不能和大陆的顶级的演唱相比，也够满意的了。

宇鼎接到他大姐洁筠来信，说正为儿子伯慧出痧忙得要命。为儿女的成长，做父母，尤其是做母亲的，真是辛苦。

他想到他大姐。本来在家里不痛快，以为结婚以后，换个环境，会变幸福。看来也不见得。她的婆婆是有名的苛刻，不易相处，似乎对洁筠还算客气。但温情是说不上的。倒是做过集团军总司令的公公，对她还宽厚相当关心。他们的婚姻基本上是家庭安排的，说不上是情投意合，是

---

互相扶持尽责任的伴侣。大姐夫是缺乏趣味的人，宇鼎兄弟和他不大来往。宇鼎只到他们家去看过他大姐一次，所以虽然都住在台北，还用写信来联络。他们的房子倒是宽大，比宇鼎家要像样得多，做过将军又做过省主席毕竟不同。

宇鼎想起当年到青木关考中大附中，要在那里过夜。是他大姐的一位男同学徐滋象照顾他的。徐滋象高高个子，很能干，也帅，像和他大姐蛮要好。如果他们的关系会发展下去？他大姐也许会把大学念完，她多半就会留在大陆，不会到台湾来，那就将是另一种命运了。

---

## 第十章

三月二十五日，宇鼎的生日，二十岁了。这是中国的传统算法，家里是这样算的，其实是十足十九岁。

刚好是周末，他从学校宿舍回家，先应约到他大姐处。稍谈了一会，她就给他一个红信封，叫我回去拆开便知。他一猜就知是生日礼物，出来一看竟是一百元钞票。她自己经济本不宽裕，竟如此破费。这是他在台大宿舍饭堂三个多月的副食费，使他觉得很过意不去。

回到家，大家都记得是他生日，待他特别好。他一到家，母亲就给了他生日礼物，竟是台币一百元外加美金十元！外汇官价，美金兑台币是一比四十。所以这一礼物是有五百元台币，一下子宇鼎变得很富有了。

他祖母也给了他礼物，是二十元。她根本没有什么钱，从来不上街，从不买东西。也许她身边有一点首饰，真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这二十块钱，他十分感激她的关怀。

他大哥二哥也有礼物，是日记本、书夹、练习簿，还有两张爱国奖卷，祝他发财。他二姐三哥就买了糕、糖，以为庆贺。

中午，全家吃面，特别有卤蛋，是他们家的传统。过去，他不时有厌弃这家的念头，这一天，他只感到家的温馨。

自从 1950 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在台湾叫韩战）爆发，接着二十七日美国参战，并令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后，台湾一般民心就相当安定。宇鼎这些学生，虽有苦

---

闷，也只好安心读书，可是中国大陆却有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但是宇鼎虽为十分关心国事的大学生，却只有一些模糊的传闻。

朝鲜战争对中国大陆是极端严重的大事。战事发展到十月，美军（名义上是联合国军队）已进逼平壤，直趋鸭绿江。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过鸭绿江，掀起了抗美援朝的战争。到年底，经过三次大战役，把美军驱回三八线，并进占汉城。

1950年十二月十四日，联合国决议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要求“立即停火”。但战火没有停止。到1951年七月一日，双方才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可是停停打打，历经几次大战役，直到1953年七月二十三日，朝鲜停战协定才在板门店签字。事实上就在十天前，还有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歼灭了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代价很大，双方军队各伤亡一百万多。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对外战争中没有取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人民对中国刮目相看，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争中边打、边稳、边建的成功历程，也加强了中国对经济建设洪图的信心。

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一环是土地改革。早在1947年，中共就发布《土地法大纲》，要实行土地平分。全国解放后，就要在全国大范围实行土改。土改的对象是地主，依靠的力量是贫雇农，团结的力量是中农。土改的成功使“耕者有其田”这一伟大理想，终于在全中国实现。

要发展国民经济，除了土改的完成，还得须合理调整现有的工商业。就制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这样工农业总产值得以大幅增长，

---

且自 1951 年起，做到了国家收支平衡。

近代以来，中国老百姓饱受两大灾患：一为战乱，另一为水患。1950 年夏天，开始了治理淮河、治理海河、荆江分洪及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这些设施大大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

除了抗御外患，经济建设之外，另一巨大的变动是在思想文化方面。

一件大事是 1951 年中开始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乞讨筹款办学，让穷人子弟能读书识字。历来人皆称他为“义丐”。电影弘扬了他的义行，许多评论且认为武训兴学有为劳动人民解放的革命意义。

毛泽东严厉地指责《武训传》：“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是“污蔑农民革命，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这样就开始了大陆上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

1951 年九月，北京大学教员发起政治学习运动，就此展开了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 1952 年秋，全国高校教职员的 92%、大学生的 80%、中学教师的 75%参加了学习。克服旧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海外的胡适批评：“大陆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在台湾，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三七五减租”的实施。主要内容是，佃农最高付 37.5%的收获给地主。这是台湾的“土改”。1951 年五月二十五日，立法院通过《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六月七日总统命令公布施行。其实国民政府早年就有这一措施，但因统治阶层都是地主，无法实行。在

---

台湾，当政者都来自大陆，没有土地在台湾，所以才能推行，消除了农村不安定的因素。

台湾的社会是安定了，但代价是严厉的所谓“白色恐怖”，一旦涉及中共就禁止、打击、镇压。台湾糖业公司总经理沈镇南于1950年六月十六日被捕，次年一月十一日枪决；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也于1950年七月被处死。刘是震旦大学校友，也曾留学法国，和冠昌很熟。他的儿子刘登勝是台大数学系学生，和宇鼎同年。除唏嘘外，无奈莫能助。

在思想文化方面，不用说，苏俄和东欧国家的作品是禁止的。且凡身在大陆者的作品，无论是创作或翻译，也都是被禁的。所以茅盾、巴金、老舍、郭沫若及鲁迅的作品固然被禁，甚至连冯友兰、陈寅恪、钱钟书、沈从文的作品也被禁。名作家中，只有朱自清的作品可以在台湾出版发行，因为他恰恰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去世了。

在台大，也发生了两起事件。乐群歌咏团和自由画社都被取缔，不少成员被捕，送到火烧岛囚禁，其中有几位宇鼎认识的而且不关心政治的女同学。这样一来，台大学生社团，除了有国民党控制的以外，就只有球队和桥牌社了。

宇鼎家里有不少杂志。如《新闻天地》，《畅流》，《大陆杂志》。但他最喜欢的是《自由中国》，《自由中国》是雷震创办的，最初发行人还是胡适。殷海光可说是杂志的灵魂。杂志宣扬自由主义，宇鼎是从殷海光的文章里开始接触罗素而深入认识。



---

## 第十一章

宇鼎的日记：

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

下课后回家。祖母病情未见好转。今日似乎更严重。坐在她床前凝视她昏沉的面容，我就仿佛看到她的一生：七十几年的奋斗，辛勤，劳作，无非为了我们。我开始热泪盈眶。

回到学校已十时许。

六月六日：

上午回家。祖母病甚严重。家中人俱露张惶之色。各般亲友亦相继来探视。病情显然没有转机的征象，唯籍强心针维持。因此不由人不焦急。大人们都不得不开始想及后事问题。下午大姐亦回来。此外宋伯母，莲珠姑婆，达观叔婶等都在，情形确不寻常。

我心中完全为悲哀所控制。看到祖母的睡容，我几次想流下泪来。却终于被我忍住。就她而言，已福寿双归，实在无可遗憾。但就我而言，我欠她太多的债，而不能在她生前好好报答，当是我终身的遗憾。

后天要考材料力学，应该温书。但我看不下去。

六月七日：

上午课后即回家。祖母病情仍未好转。中午且一度极差。亲友们频至探望，诉说他们的关切。在这种时候，他们的关切倒确可分担一些我们的忧惧。

祖母已届七六高龄。很难期望她能挺住。亲友们都说

---

这是迟早的问题。人孰毋死？也只能以此自宽。可是怎么能宽呢？我仿佛看见有泪珠在她的眼际。也必是体会到这遭际了。她想是有所眷恋。是眷恋什么呢？我的眼圈也湿润了。

我不能守在她身边了。明天还要考材料力学。

六月八日：

考好材料力学，已十一时许。即回家。祖母病况依然藉氧气维持而已。有几次她似乎带泪珠欲语而不成。仿佛是“算我，算我”，又如“是我，是我”，又如“喊声我，喊声我”。看见这种情况，唯觉心酸难忍。

下午即开始手抖。到晚上十一点，手抖得更加厉害，而且嘴唇也开始发抖。岌岌可危。幸好徐医生至，为打强心针和退烧针。不久就归于平静。为防晚间不测，就决定轮流守夜。

夜里在家中的，除了本来家中人外，还有大姐，大哥，喜兰孃，宋伯母，达观叔婶，王太太，何委员，曹秘书，及宋际明等。他们先睡。我与大哥，达观叔等先守夜。先是一切均安。至三点钟，两瓶氧气忽均告罄。于是抖动又起。至三时一刻，抖动更趋严重，就唤醒父亲请他自楼上下来。看来这样能维持下去，我和大哥就去睡觉。

六月九日：

七时二十分，忽被三哥唤醒，匆匆下楼。祖母情况已十分不对，呼吸断断续续。七时三十五分仙逝。我等环跪床侧，持香送终，高颂佛音法号。大姐（清晨才回去），大嫂，和宋伯母等也赶到。至八时左右，手始冷。我只觉心中方寸俱乱，不禁悲从中来。

八时许，殡仪馆人来。遗体送入手术室后，我等则另外在偏厅安顿，以应吊客。

---

晚，遗体迁入小礼堂。为作法事，念经超度。在这种时机，以这种心情，听和尚念佛唱经，真觉唯此法门方能解脱一切灾星苦难。

六月十日：

晨八时即去殡仪馆。仍念经作法事。我等轮流陪侍并答拜吊客。晚六时将遗体移入大礼堂。又作法事，至十二时方止。是夜，我和达观叔、金樾生及两位工友守夜。达观叔和两位工友曾稍睡，我和金君则彻夜未眠。

六月十二日：

今日为大殓日期。早晨十时点主，我是受笔人。十一时大殓。在此最后一瞥时刻，哀不来也自来。

家祭完毕后，开吊即开始。总计来吊者：机关团体有十数，吊客共六百多。蒋总统除赐“苦节教忠”横匾外，还派王世杰秘书长代表致祭。其他如王宠惠、于右任、张群、许世英等均曾亲临致祭。陈诚、阎锡山、吴国桢则均有代表。祖母一生无意富贵荣华，不料死后哀荣，如斯造极。

---

## 第十二章

1952 年 11 月，胡适来到台湾。他于 1948 年 12 月 14 日撤下身为校长的北京大学，飞离已是围城的北平，到达上海。又于 1949 年 4 月 6 日乘船离开上海去美国，就一直留在美国。

宇鼎对胡适是有相当了解的。他知道胡适提倡白话文，发动文学革命；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崇尚实验主义。他读过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学改良芻议》，《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四十自述》；也浏览过《尝试集》中的新诗。

11 月 30 日上午十时，胡适在台湾作第一次公开演讲，讲题是“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地点在三军球场。这天是星期日，听众近万，宇鼎也早早跑去听讲。

胡适的声音清晰平畅，虽不是感情洋溢地激荡人心，但一开口就知是有学之士之言。他讲的主要内容是：

“二次大战尚未结束，今日局势即为二次大战之继续。而造成世界现状之因素，简单言之，是由于三大事件。也就是三大错误。

1941 年 6 月 22 日，邱吉尔演说：西方民主国家，即使反对共产主义，亦应全力支持苏俄以对付共同敌人。因此使得苏俄成为欧洲第一强国。

雅尔达协定，将苏俄请回远东。使苏俄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战后美国闹哄哄的复员（900 万陆军降到一师零一团）。

---

遂使苏俄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不过，虽然自 1947 年起，苏俄一连并吞东欧各国，且中共又横扫大陆，但转机已露。韩战爆发，局势整个一变。中国命运就和自由世界连在一起，解放大陆的目标也应是為了参与全球追求自由的圣战。前途还十分艰险，一切端赖自己，不能依赖别人。”

这些话也是旧谈，不过因为出于胡适之口，使宇鼎觉得有些新意。

胡适在台北作了多次演讲，宇鼎去听了十一次演讲，印象深刻的有下面几次：

十二月一日：“治学方法”。在台大。

十二月三日：“杜威哲学”。在师范学院。

十二月五日：“治学方法（第二讲）”。在台大法学院。

十二月八日：“杜威哲学（第二讲）。在师范学院。

1953 年一月四日：“五十年来的美国”。在一女中。

一月十一日：“中国佛教禅宗史的新看法”。在师范学院。

一月十二日：“中国的传记文学”。在师范学院。

在“治学方法”演讲中，他提出他一贯倡导的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虽无新意，但因他亲身在场的精神力量，竟赋予这几个字新的生命。这两次演讲是作为纪念他老朋友傅斯年的。他说前面这五个字“大胆的假设是比较容易；但“小心的求证”是需要充实的知识和不倦的耐心与毅力；要困难得多。他觉得傅校长有两句诗实足说明一切。这两句不伦不类的诗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

两次“杜威哲学”的演讲是为了纪念不久以前去世的老师。

在“五十年来的美国”中，他讲的主要内容是：五十年来，美国已由贫富天悬地隔的状态（年收入二千三百万元至三百元），进至几乎没有阶级，平等的合理社会（年入一万元以上者极少，大部国民年入在一千至三千元之间）。不论贫富，日用同样的丝袜、香烟、剃刀、无线电，同样拥有汽车。他特别提到丝袜，以前只有贵妇才穿得起丝袜，有了玻璃丝袜之后，大家都能穿丝袜。考其原因：（一）社会思想改革运动的发展。如：新闻记者的扒粪运动，老罗斯福政治家的注意民间疾苦，洛克菲勒由众所不齿之富豪一变而为全球受惠的慈善家。（二）大量生产。福特利用流水线，提高效率，且改善工人待遇。

在答问时间，一位听众起立问道：“有人认为美国有文明而无文化。则如物质文明日益进步，而精神文明不能随进，前途又将如何？”

胡氏闻此言，似甚激动，大肆驳斥。他说：“易经上有言：“见而后知其象，行而后成其器。”任何物质的成就，物质上的新发明，没有能脱离得了精神的。无论是火的发明，轮子的发明，在那种浑浑噩噩的时代里，都是一种最高智慧的表现，最上精神的发挥。因而燧人氏能被奉为神。任何工程师，任何研究控制自然的伟人们，没有一个不是最精神的。只有那些终日无所事事，不能用头脑，用智慧，天天念佛祈祷的人，才是最低下的物质主义者，只有他们才不能超越于物质之上。所以自以为我们是精神文明，人家是物质文明，只是自欺之谈。如果认为人家坐汽车飞机是物质文明，难道你坐着手推的独轮车就以为自己是精神文明吗？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还在如今这样落后的

---

状况中，的确十分可悲。”

宇鼎觉得胡氏之论，就其所讲的方面而言，是有道理。但问者所指恐非在此，而是指文哲相对于科技，道德伦理相对于功利物欲，艺术相对于淫技。这一方面就比较复杂。但答问时间有限，话题就转到别处去了。

一月十一日是司法节，冠昌曾邀胡适在那天演讲。他也答应了，说预备讨论宪法中拘人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一点。后来终于作罢，自是他有所顾忌，不愿惹麻烦所致。他对冠昌说，为了准备传记文学这一演讲，他前一晚只睡了一个小时。

宇鼎听了这么多次演讲，胡适每次都表现出严正的态度及不倦的精神。他想，当今何处去找道德学问俱好的纯文人？何处去找入世而又风骨高傲的模范？世人对胡适的评价早已有口皆碑。可是人云亦云是一回事，亲身认识体验是另一回事。

---

## 第十三章

1953年一月十日，宇鼎和罗平北去‘万国’看了电影。因为时间还早，就到平北家去坐坐。平北的父亲曾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后来也做过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但不幸在到台湾前就去世了。他的姐姐结婚后已去了美国，哥哥只比他大两岁，高中一毕业就也去了美国，没有来过台湾。现在就他和母亲，妹妹住在台北师范学院后面浦城街一栋很小的日式房子。平北招了宇鼎进屋，他母亲和妹妹就只好避到客厅后面的房间去了。

话盒子打开，平北就说：“我们应该考虑组织一个‘周末俱乐部’。聚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周末聚会，研讨现代青年彷徨苦闷的问题。同时也提供适当娱乐。”

宇鼎一年前早有此意，也和一些朋友提过，没有下文。现在则已忘怀，惟求独善其身。这时经平北提起，就颇愿一试，以扩充自己，且兼善天下。像胡适之所谓的“撒种子”。

平北生发这一念头，原来也因这天正是他的生日。他在五芳斋请宇鼎吃了排骨面。

过了两个星期，宇鼎到区公所办户口校正。归途去孙述祖家，就和述祖谈起周末俱乐部的想法。他说这一俱乐部可能只是一个念头，也许不能见诸实施。

“但在目前，我愿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去从事。”宇鼎有点激动地说，“我曾深深反省。实在没有一点自私和虚荣的观念。当我一想及我个人已有较安宁的心境，而却有许多



---

人还在彷徨苦闷。我最近读到 Saroyan 提出‘一切人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就觉得我实在不应再躲在角落里。已有老一辈人在抱憾后悔，而对我们的黄金岁月艳羡。即使为了避免以后追悔，我也得努力一番。

“使每个人充分感到我们自我的价值，充分有自我的抒发，共同讨论解决各个苦闷烦恼。达成 university 应具备的自由讨论的精神，培养真正自由的学风，这是我的目标。这一切自然还是理想。但我愿为此努力。

“我胆大妄为地说，我已经可以独善其身。现在就想兼善天下。如果‘天下’不接受，那我自然还可归隐山林，陶然自得。我有成功的信心，但同时有迎接失败的准备。”

述祖平静地听完这滔滔不绝的申述，未置可否。

再过了一星期，宇鼎去找包和。包和比宇鼎低一年，是机械系的高才生，也是师院附中和中大附中的同学。宇鼎和他谈到发起这一社团的主意，希望他能邀他的同学来共同参加，包和答应去找朋友商量。

二月三日一早，平北来找宇鼎。就一同去述祖家，共商社团之事。讨论一阵之后，记下大致原则：

定名：周末俱乐部

内涵：音乐，运动，艺术，棋桥，学术研究，生活讨论，文艺，刊物出版。

宗旨及精神：自由，和爱，诚恳，个性发扬，反对虚荣，社交开通，重制度不重人事

组织：着重基层组织，务使能尽量发挥各个个人力量。

接连几天宇鼎、平北、镇山、述祖，或在此地，或在彼地，继续讨论周末俱乐部种种。

快过年了，宇远乘回家过年前邀宇鼎到南寮工地去看。宇鼎已是土木工程系三年级学生，竟还没有实地去过

---

工地，所以很高兴有此机会。

到新竹后，宇鼎就坐三轮车去南寮。走到半途遇见宇远骑了自行车来，就折返新竹。宇远为宇鼎另借了一辆自行车，共逛市区，且去参观他们公司以前承办的一项工程：荣誉国民之家。这一建筑地处高山之巅，可以远眺大海。飞机场也在眼底，场上飞机颇多。新竹号称台湾的风城，身处高地，益觉风声震心，有如怒涛。

他们到广东食堂午餐。二菜一汤：蚝油牛肉、冬菇豆腐、鸡杂汤，吃得十分满意。然后就去看了一场电影，是美国片：The Las Vegas Story，主角是 Jane Russel，甚富刺激。看好电影，他们就共赴南寮工地。

工地住房就是普通民房，下为泥地，上无天花板。工地本是苦地，不是茅棚，已很好了。

筑港工程没有太多理论可道。但实际上，许多步骤相当困难，非书房中人所能想象。作基础，筑混凝土墙、挖土、打钢桩，还要一面抽水。又没有起重机、挖土机。除四具马达、一些缆索、滑轮、混和机外，全靠人力。譬如打一根钢桩，就得前后花费三十分钟以上。钢桩的数量不多，只得等后面用过的拔起，才能用到前面去。因此工程作业就快不起来，但一步一步地总还是向前推进了。

当晚宇鼎就睡在工地住房里，在风声潮声中迷糊睡着。一早起来，发现前晚还在海上的渔船已搁在沙滩上了。

午后，在回台北的火车上，宇鼎对离开南寮不禁有依依之感了。他爱上了那种朴实无华的气质，看到那群雨中辛劳的男女工人，他无法不感动。尤其那些女工们一样肩挑重物，赤脚来往工作架间，他觉得她们真是伟大的女性。她们衣服破旧，却都显得十分快乐。快乐促成了美丽，宇鼎首次发现了这种美丽。他自觉还一直是虚荣圈中的一员，

---

始终屈服於传统的索缚中。他感到惭愧，但他庆幸自己是一位工程人员，终将加入他们的行列。

---

## 第十四章

二月二十四日，“周末俱乐部”成立大会在台大校本部举行。济济二十人，共处一堂，谈论得有声有色。费时两小时，通过章程，选出主席，决定各人的小组并选出小组代表。宇鼎被选为主席。各组代表是：

运动：路理午；文学：朱兴；学术研究：阙飞；棋桥：包和；音乐：钱镇山；生活讨论：黎志；艺术：罗平北；远足：郭凯。

根据章程，所有活动皆由各组筹划推动，主席实无权责，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当然实际上会有相当的影响力。

隔了一天，宇鼎到训导处去办理“周末俱乐部”申请成立，就碰了一个钉子。说是现在处于反共抗俄克难时期，这样风花雪月的俱乐部，校长不可能同意。除了需要改名以外，还有其他琐碎麻烦。宇鼎不免沮丧，先领了申请成立书填上，以待批准。

再隔一天，宇鼎到训导处。经告此种组织，其成立大会必须有训导处派员指导，方能得到校方承认。于是决定下星期一再开成立大会。

三月二日下午，“周末俱乐部”又开会。训导处来的李先生倒没有怎么留难，为了适应校方要求，改名为“周末社”。

四日下午，宇鼎到训导处，预备去领取社团申请成立书。却给课外活动组高伟时主任一个钉子碰了回来：“完全

---

脱离现实！……现在这种时代，可以如此悠闲？……你们的态度根本不行。”宇鼎争辩多时，但他根本不理睬，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老套。没有办法，宇鼎只好悻悻而退。

回到宿舍，宇鼎和钱镇山、罗平北、包和、郭凯商量，决定第二天再去争取。郭凯还提出另一名称备用：“融融社”。一方面取‘其乐融融’之意，也有“融融之火”的意思。大家谈论到，在这所谓民主灯塔的台湾，脱离八股就无可作为，。实在令人气闷。

第二天下午，宇鼎和诸代表去训导处，共同与高主任再度折中，终于获得谅解。决定暂时更名为“融融社”。大家松了一口气，随后代表会并初步决定活动日程。

就在这时，听广播，斯大林病危。据推测，可能已经死了，苏联的局势会有动荡。一般的看法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分裂引起内争，继任者为巩固政权，可能不惜冒险发动大战。这样对台湾就有利。另一种可能是中共会脱离苏俄控制，施行铁托主义，则西方国家必极拉拢。这对台湾就不利。总之，大局一定会变，宇鼎是期望“变”的。

两星期后，宇鼎到训导处领到融融社准予成立的许可证。算是了掉一桩心事，也算是欢庆，他找了罗平北去大华看四维剧团演出的话剧《家花香》。演员都是台湾的第一流话剧角色，如黄曼、黄宗迅、李影、田丰。这三幕喜剧是根据法国包马赛 Beaumarchais 的《费加罗的婚礼》所改编的。可谓是一流线型的大喜剧。其中笑料多端，趣事丛生，足以忘忧。宇鼎一向喜欢话剧，比电影更能感人，但是近年已难得有如此高水准的演出。

第二天，宇鼎又陪父亲冠昌去看电影《曲终梦回》(The Tales of Hoffmann)。这本是奥芬巴的歌剧，现在搬上银幕，音乐、舞蹈及情节基本上一如歌剧，非常精彩。真如

---

片名曲终梦回，岁月蹉跎，人生经得起几番春梦？

为纪念黄花岗七十二革命烈士，三月二十九日是青年节。宇鼎作为社团负责人，要参加许多活动。

二十六日就有台大青年代表座谈会，训导长来指示参加青年节各项活动所应注意诸点，然后就推选三位发言人。选出两位台湾籍代表和一位女代表，其实有一位台湾籍代表国语都不流利。晚上有家祭。大雨，宇鼎就在家睡。

二十七日一早，宇鼎叫了三轮车赶到台大。八时半，与其他青年代表乘校车往“反共青年救国团”报到，领了一大袋小册子。接着到师范学院展开分组座谈会，然后又回来参与“邹容堂“”命名典礼。

午餐，有蒋经国来训话。蒋经国掌管台湾特务，经营所有所谓“匪谍“”案件。提到他会令人不寒而栗，可是真人露面却显得平易近人。他的演讲毫不带反共八股，宇鼎想，毕竟他曾经留学苏联，做过共产党员，有一套功夫。

蒋经国来，是为了一图书展览揭幕典礼，然后又参观滑翔表演，这一切都是在雨中进行。接着又回到图书馆座谈，然后去青年服务团晚餐。晚上观赏话剧《卧薪尝胆》，这话剧布景不错，演技一般。有一悲剧场面，竟引来全场笑声，可谓有趣。

回到宿舍，已过午夜，上床睡已一点多。第二天，六点多就起床，匆匆乘公共汽车到救国团。随后又去三军球场参加青年节庆祝大会，蒋总统还莅临致辞。接着又有这样那样节目，排满下午晚上，还加上第三天上午半天。

宇鼎回想这三天活动，倒是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身为青年，自有救国责任，能靠这些活动鼓舞大家吗？总统的训示，依然是几十年来的老套。活动所表现的作风显然和宇鼎的气质很不调和，他想到应该更充实自身。他想到“融

---

融社”。

融融社的活动已经开始，第一次活动是三月二十三日的唱片欣赏会。这在台大尚是初始，也不是一帆风顺。听众已风涌至临时教室，但唱头与作为扩音器的收音机，总搞不对，幸好在场有一位内行的电机系同学帮忙接好。主要节目是贝多芬的第四及第八交响乐，大家听得十分满意，当时就有几位同学要求加入融融社。

接着，四月三日第二次融融会是远足观音山。乘车到山脚，爬山两小时，翻山到另外一边，搭帆船到对岸淡水，再乘公共汽车回台北。整整十二小时。

四月九日又有第三次融融会，请外文系教授 Miss Kari Torjesen 讲 “ The Contrast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

一次接一次，融融活动十分频繁，太频繁了。

---

## 第十五章

六月六日，训导处为暑期军中服务召集各社团负责人座谈，历时三小时。最后，课外活动组长高伟时郑重地说：“工学院同学一向不够热心，今年不能再像往年。”

他特别指出宇鼎提到融融社，又提到两位工学院同学，说道：“我期望你们能踊跃参加军中服务。”宇鼎不免感到一种压力，决定下星期一召开融融社代表会讨论。

代表会讨论了一阵，大家也不以为意，决定发一通知给社友。一星期后，蒋明来找宇鼎，蒋明是‘钟声合唱团’的团长，是宇鼎同班同学，也是那天高伟时特别提到的一位。

“我听到消息，”蒋明没有多话，说道，“如果我们不参加军中服务，下学期社团会不准继续登记成立。”

“这么严重？”宇鼎没有料到。

蒋明在班上虽功课并不出色，但课外却很活跃。他组织合唱团，会拉小提琴，舞也跳得很好。

“我才听到这消息，也不知是否只是威胁。”蒋明说道，“就怕他们真要这样。”

“你们有甚么打算？”宇鼎问道。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蒋明顿了一顿继续说道，“我们可以共同组织一队。据说可能会到金门去劳军。”

宇鼎在下一一次融融社活动去碧潭远足时，得知会有几位社友可以参加劳军。因为金门一般人难得去，这一机会也有吸引力。宇鼎自然义不容辞要参加，虽然他暑假本来



---

有很好的暑期实习机会，是到农复会，有十分优厚的待遇，现在只好让给别人了。

七月五日，参加军中服务队会议，选出蒋明为队长，宇鼎和章佩丽为副队长。章佩丽是一年级法学院学生，小巧秀丽。宇鼎本来不认识。谈起来她是女作家章素涵的侄女，章素涵的名字宇鼎听宇远提起过。全队有将近三十人，除融融社的钱镇山，郑能翔，路理午以外，宇鼎多半是初识。只有一位大一的裘琵琶君，曾在杰出青年会上见过。

服务队组成后，接着就赶紧练唱歌，练舞蹈，练篮球，还练短话剧。七月八日至十二日，有五天到北投复兴岗参加“大专军中服务队研讨会”。白天有各种关于“反共抗俄”及军队情况的演讲，晚上则有晚会，空闲时间就又练歌舞、练话剧。

练了五天歌舞、话剧、篮球，又排壁报，到七月十八日终于出发了。那天宇鼎一早就起来，七点钟到火车站，主持搬运行李。还有各界欢送仪式，但宇鼎就没有参加。十点半，火车启动，向高雄开行。站上人声鼎沸，宇广也来送行。

三等车厢。幸好人人都有座位。午餐在新竹，停车一小时。晚餐在嘉义，也停车一小时。都可以下车稍事观光，并进冷饮。到高雄已晚上十点半，以为可以落脚休息，甚至一睹高雄夜色，那知车停码头，竟就此上船。于是划定铺位，搬行李上船，再洗澡。闹到两点钟才睡。上的船是登陆艇 203 号，重三千吨。睡就睡在甲板下的坦克舱，有一个半篮球场大。一百多人加行李都挤在一起，有的人竟坐以达旦。外面在下雨，舱内也潮湿。

七月十九日，宇鼎六点钟就起来。船要到九点钟才启碇，他就走到码头外，去吃了一碗豆腐花，稍稍看了高雄

---

市容。

船在大雨中启行，也有高雄各界百十人欢送。高雄港深，确是一良港，湾口两山雄峙，形势险要，港外有西子湾，是诱人的海滩。出海不久，放晴，天气极好。宇鼎一向要晕船，天气虽好，仍感昏晕。到甲板下躺下，就好了，也能吃午餐晚餐。

八小时后，抵马公。可有三小时多停留，宇鼎一行就上岸观光。海滨有中山公园，市面就如一小镇，风味尚残余日本气息，水电倒都有。他们进一饭店吃面，就坐在榻榻米上。马公以产蚌制品出名。宇鼎买了两枚戒指，玲珑可爱。

第二天六时启碇。到十一点，忽然船上警报器大鸣。船上人员立刻卸甲，脱炮衣，作战斗准备。一时大家或惊慌或兴奋，纷纷传说发现四艘军舰，无善意回答。若为中共掳去大陆，真是难以想象。幸好立时就有解除警报，原来是第二舰队有检阅活动。

下午三点多钟，就可看见金门，但直到七点钟才靠岸。没有码头，或者涉水，或者登一竹排上岸。宇鼎就赤足涉水帮忙搬行李，到八点半才上汽车赴目的地。

车行约一小时，一路上可以看到道旁散散落落一群群士兵，他们在车上就摇旗欢呼而过。到住所之后才吃晚饭。住所是一楼房，他们住楼上，有四间，七人一间。虽睡地铺，但比起船上，空气好，又舒适安定，不啻天壤之别。大家都累了，在风声潮声中睡着。

七月二十一日。大家六时起床，就参加战士们的朝会。八时早餐，九时出发，到 68548 部队的第一营。大家都没有劳军经验，这第一天工作就比较生硬，和战友也未能融洽得很好。先是打球然后歌舞，歌舞是先表演，然后教。

---

教歌舞就像上课一样，很不自然。

他们服务的所在叫口塘头，是金门最前线的防区。然而因无战事，一如平时，毫无火药气息。老百姓照常操作，军士懒散休息於树荫处，就像普通部队驻轧的乡间。

篮球场很多，当然都很简陋。战士们球技虽差，但体力充沛，大学生每战皆北。

黄昏时分，宇鼎遥望海滩彼岸，就是共军占据的小岛。海平如镜，可以看见村民散落行走其间，实在不能想象即为两个世界的分野。这里已是两大仇敌间最接近的阵地，他竟已身处於这样境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绿野、平静的海滩、远处的波光岛色、战争、第一线……这一些不相调和的事物，而竟都混在一起。

第二天，又到第一营劳军。这次他们改变作风，分组深入访问，表演各种节目。中午也就在第一连部共同午餐。下午看战士劈刺及打靶，又到马山最前线的碉堡中参观。与敌人阵地只有二千二百米，为免暴露太多目标，他们是分批过去。路旁草地上尽是地雷，稍一碰及，即使在几十尺外，也无一幸免，所以大家都战战兢兢。

晚餐是和第三连战士同用，战士热情地不断为他们夹菜。宇鼎一向不吃肉皮，一位战士却夹了一大块肉皮到他的碗里，他不好意思，只得硬了头皮吃下去。吃好一碗饭，一位战士就立刻为他装饭。临走，战士们又列队欢送。

一天晚上，有部队演出广东戏《桃花江上桃花月》。宇鼎不懂广东话，也不清楚剧情。可是看演员那些凄婉的表情，也还真受感动。

这一天下午，到卫生连病房服务。他们一队分为五组，宇鼎这组有路理午、裘琵琶，还有两位，共五人。因为病房太小，不能教歌舞，也不能尽量表演，两小时不到就服

---

务完了。

宇鼎和裘琵琶搭档已有好几次。有一天，他对她说：“可惜，你们在法学院上课，不在校总区。”

“可是女生宿舍是在校总区呀。”她回答道。

“你住校？”

“是呀！”

这一次他们搭档跳舞，有近距离的接触。觉得她有其特别的诱人处。

宇鼎虽然和不少女性有交往，却从来不曾有过女朋友。他的审美标准很高。看得上能使他心动的不多。而这些可以考虑的对象，总都已有有人在追求，他无意去与人争风吃醋。要交女朋友，难免要请她看电影、上小馆，可是他实在相当穷，家里没给他多少零用钱，只够他自己偶而看看电影。更有另一重顾虑，他在家中不得宠。他不要他的女朋友受到冷落，如果他带她偶而回到家里。

星期日，休息，宇鼎和几位队友去金门城游览。金门市街颇简陋，尚不及台湾的小镇。物品不多，好货尤其少，倒是衣料多而价廉。他们随后就上了太武山，上面有烈士墓，大都是部队所建造。回到营地，因第二天就要转移，与战士共处一星期，要离别了，不胜依依。

星期一就要转移，一早就到草屿小岛服务。全部共十四人同坐一小船，船不易靠岸，大家就赤足涉水上到船上。风平浪静，小船划了十几分钟就到小岛。但行至中途，就听到混成一片的鼓掌和欢呼的声音。

岛极小，可是也有一连人住守，他们一住三个月不动。平时与外界极少联络，连副团长也只去过一次，敌人的机关枪更随时可以射来。所以看到大学生们到来，真是欢迎。他们开了菠萝罐头，敬烟，敬糖果。可惜宇鼎他们

---

不能久留，十点半就得离开，因为中午团部有惜别会餐。

下午，他们转移到十五师，住一陋屋。只有一位团部主任和一位师部干部来招呼，和基层的热诚有天渊之别。

六时半，至西果山参观演习，七时在中正堂会餐。刚好海洋大队，台北记者团及各校教授代表来到金门。济济一堂，十分热闹。

休息一天之后，他们就转到 223 团服务。两天后，又改到 224 团服务。然后在又一次惜别晚会后，就要告别金门了。临行前，还让大家乘车去游当年保卫金门大捷的古宁头。

八月三日下午一时上船，四日早晨到马公，逗留一天。五日晨开船，下午五点到高雄。当晚乘夜车回台北，六日上午回到家里，结束了二十天的历程。

---

## 第十六章

午前，刘建元、曾繁祺二士偕夫人及友人廿余位来工地参观，並就工寮前野餐。其中有绿衣姍姍一小姐，章姓，活泼玲珑，身段如舞女，印象甚深。田主任后告余，盖章素涵也。章为自由中国女作家之一，颇有文名，撰长篇小说《意难忘》，载《畅流》，文笔老成。不知见面乃二十许少女。

这是 1953 年九月二十七日字远写的日记：

九月三十日：

赴新竹市购物。雨绵绵起，不得归。购《意难忘》一册，坐一心亭楼上读之。午饭“广东酒家”。雨仍不止，再到一心亭读《意难忘》。二百页书，一次读完。非对作者有偏爱不能办也。

书中曾举“菡萏香消翠叶残，秋风愁起绿波间。”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二词，足见意趣高华。

书写少女情怀。真挚动人。至男女爱情坚贞处，颇觉愁肠郁结耗人心血。亦不知此鲜鲜年华之女作家为何载得动许多愁也。”

读其书，心仪其人。移南寮年余，薄海滨而居，此心若安。至是恍然若失，仿佛有迁谪意。

十月二日：

刘太太邀余与繁祺食饺，藉与章素涵姐妹一识。

午后，赴新竹。到时，雨势大增。购章著《绿堡之秋》一册翻阅。五时，与繁祺雇三轮车至东山街刘家。至则老

---

邓与刘太太方和面作馅。

六时，章姐妹到，即参加包饺工作。余以日前彼等结伴往游，无暇招待为歉。即以工程处名义邀其再度往游，并开‘意难忘’讲座。伊欣然愿往。

章今日著浅蓝羊毛衫，黑裙，红带。胸高腰细，绰约多姿，香气袭人，身段结实。面颊略削，多著脂粉。长眼画眉，宽口薄唇，调皮之型也。

其妹丰硕，已嫁生子。姐妹皆能谈笑风生。就食前后，聚作牌戏。

雨稍止，已十时许。出无车。与繁祺步送章返家。途次略谈文学。余赞其作品有罗曼罗兰笔调。伊答深爱罗之小说。

伊谓有侄女读台大法律系，与宇鼎同学。送章返后已近十一时。步至市区，与繁祺雇三轮车返，则午夜矣。

.....

自到台湾后，虽未积极进行，宇远一直没有忘怀出国留学的构想。但要自费留学，经济上有相当困难。美国签证需要一年经济保证金两千四百美元，美金与台币的汇率是一比四十，也就是十万台币，宇远做工程师的薪水每月还不到两百五十元。他有朋友在美国，真要他们帮忙，未必办不到，但以他孤傲气质，也不想这样做。他本想在国内试看是否可有发展，可是三四年下来，看样子也很渺茫。这时有一机会，是一个天主教大学的奖学金。虽然不理想，却可成为赴美国另谋发展的跳板，于是他就着手进行了。

不料竟出现了章素涵。他曾经情场失意，实在非常珍惜这一次机会。可是下一步怎样呢？月入两百五十元，可以成家吗？以后又有何展望？他忍一忍心，还是决定进行出国的手续。也许，也许——她会等待，等待两年，等他

---

在美国立定脚跟。

也许，她也会到美国？

十二月二十九日，冠昌和在台北的亲人到松山机场送宇远，登西北航空公司飞机去美国。

.....

宇远曾有一词述怀。

沁园春——忆南寮

难忘古港，落日渔桅，东山似屏。想茅檐底小，高人榻卧，围场就陋，美援舟停。把酒桑麻，高歌白日，枕上潺湲潮堪听。沧桑换，看沙洲沉淀，湿岸犹新。

人醒，月照前汀。但渔火明灭三两星。念江湖满地，谁是钓者？曾经沧海，畏恶涛惊。寄命邵陵，行吟泽畔，岂有人间未了情？吾何羨。愿凤林常对，鸥鹭为盟。

有一封未曾寄出的信，一直夹在章素涵案头的一本书里：

真快，转眼又届腊尽春回的季节了。你可曾算过？我们自识至今，已有多少个日子，从我们的意念间消逝？我们虽然神交已久，心灵早已默契；然而却彼此沉默着，谁也没有向对方表达内心的情感。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如今，你远走异邦，让我们之间，有着不可丈量的遥远距离，你却来信向我倾诉你对我的深挚情感和怀念之殷，使我感动殊深。我是多么遗憾，我们竟不曾交换过一次情感交流的握手，和一次透视灵魂的凝视。

.....

你说，你希望我也能到你所住的城市中去，课余之暇，与我携手散步于异国的山巅水涯，对长空白云，一诉深心的秘藏；我们可以尽情地笑，哭，与歌唱。你更说，相信我一定是个最理想的好游伴。是的，我也有这样的自信，



---

至少，我自信是‘你’一个最好的游伴。

假如我真的能与你在一起，遨游于山水勝处，我将为你开启我从未开启过的，那内心最最深而奥秘的一扇门扉，向你坦述我自己封闭已久的，属于心灵上的一点美丽的秘密；我要看你因感动而润湿的黑眸子的颤抖注视；我要接受你沉默的祝福，和掌握的温暖。啊！你，你会笑我太富于情感，抑是与我有相同的想法？

别来已两度春秋，我一切依旧，实在乏善以慰知己。出版几本拙劣的书册，赢来几声虚妄的赞誉，真不能引起我丝毫的高兴，更不能排遣我在碌碌生活中所累积的烦恼。是的，我烦恼，更常常不快乐，然而我已命定不能摆脱。啊！我多向往你曾说的：“与知己一人，同上高山，在污染的旷野中默默相对。尽情一哭！”

再谈吧！愿你记住我永远的怀念和真诚的祝福！

---

## 第十七章

自从1950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后，台湾局势就稳定下来。相形之下，中国大陆的内外发展都十分激荡，而要务就是抗美援朝战争。这朝鲜战争一直要到1953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才完全终止。

1950年六月二十五日，北朝鲜军队越过北纬三八线，向南韩进军，很快就占领了包括首都汉城的南韩百分之八十的领土。但因为没有歼灭南韩的军队，战事不久就成对峙状态。

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援助南韩，以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为统帅。

九月十五日，美军在炮弹炸弹猛轰后，在仁川登陆，切断北朝鲜军的补给线。九月二十二日，美军收复汉城。十月一日，南韩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十九日美军攻占平壤，麦克阿瑟扬言，要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

七月十三日，中国中央军委作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决定。十月一日深夜，金日成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一天斯大林也来电要求中国立即出兵到三八线。十月八日，毛泽东发表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十月十八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过鸭绿江。

十月底，展开了第一次战役。经过三昼夜的苦斗，美军死伤一万五千余人，自鸭绿江边被逼退到清川江，战局获得初步稳定。此后到1951年六月，共有五次大规模战役，

---

双方伤亡都重。于是七月初，开始了公开的停战谈判。

谈判虽然开始，并不一帆风顺，还需再打一仗，使双方下决心谋和。1952年九月十八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有历时四十四天的全线作战，美军伤亡两万五千人，中国志愿军一万另五百人。又有脍炙人口的上甘岭战役，自十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历时四十三天，又使美军伤亡两万五千人，且击落或击伤美机二百七十余架，志愿军则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

1953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协定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没有胜利的战争，美军死 54246 人，伤 103284 人，失踪 8177 人，被俘 7140 人。

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国内的发展没有停止。就在朝鲜战争发动的当年十二月，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1951年一月下旬，又发起了“五反”运动。“三反”是主要针对党政军民内部，“五反”则是主要针对不法资本家：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这些运动一直到 1952 年六月才结束。

政治斗争也在进行。在中共高层领导中，高岗和饶漱石受到了批判。他们两人本来都是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高岗掌东北局，饶漱石掌华东局。1952年八月调到北京，高岗本已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就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则就任组织部长之职。受到批判的主要错误是有野心，觊觎最高领导职位。

1954年二月，中央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及“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高岗于二月十七日自杀未果，八月十七日又服安眠药自杀。饶漱石则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共产党。

---

对文艺界的批判于 1951 年开始渐渐展开，重炮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于 1950 年底公映，反应热烈。1951 年二月在中南海放映，多位领导首长予以好评，毛泽东看了以后却认为是一部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开始遭受全国性批判，持续了一年多。

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自我检讨也于 1952~1954 年普遍地展开。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连带批判胡适思想。

在广大的农村，土地改革以后，1951 年秋，开始酝酿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到 1952 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

在台湾，1949 年开始实行“三七五减租”，1951 年实行“公地放领”。1953 年 1 月 26 日公布“耕者有其田”条例：地主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余由政府征收补偿，征收的土地则交佃农承租或放领。这一土地改革，使得多数农民变成自耕农，也稳固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在“反共抗俄”中心思想的涵盖下，所有俄国作家，所有留在大陆学者作家的作品都被禁止。所以台湾学子就无法读托尔斯泰、鲁迅、老舍的著作。甚至连沈从文、冯友兰的书也被禁止。例外的是朱自清，他恰恰死在北平解放前夕，他的书在台湾和大陆都可出版。绝大部分一流的学者文人科学家都留在大陆，所以台湾就成了文化沙漠。社会上风传的认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世界上只有四五

---

人懂”！的确，台湾当时没有人懂相对论。

报章杂志是清一色的拥护政府的反共舆论，只有一枝独秀的《自由中国》杂志，有独立评论的内容。《自由中国》创刊于1949年11月20日，创办人是雷震。他请得在美国的胡适作为杂志发行人，依靠胡适的牌头，这一国民党眼中钉，得以一直维持下去。《自由中国》的主笔是殷海光，他是杂志的灵魂。

1952年五月底，教育部和国防部宣布，所有大专毕业生要受一年预备军官训练。前四个月入伍训练地点就在凤山陆军军官学校。

宇广读的行政专校是二年制。宇广于1951年入学，1953年就毕业了，所以就要接受预备军官训练。八月二十六日一早，宇成和宇鼎送宇广到火车站。车站乱糟糟一片，有欢送会，还有教育部长程天放等致辞，但几乎没有人听。七时一刻，车开，宇成和宇鼎走到月台前端。人少，目标显著，挥手和宇广及其他朋友作别。

宇广走了以后，家里就更冷清。因为宇成夫妻和儿子是住在岳家；宇远在新竹，且不久要出国；清筠有热络的男朋友。宇鼎就决定自学校宿舍搬回家里住，好让冠昌办公回家后有人陪伴谈话。

---

## 第十八章

冠昌虽贵为司法院副院长，住房却十分普通。在国民政府的架构中，五院院长副院长经总统提名后，都要经立法院或监察院投票同意，属于所谓“选任”，比“特任”的部长职位要高。但司法院是穷机关，冠昌为人又清慎淡泊，也就不讲究居住条件。

这房子还是刚到台湾时向法院借来作为宿舍，是一日式建筑。但楼下已改成地板，上面一小楼就只有一间榻榻米卧房。楼下有两间卧房，其中一间甚小，有一张床筑在壁橱内，其余空间只容得下一张茶几，两把椅子。客厅连着饭厅，一样大，客厅里摆不下沙发，只有几把藤椅。饭厅连着厨房，放了一张圆桌，可坐十来个人。就没有余地了。

一家九口，幸好洁筠已出嫁，而宇成是住在岳家，后来秀梅去世，宇远又到新竹去工作，家中还有五口。冠昌夫妇睡楼上榻榻米，有一张小几，冠昌读写，就席地凭几而为。清筠睡那小卧房，大卧房放两张床，宇广和宇鼎睡。宇鼎一直住在台大宿舍里，只假期回家。冠昌就有时睡到楼下，和宇广同房。

浴室里没有浴缸。只有一水槽。厕所就是地上一个洞，下通化粪池。他们在洞上安装了一个木箱，去掉一面，另外一面开了一个孔，就是马桶。情形就像抗战时期重庆乡下一般，只是现在有了电灯和自来水，大概这就是日式居住生活。

---

宇广去受军训，宇鼎回家住，冠昌就和宇鼎同一卧房。晚餐通常是五个人：冠昌夫妇、宇成、宇鼎、清筠。宇成虽然住在岳家，但晚饭总是回家吃，晚饭后就回去了。

抗战时期在重庆乡下，冠昌吃过晚饭，就在院子里兜圈子散步，宇鼎常常跟在后面。这里院子太小，冠昌一般就在下班之后，到植物园去散一会步，晚饭后就躺在客厅躺椅上和宇成宇鼎谈话或者看看书。

家里很少来客人，因为房子实在小，所以冠昌一般客人都是在办公室里会见。偶而会来的客人，一位是义康，冠昌的舅兄，他来台湾前，在上海加入了民社党。国民党为了民主招牌，扶植了两个小党作为政治花瓶：民社党和青年党。义康本来有意买一个立法委员来玩玩，所以加入民社党，后来因价钱没有谈拢而作罢，这时却很后悔。他赋闲在家，在西门町买了一家咖啡馆，取名“南亚”。他有时就去坐坐，有朋友来，就招待他们喝咖啡，所以不但没有赢利，还要赔钱。

他来看冠昌，真是“看”，没有什么话讲。往往是坐半天，爆出一句话：“听说俞鸿钧的八字和陈诚的是一样的？”

“是有这个说法。”冠昌答道。“好像差一点点。”

然后又沉默了。

民社党也办杂志，义康有时就要宇鼎写政论文章，他就具名送去发表。相当进步的观点似乎和他的言行并不相称，他也不在乎，有稿费就给宇鼎。

另外一位有时会来的客人是宋希尚，这是几十年前在家乡的少年同学。宋希尚自美国学成回来后，做过南京工务局长。抗战时，担任西北公路局长，抗战胜利后，又做过青岛港务局长。这时只在台大农工系担任兼任教授，等

---

于赋闲在家。冠昌在官场中也没有可以深交的朋友，对故人虽然也没有好多话可谈，即使相当无语，也是一种温情。

宋希尚六十岁了，冠昌写了一首诗祝贺：

乘风破浪遍西东 里闰情亲夜话同

刊木随山追禹迹 搴茭撻石代天功

金椎厚筑营驰道 凤阙弘模记考工

如水流年周甲子 知君心是后凋松

冠昌以前几乎不看电影。抗战时期，乡下没有电影可看。在南京时，太忙。到台湾后，应子女怂恿，有好电影有时就由他们陪伺去看。

这一年秋天，冠昌由宇鼎和清筠陪同看了两张电影。一张是《翠翠》，这是根据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改编的，由林黛主演，十分轰动。宇鼎要上午特地去买晚场的票，影片里的主题歌也是风靡一时。

另外一张是《剃刀边缘》，是由英国作家毛姆名著改编的。平淡地描绘了世间种种炎凉、矛盾、情热，然而一切爱恨、是非、善恶，实在都是剃刀之两面，其间相去不过一极薄的刃锋而已。这两张电影他们都看得很满意。

宇远出国以后，每星期寄归一封家书。家里的人轮流作复，冠昌也参加，差不多一个月写一封。第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此种友谊皆非常珍贵，望能长久维持。人群相处，贵在互助。任何事业，皆不能只手成功。处人之道，非常重要。依余经验，中国所谓‘恕’字，实可称处世圭臬。恕字西文无适当译名。其传统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故曰如心为恕。依此做法，无异使人我之间缩短距离，打成一片，省却许多隔膜误会。



---

即就本身着想，亦足消除责难怨愤之气。实为受用不少。故传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

又一封信谈到中国哲学：

“我国古代学说，以道墨儒三家最占势力。道家庄列之徒，但述老子无为之教。一切听任自然，不假人力。其长处为优游自得，而其弊不免流於放任消极。

墨子宗大禹治水精神。孜孜矻矻，日夜不休，节用非乐，屏弃一切享受娱乐。但因过於积极，反使人趋於厌倦。故虽曾盛极一时，而后难为继。

儒家折衷二者。以认真不苟且之信条治事；以无入而不自得之兴趣治身。孔子形容自己有三句话：‘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发愤忘食即是认真不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即是自得其乐也。

冯友兰谓中国之民性受儒家影响，同时有‘在乎’‘不在乎’两种特质。因为‘在乎’，所以能成功。因为‘不在乎’，所以熬得起失败。此言说得甚好。当苻坚大军南侵，康乐奉命出征。诣太傅请示。太傅留与共弈。平时康乐技高於太傅，此日却为太傅所败。史称太傅矫情镇物。由弈棋之事观之，可见非完全出於做作。盖其平日修持有素也。”

冠昌会谈到当年他在法国留学时，被爱尔兰诗人昆仑邀请住到巴黎郊外，每晚为他讲解中国诗词的往事。住处有自置花园，环境清幽。在古唐诗的涵咏中，就忘记一天的疲劳。

他也会得意的谈到回国后任教于中国公学。有“国学概论”讲席，一时难得其人。就勉强请冠昌担任讲解庄子的《天下篇》。竟大受学子欢迎。不但教室坐满，还有人站在后面门外。

---

冠昌一生服务于法界，他的第一志趣其实不在法而在文。他不但古文根底好，新文学兴趣也浓。他写过小说，也翻译过许多篇法文小说。本来十八岁时已考取北京大学文科，因为家境困难，而且祖父旧疾复发，不得已只好放弃北行，而南归娶亲。后来至上海徐汇中学做教员，再改到震旦大学做校长秘书，在半工半读的情形下才完成大学法科学业。

他曾经这样写道：

“大抵学问之道，可分为应世与淑身两类。理工医法属于前者，文学哲学属于后者。就余个人论，虽习法律，实非性之所好。所以服务谋生而已。退食家居，辄取文哲书报以自遣。亦即所以调剂其间也。语云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勉强言之，亦可以说前者为人，后者为己。”

谈到这些方面，宇鼎对冠昌说道：“二哥和我也有类似的选择。”

“我知道，也觉察到这一点。”冠昌点头说道。

“现在政治太齷齪危险，只好从文法逃避了。”

---

## 第十九章

进入大学四年级，宇鼎的功课比较轻松一些了，因为多半是选修课程。融融社依照章程换了新主席，虽然活动一样很多，但他不用事事操心。学校规定要有毕业论文，就要选导师，他决定去找卢孝侯教授。

卢孝侯教授是中国结构学权威，当年曾是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宇远在重庆上中大土木系时上过他的课，对他推崇备至。他上课时，不带书，也不带笔记，就一支粉笔，侃侃而谈，潇洒得很。他在台大开的课是高等结构学。

中大有一位外文系徐子明教授，他有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抗战前一年，他就预知南京要失守，全家先期西行四川。1949年，他又预测南京危险，说应该移居台湾。几位相知的同事就相信他的预测，一同转移到台大教书。有历史系的沈刚伯、哲学系的方东美、还有卢孝侯。因为他们来台湾，也带来一批比较年轻的教师。所以中央大学的教师是台大师资的一支骨干，另一支骨干则来自北京大学。

宇鼎和另外一位同学去请求卢教授作为导师。宇鼎本想以“吊桥”为论文题目，因为吊桥形态优雅，在桥梁中有最长的跨度。哪知一位同学也想做“桥”，他就礼让给那同学，改以‘拱桥’为题目。拱桥也有其优点，因为世界上古来有不少有名的拱桥。

宇鼎有时候就到卢孝侯家里去请教。卢教授也不多谈论文，却多半谈些闲话，常常很幽默的臧否人物。有一次谈到他的过去，他当年留学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

---

康奈尔大学的土木工程在美国是首屈一指，他得硕士学位后，导师要他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他觉得做一个工程师，将来回国以后要从事实际建设，不应光是纸上谈兵，决定放弃深造机会，而到美国桥梁公司去实习。他到这美国最大的桥梁公司，不求高薪优位，只要求能隔一些日子，熟悉了一个部门的工作后，就可转到另一部门去实习。这样经过一年的实习，他对桥梁工程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全面的了解，然后他就回到中国。

宇鼎面对这样曾有如此雄心壮志的老师，现在却因衰病战乱，变得恬淡消沉，不禁有所感慨。

初冬，宇鼎卧病一周，可能是副伤寒。病中百无聊赖，草成一首小诗：

一个小孩在桥上看流水  
看岸边丛丛青竹迎风婀娜  
看水上人家竹筏上不息飘摇

如今他病卧在床上  
年岁大了 思想枯燥了  
梦幻也少了  
仅剩的遥远乡土的记忆  
已只是一座朴素的桥

就像在岸边向河上掷石子  
掷得好高好远  
在刹那间不知已飞向何处

连自己也不知怎样走来  
走向那里 走得多远

---

石子终于飘落水里  
并不曾能飞到那美好理想的世界  
但却已好远好远  
再也无法触摸原来的土地

寒假里，融融社决定要破天荒的办跳舞会了。融融社的成员多是学业优秀的“好”学生，极少涉足歌场舞榭。但有人认为应该敢作敢为，不落俗套，就提议公开举办舞会。可是许多社友不会跳舞，就开办速成班。

舞会定在二月九日，四日开始第一次速成班。宇鼎土木系同班同学毛琮子，也是融融社员。他年纪比一般同学大两三岁，到台湾之前在杭州已上过大学，舞不但会跳，而且跳得很好。在台北也不时参加舞会，于是就请他做教练，接连两三天练习，总算学会跳三步四步。探戈太难，以后再慢慢学。

舞场本来说好可以借中央信托局招待所，忽然通知不准跳舞。时间已经很紧，就分头想办法。宇鼎骑车回家，路过彬彬幼稚园，就进去一试。

宇鼎先以参观姿态，到处看看。一位老师上来招呼。宇鼎就佯装有兴趣为子弟问上学，问道：“几岁可以上学？”又问：“学费多少？”“是半天还是全天？”

他看见有一大厅，场地虽不大，却也可用。就问是否可以借用？居然答应。大喜。

於是，发通知，分头邀约舞伴。设法自家长或亲友机关借汽车，因为女士会穿旗袍或西式衣裙，得有小汽车接送。也可以用出租汽车，时价是每小时 45 元，太贵。

那天舞会开始，到有女宾十二人，男宾二十四人。虽然男多女少，但男宾中只有十六人能跳舞，而且有十来位

---

是初次跳舞的，所以有时不免冷落了女士。不过舞会大体进行得还愉快，可是到探戈一出来，场上就只有四五对了。准备的水果和咖啡却不够充分，因为观舞者多，消耗量就格外大一些。初次举办，能如此，当算是成功的舞会。

之后，他们又办过几次舞会，宇鼎也曾陪清筠去过社会上较正式的舞会。毕业班除论文外，其他课业比较松散，大家都似乎在马马虎虎地应付。融融社的活动倒一样频繁。

转眼就快毕业了，土木系同学决定要办一次联欢音乐晚会。所谓联欢音乐晚会实际就是舞会，时间定在五月二十号，地点是借兵工署前美军顾问团招待所。那天毛琼子为宇鼎找了一位“盲伴”，所谓“盲伴”，就是盲目的、不知情的伴侣。

晚上七时半，宇鼎安排了汽车，约了毛琼子，到台大女生宿舍去接了两位小姐。宇鼎的盲伴是时之莹，而毛琼子的舞伴是商若素。

时之莹是农艺系的高材生，宇鼎在活动的场合见过，不算是陌生人。商若素却是大大有名的美人，她在外文系。宇鼎因为想学一门第二外国语，想到父亲曾留学法国，就到法文课去旁听。商若素也在选这一门课，她总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排，而宇鼎因为是旁听，就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常常见面，大概也互相知道是谁，却从来没有打过招呼。这次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甚为兴奋。

他们到舞场坐下后，宇鼎有机会好好看看商若素。她穿了贴身的浅灰色的绸旗袍，脸上只薄薄的化了妆。不能说是艳丽，却有一种成熟的美，是大学女同学中极少有的。

“我在法文班上常常看见你。”宇鼎对商若素说道。

“我好像也看到过你。”带点矜持。

“我因为是旁听，所以总坐在最后一排。你总是坐最

---

前排”宇鼎看着她说，“你是我们的校花。”

“胡扯！你的大名我也听到人家提过。”有了笑容。

舞会开始。宇鼎要照顾盲伴，和时之莹跳了很多支舞。也和商若素跳了两次，她显然是舞艺高手，带她轻若无人。右手抚摸薄绸贴盖的柔背，他感到隐约的一丝飘飘然。

近午夜，舞会结束，原车送舞伴回台大。女生宿舍已关门，敲了好一阵，门才开。傅园林上，星光闪烁，在露天里，已有凉意。宇鼎心头有一种浑浑噩噩的感觉。

过了几天，宇鼎骑车回家。在新生南路上远远看见商若素在前面也朝北走，她大概也是回家。他用力踩了几脚，想赶上去陪她走。想了一想，刹住车，掉头绕路回家。

他没有本钱交女朋友，尤其是在目下要大学毕业的时候。一向，他如要交女朋友，他有自信可以赢得对方的青睐。但是交女朋友要有钱请看电影，坐咖啡馆，甚至跳舞，他没有这个钱。他也无法带她回家，不但家太小，而且母亲也不会赞许。不时有值得交往的女孩有意于他，他都佯作不懂，任其错过了。

现在，大学就要毕业，不久要到凤山去受军训，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法见面。军训完了以后，他希望可以出国深造。前途茫茫，何以安顿这一因缘？女人青春不堪蹉跎，家人的压力会很大，她能、她会久等吗？

想到这里，他哑然一笑。一切都没有，真是空中楼阁。

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时，宇鼎去参加在中山堂举行的“国立台湾大学四十二学年度应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同学们见面，互道“恭喜”，倒真是一片喜气。男生多半穿白色香港衫，黄长裤。女士衣着则各色旗袍杂陈，也有很多就穿白色长裙。

九时，毕业生入场，依文理法医工农而行。楼上为家

---

长来宾席，台上则坐着教育部长、校长、教务长、训导长及各院院长。

典礼开始后，先由校长钱思亮致辞。以“努力”“合群”相勉。然后，就由各院院长推荐毕业生，由毕业生代表上台领象征性文凭。

最后，教育部长张其昀演讲，阐述讲学为大学之真谛。且说现在中国大学的宝贵传统就全部在台湾大学身上。

十时二十分礼成，然后全体到中山堂前摄影留念。

大学毕业，开始踏入社会了，宇鼎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前程何处？会去做一个工程师？会出国留学？幸好还要受一年军训，一年以后才要真正面对，在去军营报到以前却也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为可能的留学准备，要去参加留学考试。留学考试项目就是国文、英文、史地和三民主义，无从准备起。

再就要参加高考，这是一种准备做高等文官的考试。分门别类，宇鼎报的是土木科，这就要准备力学、结构学、平面测量、都市计划等等。高考的成绩对以后的就业，会有一些影响。

然后，就要请教授写推荐信。宇远在美国会设法代宇鼎申请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

到了九月十二日，宇鼎随着大伙同学登上专列火车，去到凤山接受第三期预备军官训练。



---

## 第二十章

朝鲜战争结束，中国大陆开始大举和平建设。

1953 年一月一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十二月，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七月十五日，在长春建立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完全自制汽车。十二月二十五日，青藏公路全线通车。这些在中国都是开创性的建设。

1954 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朝鲜问题因美国反对，没有解决，只签署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中国抓住机会，在外交方面，开始向多方面发展。

1953 年十二月，周恩来向访华的印度代表团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于 1954 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宣言，主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5 年四月，二十九国家在万隆开会发表宣言，就包括了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八月，开始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

1955 年五月十六日，胡风被捕，这是鲁迅门人中第一

---

位受到迫害。

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十一月二十八日，钱学森被美国释放回国。

在台湾：

1953 年：推行“耕者有其田”。跨浊水溪的西螺大桥建成通车，这是远东第一大桥，也是仅次于美国金门大桥的世界第二长桥。

这一年国军反攻东山岛失败。

年底，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独立。

1954 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大会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选举蒋中正、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

政治大学及东吴大学在台湾复校。

1955 年：二月，国军自大陈岛撤退。

十月，孙立人被开始软禁。

这两三年，国事可说是风雨中的相对平静，家事也是如此。

宇成在台湾大学升任副教授，又添了一个男孩。洁筠也添了一男孩，但因为接生时出了问题，伤了大脑。

清筠于淡江英专毕业后，考入台湾银行服务。宇广军训完毕后，参加台湾省就业考试，分发到土地银行服务。

冠昌於第二任总统就职时与司法院长联合呈辞司法院副院长，以政局更新理应让贤。三个月后，退还辞呈。司法院是一闲机关，台湾格局又小，公务与当年大陆司法行政部长之职不能相比。冠昌就有更多时间探讨反省世局人生。

1953 年底，他与一友人信：

---

“某於宗教胜义，所获甚浅。来台后稍稍翻阅佛书。以其提倡依自不依他，心窃好之。自去夏先母弃养，素食至今，藉资纪念。佛法严戒杀生。某则於因果以外，尚有另一种感想。觉得举世滔滔，祸乱未已。所以然者何？莫非弱肉强食之一念有以启之。孟子与齐宣王谈王道，谓必自扩充不忍人之心始，最是中肯之论。若日日屠戮众生以养一己，而犹唱仁爱和平。仔细思之，於心术上诚不无矛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此人世大同之所以遥遥无期也。”

宇远在得华盛顿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后，先到华盛顿州首府奥林匹亚州公路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奥林匹亚是一小城，而公路局的工作也甚单调。宇远做了一段时间后，就决定再回学校读书。他並不想攻读博士学位，虽然这是顺理成章的做法，因为他自觉年岁已大，会念得很辛苦，况且他对工学的深入研究，真正兴趣并不浓厚。他一向对喜欢文哲，就决定再去上学，回到华盛顿大学，做本科生，攻读哲学学士学位。他将这意思告诉父亲，冠昌回了这样一封信：

“具悉所定计划。仍不放弃工程，拟从半工半读方向进行。与余昨书所告应世淑身两面兼顾之旨正相符合。至以为慰。奥城虽称首府，规模偏小。与西雅图之人文荟萃，不可同日而语。即此一点，亦以迁地为良也。昔石勒读史。以絳灌无文，随陆无武为憾。余观工程界中，若汝之文采斐然，已不多覩。若再从文史哲诸科用力，不论时间久暂，自必更有可观。庶几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为预贺。”

---

## 第二十一章

车行十二小时后，晚上七时正，抵达凤山火车站。八时半，上卡车。十分钟后抵军校，宇鼎被编入第十八中队。排队后，即晚餐、剃头、领军服、铺床、沐浴、作家书。就寝已过十一点钟，虽然已十分疲倦，他却一时不能入睡。

第二天，七点钟起床，开始宇鼎一生以来最疲劳的一天。集合总有二十来次，每次集合就要听训，全体立正听队长骂这骂那。一有空，就想要席地靠壁坐下休息，真有度日如年之感。晚上两点钟，竟还要站卫兵。

第三期预训班共有学员两千多人，分五大队。每一大队分四中队，每一中队分三区队，每一区队分四班。宇鼎被编在第五大队十八中队第一区队第一班，班长由区队长兼。他是中尉，相当和善。队长是上尉，却很严厉。

预训班为期虽说一年，其实只有十一个月。分几个阶段：头四个月是入伍训练，是一个战士都应有的入伍训练，所有人都在凤山。下一阶段是分科训练，就依专长各奔前程——有的到海军，有的到空军，或者陆军各种兵种。如果是陆军，先有八个礼拜的综合教育训练，以了解陆军各兵种基本内容：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等，还是在凤山。然后再有四个月的专科训练，宇鼎是学土木工程的，

---

就分发到工兵。专科训练是在台北近郊内湖的工兵学校。最后一个月，大家又都回到凤山，接受“反共抗俄斗争教育”。

入营一星期后，九月二十日，有开学典礼。陆军总司令黄杰亲来主持並讲话，教育部长高信也来，也讲话。典礼历时两小时又半，一直站在烈日下。有人倒下了，也有人坐下了。宇鼎勉力支撑住了，累极。

军校的衣食住行可以略述如下：

衣：

操作服	2 套
外出服（军便服）	1 套
军常服	新旧各 1 套
呢军服	1 套
运动裤	新旧各 1 条
袜	2 双
胶鞋	每三个月 1 双
皮鞋	迟迟未发。

食：除主食（米，黄豆）外，副食每人每日一元。这和台大学生宿舍一样，但办得比台大好。

早餐：馒头，每人一个（都觉得不够），豆浆或甜稀饭，或稀饭以黄豆佐餐。

午晚餐：每人一菜（白菜、黄豆、花生米、四季豆、豆芽、瓜），偶然还有海带、豆腐、粉条夹在其中。中午又有香蕉一支。一星期有一盘荤菜。

住楼上寝室。共分八床铺，每一床铺睡十二人，是上下铺。上六下六。木板床，每一铺位有一榻榻米大。每人有一军毯，外包白被单，为垫；另一军毯，可盖。凤山天热，从来不要用。每人又有蚊帐一顶，草席一床。草席时常在

---

射击时铺在地上，再铺在床上，白被单就不白了。

床后有内务箱，床边有枪架。厕所和洗脸台均在楼下后边。水源有二：一在廊上，为自来水；另一为露天积水池，由自来水灌入，以及雨天的雨水。厕所尚清洁，大便处有门有纱窗，是有盖的坑，苍蝇不会进来，还相当卫生。

教室为平房。有桌五十张，每张桌有二仰开的抽屉，每并排二桌后有一长凳。房间两侧有前后左右四门四窗，光线尚好。又有电灯十二，强度亦够。

服务社离营房不远，走路只要两三分钟。有邮局、日用品店铺、皮匠、表匠、成衣铺、药房、洗衣作、水果店、理发店、照相馆及餐厅。在自由时间，十分热闹。

行，则一律步行：便步、齐步、跑步、正步，有时还带着背包、枪。

入伍训练最严格也最辛苦。大体而言，是两部分：基本教练和体能训练。基本教练内容和战斗有关，如射击、冲锋、挖战壕、各种武器的运用和保养、全副武装的行军、打野外以及正步走等等。体能训练包括单杠、双杠、悬臂前行、爬墙、机关枪弹下的匍匐前进、抱枪自坡上滚下。许多动作本来觉得做不来的，在强迫命令下，居然也做成了。然后还有半夜的紧急集合，动人心弦。

入伍训练期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不能去想还有多少日子才是四个月的尽头。入伍一个月的星期天，宇鼎约集七位融融社的朋友，到黄埔厅去打牙祭。一人十元，五菜一汤，畅叙大吃。当蹄胖上桌时，宇鼎虽一向不吃肥肉，竟肥肉肉皮都吃，美味无比。

---

## 第二十二章

入伍五星期后的星期天，第一次准许外出。

高雄有一农化厂，厂长夏惠是宇鼎的本家。说是本家，却不知隔了多远，因为夏惠是绍兴人，而宇鼎他们这一支，搬到嵊县已有两三百年的。但因为社会上都有地位，又都姓夏，也就算是亲戚了。

上一年，宇广在凤山受训，逢到可以外出时，常常到夏惠家里去，受到特别的款待。他们知道今年宇鼎要来，表示一样欢迎。所以这次可以外出，宇鼎就预备去夏家拜访。上午十时左右乘汽油车到高雄火车站，得知再乘公共汽车就可到成功路农化厂。

高雄有一条河，取名“爱河”，穿市而过。农化厂就傍着爱河，绿茵、行树贴在河边，很美。宇鼎刚到厂门口，一辆汽车开出，停了下来。车门一开，竟是夏惠夫人。

宇鼎走上前去行礼道：“夏伯母。”

“哎，宇鼎，你这么早就来了。”夏夫人说道，“真巧，我正要上街去买点东西。来，一块去吧。”

宇鼎上了车。这是一辆吉普车改装过的轿车，小巧灵便。

“上次我到你们家去，怕有四五年了。听人说你到处

---

都是第一。”夏夫人说道。

“没有，没有。”宇鼎有点不好意思。

“你还没有见过夏茵。她在台南工学院上学，下一个周末会回来。她回来，就可陪你到处逛逛。”

汽车开到市区，就进到百货公司去买了一些零碎东西。虽然只是讲家常话，这夏伯母使宇鼎感到非常亲切。那种温馨的关怀，像是一种他似乎从未经历过的母爱。

回到夏公馆，却在厂区尽头。庭院铺细软绿草，蕉树成行，结实累累。西式平房，室内布置色彩都十分雅致。成功路一带是工业区，铝厂、钢厂、铁工厂、机械厂、碱厂等也都在那里，是因为靠近码头。然而竟在此林林总总中，有此幽静居所，实在难能可贵。

夏惠在家，宇鼎以前虽然见过，却从来没有交谈过。几句话一谈，宇鼎就发现夏惠是一位有学问的谦谦科学家。他早年在美国留学，曾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化学博士，回国后一直在工业界工作。他态度温和，说话有理有节，使宇鼎毫无拘束之感。

过了一阵又来了一位预备军官，是张志华，宇鼎也认识，是台大经济系的。他父亲是铝业公司的董事长，和夏惠有同业关系，于是就一起午餐。菜肴十分丰盛，有鸡、鸭、虾、蛋等，很久没有尝此美味了。

下午，夏夫人就开吉普车送宇鼎和张志华到电影院，请他们看电影。吃过晚饭，又用吉普车送他们回凤山军校。

下一个星期日，又可外出。宇鼎和几位朋友正要走出营门，过会客室，说有人找。走进去一看，是一位健美的女学生，竟是夏茵，她开了吉普车来接宇鼎。

夏茵不是顶美，却富于青春活力，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她自然可亲，使宇鼎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

在车上，宇鼎提起话头：“听说你在念建筑系？”

“是呀。”夏茵看着他说，“工学院的科系都太枯燥，只有建筑系好玩一些。”

“你们要学画画吗？”

“要，素描、油画都要学。”她叹了一口气说，“但还是有不少工程课，现在就在学应用力学。”

“哦。也要学应用力学？”

“应用力学很难，课本又是英文的。”她忽然问道，“听说有中文版，是吗？”

“我有。”宇鼎说道，“我可以写信请我大哥寄来给你。”

“你为什么没有上台大？”宇鼎忽然问道。

“我当然愿意上台大，可是我的两位哥哥都到美国去了。妈妈不肯让我也远离，只好就近进台南工学院了。”她叹了一口气。

“我们在台大有一个融融社。你如果上台大，就也可以加入做社员。”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钱梦琪。她就上了台大。她说她本来想加入融融社，后来群社争取她，社长又做了她的男朋友，她就到群社去了。”

下午宇鼎和夏茵两人去看电影，他忽然觉察到他是第一次和一位女友单独有社交活动。

在凤山七个月，到夏家去，是宇鼎最值得回忆的日子。使枯燥、辛劳、烦厌的军营生活生色不少。每隔两个星期，能够从夏伯伯母获得这一种仁爱、友善、温暖的款待，使得他在军营中感到的习以为常的不通人情的冷酷，得以有一次筛选，因而在心底再得一种稳定剂。而夏茵虽不是美人，态度固端庄大方，品性亦坦白诚恳。她有见解，有智慧，活泼有节，且年龄相若，兴趣相若，真可惜未能早

---

日相处。

他也对那些折磨他们的教育班长有一种矛盾的同情。这些低级军官，年龄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绝大多数是只身在台，唯有投身军旅一途。天天和一群天之骄子般的大学生在一起，纵有意交心，却只能厉语相向。离开军营之后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宇鼎的脑海中。

---

## 第二十三章

入伍训练四个月，就是分科训练。台大、台南工学院、台北工专土木系的学员都分属于工兵，这是陆军的一支。前八个礼拜在凤山步兵学校，没有搬动，后四个月就要移到工兵学校。工兵学校在内湖，是台北的近郊，乡村状貌，没有湖，却有一条河。

工兵学校营房是新建的，制式与凤山的差不多。没有枪架，也没有内务箱，但光线极好，离教室，饭厅，医务室，福利社都很近。膳食尤其好，内容在其次，主要是方式：人各一盘、一碗、一汤匙。自助餐式，一人一方饭，二份菜，一碗汤。各自觅位就食，而且可以带私菜。

工兵的任务艰难且危险。在步兵发动攻击前，要先去清除前方的障碍物和地雷。遇到河流要先为搭桥，在撤退时要殿后，埋设地雷，破坏桥梁。还要具备许多工程知识和技能，所以不但配备防身武器，还有许多特殊装备。

要学的课程就有造路、挖壕沟、筑城、爆破、埋地雷、扫雷、搭桥（舟桥、倍力桥、固定桥）。近旁的一条河，正可供搭桥的实习。因为该学的东西太多，都是浅尝即止，以后如真要做工兵军官，还得到时候实地熟习。

四月三日，宇鼎收到布朗大学的一封信，说已收录宇

---

鼎为硕士研究生，并授予一千二百美元奖学金，且免每学年八百美金的学费。

宇鼎到美国留学一事，一直由宇远在美国代为料理。宇鼎的第一志愿是上依利诺大学，因为那里有结构学的权威教授，但只获得入学许可，没有奖学金。加州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也是如此，而布朗大学据宇成说是好大学。宇远的一位同学前一年就从华大申请去攻读博士学位。宇远自己本来也想申请，后来决定不再深造，就替宇鼎申请了。

宇鼎去见卢孝侯教授，告诉他得到布朗大学的奖学金。卢孝侯听了之后笑道：“布朗大学？我都没有听说过。”

后来回到高雄，见到夏惠，也提起要去布朗。夏惠却说：“这是一所很好的大学，尤其是数学。美国有八所古老的私立大学，组成常春藤联盟，有哈佛、耶鲁，也有布朗。在美国，不像中国，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都是私立的。”

八月十八日，预训班结业，当晚就乘夜车回台北。一年前向往的日子终于来临，但已因新的忧虑的充填而减少兴奋。

---

## 第二十四章

宇鼎回到台北后就大忙起来。布朗大学是九月十二日开学，时间十分紧迫。

首先要到区公所办理预备军人登记，然后到教育部去领护照，接着就到美国大使馆。幸得友人的帮助，完成初步手续，安排了考试时间。

再就是出境证。一般同学的出境证，如家长为公务员，都已拿到。宇鼎的申请比别人都早，竟还没有拿到，看来有点麻烦。

还有些啰里啰唆事情：到团管区办理兵籍登记及召集保证书，到教育部领学位证明书，到中心诊所做体格检查，到银行去办结汇，买手提箱，置装。做了两套西装，这是宇鼎平生第一次有新西装。

更重要的是交通工具。他先到复兴轮船公司去打听船票。说是最近的一班要到十月里才能到达美国，太晚了，他就没有订票。远东旅行社在办飞美国的包机，他跑去询问，说有两班。第一班是九月十三日飞，但是已经没有位置。第二班是九月二十日飞，还有空。他考虑了一下，订了第二班，要求作第一班的候补。

包机虽然比班机便宜一些，价钱还是十分昂贵。从台

---

北飞旧金山，要四百美金，而且其中三百四十美金要用美元支付。美金和台币的汇价是四十比一，四百美金就相当于一万六千元台币。宇远当大学毕业十年后的工程师，一个月的薪水就只有两百四十元台币，那就是说要做上五年半，才能付得起这飞机票。

相形之下，轮船要便宜得多，而且往往还可以打折扣。如有人情关系，甚至可以免费。只是时间来不及。宇鼎又会晕船，所以还是选择坐飞机。

宇鼎又到卢孝侯教授那里辞行。这次提到布朗大学，他改变说法，说布朗的应用数学非常好，并且建议宇鼎可以考虑向这一方面发展。

在这当头，罗平北的遭遇，使宇鼎心头有了一重阴影。

罗平北的姐姐哥哥都在美国，他自然会去美国留学。不料应该容易通过的留学考试，他竟没有通过。接着就业考试发榜，他被分发到国防部技术研究室，这是一个特务机关，对他有很大打击。

八月二十八日，他来看宇鼎，疑神疑鬼，说话满口神经质。宇鼎只好善言劝导。

第二天一早，平北又来看宇鼎。劈头就说：“我想通了。”

“我早饭都还没有吃。”他接着说，“我觉得有许多话，要同你好好讲。”

宇鼎觉得他的态度有点奇怪。但也不是太奇怪。因为平时他讲话，往往也是深奥莫测的。

“我懂了。”停了一会，他又说，“昨天晚上，我和上帝有接触，我懂了。我真对不起你们——你、钱镇山、孙述祖，对你们不诚实，虚伪，要请你们原谅。技术研究室之所以要我，是因为我的脑筋太灵活。留学考试他们做了手脚。把我从录取名单上去掉。你们的脑筋也灵活，他们

---

也会要你们的。技研室就像美国的 FBI，把每个人调查得清清楚楚，FBI 和技研室也合作。”

过了一阵，他换一个题目。

“我有三个愿望：一，我喜欢贝亦音，希望成功。二，我要把妹妹介绍给你。三，我要把王润兰介绍给我哥哥。

“留学考试不通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家可以申请国际难民资格到美国去。我要致力于一伟大的目标，就是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文明、民族国家思想与宗教。只有这点搞通以后，世人才不会有烦恼。”

“我母亲说我精神有些不正常。”他忽然说，“你要不要跟我去，证明我好好的，叫她放心。”

“我上午要办点事，下午过去。”宇鼎说。

下午，宇鼎到罗家，向罗伯母说了一些宽慰的话。但平北又重复说过的话，罗伯母很担心地在一旁听。

第二天，宇鼎到路理午家去打听团管区异动登记证事，一进门，理午就叫：“出事情了！”宇鼎吓了一跳。

“罗平北发神经病了”他说，“什么八百万军民，等等。他在你家里，打电话来找你。你赶快回去。”

宇鼎回到家。平北果然来过，家人都说他发神经了。

黄昏时分，宇鼎再去罗家。平北的表哥表嫂在那里，正要叫他去睡觉。因为他已几天没有睡觉，见宇鼎来了。又侃侃而谈，又说他今天的经历。

“我今天出门，身上有点钱。糊里糊涂买了一辆国产自行车。也不知花了多少钱。到你家，你不在，就到能翔家，宣传了我的教义。后来我就到总统府去，总统说过宗教的重要。我要告诉他上帝给我的启示，他们不让我进去，一吵一闹把我带到警察局去了。下午三点多钟，表哥才将我接出来。”

---

他沉默了一阵：“我实在一方面怜惜我的亲人，不能同我一样相信天主。另一方面又怕讲错话，连累你们。”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宇鼎又去罗家，阙飞也已在。平北昨晚吃了安眠药，睡了七小时，神情好一些。但见了我们，依然混说各种事情，疑神疑鬼。时时说：“为什么整我一个人？”一会又说：“你们都要负责任。”宇鼎听了不禁心酸。

平北不相信医生，他们告诉他，他现在不是太健康，他的一切计划都须身体健康后才能进行。他们对他的话倒还信任，就立刻要去请医生。他的另外一位表哥已到台大医院接洽好病房，午间就可过去。

下午，宇鼎和郑能翔一同去台大医院。精神病房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阴森森地，有一种逼人的气氛。病房用栅栏加锁和外面隔绝，恍如监房，探病时间有限制。平北的表哥对他们说，现在去看他，徒增他兴奋。他们只稍问了情况，就出来了。

第二天，宇鼎到台大医院去看平北，隔着栅栏谈话。平北的脑子还是不清。没有多久，访客时间已到，宇鼎只好离开。

九月五日下午，有电话来要宇鼎去看平北，说是平北吵着要出院。宇鼎到医院，见到主治医师，竟是韩仲虎，和宇鼎在预训班是同队的。

“太闷啦！太不自由！”平北看见宇鼎就喊：“我要出去！”

“你要有耐心。”宇鼎好言劝道，“在这里，他们是帮你理顺你头脑里的思路。韩大夫是我们台大同学，和我们一道在凤山预训班，是朋友。他会好好照顾你的。”

慢慢的，平北平静下来，睡着了。宇鼎走出病房，和



---

韩仲虎详谈关于平北种种，约莫一个小时。

这一阵，宇鼎还忙着为出国而奔波。

---

## 第二十五章

融融社为惜别出国及入营受训社友，在尤劲曦家有一晚会。尤家主人曾在台湾光复做过台北市长，有一个很大的客厅。这天晚上到了四五十人。半为主人，半为客人。

这做主人的一半，有不少是宇鼎毕业后才加入融融社的。宇鼎没有见过，但是他们的风格，言谈的志趣，待人的态度却和老社友一模一样。宇鼎感到十分欣慰，看来融融后继有人，不枉当年的一番心血。过去就像梦幻一样，想到就要告别那难忘的岁月，这多么难得的朋友，也不免有些伤感。

忙忙碌碌。九月二日，宇鼎终于领到出境证。还是托人向总统府“询问”后才办成的。

九月六日，赴美国领事馆，获得签证。先后历时二十天。

九月七日，远东旅行社社长江良规来电话，说候补有望，要宇鼎中午过去。到后果然得以补进十三日的第一批包机。

九月八日，至银行结汇。

这一天，宇鼎最后一次去时时去的教育部国际文教处。国际文教处独门独院，是一两层楼的洋房，在一条林荫道上。他正要过马路进去。看见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穿一件白色的衣连裙，从那门里出来，在台阶上看了看天。

“这不是谢莉文吗？”他想，“她也要出国？她才念完大二呀。”

---

谢莉文也是融融社友。加入融融社时，宇鼎已快毕业了。活泼，洒脱，又有点矜持。宇鼎对她的印象很深。那天惜别晚会，她也在场，不知她是主人还是客人。

宇鼎正要过马路，一辆汽车经过。等他过了马路，莉文转过街角了。他走上台阶，回头看看天，一丝云也没有。说是远洋有台风，正向台湾行进。也许会改道吧！

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草毕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校毕

二零二二年八月八日再校毕

---

## 后 记

本书有此形式，端赖谢善骅先生亲为校阅，编排，设计。  
无任铭感。